武俠世界

瘋人堡——

瘋人堡中關的並不是瘋子！

瘋人堡中是另外一個世界！

瘋人堡中發生的事令人難以置信！

瘋人堡中進行的計劃關係到你和我！

如果閣下自問沒有想像力——

請千萬不要看瘋人堡！

瘋人堡是寫給富想像力的讀者看的！

$2.00

867

◀編　後　話▶

諸葛青雲的「鋒鏑情鴛」今期推出，這是一篇現實社會奇情小說，內容蘊含偵探意味、鬥智鬥力的橋段充滿火藥氣氛，險惡陰謀的死亡陷阱觸目皆是，正邪人物互逞奇謀，爾虞我詐，暗施怪招，精彩絕倫，是作者構思經年，別創風格之最新之作，幸勿錯過。

***　　　***　　　***

「白玉老虎」今期掀起高潮，趙無忌爲了訪尋仇踪，讓仇人引起注意來找自己，於是涸身賭塲，運用特技擲骰子贏了很多銀子，聲名遠播，震動江湖………他的仇人可有露臉？藏身何處？請留意本故事的精彩發展吧！

***　　　***　　　***

「瘋人堡」，顧名思義，裡面所關囚着的當然是瘋子。但今期小鬼子故事的「瘋人堡」裡所關着的並不是瘋子，而是……（？）本故事有令你匪夷所思、驚心動魄的發現！

***　　　***　　　***

下期裡，除了高皐先生繼「人頭樹」終結後又推出新作「穿雲箭」外，馬雲的「鐵拐」故事把你帶領到冰天雪地的阿拉斯加去，詳情請切勿錯過他的巨著「白令海怪」。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58.00
	一年港幣 $	114.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71.00
	一年港幣 $	14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環怡出版社
電話：5110086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第867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小鬼子傳奇故事

上官庸・文
盧 令・圖

瘋人堡



千里逃亡 再陷囹圄

方志標伸手抹了抹汗,向不遠處一幢木屋走了過去。

木屋建築在半山上,有一根細竹伸了出來,上面綁着一塊鐵板,鐵板上寫着一個紅色大字——茶。

一看到那個「茶」字,他不由嚥了嚥口水,在烈日當空之下走了老半天,口渴得要命,這時候,他可以一口氣喝下兩個茶壺的茶。

離木屋三四丈時,他取出了手帕,將臉上的汗抹拭掉,然後才筆直向木屋走去。

那幢木屋分兩個部份,前面是搭出來的竹棚,竹棚上擺着幾張破爛的木枱和木椅,後面才是住的地方。

這時候,竹棚下沒有人影,方志標暗暗奇怪,就算沒有茶客,也應該有招呼的伙記。

方志標在木椅上坐下來,向木棚的內廂望去。

木屋裏一片漆黑,他看不到有人影。

「喂!有人嗎?」

叫聲過後,兩個輪椅的輪子出現在門口。一個中年男子以手攪動着輪子,向他而來。

中年男子打量了他一眼,在他面前三呎之外停下來。

「有茶麼?」方志標問。

「有的,」中年男子說:「要熱的還是冷的?」

「最好是冷的,」方志標又抹一下汗,天氣實在太熱了:「加多幾塊冰。」

中年男子用手攪動着輪子,到茶水部去弄茶。

「要不要三文治?」中年男子轉頭問。

「有沒有蛋糕?」

「還有兩件,」中年男子問道:「是否全要了?」

方志標向他點了點頭。

中年男子將一個鐵盤放在輪椅上,然後把凍奶茶和蛋糕放在鐵盤上,向他推過來。

方志標呷了一口冰凍的奶茶,這才吁了一口氣。

「天氣好熱!」方志標說。

「剛才收音機報告,今天三十三度。」

「你有收音機?」

中年男子在輪椅中取出一個原子粒收音機,將它一扭,一陣悠揚的音樂立刻飄了出來。

「你在這個地方很久了?」方志標問。

「是的,」中年男子咀角泛起一陣凄涼的笑意:「自從這座山成爲旅遊區後,我便在這裏。」

「生意還過得去吧?」

「還過得去,」中年男子答:「逢公衆假日比較好。」

「未請教貴姓?」

「他們都叫我潘伯。」

方志標緩緩地點着頭,一雙炯炯的眼光,瞪着他的雙腿。

「你這雙腿——」

潘伯苦澀地笑了一笑,道:「三十歲時被汽車撞斷的。」

「啊!可惡的市虎!」

「政府派了律師替我打官司,可是,官司一打便是兩年,得到的賠償金,却只够我在半山開一間這樣的小茶店。」

方志標苦笑着搖搖頭。

「沒請教先生貴姓?」

「我——」方志標猶豫了一下,才答道:「我姓方。」

「方先生來這裏旅行?」

「是……是的。」方志標支吾地回答。

「在這烈日當空的中午爬山,不太辛苦一點了麼?」

方志標淡淡一笑,他仰首將杯中的奶茶一口乾了,道:「再來一杯。」

「好,好!」潘伯撥動着輪子過來將杯子拿去,倒滿了一杯茶,又端了過來。

這時,收音機的音樂戛然而止,代之的是一個嬌滴滴的聲音。

「各位聽衆,現在是特別報告,日前由美國阿里桑那州瘋人堡逃出來的病人,據稱已經潛逃到本市,該瘋人堡的病者是個華裔男子,年約四十歲,是個非常危險的人物,如果市民發現有可疑人物,請勿接近他,應該向最近警署報告,特別報告完畢。」

報告完畢後,悠揚的聲音又開始播放了。只是,竹棚下的兩個男子,你望我一眼,我望你一眼地,眼神中都有疑惑之意。

方志標向潘伯掀唇一笑,道:「從美國逃到這裏來,路途可眞遠啊!」

「唔,眞遠!」潘伯緩緩地點着頭,道:「他是怎樣瞞過海關的?」

「由此看來,那瘋子必然是個十分不簡單的人。」方志標道。

潘伯緩緩地點着頭,道:「不簡單,不簡單!」

這時,特別報告又來了,仍然是播音小姐嬌滴滴的聲音——

「根據報告,該瘋人堡的病人,被人發現逃向郊區,請郊區的居民注意,一發現到可疑的人物,應該立刻報警……」

潘伯突然臉色一變,抬起了頭,望住方志標。

剛巧方志標一雙灼灼的眼光,也正望定了他,兩人眼光一觸,立時各自避了開去。

「我……我到裏面去一下。」潘伯說着推動輪椅的輪子。

「且慢!」方志標一個箭步,竄上前來,伸手拉住了潘伯的輪椅,道:「大家談談有什麼要緊?」

潘伯將收音機扭熄,望定了他,眼光盡是驚恐詫異之色。

方志標淡淡一笑,道:「你忙什麼?那個瘋子又不會跑到這裏來。」

潘伯一聽到他那句話,這才恢復了剛才的鎮定,吶吶問道:「還……還要奶茶嗎?」

「够了。」方志標忽然站起身,向門口走去。

「喂,方先生,房間裏很亂,你進去幹什麼?」潘伯撥動着輪椅自後跟着。

方志標忽然停下步,回頭凝視着潘伯,臉色陰沉,道:「我想看看你這地方怎麼樣而已,你緊張些什麼?」

潘伯左右打量了一眼,附近沒有人踪。

「潘伯,把收音機開了啊!」方志標道:「看看那個逃犯究竟在什麼地方,同時也看看警方有了什麼進展也好。」

潘伯遲疑着,終於扭開了收音機,却是播放粤曲的時間,方志標的臉上現出一陣厭惡之色。

「把收音機的聲浪放小一點,吵死人了!」方志標近乎命令地道。

潘伯急忙把聲浪弄小,瞥眼間,見方志標腰間插着一件硬物,定眼一看,似乎是手槍。

潘伯不由臉上變色,吶吶地說不出話來。

「幹什麼?」方志標問。

「沒……沒什麼。」

方志標站在房門口，向內瞥望了一眼，忽然問道：「潘伯，如果我是那個瘋子，躲在你這間木屋裏安不安全？」

潘伯臉上蒼白得沒有半點血色，囁嚅道：「你……你……」

「放心，我只是問一問而已。」方志標在屋門口的一張木椅坐了下來，問道：「你看我像瘋子麼？」

潘伯的眼光不由自主地，又投入方志標的腰間，彷彿看到那把短槍突了出來，一顆心怦怦亂跳。

方志標有意無意地把手伸到腰間觸了一觸，忽然道：「我看過一部警匪電影，內容說有個逃犯，將電油站的職員殺死了，然後冒充職員——」

他話未說完，潘伯突然拔動了輪椅，向後退去。

由於他退勢太快，輪椅碰到了木枱，「砰」地一聲，木枱倒下地去，散開了。

潘伯驚疑不定地望着方志標，臉上充滿了恐懼的神色。

方志標冷冷一笑，自木椅上站起身，向潘伯走過去。

潘伯迅速地俯身拾起了一根木枱的斷脚，凝視着他。

「你……你不要走過來！」潘伯微顫着聲音道。

「潘伯，我有句話問你。」

潘伯閃動着眼睛，沉着聲音說道：「你問吧！」

「你在這張輪椅上多久了？」

「幹什麼？」潘伯眼睛一轉，微顫着聲音反問。

「沒有，我只想，如果一個平常人坐上去會不會習慣而已。」

潘伯臉色一變，忽然拔動輪子，向他狂衝了過去，同時，揮動着手中的木棒，向他身上招呼。

方志標向旁一閃，避過了輪椅的來勢，但身子却被一張木椅絆倒，撲下地去。

方志標用手支撐着身子要站起來時，突覺腦頂風生，一塊硬物自上劈了下來，急忙就地滾了一滾，雙腿向空虛踢，那木棒正好打在左腿上，他「啊」地一聲叫了起來。

這時，方志標見潘伯手起棒落，向自己腦門攻來，急忙彈跳起身，右腿向潘伯持着木枱斷脚的右手踢去。

「撲」地一聲，那一腿正好踢在潘伯的手腕，木棒脫手而出。

方志標衝上前一掌往潘伯頸項斬去，潘伯閃避不及，昏了過去。

方志標彈了彈身上所沾的灰塵，自袋中拿出一具無綫電通話機。

他較正了波段，對着它道：「周探長，那瘋子捉到了，他在半山一間茶居中。」

一面說着，他一面向房間走去，向內打量了一眼，自床底下拉出一個手足被布帶綑綁，口中又塞着碎布的殘廢男子出來。

方志標取出男子口中的碎布，問道：「你就是茶居的主人？」

「是……是的。」男子驚魂甫定，反問：「你……你是誰？」

「我是便衣警探，」方志標道：「你是潘伯？」

「是的，我叫潘伯。」

× × ×

「方探員，你這次立的功勞不小，」周探長拍拍方志標的肩時，道：「我一定好好禀告上級，記你一功。」

方志標淡淡一笑，道：「那瘋子呢？」

「在臨時羈留所中，」周探長皺着雙眉，道：「奇怪，他的樣子不像瘋子啊！」

「天下間那裏有人把『瘋子』兩字刻在頭上的。」方志標道。

「他清醒過來後，一直嚷着那幾句話，眞是莫明其妙！」

「什麼話？」

「他嚷道：『我沒有發瘋！我所看到的全是眞的，是眞的！』」

「哦？」

周探長緩緩地點着頭，道：「他究竟看到了什麼東西？」

「探長，那是他們的事，我們只負責把他抓回來，送回去，那就算了，」方志標忽然問：「對了，你跟美國當局接洽過了沒有？」

「我剛才打過一個電話去領事館通知了他們，」周探長道：「他們大概很快就會派人來了。」

「那麼，這裏沒有我的事了吧？」

「你可以走了。」

方志標離去後，探長室的門被人推了開來，進來的正是「小鬼子」王小克。

「探長，恭喜你啊！」王小克劈口便道。

「恭喜我什麼？」周探長愕了一然。

「那瘋子連過幾關，逃到本市來，却立刻就被你逮住了。」

「那是一個探員的功勞。」

「哈，這也是你領導有方啊！」

「小鬼子，別來取笑我啦，」周探長問道：「你這人無事不登三寶殿的，快說吧！」

王小克正要說話，探長室的門忽然「篤篤」地響了起來。

「進來。」

陳警官探首進來，道：「探長，美國聯邦調查局的人來了。」

「哦？」周探長雙眉一揚，道：「請他進來。」

兩個高大的漢子踏進房來，爲首那人金髮藍眼，跟在後面的却是個黑人，兩人一樣魁梧壯碩。

周探長和兩人握過手之後，說道：「兩位是——」

「我是狄克，他是我的夥伴，賓士。」

狄克取出證件，道：「我們是屬於聯邦調查局的高級探目。」

周探長呆了一呆，押解一個「瘋人院」的瘋子，勞動了聯邦調查局的兩個高級探目，這實在太出他意料之外了！

當周探長打電話通知美國領事館抓到瘋子時，以爲美方最多派一個職員來接洽而已，他做夢也想不到，「瘋人院」的瘋子，竟然和「聯邦調查局」有關係。

「我們今天中午由華府飛來的，」狄克道：「聽說你們抓到了非立·楊。」

周探長先是一呆，隨即明白他所指的「非立·楊」，便是那個「瘋子」。

「是的。」

「可否立即帶我們去見他？」

「當然，」周探長道：「請跟我來。」

周探長向外走去時，王小克也自後跟着，狄克道：「他是誰？」

「他姓王，王小克，是我的朋友。」

狄克上下望了王小克一眼，道：「他也跟我們一塊去見非立？」

周探長不明他這句話是什麼意思，且聽他的語氣，似乎不欲王小克跟着，於是道：「小鬼子，你在這裏等等我。」

王小克無可奈何地聳了聳肩，說道：「好吧。」

周探長離去大約十分鐘後，推門進來，臉

上却有着疑惑的神情。

「他們走了？」王小克問。

周探長點着頭。

「把那瘋子也帶走？」

「是的。」周探長答話時，雙眉微蹙着，似乎在思索着一件難明的事。

王小克鑑貌辨色，詫異地問道：「探長，有什麼不對勁嗎？」

「他……他們替那個非立·楊戴上了手銬。」周探長道。

「哦？」王小克也大感愕然，道：「他只不過是一個瘋子而已。」

「就是嘛！」周探長不解地道：「同時，那個狄克還問我，非立·楊可曾和我們任何人談過什麼話。」

「這有什麼關係？反正是瘋人語而已。」王小克道。

「但狄克十分緊張。」

王小克雙眼一轉，道：「那個非立·楊會不會是一個特務？」

周探長聳聳肩，道：「天曉得！對了，小鬼子，你到底來找我幹什麼？」

「想跟你借一樣物事。」

「什麼物事？」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緩緩道：「遠程攝影機。」

「你要來幹什麼？」

王小克澀然一笑，道：「不知道爲什麼，我最近對天文星象很有興趣，想拍點照片。」

「那要用特製的望遠鏡才拍得到的，」周探長笑道：「普通相機的遠程攝影器是拍不到的。」

「我只是想拍拍月亮和普通星辰，又不想學人發現什麼新星流星彗星，怎會拍不到？」

「好吧，我今晚回家拿來給你。」

「對啦，小妹最近學會了幾樣小菜，想請你試試味道，」王小克道：「今晚到我家裏吃飯吧。」

「好啊！我今晚反正有空。」

「幾點？」

「你說呢？」

「八點好不好？」

「就八點吧，」周探長笑道：「叫小妹多煮兩人飯。」

「幹什麼？你胃口特別好？」

「以防她的菜燒得不好，還有白飯可以裹腹，哈哈！」

王小克笑罵了句粗口，說道：「咱們今晚見！」

「今晚見！」

× × ×

王小克望了望腕錶，是八點十五分了，仍然不見周探長的影子。

「小鬼子，再打個電話給周探長吧！」小辣椒道。

「他不在家。」

「打到警局去嘛！」

「這時候他應該下班了。」

說話時，白小妹自廚房內端着一碗紅燒肉出來，王小克深深吸了一口氣，稱讚道：「好香！」

「周探長怎麼還不來？」白小妹問。

「他也許就快到了。」

「那麼我炒菜了。」

王小克本來想答一聲「好」，可是又咽回了。不知道爲了什麼，他忽然有一種預感：周探長今天晚上不會來了。

「怎麼樣？再等？」白小妹問。

「——好吧，你去炒菜吧！」

當白小妹轉身進廚房時，電話鈴忽然響了起來。王小克急忙趨上前接聽。

「小鬼子？」是周探長的聲音。

「你幹什麼還不來？我們全在等你！」

「我不能來了！」周探長的語氣奇特。

「什麼原因？」

「還記得那個非立·楊嗎？」

「他不是被兩個聯邦調查局的探員帶走了嗎？」王小克反問。

「是的，他們本來打算今晚就押解他回美國，」周探長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才接着道：「可是，他逃掉了！」

王小克心頭一跳，那倒不是這事來得突然，而是因爲要從兩個聯邦調查局的高級探目手中逃脫，並不是一樁容易的事。

「在機場逃掉的！」周探長接着道：「他們透過了國際刑警，要求我們參加搜捕。」

「他只不過是個瘋子而已！」王小克道。

「我也是這樣想，可是，他們竟然把他列爲『最危險人物』，格殺勿論。」

王小克苦笑了一下，暗想堂堂「聯邦調查局」，爲何竟和一個瘋子過不去。

掛下電話後，小辣椒問道：「周探長不來了？」

「是的，他臨時有了差使。」

「什麼差使？」

「搜捕了一個逃脫了的瘋子。」

「就是那個自阿里桑那州逃到本市來的瘋子？」

「不錯。」王小克說話間開了電視機。

電視台本來正在做着一個「巨獎問答節目」，螢幕上的畫面忽然一轉，映出一個中國男子的照片，跟着，男報導員的聲音出現了：「各位觀衆，現在是特別報告，今午由探員拘捕的華裔美籍男子非立·楊，在被美國當局人員遞解到機場，準備飛返華府時，突然由機場逃脫，警方呼籲市民注意該位男子，如果發現他的踪跡，應立即向警方報告，電話是——」

王小克沒有繼續聽下去，他只是望着照片中的非立·楊，暗想他究竟如何從兩個聯邦調查局的高級探目手中逃脫的。

白小妹從廚房中出來，問道：「怎麼周探長還不來。」

「他不來了，」小辣椒站了起身，道：「我們吃飯吧，餓死了！」

王小克仍然呆呆地望着螢幕出怔。

× × ×

王小克從周探長手中接過那「遠程攝影器」，笑道：「過兩天還你。」

「沒關係，反正我最近很少拍照，你用好了。」周探長道。

「那瘋子的下落如何？」王小克問。

周探長聳聳肩，道：「杳如黃鶴，一點消息都沒有！」

「他在本市有什麼親人？」

「我們查過了，沒有。」

「既然孑然一身，必然藏身什麼酒店公寓中，」王小克道：「要找他太容易了！」

周探長嘆了一口氣，道：「我們全查過了，他好像在空氣中消失了一般。」

「這兩天沒有市民來提供消息？」

「我們接過十幾個電話，但都是假消息，有的則是捕風捉影，派人到現場去時，發現只是誤會而已。」

王小克拍拍「遠程攝影器」的盒子，笑道：「我走了，你們總會找到他的，放心吧！」

周探長苦笑着向他揮揮手。

王小克離開「探長室」，逕自向外走去。在經過走廊時，背後忽然有人在叫他：「王先生！」

王小克回過頭去，原來是一個軍裝警員，面貌很熟，却想不起他叫什麼名字。

那軍裝警員神神秘秘地左右望了一眼，見附近無人，這才向王小克招招手，示意他走近去。

王小克猶豫了一下，終於踏上前。

「王先生，我……我有幾句話想和你談談。」警員臉上露着澀笑。

王小克茫然地望着他，忽然想起來了，面前的警員曾經和自己喝過酒，當時周探長也在座，不過，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他依稀記得，那警員有個綽號叫「喪仔昌」，眞名却忘記了。

「喪仔昌，什麼事？」王小克問。

警員見王小克記得自己，不由大喜，道：「來，我想和你談談。」

說着，喪仔昌打開「休息室」的門，領先踏進去。

王小克見他鬼鬼祟祟，神神秘秘的樣子，不由好奇心起，跟着他入房。

喪仔昌關上了門，又上了閂，臉上神色閃縮，十分奇特。

「有什麼話說好了。」王小克催促他。

「是……是這樣的，這事如果跟別人說，他們……他們說不定以爲我發了瘋。」

王小克眉一揚，牢牢望定了喪仔昌。

喪仔昌不安地搓着雙手，道：「那天，我們捉到了那個瘋子非立．楊，探長命我送他到臨時羈留所，由我看守着他，當時，我們……我們是單獨相對的。」

王小克心中一動，他想不到喪仔昌原來要和自己談有關那個非立．楊的事，不由豎起耳朶，留心傾聽。

喪仔昌凝視着王小克，忽然問：「王先生，你……你信不信我的話？」

王小克不由啞然失笑，道：「你根本沒說，我怎知道那是什麼話，可信與不可信？」

喪仔昌嘆了一口氣，搖着頭，道：「唉！太難令人置信了！太難令人置信了！」

「喪仔昌，你到底想和我說什麼？」王小克的好奇心已經被他閃縮鬼祟的神態引到頂點，追問道：「快告訴我吧！」

喪仔昌澀然一笑，道：「王先生，不是我不相信你，只是這件事實在太過怪異，所以……所以……」

「所以什麼？快說！」

「我首先希望你答應我一件事。」

「哦？」

喪仔昌望了王小克一眼，跟着又道：「不論你相不相信，總之，你千萬不要把我告訴你的話，說給別人聽，怎樣？」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這才向他點點頭，道：「好吧，我答應你。」

喪仔昌雖然明知房中無人，仍然左右望了一眼，這才招手示意王小克附耳過去。

他在王小克耳畔說了幾句話，只見王小克瞪大了雙眼，臉上現出不置信的神色。

喪仔昌繼續在王小克耳畔低聲說話，王小克臉上那驚詫迷茫的神色，也越來越甚。

半晌，他才深深吸了一口氣，訥訥地問：「眞……眞的？」

「王先生，你認爲我會編故事來騙你麼？」喪仔昌苦笑着反問。

王小克沉吟了半晌，握緊着拳頭，道：「這樣說來，一定要找回那非立．楊！」

「我也是這樣想。」

王小克側頭望着喪仔昌，問道：「你爲什麼不把這件事告訴周探長？」

「周探長一定不相信我的話。」

「你認爲我才會相信？」

「是的，」喪仔昌正色地點着頭，道：「我知道你以前有過不少奇異的遭遇，只有像你這樣的人，才會相信這種普通人不能相信的事情。」

王小克不由莞然一笑，喃喃道：「其實我也在懷疑它的眞實性哩！」

喪仔昌接口道：「如果我不是親耳聽到非立．楊的話，我又怎會相信？」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緘默了。

× × ×

電話鈴一响，王小克立即把電筒拿起來，「喂」了一聲。

「王先生？我是喪仔昌，」喪仔昌的聲音透着興奮：「我們發現非立．楊的踪跡了！」

「眞的？」王小克大喜過望，急忙追問道：「他在那裏？」

「在新區徙置大廈，」喪仔昌道：「那是居民打電話來通知的，周探長已經領隊出發去緝捕他了！」

王小克眼珠一轉，道：「好，我立刻趕去，你呢？」

「我也會去的！」

「等會見！」

掛下電話後，王小克回房取了些鈔票塞入袋中，匆匆離家。

他截了一部的士，半個小時後，來到新區徙置大廈。那是政府興建的廉租屋，專門供給入息較低的市民居住，每幢大廈十二層高，分成幾百個面積狹小的單位。

新區共有三十餘座同樣型式的徙置大廈，王小克一跳下的士，立即就知道那非立．楊到底在那一座了。

從車中望過去的，王小克已看到第十二座徙置大厦的附近，圍堵着好幾千人！

徙置區素來以人口稠密著稱，但一座大厦的廣場前圍滿了幾千人，望過去都是黑壓壓的人頭，自然意味着那裏發生了什麼事。

王小克向前跑去時，抬頭一望，不由得呆了。

他停住了脚步，仰首望着第十二座大厦的天台，呆呆出怔。

天台的欄河上，站着一個男子，迎着風左右搖擺，似乎分分鐘有掉下來的可能。

地下張着救生網，所有消防員，警察和看熱鬧的人羣，都翹首而望。

王小克立時就知道站在欄河上的是誰。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趨上前去。

從擁塞的人羣中擠上前並不容易，但王小克身手敏捷靈便，不一會已擠到了前面，一瞥眼，見周探長就站在不遠處，正自一個消防員的手中，接過擴音筒。

周探長舉起擴音筒，對天台上的男子叫道：「楊先生，請離開天台，你所站立的地方是很危險的！」

非立．楊仍然左右搖擺着，似乎聽不到周探長的話。

「探長，」王小克踏上前去，道：「你這樣勸他是沒有用的！」

周探長轉頭見是王小克，臉上露出喜色，道：「小鬼子，你有什麼辦法勸他下來？」

王小克咬了咬唇，道：「你有派人上去勸他嗎？」

「我們已經派了三個人上去了，」周探長苦笑着道：「可是他不准我們的人接近他，否則，他會向下跳。」

王小克略一猶豫，道：「你陪我上去試試運氣，怎樣？」

周探長素知王小克鬼計多端，有他出馬，說不定能勸止這個「瘋子」的自殺行爲，當下點頭道：「好，我陪你上去。」

說罷，他把擴音筒交給身畔的警員，搭着王小克的肩，向前走去。

電梯口有警員把守着，暫時禁止住客上落，兩人一踏進電梯，立刻按下頂樓的掣。

電梯緩緩地上昇了，王小克腦際間念頭電轉，思索着如何勸止非立．楊的良策。

未幾，電梯已經到了頂樓。王小克和周探長踏出電梯時，一個軍裝警員立時迎上前來。

「探長，那姓楊的很固執，不論我們怎樣勸——」

周探長不待那探員的話說下去，便向他揮了揮手，道：「帶我們去看看。」

「是！」

警員領着兩人向天台的樓梯走去，兩個軍裝警員就在天台門口，正探首向外張望。

周探長和王小克一出現，那兩個警員立時站了起身。

王小克向外望去，非立．楊正面對着天台門口，臉上神色死灰，身子仍然輕微地左右擺動着。

「楊先生，下來吧！」周探長把聲音放得很柔和，跟着踏上前去。

楊非立雙手亂搖，叫道：「別過來，否則我跳下去了！」

他跟着作出一個要轉身向下縱的姿勢，周探長大吃一驚，跨出去的脚步，急忙又縮了回來。

「別過來！」楊非立緊咬着牙關，正色道：「我……我不是說着玩的！」

周探長側頭望了王小克一眼，見他兩道精靈的眼光，正凝視着楊非立。

「小鬼子，你說怎辦？」周探長低聲問。

然而，他却得不到王小克的回答，因爲王小克好像中了魔一樣，呆呆地望着楊非立。

「小鬼子！」周探長又喚了他一聲。

王小克這時才如夢初醒，漫應道：「怎麼啦？」

「咱們怎樣解決這個瘋子？」

王小克正沉吟間，忽聽背後脚步聲响，有人疾步奔了上來。

他轉頭一看，正是那兩個「聯邦調查局」的高級探目狄克和賓士。

兩人神色慌張，一個箭步奔上前來。

狄克幾乎是衝到天台門口的，然而，當他要向非立衝過去時，却被周探長一把拉住了。

「狄克，別亂來，」周探長用英文道：「他眞的會跳下去的。」

狄克望了周探長一眼，又望了同伴賓士一下，站在當地猶豫不決。

賓士向他打了一個眼色，然後探首向外張望。

楊非立一見兩人出現，臉上現出一絲慘笑，道：「終於被你們追來了！」

「非立，你聽我說，我們——」

楊非立不待他說下去，便咆哮道：「告訴你，我不會跟你們回去的，我永遠不會！」

「非立，道格拉斯博士有話要和你說，你非跟我們回去不可。」賓士道。

「他有話要和我說，可以叫他來見我。」

「道格拉斯博士工作很忙，這個你又不是不知道，他怎可能來這裏見你？」賓士柔聲道：「非立，還是乖乖跟我們回去吧！」

「不！不！」楊非立大聲叫道：「我永遠不再回去那個鬼地方！」

「那並不是鬼地方，」賓士道：「那是精神療養院！」

「嘿嘿，精神療養院！」楊非立冷笑道：「說得倒好聽，那根本是一個——」

賓士似乎恐怕他說下去，忽然踏前一步，作勢要過去拉他。

楊非立見他有所動作，果然沒有把下面的話說下去，賓士臉色稍緩，跟着又踏前一步，道：「非立，道格拉斯博士很惦念你，他希望你立即回去。」

「別過來！」楊非立大叫。

然而，賓士仍然慢慢地又跨前一步。

「你再踏前一步，我就跳下去了！」

賓士鐵青着臉，又是一步踏了上前。站在一旁的狄克，臉上現出一種特異的神色。

王小克看到狄克的神色，腦中念頭一閃：糟糕！他們想逼死楊非立！

就在賓士要踏出第四步時，王小克忽然縱身上前，展臂摟住了賓士的腰部，叫道：「住步！」

賓士怎料到背後有人會來摟住自己，一個站立不穩，險險跌倒。

王小克緊緊地摟住了他，叫道：「快退回去！」

賓士俯首一看，見是個中國少年，咀角泛起一絲冷笑，展開雙臂，伸手向王小克的手臂抓去。

他手掌甚大，這一抓把王小克的一條手臂整個抓住了，微一用力，打算把他撐開。

然而，王小克緊緊用力摟住了他，竟是不動分毫。

賓士是拳擊好手，每天都練啞鈴，五隻手指之力，大得能抓住一隻馬的尾巴令牠不能向前奔跑，然而，在王小克身上竟發揮不了力量，不由大駭。

他深吸了一口氣，又使多了三成力，向外一撐。

可是，王小克的雙臂，仍然像鋼箍一般，緊緊抱住了他的腰。

賓士連試了兩次都不能掙脫王小克，不由又氣又急，深吸了一口氣，用上了十成力。

王小克的氣力畢竟不够賓士，這一下立時被他掙脫了。

「站開！」賓士向王小克粗聲叫道，跟着又要踏上前去。

「你這樣分明是在謀殺人命！」王小克叫道。

賓士冷哼一聲，雙眼瞪住楊非立，緩緩踏步上前。

王小克見楊非立已作勢欲跳，心下大急，忽然撲上前去，抓住賓士的右腿不放。

「不可！」周探長叫道。

說時遲，那時快，賓士的脚已踢到了王小克的面門。

王小克倏地放開賓士右腿，向外一滾，避過了賓士一脚。跟着，握掌爲拳，一招「初試啼聲」，朝他下陰擊去。他恨賓士出手太狠，又故意要迫楊非立跳樓，那裏還理他是聯邦密探，決定和他拚上了！

賓士怎料到這個中國少年身懷絕技，見他一拳擊來，咀角仍然泛着鄙夷的冷笑。

王小克出拳如電，擊中了賓士下陰，只聽一聲慘叫，賓士彎下腰來。

王小克彈跳起身，擋在楊非立身前，冷冷地望定了賓士。

賓士咬牙切齒盯住了王小克，罵道：「小雜種，我宰了你！」

說着，便欲向王小克撲去。

「賓士，且慢！」狄克叫道。

賓士聽到同伴呼叫，果然轉過頭來，狄克接着道：「不要亂來！」

周探長生怕王小克和賓士眞的動起手來，急忙叫道：「賓士先生，請立即回來，這裏由我指揮，希望你合作！」

賓士恨恨地望了王小克一眼，這才轉身向

天台門口走去。

王小克望着賓士人猿一般高大的背影離去，這才暗吁了一口氣，若是眞正交起手來，自己是否敵手，還在未知之數。

他仰首望了楊非立一眼，道：「看到了吧？楊先生，他們想你跳下去，你何必讓他們得償所願？」

楊非立料不到一個陌生的少年會站在自己一邊，大出意料，望着王小克呆呆出怔。

「你……你爲什麼要帮我？」楊非立吶吶地問。

「因爲你值得帮，」王小克乘機轉身面對着他，柔聲道：「楊先生，你的遭遇我全知道了。」

楊非立聞言雙眉一揚，臉上現出驚詫莫名的神色，囁嚅道：「你……你怎……怎會知道的？」

「是警局那個看守你的人轉告我的！」王小克道：「你相信我，我肯定你的遭遇是眞的，你並沒有發瘋，他們冤枉了你而已！」

「你……你……眞的？」楊非立不置信地問。

王小克向他緩緩地點着頭，正色道：「眞的！」

楊非立長長地吁了一口氣，喃喃道：「終於有人相信我了！」

「楊先生，你先下來再說吧！」王小克伸出了手，作勢要去拉他。

楊非立的手伸到半途，忽然又縮了回去，懷疑地望定了王小克，道：「我怎知道你是不是騙我的？」

「楊先生，你看我像嗎？」王小克道：「你不見我剛才狠狠地打了那黑鬼一下？」

「也許……也許你們是內定的，只是做做戲給我看而已！」

王小克嘆了一口氣，道：「楊先生，既然你連我也不相信，那就算了。」說罷，他垂下來手，轉身便走。

「且慢！」楊非立忽然叫道。

「怎麼了？楊先生？」

「你……你過來！」楊非立向王小克招招手。

王小克望了遠處的周探長一眼，這才從容地向楊非立走過去。

「你眞的知道我的事？」

「知道一點，」王小克道：「但是不太詳細。」

「依你看，我應該跟他們回去嗎？」

王小克料不到他會以此事相詢，倒是愕了一然，刹那間答不出話來。

「他們根本想逼死我！」楊非立恨恨地道：「哼！他們越是想我死，我越是不想死！」

「那麼，你下來吧！」王小克乘機伸手去拉他。

「你先叫他們離去，」楊非立道：「那麼，我才肯下來。」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轉頭向周探長叫道：「探長，你們先離去吧！楊先生已答應不跳樓了。」

周探長見王小克說服了楊非立，不由大喜，向狄克和賓士道：「咱們走吧！」

然而，狄克和賓士並不答話，只是牢牢地望定了楊非立。

「你們聽到沒有。」周探長心下不悅，道：「咱們走吧！」

「你們先走吧，」賓士說道：「我要看着他！」

「賓士先生，你這樣做對誰都沒有好處的！」周探長沉着聲道。

賓士冷笑了一聲，並不答話。

「狄克先生，請你勸他跟我們一塊走吧，」周探長轉向狄克道：「我希望大家不要鬧出不愉快的事，你應該明白我的意思。」

狄克猶豫了一下，終於踏上前去，低聲道：「來吧，賓士，他逃不掉的！」

賓士這才隨着衆人下樓梯。

王小克見衆人離去後，這才向楊非立道：「楊先生，現在你可以下來了吧？」

楊非立縱身跳了下來，道：「他們不會放過我的，你說現在如何是好？」語氣之中，充滿了惶恐迷茫。

「楊先生，他們是政府人員，爲什麼作爲却像流氓一樣？」

楊非立苦笑了一下，道：「小兄弟，這一點你是不明白的了。」

王小克見他神情苦澀，同情之心油然而生，道：「楊先生，你絕對逃不過他們的五指山的，依我看，不如——」

楊非立雙眉一軒，問道：「怎樣？」

「倒不如和他們妥協，也許他們——」

「不！我已經中了他們的道兒，一錯豈能再錯？不！我絕不和他們妥協！」

說着，他揑拳作勢，道：「只要救出雙兒，我躲了起來，他們未必便抓得到我！」

「雙兒？」王小克詫異地問：「那是什麼人？」

楊非立黯然地嘆了一口氣，道：「她是我的女兒。」

「哦？」

「雙兒今年才十六歲，」楊非立說話時，眼眶裏流露着慈父的光芒：「却被他們當作了瘋子，關在那瘋人堡之中！」

「瘋人堡？」

「那就是我逃出來的地方！」

「它在美國？」

「不錯，是在阿里桑那州的一處荒郊野嶺之中。」楊非立道。

「他們爲什麼要關着她？」

楊非立苦笑一下，道：「因爲……因爲雙兒也看到我看到的東西，並且挺身替我作證那是千眞萬確的，於是也被他們抓去了！」

王小克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那你逃出來時，爲什麼不帶她一起？」

「唉！小兄弟，那有這樣容易，」楊非立道：「你不知道，瘋人堡禁衞森嚴，比火箭基地更强一倍，所有的『瘋子』都被個別隔離，誰也看不到誰，雙兒到底被關在那裏，我也不清楚。」

「那你怎樣救她？」

「只要我找到了那個人，就有辦法了！」

「誰？」

楊非立側頭望了王小克一眼，並不答話。

「楊先生，你迢迢千里逃到本市來，就是想來找那個人？」

「是的，」楊非立緩緩地點着頭，道：「只有他才肯帮助我，也只有他才有帮助我的能力！」

「到底是誰？」

楊非立凝視着遠方的天際，並不作答。半晌，他才幽幽地嘆了一口氣，道：「唉！你到底在那裏啊！」

王小克見他不欲說出那人的姓名，也不再多問，緘默着。

「小兄弟，你可否助我擺脫他們？」

王小克先是一呆，隨即苦笑了起來，道：「楊先生，他們守在下面，你是絕無機會擺脫他們的。」

「我才不相信，」楊非立道：「你可知道我在機場中怎樣逃掉的？」

王小克呆呆地望定了楊非立，暗想此人神

通廣大，說不定便有辦法。

「小兄弟，只要你肯帮手，我便有辦法擺脫他們，」楊非立問道：「只是不知道你肯不肯？」

王小克猶豫了一下，道：「只要我能力辦得到，絕無問題。」

「好極了，」楊非立大喜，附耳在王小克耳畔說了一番話，只聽得王小克不住點頭。

「你認爲這樣行不行？」楊非立問。

「雖然麻煩一點，却不失是個好辦法，」王小克問道：「你從什麼地方偷來的橋段？」

楊非立先是一呆，隨即笑了起來，道：「聰明聰明！竟然看得出是偷來的橋段，實不相瞞，這是從電視片集中偷來的。」

「好吧！我下去通知他們，」王小克走到天台門口，忽然停步擔心地問道：「如果他們立即便要押解你回美國，這計劃豈不告吹？」

「不會的，經過上次被我入閘前逃掉後，他們會加派人手來押我回去，而我便有時間逃走了。」

王小克向他點了點頭，踏下樓梯。

義仲援手　拯困扶危

夜色茫茫，王小克提着大手袋，付了車資，踏下的士，向司機道：「你在這裏等我，等一下我向你吹一個口哨時，你立即開車，知道嗎？」司機點了點頭，王小克塞張大鈔在他手中，這才向不遠處的一幢建築物走去。

那建築物只有三層高，四週圍着一道矮牆，大門口豎着一枝旗杆，美國國旗正在旗杆頂迎風飄揚。

——那是美國駐本市的大使館！

當王小克通知周探長楊非立肯束手就範時，他以爲周探長會把楊非立帶到警署去，照樣把他拘在臨時羈留所中，那麼，他便有機會依照計劃將楊非立救走。

然而，賓士和狄克不知通過什麼法例，竟然出動了美國駐本市的大使，把楊非立帶了回去。瞧着賓士和狄克意氣風發地帶着楊非立離去，王小克又悔又恨。

然而，楊非立却鎭定得很，他向王小克使了個眼色，示意計劃照常。

要從大使館把楊非立救出來，比從警署困難得多了，起碼王小克瞭解警署的地形和情勢，而對美國大使館一無所知。

不過，從楊非立被押走前對自己望過來的充滿了信心的眼光，王小克告訴自己，那畢竟只是一個大使館而已，並非地獄！

即使是地獄，自己無論如何也要遵守諾言，照楊非立的計劃去實行！

王小克花了整整四個小時辦營救楊非立所需要的工具，然後提着它，來到了美國大使館外面。

他望了望腕錶，是晚上九時半了。

大使館裏面燈光通亮，恍若白晝。

王小克接近大使館時，隱約還聽到一陣悠揚的爵士音樂飄了過來，看來狄克他們正爲楊非立的失而復得而開宴會慶祝。

他左右望了一眼，大使館附近全是同樣類型的建築物，有的是本市千萬富翁的私邸，有的則是其他國家的領事所在。

當然，美國大使館的那幢建築物特別宏偉壯觀，顯出了一個超級大國的氣派。

王小克望着那幢建築物呆呆出怔，腦際間忽然想起「喪仔昌」所說的話。

從喪仔昌的轉述中，楊非立的奇遇並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碰到的，究竟個中詳情如何，自己倒要再問清楚。

他把那大手袋拋上了圍牆，吸了口氣向上一縱，扳住圍牆，跳了上去。

蹲在圍牆上面望下去，原來是個花圃，種滿了異花奇卉，幾支射燈對着廣場中的一個噴水池，池中似有金魚在遊戲。

王小克提了手袋，縱身跳下，迅速向不遠處一個草叢竄去。

他屏住氣息窺伺動靜，見左邊有道窗戶，一陣陣的爵士樂曲，正自那邊飄過來。

王小克對爵士樂曲並無認識，只覺得樂聲悠揚悅耳，不由自主趨上前去，從窗戶中望進去。

果然正如他所料，長方型的餐桌上，坐着六個外籍男子，正在用餐。

背向着窗的一黑一白，正是賓士和狄克。面對着窗子的，是一個雙鬢斑白，樣貌極其雍容的美國男子。

在餐桌不遠處，放着一架座地唱機，正播着音樂。

此時，穿圍裙的華籍女傭端着菜餚自內出來，放在餐枱上。

六個男子一聲不發地進着餐，倒像是英國人一樣拘謹，誰也不說話。

王小克掃了另外三個男子一眼，只見他們衣着整齊，臉上神情肅穆。和美國人的開朗爛漫，逈然有異。

可是，王小克却分辨得出——他們是十足不扣的美國人！

美國人進餐時，多半有講有笑，爲何大廳中的六個男子，却像滿腹心事一般？

王小克滿腹狐疑，但一時間也無暇去細想了，他目前最重要的是查出楊非立被囚之所，同時把他救了出來！

他略一沉吟，正想轉身離去，忽聽那雙鬢斑白的男子道：「狄克，你以爲我們這樣做對嗎？」

「那是上頭的吩咐，大使先生。」狄克放下刀叉，答道。

那大使用餐巾抹了抹咀，道：「可是如果這件事傳了出去，新聞界一定會批評我們的專橫和霸道。」

「只要當地政府和我們合作，將此事保密，那是絕對不會傳出去的。」

「剛才我和警務署長通了一個電話，他問我有關非立．楊的事件，我們要怎樣向他們交待。」

「這是你的事，大使先生。」狄克答。

「我知道，可是，究竟你們爲何這樣緊張那個姓楊的？他只不過是一個瘋子而已！」

狄克和賓士對望了一眼，並不答話。

「狄克先生，可以告訴我嗎？」

「對不起，這是高度秘密。」

「狄克先生，我必須讓你明白，雖然外交官有特權，但在他行使這種權力時，必須瞭解爲什麼這樣做，同時爲了什麼理由。」

「大使先生，我相信局長先生會親自向你解釋的。」狄克道。

那大使見兩人堅持不肯透露，失望地嘆了一口氣，道：「好吧，那麼你們打算幾時把他帶離本市？」

「明天一早。」

「這次不會再出岔子了？」

「我想不會，」狄克道：「我們已申請了一架專機，明天由曼谷飛抵此地，接我們回華府。」

那大使緩緩地點着頭，忽然問道：「是空軍的專機？」

「不錯。」

「爲了一個瘋子，你們甚至驚動了軍部？」那大使詫異地問。

「大使先生，我們此行的任務，十分重大

，」狄克道：「必要時，我們甚至可以將第七艦隊調來。」

不但窗外的王小克暗自吃了一驚，連那大使也臉上變色。

「他……他眞的這樣重要麼？」

「是的，大使先生。」

「我——我眞不明白！」

「大使先生，你不會明白的。」狄克接口道。

這時，唱片播完了，那大使過去換了唱片，然後走回來，道：「今晚我們需要採取什麼保安措施，以防那人再度逃走？」

「當然，」狄克望了賓士一眼，道：「我和賓士會徹夜看守着他。」

「對了，剛才本市警務署長告訴我，今天你們在那天台上，似乎有意逼那瘋子跳樓，這究竟是怎樣一回事？」

「大使先生，對不起，關於這件事，我們無可奉告。」

「無可奉告！」那大使聲音透着不悅，道：「你們根本不當我是東西！」

狄克見他臉上不悅，望了賓士一眼，道：「大使先生，我們奉有密令，如果不能把他生擒回去的話，只好將他人道毀滅，這是我們惟一可以告訴你的了。」

「人道毀滅？」那大使豎起眉尖。

「不錯。」

「誰給你們的指令？」

「阿里桑那州州立療養院的院長，道格拉斯博士。」

「哦？聯邦調查局幾時接受區區一間療養院院長的命令了？」

狄克澀然一笑，並不答話。

這時，主菜端了上來，王小克暗想正是最好機會，當下再也不理他們說些什麼，逕自向後花園走去。

他沿着一條水管，爬到了二樓，從甬道口望過去，舖滿了地氈的甬道兩側，各有兩道房門。

房門緊閉着。

王小克略望了一眼，又向三樓爬去，他知道楊非立囚身之所，門外必定有守衞，既然二樓甬道的房門口沒有人守着，楊非立自是不會在房中。

來到了三樓，王小克探首向內望去，果然看到左邊一道房門前，立着兩個彪形大漢。

那兩個大漢雙臂肌肉飽滿結實，正在交談，絲毫發現不到王小克的出現。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又順着水管爬到地下，然後走到那個房間的背後，仰首一望，果然看到兩個大漢守着的房間窗口，透出了燈光。

然而，整個牆壁光滑無物可藉攀爬，王小克不由皺起了眉頭。

他沉吟了一下，又來到那條水管前，縱身向上爬了上去。

來到天台，他打開手袋，取出一條尼龍繩，再把一個膠袋取出來吹氣。

不久，那膠袋已經膨脹成一個人形，王小克又自手袋中取出一套衣服，替那「假人」穿上了。

那套衣着和楊非立身上的一模一樣，王小克把「假人」負在背上，用繩綁好了，然後把尼龍繩一端繫在水箱上，拋了下去。

他深吸一口氣，抓着尼龍繩，一步一步地落了下去。

終於，他來到三樓窗口了。

窗帘布拉攏着，王小克看不到房中的詳細情形。

他取出一條鐵綫，撩撥着緊閉的窗戶。不久，那道窗子被他打開了。

王小克掀開窗帘，看到楊非立雙手被反綁在一張椅子之上。

楊非立看到王小克的出現，不由大喜，嚛聲道：「小兄弟，你果然來了！」

王小克把食指放在唇中間，「殊」地一聲，示意他不要出聲。

他躡足趨上前去，解開了楊非立身上的繩索。

楊非立急不及待地問道：「一切都安排好了。」

「安排好了。」

「那麼你照計劃行事吧！」楊非立低聲道：「小心一點，他們這裏共有十餘條大漢，那兩個保鑣還是佩槍的。」

王小克向他點了點頭，轉身向窗口走去。

楊非立等他越窗而出時，這才把椅子推翻。只聽「嘭」地一聲巨响，他急忙竄上前去，躲在房門旁。

門口那兩個保鑣聽到房內傳來異聲，急忙打開房門進來察看，一眼瞥見人去椅空，不由大驚失色。

其中一個奔近窗口，見王小克正抓着繩子攀爬而下，背上還負着一人，叫道：「他逃走了，快追！」

「是！」

兩人匆匆忙奔出房去，召集大使館中的人手追截王小克去了。

楊非立等他們離開房間後，這才推開門扉，轉身出來，向窗口走去。

王小克翻過園牆時，那兩個保鑣也帶着三個大漢，追了出來。

楊非立咀角泛起一陣笑意，抓住了尼龍繩，準備等衆人離開時，便越窗逃走。

且說王小克一上了園牆，便聽到背後有人聲喧嘩，知是有人追來，連忙加快了動作。

他縱身向下一跳，向遠處的一個草叢奔過去。

那架的士就停在草叢不遠處，王小克在躲身入草叢之前，先吹了一下口哨，的士司機聽到預先約定了的暗號，一踩油門，車子怒吼一聲，飛馳而出。

王小克屏住氣息，先把「假人」的氣放了，摺了起來，伏在草叢之中，動也不敢一動。

「他們坐車子逃去了，快去追！」有人大叫起來。

王小克認得那正是狄克的聲音。

——他們中計了！

不一會，汽車的馬達聲响了起來，跟着，兩架豪華房車自大使館駛了出來，追踪那架空的士而去了。

四下裏又恢復一片寂靜。

王小克差點笑出來，想不到楊非立偷自電視片集的橋段，却派上了用場。

又過了一會，王小克聽到草叢那邊傳來「簌簌」的聲响。

他心下一跳，暗忖道：莫非是大使館中的人？

跟着，一個人影出現了。那人影雖然匍伏着身子，但王小克一眼便看得出來——他是楊非立！

王小克「殊」地一聲，楊非立迎着聲音，慢慢走了過來。

兩人相見之下大喜，互相握了握手，作了個「勝利者」的手勢。

「小兄弟，謝謝你。」

「都是你的計劃行！」

「有好計劃而沒有好幫手實踐，還是等於零！」楊非立道。

「將來你去救你的女兒，也可以用這個計劃啊！」王小克道。

楊非立怔了一怔，放眼望去，忽然壓低了聲音道：「小兄弟，咱們先離開這裏再說。」

「不錯，等一下被他們追到了空的士，識破了我們的計劃追回頭來，那可大大不妙！」

說着，兩人並肩朝山下小坡走去。

由於月黯星稀，四週一片漆黑，小坡又沒有路燈照明，楊非立幾次險險摔倒，王小克身邊雖然帶着袖珍電筒，却怕引人注目，不敢使用。

兩個人互相扶持着，好不容易才來到了市區。

H埠是「不夜城」，何況當時的時間只不過晚上十時多，街道上汽車穿梭來往，行人如鯽，眞正的夜生活，才剛剛開始。

「楊先生，咱們到那兒去？」

楊非立四週望了一眼，刹那之間，竟有不知何去何從的感覺，正沉吟間，王小克忽然說道：「如果你不嫌棄的話，到我家裏歇一下怎樣？」

楊非立聞言大喜，道：「好！」

兩人截了一輛的士，跳上車去，王小克向司機說出家裏的地址。

車子抵達時，楊非立仰首一望，道：「這地方環境很不錯哩！」

王小克淡淡一笑，領先向樓梯走去，在二樓門口停下，按了門鈴。

開門的是白小妹，她一見楊非立，不由一呆。

「他是楊先生，」王小克替兩人介紹：「美國來的朋友，她姓白，白小妹。」

「白小姐，你好。」楊非立禮貌地和白小妹打着招呼。

王小克請楊非立坐下後，白小妹已經擺上了香茗。

「小兄弟，直到現在爲止，我還未請教你的姓名。」楊非立道。

「我姓王，王小克。」

楊非立瞪大了一雙眼睛，驚奇地望住王小克，訥訥地說道：「原來你……你就是王……王小克？」

「怎麼啦？」

「你……你有個綽號叫小鬼子？」

「不錯。」

「我的天！」楊非立拍拍自己的額角，道：「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原來……原來我所要找的人，竟然遠在天邊，近在眼前！」

「楊先生！你——」

「小兄弟，我這次到本市，要找的人就是你啊！」楊非立興奮地道。

王小克不解地望着楊非立，說道：「怎麼會？」

「小兄弟，你去過美國，對不對？」

王小克向他點點頭。

「那次，你在美國識破了一個情報局副局長的謀財害命奸計，救了他的太太，可有這件事？」

王小克仰首一想，記起了在「神仙湖」發生的一段往事。（上官庸按：詳情請參閱劣作「神仙水」。）

他向楊非立點了點頭。

「你可知道，美國華文報章把那件事登了出來，你在華人社會中，簡直成爲了家傳戶誦的傳奇人物哩！」楊非立說話時，語氣十分興奮。

「有這樣的事？」

「同時，他們又流傳許多有關你的傳奇事蹟，簡直把你當成了第二個『李小龍』！」

王小克苦笑着，李小龍是「一代巨星」，因離奇斃命，而名傳遐邇，自己只不過是個擦鞋童出身的「攬攬震」，竟然也在外地大出風頭，眞是做夢也夢不到。

「小兄弟，只要你肯帮我，雙兒便有機會恢復自由，重見天日了！」楊非立一雙熱切的眸子，望定了王小克，問道：「你肯嗎？」

王小克聳着肩，道：「我……我該怎樣帮你？」

「跟我到美國去！」

王小克先是愕了一會，隨卽問道：「然後呢？」

「我們立卽前往阿里桑那，從那『瘋人堡』中，把雙兒救出來！」

「可是，你說過那『瘋人堡』的守衞森嚴，比之火箭基地猶有過之哩！」

「不錯，但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如果你肯帮忙，一定可以成功的！」

「楊先生，『瘋人堡』和本市的大使館情形不同啊。」

「我知道，但我會不惜一切代價，把雙兒營救出來的！」

「楊先生，首先我問你，將你女兒關在『瘋人堡』的是誰？」

「美國政府。」

「他們憑什麼關她？」

「我不是說過了嗎？因爲雙兒也看到了我看到的東西，所以，他們才把她關起來。」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道：「這樣說來，你是要求我去和美國政府作對了？」

「小兄弟，我求求你！」楊非立忽然跪下地來，央求道：「雙兒是我的獨生女兒，如果她不能恢復自由，我寧願去死。」

「楊先生，你快起來。」王小克急忙伸手相扶！

然而，楊非立堅持地跪在地上，道：「如果你不答應我，我便長跪不起！」

王小克嘆了一口氣，正感左右爲難，站在一旁的白小妹忽然道：「小鬼子，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王小克心想一時半刻之間，怎能向白小妹解釋得清楚？向楊非立道：「楊先生，你請起來再說吧。」

「你答應了？」

王小克素來吃軟不吃硬，楊非立此舉正擊中了他的弱點，略一猶豫，道：「好吧，我答應你。」

楊非立聞言大喜，站了起身。

× × ×

王小克翻了個身，忽覺房門被輕輕地推開，有人踏進房來。

他定眼一望，站在房門口，正是白小妹和小辣椒。

兩女輕輕地掩上了門，趨上前來，在床畔坐下。

「還沒睡麼？」王小克問。

「睡不着。」

王小克坐直起身，道：「楊先生呢？」

「他睡着了。」

王小克燃了口香烟，笑道：「好吧，你們到底想知道些什麼，快問吧。」

白小妹和小辣椒對望了一眼，輕輕一笑，道：「什麼事都瞞不過你這小鬼子，我們想知道那位楊先生到底是什麼人？」

「咦？他是通緝犯，難道你們沒有看過報紙和電台廣播嗎？」

「就是看過才來問你。」

「哦？」

小辣椒扮了鬼臉，講道：「電台廣播說他是個從美國瘋人院逃出來的瘋子，可是我們看他却一點都不像是瘋子啊！」

白小妹立卽接口道：「他談吐得體，斯文

儒雅，根本就很正常，他們為什麼會當他是個瘋子？」

王小克噴了一口烟，道：「不錯，楊先生並不是瘋子，是美國政府有意陷害他的！」

「哦？」白小妹詫異地道：「堂堂大國，怎會冤枉一個小民？」

「唉！這件事說來太離奇，我又只是一知半解，還沒有機會向他問個詳細，所以——」

就在這個時候，屋外忽然傳來一聲咳嗽。

王小克聲音戛然而止，問道：「是楊先生麼？」

「小兄弟，你還沒睡？」房外傳來楊非立的聲音。

白小妹向王小克打了個手勢，示意叫楊非立進來問個清楚。

「楊先生，我還沒有睡，你請進來聊聊天吧。」

房門開了，楊非立踏進房來。他瞥見白小妹和小辣椒也在房中，不由愕了一然。

「楊先生，沒關係，大家都是自己人。」

王小克道：「請坐。」

白小妹急忙拉了一張椅子給楊非立，請他就座。

楊非立謝了一聲，這才坐下，王小克道：「楊先生，我們正在談你。」

「哦？」楊非立望了兩女一眼，灑然一笑，道：「談我什麼？」

王小克道：「她們都感到十分奇怪，為何你絕對正常，他們却把你當作瘋子一般，送到『瘋人堡』去。」

「其實，那『瘋人堡』中，並無一個是眞正的瘋人。」楊非立道。

他此言一出，王小克等三人，均是呆了一呆。

「他們都和我一樣，」楊非立道：「都是看到了那種東西，而且形容得千眞萬確，然後才被送入『瘋人堡』中與世隔絕的。」

白小妹和小辣椒茫然地望着楊非立，根本不知道他在說些什麼。

「你們可願聽聽這件事的原因始末？」楊非立望着白小妹和小辣椒。

兩人連連點頭。

「很好，很好，」楊非立緩緩地點着頭，道：「終於又有人肯聽我的故事了。」

他問王小克要了一根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一邊噴着烟霧，一邊問：「你們可相信天外有天，人上有人？」

白小妹雖然不大明白他這句話的意思，還是向他點了點頭。

「根據天文學家觀察，宇宙間的星河，多如牧場上的青草，可能有一千億個，」楊非立說道：「美國加州區洛瑪山上，直徑五百零八公分的海爾式反射鏡，是全世界最大的光學望遠鏡，它僅在此半年內，就找到了一百萬個星河。」

白小妹和小辣椒不由為之咋舌。

只聽楊非立又道：「那滿佈星河的宇宙，大得令人不能置信，怎樣才能了解它有多大？由於距離太遠，天文學家用光年作太空的長度單位，光速為每秒二十九萬九千七百九十二公里，光速進行一年的距離，就是一光年。」

白小妹忽然插口問：「楊先生，你對天文學一定很有興趣？」

「不錯，我是個業餘的天文學家。」楊非立又道：「我們已發現的宇宙中最遙遠的天體，距我們可能有一百億光年！」

「嘩！好厲害！」小辣椒低呼了起來。

「大約五十年前，美國天文學家『赫波』，使我們知道了宇宙遠比我們想像的大，並且還指出宇宙正在不停地擴展，所有的星河都在移動，彼此越離越遠——」

楊非立說到這裏，白小妹不由暗暗奇怪，那「瘋人堡」和這個宇宙如何之大有何關連？

她望了王小克一眼，見他聚精滙神地聽着楊非立的講解，似乎已把兩者合而為一，心下更是詫異。

只聽楊非立又道：「天文學家雖然粗略瞭解到宇宙之大，然而，還有一個最難解答的問題，那便是：宇宙之間還有別的文明嗎？

「不久之前，曾獲諾貝爾獎的哈佛大學生物學教授華爾德，曾在這一個問題的座談會上說：『我認為，我們是毫無疑問地生活在一個到處都有生物的宇宙中。』

「亞美利加大學天文學教授貝倫森支持這一觀點，他說：『這個問題已不再是有沒有，而是那裏有了。有許多不同形狀的生物很可能在技術上遠比我們進步。』

「根據推測，外世的有智慧生物不一定形狀像人。事實上，科學家認為，外世生物的樣子絕不會長得和我們一樣。

「但不論是什麼樣子的生物，都只能生存體積適當的行星上，距它們的『太陽』不可太近，也不可太遠。我們無法看見我們自己的太陽系以外的這種行星，因為它們的體積太小，又不會發出強力的輻射，但却可以從星的運行所受的干擾而測知這些行星的存在。

「假定說，在我們的銀河中，每十萬顆星只有一顆有生物的存在，不論是有智慧或無智慧的生物，也就是說，我們這銀河系中一千億顆星的十萬分之一有生物存在。那便有一百萬顆行星上是『有生物』的了。

「現在，認為這個估計並非過份的科學家已日漸增多。

「天文學家更相信其他星河裏星和行星數目平均和銀河裏的大致相等，而宇宙之中的星河，據估約有一千億個之多。

「所以，世外文明實在多得不可勝數！」

白小妹和小辣椒聽到這裏，不由自主地，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那是她們從來想都沒有想到的問題！

「你們可知什麼叫『不明飛行體』？」楊非立忽然問。

「我知道，那是飛碟！」

「唔，有些的確形狀像飛碟，」楊非立道：「總之，那是一些不知由何處而來，何處而去的神秘飛行體。」

楊非立說到這裏，白小妹已經隱約猜到他到底想說些什麼，同時並將「瘋人堡」和他的話題扯在一起了。

「一九七三年十月三日，一位副警長和四位公園警衞，驚奇地看着一個碟形物在美國密西西比州突派羅市上空飛過，有『一幢兩間臥房的房屋』那麼大，輪流發出紅、綠、黃色亮光。」

「眞的？」小辣椒問道：「他們不是在騙人？」

楊非立並不回答她的話，接着又道：「兩星期後，一架美國陸軍直升機在克利夫蘭市南八十公里，險些與一個形如雪茄，上有鐘形圓頂的金屬船在空中相撞。

「駕駛員柯英上尉說：『跟圖畫中怪誕的不明飛行體一般無二。』

「他被逼急降機身閃避，但忽有一股神秘力量把機身攝引向那不明飛行體，直升六百公尺。」

「楊先生，這種不明飛行體是眞有其事的嗎？」白小妹也忍不住插口問。

楊非立點着頭，道：「美國警方和新聞傳播機構，一年要接幾百件這種不明飛行體的報告，剛才所說的，只不過是其中兩件而已。

「美國新聞首次報導不明飛行體，是在一九四七年六月廿四日。那天，有一位名叫阿諾德的商人，駕着自用飛機在華府來尼峯附近，看見了九個碟形物以高速劃空飛行而過，飛的方式很怪。

「據他說，它們就像一羣碟子打水漂，碟子飛躍着前進的樣子。

「有位記者訪問阿諾德後，造出了『飛碟』的名辭，不出一個月，美國每州都有人報稱看見了不明飛行體。

「此後，有關不明飛行體的報告多得驚人，都說是看見了固體金屬飛行體侵犯我們的上空，而那些現象，却不是今日的科學所能解釋的。

「雷達和照片都曾錄得這些不明飛行體，它們干擾電視和無綫電廣播，使汽車引擎死火，動物驚惶，並使近距離的目擊者產生怪異的生理反應。

「柯羅拉大學心理學家桑達士曾蒐集了六萬多宗個別目擊者的報告，存入電腦，藉作資料。

「不過，大多數人並不相信不明飛行體的存在，美國國防部前情報處長沈福德少將就說過：『可信的觀察者，向我們報告了不大可信的事。』

「據最近『蓋洛普』調查指出，現在有一千五百萬美國人自稱曾見過不明飛行體——」

小辣椒插口問道：「楊先生，你是一千五百萬個之一？」

楊非立苦笑了一下，說道：「如果我只是一千五百萬個之一，也不會有現在的這種遭遇了。」

「哦？」

「雖然有不少人相信不明飛行體眞有其事，但不相信的也大不乏人，已故柯羅拉多大學物理學教授，兼美國空軍資助的不明飛行體研究委員會主任康頓曾說：『研究不明飛行體絕對是鑽死角，是浪費時間，不知道有多少『眞的』不明飛行體，結果都證明是行星。我認為一切無法解釋的發現，都是差勁的觀察員所報告的。我承認有些東西非我們能了解，不過今天還有人相信世界上有妖精哩！』

「總而言之，不明飛行體是什麼或從什麼地方來的，至今仍然是一個謎。但，要想不加理會，已越來越不容易了。」

「楊先生，你看到的不明飛行體是什麼？」白小妹忽然問。

楊非立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半晌才道：「唉！那眞像是一場噩夢！」

白小妹和小辣椒知道他要說到正題了，不由豎起了耳朵留心傾聽。

「那天晚上，我和孿兒在巴斯卡古拉河濱釣魚。巴斯卡古拉是密西西比州的一個城鎮，住着不少中國人，我在鎮中開了一間洗衣店，已經十餘年了，我們逢星期日休息，而我除了觀察天象之外，最大的嗜好，就是釣魚了。

「孿兒今年十六歲，又乖又聽話，在班上的成績，永遠名列前茅，她每個星期日都陪着我。

「那天晚上，月暗星稀，河濱只有我們父女兩人在垂釣。

「我們打算釣到一兩條大魚後，便駕車回家，可是，由於河水湍急，魚兒都不上釣，我們坐了半個多鐘頭，一點收穫都沒有。

「忽然，我聽到頭頂有一陣『胡胡』聲，跟着，一架發藍光的怪異飛機降至低處，在距我們不到十公尺的地方盤旋。

「我們嚇得呆了，連釣竿也掉到河裏去。

就在這個時候，那架形狀奇特到極點的飛機停了，機艙中出來了三個灰色皮膚的怪人。

「孿兒嚇得暈了過去，我也喪失了動彈的能力，身體不知怎的，飄進了那架怪機，一個像巨型電眼似的東西，把我從頭到脚檢視了一遍。」

白小妹瞪大了一雙眸子，驚詫地望定了楊非立。

楊非立臉上肌肉起了一陣抽搐，似乎當日景象歷歷在目，想來猶有餘悸。

「後來，渾渾噩噩地，我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醒來時，躺在河濱草叢中，孿兒暈倒在離我十餘碼之處。我支撑着站起身向她走去，但週身痠軟無力，皮膚好像被火炙過一般。

「過了好一會，孿兒才甦醒過來，撲在我懷中大哭。

「我知道遇上了外太空怪物，連魚籮也不要了，抱起孿兒走回汽車。

「好不容易才發動了車子，駕着它回家，立刻打電話通知警長。

「警長接到我的電話後，立卽召集了許多人向我問話，顯然地，大家都不相信我的遭遇是眞的！

「我向他們發誓，我所說的句句是眞話，但，他們的眼光却告訴我，他們不單不相信，還在懷疑我的神經是否有問題。

「我又氣又急，自動提出，願意接受催眠測謊試驗，他們答應了。

「經過測謊實驗，測謊儀器操縱人格拉斯發現了三點。

「第一點：我相信自己曾經看見一架形狀極怪，不是地球上有的太空船。

「第二點：我相信自己曾入太空船。

「第三點：我相信自己曾看見三個太空怪物。

「由於我驚嚇過度，又擔心孿兒的情形——她嚇得發高燒，說囈話，陷入昏迷狀態之中，因此，那時候所發生的事，現在想來已十分糢糊了。

「可是我記得，清楚地記得，他們立卽請了一個叫道格拉斯博士的人來見我。

「道格拉斯博士慈祥和藹地問了我許多話，又盤問了孿兒一番，然後，就把我送到那『瘋人堡』去了！」

說到這裏，小辣椒忍不住問道：「既然他們知道你說的是眞話，為何還要送你入『瘋人堡』去？」

「正因為我說的是眞話，他們才非送我入瘋人堡去不可。」

「哦？」小辣椒不解地問。

「箇中原因，我最初並不知道，甚至在被送進『瘋人堡』後，也不知道那究竟是什麼地方。

「一直到半個月後，我逐漸恢復了健康，才隱約猜到自己身居何處。

「不過，我仍然經常發惡夢，夢見那三個怪物，從夢中驚醒，我知道孿兒也一定做着和我相同的惡夢，所以，要求他們讓我見孿兒。

「他們當然不肯，把我關在一個面積寬敞，佈置華麗的臥房中，除了送飯的人之外，我一個人也見不到，別說孿兒了。

「我向那送飯的人抗議，但他並不理會，就像啞巴一樣。

「這樣子，我在房內躭了整整一個月！

「我發覺如此下去不是辦法，決定想辦法見見別人，於是，當那送飯的再來時，我一言不發，拿起飯碗，向他擲過去。

「他沒有預防，被碗砸得頭破血流，終於，道格拉斯博士來見我了！

「經過差不多一個小時的交涉傾談，我才知道那是瘋子療養院，同時也知道自己一輩子要住在裏面了。道格拉斯博士對我說，我所見

到的一切全是幻象，是毫不眞實的，要我一定忘記它。

「我當然向他解釋眞有其事，那並不是幻象，他却堅持說：那是幻象，絕對是幻象，你休胡言亂語來擾亂人心！於是，我明白了！

「由於我的遭遇是這麼眞實，眞實得連測謊機也替我作證了，因此，他們一定要這樣對付我！」

白小妹已隱約猜到其中原因，小辣椒却搔了搔頭，問道：「爲什麼？」

「因爲如果他們不把我當作瘋子，我的話便有可信的理由，同時，如果他們不把我關了起來，怕我四處把這種遭遇說出來，一定會引起人心惶惶，生怕外太空生物來襲，那時候，人們惶惶終日，沒有心情工作，也失去了理性，社會秩序大亂，緊跟着，可能是一場瘟疫似的混亂，影响之大，是無可估計的！」

白小妹緩緩地點着頭，小辣椒又問：「可是人家會相信你的話嗎？」

「我一向不說謊，在鎭中行爲良好，雙兒更是個思想純潔的好女孩，他們恐怕人們會相信。」

「可是把你關起來又有什麼用？」小辣椒道：「如果外太空生物要侵襲地球的話，一樣會這樣做。」

「起碼暫時不會擾亂人心，」楊非立道：「而且，外太空有生物的存在已傳說了數十年，也有不少人看到不明飛行體，但一直並無此事發生，他們把我關起來，算是一種駝鳥政策，總比讓我在外面散佈那種恐怖的遭遇，增加人心困擾慌亂强許多。」

一直緘默着的王小克，這時才插口道：「難怪你逃了出來後，要勞動『聯邦調查局』來緝捕你，同時，必要時將你『人道毀滅』，那是『滅口』了。」

楊非立閏言臉色一變，顫聲問道：「他……他們要將我人道毀滅？」

「如果你不乖乖跟他們回那『瘋人堡』的訴，他們會這樣做的。」

「哼！太毒辣了！」

「其實那也怪不得他們，」白小妹道：「試想想，如果讓更多人知道你的遭遇，人們對自己的性命，安全與及對地球的信心，人類的前途，將會有很大的影响。」

楊非立嘆了一口氣，道：「我也知道，但，他們這樣做並非上策啊！」

「楊先生，『瘋人堡』中關着的『瘋子』，他們都和你一樣！」王小克問。

楊非立仰首想了一會，才答道：「我相信是的，否則，看守幾十個瘋子，爲何要用上這麼多衞兵，同時不准外人接近，更嚴禁親屬探訪？」

「裏面關着幾十人之多？」

「起碼有三十餘人。」

「你見過他們沒有？」

楊非立搖了搖，道：「沒有。」

「那你怎知道？」王小克追問。

「是道格拉斯博士告訴我的。」

「他們打算將你們這些人一輩子地關着？」王小克又問。

「我想大概是這樣。」

王小克苦笑着搖頭，道：「眞是說出來也沒有人相信，科學如此昌明的美國，竟然會做出這樣的事！」

「其實像這樣的事，好幾十年前，也發生過，當時，反對地球是宇宙中心之說的人，都被視爲邪人，有的被抓了起來，有的被驅逐出境——」

「楊先生，你相信外太空的星球中，有生物的存在？」

「我親眼見過的！」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他就曾經見過外太空的生物。（詳情請參閱劣作「書中奇人」及「白血怪物」）

「小兄弟，你信不信？」

「我當然信。」

楊非立大喜，道：「想不到除了伊理治之外，我又多了一個同道者。」

「伊理治？他是誰？」

「他是一個研究外太空生物的愛好者，寫過幾本書，其中最著名的一本是『來自外太空的播種者』，年前，又寫了一本『史前星際大戰』，由世界文物出版社譯爲中文本。」

「哦？」

楊非立興奮地說道：「他在『史前星際大戰』一書中，介紹了一個史前秘穴，那秘穴，是在於厄瓜多爾共和國境內的莫洛郡，聖地牙哥省。」

「秘穴中有些什麼？」王小克好奇地問。

「裏面有不同形狀和彩色的石質和金屬物，還有刻有符號和文字的金屬葉片，都是史前好幾百萬年前留下來的。」

王小克眨着雙眼，他倒是聽也沒聽說過。

「那秘穴的發現者莫里茲先生，擁有一塊四吋半高，二吋半寬的石護符，該護符的正面刻着一具六邊形人體和一個圓頭顱的人像，也許是一件兒童繪畫。

「該像左手握着一個月光，右手擎着一個太陽。當然，這並不值得大驚小怪，但是，該像的兩脚却穩穩地站在地球上哩！

「即使在那個把圖畫刻在石頭上的原始時代，我們最早祖先中的少數有識之士就已經知道我們是住在地球上的嗎？

「另外還有一件石版刻飾，約十一吋半高，一呎八吋半寬，上面刻飾着一件動物形象。

「那是一具恐龍浮雕，這種巳滅絕的史前動物，靠着就如刻像上所呈現的後腿，在地上爬行。如果這一幅畫的認證是正確的，那眞是太不可思議了。這種巳經滅絕的爬虫，生長在正當古白堊紀——約當一三五、〇〇〇、〇〇〇年前的地球中世紀時期，那時，現在的各大陸正開始形成目前的這個結構。

「總而言之，由於那秘穴的發現，使人懷疑在很久很久以前，就有外太空的生物來過地球了，並非現在才開始的。」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這雖然是一個大膽的「假設」，却不能說它站不住脚。

「我們人類應該面對現實，接受外太空的星球有生物之說，同時，對於有外太空生物來地球『探訪』過的事實，也應該接受！」楊非立激動地道：「可是，有部份科學家和大人物，却盡量掩飾這種事！」

「那瘋人堡大概就是這類人想出來的。」王小克問道。

「正是！」楊非立恨恨地道：「他們只顧目前的安定和平，不理我們後輩子孫的遭遇，依我想，不久的將來，外太空的生物一定會正面前來地球，如果我們現在沒有心理準備和預防措施，一定會手忙脚亂的。」

「楊先生，其實你可以開個記者招待會，把你的主張和意見發表出來啊！」白小妹道。

楊非立苦笑了一下，道：「這就是他們要安我爲『瘋子』的原因了，誰會相信一個瘋子的話？」

「如果將那三十餘個所謂『瘋子』救出來，一齊向世人宣佈這種事實，效果一定不同！」小辣椒道。

「瘋人堡守衞森嚴，要救一個人出來巳經不易，何況是三十餘個？」楊非立道：「而且，人多目標大，招待會還未開成，立即就被他

們抓回去了。」

「楊先生，換言之，你現在只求救出你的女兒遠逃他方，並不攪想事了。」

楊非立嘆了一口氣，道：「我勢孤力單，即使想攪，又攪得出什麼名堂來？」

王小克緘默了。

半响，楊非立忽然道：「小兄弟，現在，你肯帮我去救雙兒出來嗎？」

「你認爲有可能救得出來？」王小克反問道。

楊非立沉吟了一下，才道：「如果我單獨行動，那絕無希望，不過，如果有你帮忙的話，成功的機會便相當大了。」

「楊先生，可是你有沒有想到，目前你怎樣偷渡回美國，巳經是十分困難的事，更別說營救你的女兒了。」王小克道。

「偷渡回美國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楊非立信心十足地道：「我能夠回去。」

「用什麼辦法？」王小克好奇地問。

「用這個。」楊非立說着撩起了褲管，只見他大腿上縛着一個布包。

他把布包褪了下來，取出一本護照；再撩起另一隻褲管，大腿上也縛着一個布包，裏面也有一本護照，他道：「這兩本護照是幾可亂眞的贋品，護照持有人都是我的老友，他們年前去世了，但並無發出死亡證，我只要略作化妝，就能瞞過海關人員，順利過關。」

王小克翻一翻那兩本護照，問道：「你這次就是利用這護照偷渡到本市來的？」

「不錯，」楊非立道：「不過，我只用了一本，這次回去，可以用另外一本。」

王小克將那本護照揭開，對照着楊非立的樣貌，道：「要化妝成上面照片中的人的樣子，可不大容易哩。」

「我知道，但你辦得到的，對不對？」

王小克苦笑了一下，道：「你怎知道我懂得化妝改容之術？」

「小兄弟，關於你的一切，我知道的並不少哩！」楊非立道。

王小克無可奈何地聳聳肩，道：「好吧，我答應你。」

楊非立大喜，伸手和王小克相握，激動地道：「謝謝你，小兄弟，雙兒救了出來後，我們父女終生不忘大恩大德。」

× × ×

王小克提着旅行袋，向海關走過去。

移民官員坐在高櫈上，臉上神色木然，接過王小克遞來的護照。

當移民官員審閱着王小克的護照時，王小克轉頭向排在他背後的楊非立望去。

楊非立巳經經過悉心的化妝，根本看不出他原來的面目。

王小克本想以安慰的眼光示意楊非立不必緊張，然而，楊非立的鎭靜却大出王小克意料之外，他仰首直視，一副不在意的樣子。

移民官員在護照上蓋了印後，讓王小克通過了。楊非立遞上了他的護照。

王小克一面向候機室走去，一面擔心楊非立是否可以瞞過移民官員。

他來到候機室，轉頭望去，只見移民官員仍然在審視着案頭的檔案。

王小克的一顆心，不由怦怦亂跳了起來。終於，移民官員在楊非立的護照上蓋了印，放他通過了。

王小克這才鬆了一口氣。

由於他們講好了大家詐作不識，所以，楊非立筆直向候機室走去。

他甚至望也不望王小克一眼。

上了七四七豪華客機後，楊非立和王小克坐在一起，但，他們並沒有交談。

飛機在跑道上起飛後，王小克見四週的乘客毫無可疑之處，這才低聲向楊非立道：「總算過了關。」

「美國那一關才難過，」楊非立低聲回答：「他們是用電腦審核護照的。」

「哦？」王小克心頭一跳。

「不過沒關係，我朋友的護照無懈可擊。」楊非立道：「你的化妝術也無懈可擊。」

這時，空中小姐端上了飲品，王小克要了一杯「甌七喜」，楊非立則要了一杯「可樂」，他怕喝了酒會使臉上的化妝變型。

王小克一面呷着甌七喜，一面陷入了思維之中。這是他第幾次到美國了？以前在美國發生過什麼事？

他清楚地記得，以前到美國是爲了遊玩，如今到美國，却是去進行一樁「不可能的任務」——要從「瘋人堡」中救出楊非立的女兒，談何容易？

既然美國政府是這樣怕將外太空來客的事公諸於世，「瘋人堡」的守衞，自是較秘密火箭基地更嚴厲，此行並無具體的營救計劃，成功的希望，微乎其微。

飛機在數萬呎高空飛行着，乘客們開始進行他們的娛樂，有的看電影，有的則走來走去，和相熟的朋友交談，有的更上樓到休息室去瀏覽。

王小克仍然閉着眼睛，他忽然發覺，坐在身畔的楊非立站了起身。

楊非立要到什麼地方去？王小克睜開眼睛，只見他俯着首，向洗手間那邊匆匆走去。

從他的去勢看來，顯然有點鬼鬼祟祟，這到底是爲了什麼？

王小克心下疑惑，但一時間却又不知道原因。

就在這個時候，忽然有人在楊非立的空位子上一屁股坐了下來。

王小克心下一懍，定眼望去，原來是一個穿着一套又皺又舊的西裝，鼻樑上架着黑框眼鏡的中年男子。

那中年男子大約四旬開外，頭髮蓬鬆，下頷全是黑密的短髭，臉上神情愁苦，便像把鈔票黃金塞在他的手裏，也難引他一笑的樣子。

那中年男子托着眼鏡框，長長地嘆了一口氣。

王小克呆呆地望定他，一時間猜不透他究竟是何方神聖。

中年男子望也不望王小克一眼，只是粗重地，急促地喘着氣。

王小克知道事有蹊蹺，他眼睛一轉，道：「先生，你坐錯位子了。」

「是嗎？」中年男子淡淡地問，他甚至連語氣也十分愁苦。

「你原本是坐在那裏的？」王小克問。

中年男子並不答話，只是凝視着甬道盡頭的洗手間。

刹時間，王小克明白了！

這中年男子敢情認得楊非立，所以，楊非立才會匆匆忙忙跑到洗手間去的。

然而，王小克腦際又升起了一個疑團，楊非立所持的是一個名叫羅富國的護照，他也化妝成羅富國的樣子，這中年男子到底認出他是楊非立，抑或是羅富國？

「先生，你坐了我朋友的位子。」王小克問話時，凝視着那中年男子，他決定要試探一下。

「你的朋友？」中年男子雙眉一軒，忽然坐直起身來，道：「他是你的朋友？」

王小克向他點着頭。

「哼！你竟會和他這種人做朋友！」中年

男子搖着頭，語氣之中，充滿了鄙夷和不屑。

王小克心下疑惑，道：「先生貴姓？」

中年男子並不置答，只是比剛才更急促，更粗重的呼吸着。

空中小姐忙着替乘客端茶送烟，誰也沒有留意到王小克身畔多了一個神情古怪的男子。

王小克心下疑惑，也向甬道盡頭的洗手間望去。

洗手間門口站着兩個人，都是等待入內解手的，然而，門緊緊地關着。

楊非立進入洗手間中，已經十餘分鐘了，即使拉肚子，也應該完畢了。

王小克暗暗奇怪，楊非立何以在洗手間中如此之久？就算他是爲了躲避身畔的古怪男子，但在洗手間中，能够躲一輩子嗎？

楊非立是一個相當聰明的人，他也應該想到此點才對，怎會呆在洗手間中不出來。

坐在王小克身畔的古怪男子，忽然從鼻孔中冷哼了一聲，道：「他能躲到幾時？」

說着，招手叫空中小姐過來。

「先生有什麼吩咐？」空中小姐禮貌地問道。

「我有個朋友，進入洗手間中很久了，還不見出來，不知是否發生了意外，」男子向空中小姐道：「請你過去看看好嗎？」

那空姐沉吟了一下，終於向甬道那邊走過去。

王小克並沒有阻止空姐的行動，他深知道「醜婦終須見家翁」的道理，楊非立沒有可能一直躲在洗手間中。

空姐來到洗手間前，伸手敲了敲門。

然而，沒有人應聲。

空姐又伸手敲着門，道：「先生，你在裏面不碍事吧？」

由於空姐去敲門，機艙中所有乘客的眼光，都集中在洗手間門上。尤其是那古怪男子，更是雙眼眨也不眨地望着那道門。

洗手間裏面的楊非立仍然沒有回答。

衆人都心知有異，另一個空姐已把事情通知了副機長，所以，副機長離開了駕駛艙，向機尾的洗手間走去。

當副機長走到洗手間的門口時，門忽然開了！

楊非立俯首自內走出來。

他推開面前的空姐，逕自向自己的座位走去。

王小克側頭望了那男子一眼，見他雙唇緊閤着，臉上那種愁苦的表情更明顯了。

楊非立來到座位前，瞥見那男子竟然坐在自己的位子上，臉色不由一變。

男子一聲不响地站了起身，轉頭向他自己的位子走過去。

楊非立站在座位旁呆呆出怔。

王小克一時間摸不着頭腦，詫異地望着楊非立。

半晌，楊非立才在座位上坐了下來。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緘默着。

王小克心底下明白，如果楊非立不肯說話的話，自己便是開口問他，他也不會向自己解釋剛才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所以，他也緘默着。

良久良久，楊非立忽然嘆了一口氣，道：「眞是倒霉！」

「哦？」王小克側頭望住楊非立，等待他繼續說下去。

然而，楊非立却招手叫空姐過來。

「先生，有什麼吩咐？」

「給我一杯威士忌，加冰。」

「是。」

空姐離去後，王小克問：「喝酒會影响你臉上的化妝的！」

「是嗎？」楊非立苦笑着，道：「等一下是否可以順利出海關，還是一個疑問哩，那管它什麼影响化妝了。」

王小克滿腹狐疑，但一點都得不到答案。他可以瞭解的便是：楊非立此刻的心情十分迷亂惡劣，要藉酒精來痲醉一下自己。

當空姐把酒取過來的時候，王小克問她道：「我也要一杯。」

「是。」

楊非立呷了一口酒，長長地吁了一口氣。

王小克再也忍不住了——其實他剛才的耐性，也是强逼出來的。

「楊先生，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你曉得我碰上了誰嗎？」

「誰？」王小克不由轉頭向後一望，那古怪男子就坐在三四排後面在發呆，臉上那種愁苦的表情，更加明顯地加深了。

「他是羅富國的死敵！」

王小克心底下一懍。

「你知道誰是羅富國嗎？」楊非立苦笑了一下，道：「我現在扮演的正是他！」

「怎會這樣巧？」王小克問。

「其實一點也不算巧，」楊非立又呷了一口酒，道：「這一年餘來，他四處追踪，爲的就是想找到羅富國其人。據我所知，他已跑遍了西歐、東歐和整個東南亞，甚至非洲也去過了。」

「羅富國和他有什麼過不去的地方？」

「他拐走了他的妻子。」

王小克聞言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雖然他年紀尚小，但也明白男人之間不論有多大的仇怨，都有化解的可能，惟獨這一點，無法和平解決。

「那是一年餘前的事了，羅富國從加拿大到美國謀生，他好心收留了他，不料，却因此失去了年輕漂亮的妻子。」楊非立道。

「這件事你知道？」

「我甚至在旁看它發生的，」楊非立望着機窗外，道：「那天晚上，他和他的妻子大吵了一架，她一怒離家，就此不回了。」

「他叫什麼名？」

「姓徐，單名一個光字。」

「徐光怎知他的太太和羅富國走了？」

「是我告訴他的。」

「哦？」

「是這樣的，羅富國和我是朋友，他帶徐太走前，來找過我，要我借點錢給他，可是，當時我身邊沒有現欵，問他翌日才給他行不行，他說不行，因爲他即晚就要離開了。」

「可是以前你告訴過我，羅富國已經死了啊！」

「是的，他已經死了，」楊非立道：「有人看到他的車子墮落大峽谷之中，美國的大峽谷你知道嗎？它深得不是人能去的地方。」

王小克向他點點頭，問道：「可是他的護照怎會在你手中？」

「我在羅富國離家他逃後，到他的居所去過一次，發現了他的護照，也許他走得匆忙，連護照都忘記帶了。」

「徐光照說應該知道羅富國已經死了啊！」王小克道：「而且，他的太太也在車裏，那有倖理？」

「由於發現不到他們的屍體，徐光又懷疑那是羅富國故佈疑陣，叫他以爲他們死了不去追查，所以，他並不相信，反而結束了餐館的業務，拿着那一筆錢，發誓要天涯海角找他的妻子，同時把那個『忘恩負義』的羅富國碎屍萬段！」

王小克轉頭望去，徐光仍然是那副神情。

「剛才，我一眼瞥見了他，怕他不由分說上前來和我糾纏，所以躲到洗手間去，」楊非立道：「唉！都是你的化妝術太過精妙，否則，他又怎會誤認我就是他的大仇人？」

「如果化妝得不像，又怎能瞞過海關的官員？」王小克道。

「這也是。」楊非立道：「剛才我也想到卸掉化妝，還我本來面目，可是如此一來，抵達美國後，却如何出海關？況且，機上也許有認得出我之人，豈不更加糟糕？所以，一番思量之後，我還是就這樣出來了。」

王小克這才明白何以楊非立在洗手間中呆得那麼久的原因。

「小兄弟，你說我們應該怎樣打發此人？」楊非立問道。

王小克淡淡一笑，他起碼有十種以上的方法打發徐光，只是看樣子徐光並不會現在立即就發難，倒用不着急。

楊非立一看到王小克的笑意，立時就知道他有辦法了，當下卸下心頭一塊大石。

這時，空姐替王小克取了酒過來，王小克謝了一聲接過了。

他呷着酒，一面向機窗外望去。

由於飛機在數萬呎高空飛行，外面除了白茫茫的一片之外，根本看不到什麼東西。

王小克靠在椅上，閉起了眼睛。昨晚爲了今日美國之行，睡得不大好，此時正好乘機瞌上一會。

勇闖龍潭　智結虎倀

王小克把手錶較好美國當地時間，向楊非立道：「還有一個鐘頭左右的時間就到了。」

「不錯。」楊非立答，臉上現出緊張的神情。

「你在擔心那個徐光？」

「如果……如果他在下機時和我糾纏，那……那便如何是好？」

王小克轉頭一望，只見徐光正招手叫空姐過去，似乎在吩咐她什麼東西。

「他可能不下機的。」王小克說着站了起來，向那空姐走了過去。

「小姐，」王小克泛着笑容問：「我那個朋友剛才向你說些什麼？」

「啊！他只不過想要一杯酒。」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他早就想到，徐光這時的神經可能也十分緊張，要靠一點酒精來鎭定自己。

空姐一面向食物櫃走過去，拿了一個膠杯，替徐光倒着酒。

王小克自袋中取了一粒小丸出來，趁空姐在酒架上拿酒的時候，放下膠杯中。

空姐的動作很快，一取了酒瓶，立即就向酒杯裏倒，根本沒留意到杯底多了粒小藥丸。

「小姐，我要杯可樂，可以嗎？」

「先生，請回位，我等一下送來給你，好不好？」空姐笑着答。

「好的。」

王小克回到座位後，低聲道：「那姓徐的不會來痲煩你了。」

「你——」

「我放了一粒安眠藥在他的酒中，他起碼要昏睡幾個鐘頭，」王小克笑着道：「我想來想去，還是這個辦法快捷妥當。」

楊非立望了他一眼，道：「如果徐光不喝酒呢？你拿什麼辦法對付他？」

王小克聳了聳肩，道：「見機行事，我的辦法都是即時想出來的。」

楊非立悄悄回頭一望，果然看到徐光正舉起了酒杯在喝酒。

「但願他平時並不吃安眠藥，」楊非立道：「否則一顆的份量是不够的。」

王小克只是淡淡一笑，閉起眼睛養神。

一個小時後，飛機在三藩市國際機場降落了。乘客們魚貫下機，王小克向後望了一眼，果然正如自己預料之中，徐光躺在椅上呼呼入睡。

當飛機上所有乘客全下了機後，空姐會過去叫他，然而，七四七的乘客達四百餘人，即使把徐光叫醒，他也來不及追人了！

王小克和楊非立坐上機場載客車向機場大厦去時，互相交換了一個笑容。他們也不顧紳士禮貌了，擠在前面，向海關走去。

那海關官員仔細查看楊非立的護照，楊非立鎭定逾恆地站在他的辦公枱前。

王小克在領取行李處等待楊非立，心情十分緊張。

忽然，那官員站了起身，拿着楊非立的護照，向一個比他更高級的移民局官員走過去。

王小克心下一懍。

站着等候的楊非立也臉上變色，不過，他盡力克制着自己緊張的情緒。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莫非那羅富國的護照發生了問題？楊非立即使再鎭靜，此時也不禁雙腿微顫，臉色泛白了！

那高級移民局官員翻閱着楊非立的護照，一面和同僚傾談着。

不久，他終於把護照交給那官員。

王小克發覺自己的手心在揑汗，如果楊非立被扣留了起來，他臉上的化妝很容易被發現，而他的眞正身份，也隨即暴露了！

當然，王小克知道楊非立不會出賣自己，把與自己同行的事招供，但千里迢迢來到此間，却敗興而回，却也不是滋味。

楊非立比王小克更緊張，他望着那官員向自己走過來，乾咳了一聲，鼓起勇氣問：「有什麼問題嗎？先生？」

「沒什麼，」官員搖搖頭，跟着在護照上蓋了章，道：「對不起，阻了你的時間。」

「沒關係，沒關係！」楊非立接過護照，像逃一般通過了海關。

「發生了什麼事？」王小克迎上前問。

「不知道，大概有點小疑問，但並不碍事，」楊非立猶有餘悸，微顫着聲音道：「咱們趕快離開這個鬼地方吧。」

兩人隨身只有一個旅行袋，並無其他行李，因此筆直向外走去。

檢過行李後，兩人來到機場外面，踏上了一架的士。

「到長途巴士站去。」楊非立道。

「我們坐長途巴士到阿里桑那州去？」

「不錯。」

「那要好幾天才能到！」

「我們沿途還要買東西，」楊非立道：「同時，我也要把瘋子堡附近的地形詳細說給你聽，商量一下計劃，搭長途巴士最適宜了。」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

楊非立在美國住了很久，對一切都熟，他買了車票，又買了些吃的帶上車。

王小克倒是第一次坐那種長途巴士。由於座位寬敞舒適，又有空氣調節，更可把座位較低睡覺，因此覺得倒也好玩。

巴士開行後，楊非立因爲時間充足，不忙替王小克解說「瘋人堡」的形勢，只是沿途介紹風光。

楊非立常識淵博，天文地理無所不曉，他口才又好，王小克有他在旁解頤，旅途中倒也並不沉悶。

數日後，巴士已經進入阿里桑那州境內。

這時，楊非立已經購買了一切應用工具物事，

並且擬定了初步營救計劃。

這一天，兩個人在一個小鎮車站下了車，提着一大袋工具，等巴士開行後，才向鎮中走去。

「這個鎮叫拉莫尼鎮，靠近大峽谷，」楊非立向前一指，道：「人口並不多，平日來來往往的，都是一些遊客。」

王小克向前望去，只見不遠處房屋櫛次鱗比，但多半是單層建築，最多只有兩層高，與紐約市的摩天大廈林立，倒像是兩個不同的國度。

「拉莫尼鎮的居民差不多全靠遊客維持生計，」楊非立道：「他們沒有什麼生產。」

「這個鎮近不近『瘋人堡』？」王小克問道。

「這是最近『瘋人堡』的一個城鎮了。」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難怪楊非立選這個市鎮作歇脚站。

兩人踏進鎮中，只見汽車旅館林立，街道上果然全是孭着相機的遊客，日本人佔了大多數，其他的便是歐洲人。

楊非立選了一間叫「快樂汽車旅店」的酒店入住，要了一個房間，預付房租後，侍者領着兩人上樓。

侍者放下行李離去後，楊非立推開落地玻璃窗，踏出露台。

王小克跟着來到露台，向前望去，遠處山巒起伏，連綿不斷，不知是什麼地方。

「這裏望過去是『哥羅拉多高原』，東面是沙漠，西面便是大峽谷的所在了。」

「那瘋人堡呢？」王小克問。

「小兄弟，謝謝你一直記掛着這件事，」楊非立感激地望了王小克一眼，道：「瘋人堡在『哥羅拉多高原』之中，要經過一個沙漠，然後才到。」

「附近眞的沒有城鎮，也沒有人烟？」

楊非立緩緩地搖着頭，道：「沒有。有的只是死牛的枯骨，和一望無際的沙漠。」

「從這裏到瘋人堡，要多少時間？」

「你指坐車還是步行？」

「坐車。」

「那起碼要——」楊非立仰首想了一會，道：「一日一夜。」

王小克低呼了一聲，道：「如果步行的話，豈非要好幾天？」

「沒有人可以走得到的，」楊非立道：「沙漠中經常刮大風，那飛沙比什麼都恐怖，能在數秒鐘之內，把人連頭都埋了！」

王小克暗暗乍舌。

「小兄弟，你怕不怕？」

「怕？」王小克向他笑了笑，道：「人既然都來了，還怕什麼？」

「明天咱們租一架吉普車，到『瘋人堡』去！」楊非立道：「今天晚上非要好好睡一覺不可，對了，你還有沒有安眠藥？」

「有的。」

「等一下給我幾顆，」楊非立道：「我怕今天晚上睡不着覺。」

「好。」

楊非立望了望腕錶，道：「肚子餓了吧？咱們去吃晚飯好不好？」

王小克向他點了點頭。

兩人取了房匙，來到樓下。櫃面的伙記問道：「兩位先生要不要遊大峽谷？我們這裏有直升機遊覽團，只收二十元美金，連午餐在內，如果——」

楊非立不待他說下去，便道：「我們過兩天才到大峽谷去。」

「那麼請通知我，我樂意爲你們効勞安排。」伙記連忙道。

「當然。」楊非立問道：「對了，你們這裏有沒有汽車租賃的？」

「有，有！」伙記答道：「從這裏向前走，經過兩個街口，有一間『尊尼汽車租賃公司』，什麼車子都有，你就說是『快樂汽車旅店』的馬天奴介紹的，他們就一定會打個折扣給你。」

「謝謝你。」

兩人向酒店門口走去的時候，王小克瞥眼看到有一個男子背向着門口，坐在台堦上，似乎在休憩的樣子。

王小克一看到那人的背影，立時伸手拉住楊非立，停止脚步。

楊非立顯然也看到那人的背影，心中一懍，踏出去的那一步，立時縮了回來。

坐在酒店門口的那人，正是「聯邦調查局」的高級探目賓士！

賓士怎會也來到了這裏？王小克腦際間念頭閃動：他會不會是追踪而來的？

經過一番思索，王小克立時否定了賓士是有所爲而來，因爲如果他懷疑目前的「羅富國」是楊非立的話，早就展開拘捕行動了，在他的權力範圍之內，何必還來「守株待兔」那一套？

他轉念一想，立時明白賓士出現在「拉莫尼鎮」的原因。

拉莫尼鎮是最接近「瘋人堡」的城鎮，賓士如果要回瘋人堡去報告，必須經過此鎮。

王小克跟着又想，既然賓士在這裏，狄克當然也會在附近。

——然而狄克呢？

楊非立拉着王小克轉身便走，櫃面的伙記詫異地問道：「兩位先生，你們——」

「我們想到洗手間去。」王小克陪笑道：「請問洗手間在那裏？」

伙記朝後面一指，道：「公衆洗手間在裏面。」

「謝謝！」

兩人來到洗手間前，王小克探頭一望，見酒店的後門敞開着，低聲問道：「咱們從這裏出去？」

楊非立心情緊張，連聲音也微顫着，道：「不……不知他是否也住在這間酒店，唉，眞倒霉，爲什麼偏偏要選這間酒店來住！」

「這叫做寃家路窄，沒話好說。」

「可是我已化妝成羅富國，他認不出我的，」楊非立道：「怕他什麼？」

「可是他認得我！」

楊非立這才想起王小克曾經在天台上和賓士打過一架，不由擔心地道：「對了，他認得你，這……這便如何是好？」

「我可以化妝。」王小克眼珠一轉，拉着楊非立向樓梯走去，道：「回房間去吧！」

半個小時後，王小克已化過妝，和楊非立下樓。

賓士仍然坐在門口，態度悠閒地吸着烟，眼光則望着街上來往的行人。

楊非立搭着王小克的肩膊，向門口走去。經過賓士的身旁時，楊非立故意放輕了脚步聲，希望不引起賓士的注意。

然而，賓士的耳朶十分靈敏，還是抬頭望了兩人一眼。

王小克和楊非立都是臨危不亂的人，詐作看不到賓士，從他身畔而過。

兩人筆直地向前走，經過街口轉角處時，這才鬆了一口氣。

「他根本沒留意到我們！」楊非立笑道：「以爲我們只不過是兩個日本遊客而已。」

王小克緘默着，因爲他經過賓士身畔時，看到他手中拿着一條皮帶。

那皮帶大約有三呎來長，尾端有個圈子，圈上釘着許多圖案花紋——那是一條狗帶！

換句話說，賓士帶着一隻狗！

他坐在門口，也許在等他的狗。那是一隻什麼種類的狗？如果是警犬的話，那麼，楊非立的安全就不樂觀了！

「我們吃過飯後，要去買點應用的東西，」楊非立道：「同時租一輛吉普車。」

王小克點着頭，心中却仍記掛着賓士的存在。

吃晚飯的時候，楊非立見王小克似乎心事重重，詫異地問道：「小兄弟，你又在想些什麼？」

「沒什麼。」王小克向他澀然一笑，道：「也許只是我多慮而已。」

「多慮？」楊非立愕了一愕。

王小克正要說話，餐廳的門被人推開，一個男子踏了進來。

王小克一眼瞥見那男子，心中不由打了一個突，那是徐光！

徐光怎麼也會來到這「拉莫尼鎮」？

剎那之間，王小克百思不得其解，他立即把頭低了下來，不敢去望。

徐光雙眉緊皺，一副如喪考妣的樣子，在門口一個卡位坐了下來。

「楊先生，」王小克壓低着聲音道：「你的不共戴天仇人來啦！」

「哦？」楊非立聞言便欲回頭去看，却被王小克低呼一聲，道：「別轉過頭去！」

「誰？」楊非立疑惑地問。

「那個姓徐的。」

「怎麼會？」楊非立不置信地，道：「他不可能知道我們來這裏的。」

王小克略一沉吟，答道：「也許他問過那個載我們到長途巴士站的的士司機，沿途追踪下來也說不定。」

楊非立大感驚懼，問道：「現在我們怎麼辦？」

王小克望了坐在遠處的徐光一眼，道：「現在只好見一步行一步了。」

「咱們……咱們還是先離開這裏爲妙！」楊非立道。

「他守在門口，走不了的。」

「這裏一定有後門，」楊非立道：「咱們從後門走吧。」

王小克猶豫了一下，正欲起身離去時，徐光忽然向這邊走過來。

楊非立也看到了徐光的來勢，正不知如何是好，王小克推了他一把，低聲道：「你先從後門走，讓我來對付他！」

說罷，王小克含笑向徐光走過去，道：「徐先生，怎麼這樣巧，又碰到你了？」

徐光一言不發，雙眼凝視着前面，便欲從王小克身畔走過去。

王小克攔在他的身前，徐光大力一推，喝道：「讓開！」

「你……你幹什麼推人？」王小克抓住他的手臂，乘機朝後一望，只見楊非立已閃身離開，隱沒在門後。

徐光忽然好像發了瘋似的，一拳朝王小克面門擊去，口中喃喃連聲，急切欲追上前去。

王小克仰後一閃避過了，用英文叫了起來：「賊！賊！他扒我的荷包！」

餐廳中人立時朝他們望過來。王小克雙手緊緊抓住徐光的手臂，不讓他走。

「快放開！我幾時扒過你的荷包！」徐光又急又氣，奮力掙扎着。

「還說沒有扒我的荷包！」王小克死命抓住他，叫道：「你不把我荷包還來，我絕不放你！」

這時，伙記踏上前來，道：「先生，發生了什麼事？」

「他扒我的荷包！」王小克向徐光一指。

「胡說！」

「不信你們搜搜他！」王小克仍然抓着徐光的手臂，道：「他扒了我的荷包！」

「先生，你——」

「混帳！」徐光不待那伙記說下去，便暴喝一聲，道：「我幾時扒過他的荷包了！」

「你們搜搜他看！」

「先生，」伙記但求息事寧人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禮貌地道：「除了警探之外，我們是沒有權力搜查任何人的口袋的。」

「那麼帶他回警察局去！」王小克道。

「對！對！叫警察搜一搜！」餐廳的食客中有人出聲附和。

徐光又氣又急，暗想若是這樣糾纏下去，必然失去「羅富國」的踪跡，匆忙之間，伸手入袋裏一掏，說道：「你們看，我幾時扒過他的荷包——」

話聲戛然而止，因爲他自袋中掏出一個灰色小銀包——顯然地，那並不是屬於他自己的東西！

剎那之間，徐光瞪目結舌，說不出話來，王小克大叫一聲，道：「這個銀包就是我的了，是他剛才扒去的！」

伙記一見徐光的臉色，已相信了七成，但他爲了小心起見，向王小克問道：「先生，你怎樣證明這銀包是你的？」

「裏面有三千元美金旅行支票，另外還有一千多現欵，更有兩張照片，是我女朋友的，一個留長頭髮，一個留短頭髮，她們都是中國人！」

伙記轉頭向徐光望去，道：「先生，你可以把銀包打開，讓我們看看作個公證嗎？」

「這——」徐光無可奈何，只得把銀包打開，裏面果然有王小克上述的東西，那兩個女孩子的照片正是白小妹和小辣椒，一個長髮，一個短髮。

「先生，對不起，你眞的是扒了他的荷包。」伙記從徐光手中拿回王小克的荷包，遞了給他。

徐光站在當地呆呆出神，一時之間，猜不透怎麼那銀包會在自己口袋之中。他却不知王小克在和他接近時，已施展「妙手空空」，將銀包偷偷放入他袋子中了。

「好吧，上警局去吧。」伙記道。

「我……我是寃枉的，我沒有扒他的荷包！」徐光滿面狐疑，喃喃地道。

「人賍並獲，還要賴！」伙記冷冷地道：「我們拉莫尼鎮不歡迎閣下這種人物，還是到警局去吧！」

徐光又驚又怒，臉上一陣青一陣白的，王小克不欲他受窘過度，把銀包放入袋中，道：「算了吧，反正我又沒有損失，放了他吧。」

伙記望了王小克一眼，問道：「眞的放了他？」

「是的，我們中國有句老話，叫……叫『得饒人處且饒人』，放了他吧！」

伙記以敬佩的眼光望定王小克，道：「先生，你這種風度很令人佩服。」

王小克淡淡一笑，道：「也沒什麼。」說着，取了張十元面額的美鈔塞在伙記手中，又道：「這是我那張枱和這位先生的賬單，剩下來的免找了！」

說罷，王小克逕自向餐廳門口走去。

徐光略一沉吟，便自後追上，伙記急忙拉住他，道：「喂，你想幹什麼？」

「我——」徐光漲紅了臉，愁苦的表情更甚了。

王小克聽到聲音，回頭對伙記道：「對啦！你替我看住他一會，別讓他跟着我！」

說罷，王小克加快脚步踏出餐廳，背後聽到伙記訓斥徐光的聲音：「你這人好不識抬舉，那位先生非但不追究你，還替你埋了單，你却還要去追纏人家……」

話聲越來越低，王小克游目四顧，却看不到楊非立的人影。

他繞到餐廳後巷。巷中冷清清地，一個人影也沒有，那裏有楊非立其人？

王小克心頭一跳，暗想莫非他遭遇了意外？否則爲何不在門口等自己？

他轉念一想，也許楊非立怕被徐光纏了出來，因此先回酒店去了。

王小克回到那間汽車酒店時，門口已不見賓士的影子，這才暗吁了一口氣，他來到櫃枱，問道：「我的朋友回來了嗎？」

櫃枱那伙記認得王小克，轉頭一看，見鎖匙仍然在格子中，搖了搖頭，說道：「還沒有回來。」

王小克心下一懍，楊非立還未回來，他到那裏去了？

伙記把房間的鎖匙取了過來，然而，王小克却搖了搖頭，表示不要，轉身又踏出汽車酒店。

天色已經暗了，霓虹燈閃動不停，街上行人來來往往，却不見有楊非立的影子。

王小克向前走去，一雙精靈的眸子，四下裏搜索着楊非立的人影。

一連走了三條街，來到那餐廳附近，仍然看不到楊非立。

王小克腦際問念頭閃動，暗想楊非立要不是在門外等自己，便是先行回酒店，他絕不會在街上閒蕩的，因爲賓士也在此鎮。雖然他已化裝成「羅富國」，但焉知不會被精明的賓士認出來？

這天晚上，王小克始終找不到楊非立，只得回酒店休息，但無論如何睡不着覺，翌日一早，又到街上溜躂，希望可以找到楊非立，他剛踏出酒店門口，正想加快脚步越過馬路，到前面去看一看，忽見左邊不遠處圍着一大羣人，似乎在看着什麼熱鬧。

王小克好奇心起，加上他原本是少年心性，暗想過去瞧瞧熱鬧也好，於是轉向那人堆走去。

還未走到近處，便聽到有人大聲叫道：「飛碟照片，飛碟照片！」

王小克聞言心中一動，快步趨上前去，只見一個中年男子站在牆邊，手中拿着一大叠照片，正在向圍觀的路人叫賣。

那中年男子衣着襤褸，滿面風塵，身畔停着一輛電單車。電單車頭插着兩枝小旗，上面有許多英文，王小克那裏看得懂，不過他猜也猜得到那是宣傳那些「飛碟照片」的字句了。

「阿丹斯基先生親自拍攝的飛碟傳眞照片，百世難逢，每張五角，買呀買呀！」男子揚着手中的照片叫道。

人羣中，幾個孭着相機，看上來像遊客的男女，紛紛掏錢購買。王小克擠上前去，那男子把照片湊近了他，道：「飛碟照片，千眞萬確，買一張吧？五角！」

王小克看不清楚，正想伸手入袋拿錢買一張來看看，背後忽然有人大力一推，跟着，一個大漢排衆而出。

那賣照片的男子一見那大漢，臉色不由一變，急忙要把照片放進放在電單車坐墊的箱子中，那大漢的手已抓住了他。

王小克定眼一看，原來是個身穿制服的警察。

「把你的牌照給我看看！」警察沉聲道。

男子苦笑道：「我……我沒帶出來。」

「哼！你賣的是什麼東西？」警察取了一張照片，湊前一看，道：「這是什麼？」

「飛碟照片。」

「胡說八道！」那警察笑罵了一聲，道：「騙三歲小孩子的。」

男子澀然一笑，並不答話。

這時，看熱鬧的人越來越多，警察沉吟着，暗想不知是控告這男子無牌擺檔，還是放了他。

「警察先生，這位叔叔無非爲了三餐，」王小克忍不住插口道：「何必和他爲難呢？」

警察猶豫了一下，終於道：「好吧，我不告你，但你得立即收檔，別再在這裏亂叫亂嚷了。」

「是，是！」男子急忙答道。

警察離去後，男子收拾東西，便欲離去，那些看熱鬧的人也相繼離去了。

然而，王小克仍然站着。

男子偶爾一瞥眼，見王小克站着不動，向他一笑，道：「謝謝你！」

「不算一回事，」王小克咬了咬唇，道：「我想買一張飛碟照片。」

男子先是一呆，隨即笑了起來，道：「你剛才沒聽那個警察說過嗎？這是騙三歲小孩子的照片。」話是這樣說，他還是遞了一張照片給王小克，道：「免費的，送給你。」

王小克仔細一看，照片中果然是一隻飛碟也似的飛行物體。鏡頭雖然有點糢糊，但依然分辨得出。

「這……這分明是飛碟啊！」

「不錯，任何人看到它，都會認爲它是飛碟，」男子道：「連敎宗、荷蘭女王茱莉安娜也認爲是眞的。」

「哦？」

「小兄弟，我見你剛才替我解了圍，所以，還是把這個秘密告訴你吧！」男子道：「這個飛碟之謎，已經存在了二三十年！」

王小克不由吐了吐舌頭，道：「嘩，那麼厲害！」

「這張照片是加州軟性飲食小販阿丹斯基拍的，它使阿丹斯基成爲名人，因爲他聲稱見到飛碟在他的漢堡包檔子上飛馳而過，同時，那飛碟更停了下來，走出金星人和他握手。

「照片上那些窗洞、綫路和彈子控制的着陸器的細節，曾使科學家們大惑不解，據英國不明飛行物體協會主席羅傑斯說，那些照片中的物體其實是一個老式冷却瓶，不過阿丹斯基則發達了。

「他旅遊世界各地，演講如何目睹飛碟在阿里桑那沙漠上降落，和他跟金星來客握手的情況。

「他甚至獲得敎宗接見，據稱荷蘭女王茱莉安娜對他的故事也着迷了。

「阿丹斯基的證據成爲無數推測的對象，但從未能確切地推翻，雖則美國空軍部曾懷疑這照片是一具吸塵機的特寫。

「阿丹斯基的一本書『飛碟已降落』，單在英國就賣出了一萬本，而在十年前逝世之時，已成爲不明飛行體迷的潮流名人！」

「後來是誰發現是騙人的？」王小克問。

「就是英國不明飛行物體的主席羅傑斯先生，他花了十年的時間研究此事，最後在倫敦一間小咖啡店獲得了證據。因爲英國不明飛行物體協會的秘書羅倫斯，在那兒發現了一個古老的冷却瓶而得出結論，認爲所謂金星飛碟，其實是英格蘭北部一間裝瓶廠的產品。」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

那男子又道：「這騙局已被揭穿，倫敦合衆社甚至向全世界發出了電訊新聞，小兄弟，

你沒看到嗎？」

王小克臉上一紅，他是從來不看報紙的。

「這……這樣說來，應該有好多人得悉這照片是騙局了。」

「不錯。」

「那他們爲……爲什麼還要買這種照片？」王小克不解地問。

「美國人是好奇的，」男子道：「有時候，他們明知這是騙局，也要看看，哈哈，要騙美國人，實在太容易了。」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暗想難怪政府這樣重視那些看見「天外來人」的人，原因不外生怕國民深信不疑，引起恐慌。

就在這個時候，遠處傳來了一陣犬吠聲。王小克心中一動，轉頭去看，只見一個人影正向這邊奔來。

王小克定眼一看，那人正是化妝成「羅富國」的楊非立，而他的後面，賓士率着一隻狼狗，啣尾追着。

賣照片的男子只向後望了一眼，便將電單車的馬達劏着了，準備離去。

王小克見楊非立滿頭大汗，亡命價似地向自己這裏奔來，心念一動，向那男子道：「大叔，借你的電單車用用。」

說罷，逕自跳上了電單車，一扭把手，電單車怒吼着向楊非立飛馳而去。

「喂！喂！小兄弟，你——」那男子又驚又急，自後追來。

王小克暗想救楊非立出險要緊，那裏理會他的呼叫，加快車速，朝楊非立而去。

楊非立聽到震耳的電單車馬達聲，抬頭一看，見是王小克駕着電單車飛馳而來，不由大喜，叫道：「小兄弟，救救我！」

王小克將接近楊非立時，把車速減慢，等楊非立跳上車來，摟住自己的腰間時，這才加速油門，把車子掉頭向前飛馳而出。

電單車去勢便似脫弦之箭，兩旁景物如飛向後倒退，楊非立轉頭去看時，只見賓士已把大狼狗的繩放了，喝叫着大狼狗追來。

那大狼狗壯碩高大，便似小騾子一般，牠訓練有素，一離繮繩，吠叫着飛撲而來。

王小克從倒後鏡中看到大狼狗啣尾追來，倒也不敢怠慢，把車速提到最高。

「小心！」楊非立忽然尖聲大叫。

原來電單車來到十字路口，一輛大旅遊巴士正從橫街飛馳而出。

王小克只顧看着倒後鏡，想不到前面有車擋路，這時要剎掣已經來不及。他把牙一咬，向左一扭，電單車在那千鈞一髮之間，從旅遊車巴士車尾繞過去了。

忽聽背後一聲巨响，跟着是悽厲的狗吠，那大狼狗大概已成輪下之鬼了！

王小克放下心頭一塊大石，把車速減低，在大街小巷中穿揷着前進。

「小兄弟，咱們……咱們現在到那兒去？」楊非立問道。

王小克正欲回答，偶爾一瞥眼，只見倒後鏡中出現了一輛電單車，正風馳電掣地向這邊急馳而來。那隱隱的馬達聲，也令楊非立心下一懍，回頭去望。

「小兄弟，不好了，他……他追來啦！」楊非立微顫着聲音道。

王小克一咬牙關，又把電單車的速度提高，朝前急馳着。

不一會，已經來到「拉莫尼鎮」的西面出口，再過去就是沙漠了！

王小克自倒後鏡中看到後面那部電單車越來越近，暗叫了一聲苦，忖道：「好厲害！一下子便接近了這麼多！」

當下一扭油門，車子怒吼着向前飛馳。只見兩旁景物急速後退，車子便似欲從地飛起一般。

後面那電單車也開盡了高速，啣尾追來。楊非立大力摟住王小克的腰身，生怕被摔下車去。在這種高速之下，勢必跌得粉身碎骨。

未幾，電單車已經在沙漠上飛馳前進了，而後面那輛電單車，似乎並未落後，仍然緊緊地啣尾追着。

楊非立開口想說話，可是由於車子開得太快，一張口便被風沙襲入口中，滿口都是沙粒，把頭貼在王小克的背上，緊緊閉起了咀，可是，風沙却襲進他的鼻子，只得拉了衣領，企圖掩住鼻子。

王小克早已拉高了衣領，遮住口鼻。他放眼向前一望，只見到處都是一望無際的黃沙，電單車離「拉莫尼鎮」已經有百餘哩了！

楊非立睜眼一望，見車子的去勢似乎朝「瘋人堡」而去，也不出聲了。

大約過了半個小時，附近的景象越來越荒蕪，初時還可以看到有一兩棵仙人掌，但逐漸地，四週全是光禿禿的黃沙丘了。

那電單車馬力甚大，雖在沙漠上急馳，去勢絲毫未緩，後面的車子，竟也貼着追上來。

王小克從倒後鏡一望，見敵人又追近了數百碼，隱約可以看到車上駕者的面目了。那人口鼻都用一個口罩罩着，竟是有備而來，不由暗叫了一聲苦。

就在這個時候，電單車的廢氣管突然發出一個怪聲，跟着，車子的去勢忽然慢了。

王小克心下一懍，連忙向油錶望去，不由暗叫一聲糟糕。

原來油錶的指針，竟然在「O」字上面——燃油用罄了！

電單車「察察察」地向前馳着，王小克心知那只不過是衝力未盡而已，立即便要停了。

後面那輛車子已追近了來，楊非立放開王小克，便欲下車向賓士搏鬥。

車子終於停定了！

王小克拉下了衣領，向後望去。只見那人把車子駛到旁邊，也停了下來。

那人拉下口罩，王小克和楊非立均是一呆：那人並不是賓士，而是一個鬍鬚滿面的洋漢子。

洋漢子向王小克大姆指一翹，臉上帶着欽服的神情，道：「了不起！」

王小克愕了一愕，心想：他奶奶的，這是什麼玩意兒？

「油用光了？」洋漢子問。

王小克猜不到對方的來意和身份，但還是向他點了點頭。

洋漢子把車子泊好，走了過來，一面脫着黑皮手套。王小克凝眼望定他戒備着，手中已經扣住了兩顆玻璃彈，暗想只要對方發難，這兩顆玻璃彈便疾射而出，首先廢了他的招子再說。

然而，那洋漢笑哼哼地走了過來，似乎一點惡意也沒有，他俯首在油錶上一望，搖頭嘆息道：「眞可惜，果然是用光了！」

「你——你是誰？」楊非立終於忍不住問道。

「我叫伊雲，」洋漢子伸出手來，道：「這位小兄弟的駕駛技術眞是高明！」

王小克見他沒有惡意，伸手和他相握，笑道：「你也不錯啊！」

「可是我追不到你！」伊雲語氣遺憾。

「如果再過半個小時，非被你追上不可，」王小克苦笑着道。

「眞的？」伊雲仰首哈哈大笑，道：「好！好！好坦白的中國小兄弟！」

王小克見他笑聲爽朗，也陪他笑了幾聲，

道：「伊雲先生，不知你爲何要追我們？」

「追你們？」伊雲愕了一然，道：「咱們不是在賽車嗎？」

這倒輪到王小克大惑不解了，他搔了搔頭，道：「我……我幾時答應和你賽車的？」

「咦？這還用得着先說明的嗎？」伊雲詫異地望着王小克，道：「我見你技術這樣好，車子又開得快，忍不住便自後追來，想和你比一比，我們這裏經常都是這樣的。」

王小克又是好氣，又是好笑，想不到因此而被引到沙漠中來。

「小兄弟，你的車子馬力不够我大，所以給我越追越近，」伊雲又道：「如果咱們的車子馬力一樣，我說不定給你拋遠了。」

王小克見他說得坦白，對他的好感又多了幾分，道：「你也很不錯了！」

「可惜你的油已經用光，否則，咱們可以再賽上一場。」伊雲惋惜地道。

楊非立站在一旁沒有說話，這時忽然向遠處一指，道：「咦？你們看，那是什麼？」

王小克和伊雲轉頭望去，只見數里之外沙塵飛揚，顯然有車子急馳而來。

王小克和楊非立對望了一眼，臉上微微變色，心下想的都是同一個問題：「莫非賓士率衆追來了？」

「那是吉普車！」伊雲道。

「你怎知道？」王小克問。

「我在此地出世長大，經常駕車來沙漠兜風，因此分辨得出，」伊雲正色道：「若是電單車，不可能揚起那樣多的塵土。」

王小克聞言心下暗暗好笑，什麼地方不好兜風，偏偏要來這沙漠之中吃黃沙，不過，洋人多半都有怪癖，這也不足爲怪。

這時，那陣沙塵越來越近，果然是一輛吉普車。

「小兄弟，我看一定是賓士那黑鬼追來了，怎麼辦？」楊非立擔心地問。

王小克眼珠一轉，望定了伊雲的電單車，道：「伊雲先生，可否借你的電單車一用？」

「好啊！我這輛『飛天神魔』經過悉心改裝，越跑越快，耗油又少，你試試看。」伊雲大喜道。

王小克知他誤會自己想試試他的寶貝電單車，於是又道：「伊雲先生，我是想借你的車子逃命！」

「哦？」伊雲愕了一然。

王小克向遠處一指，道：「那吉普車是來追殺我們的，車中的黑鬼又狠又兇，如果我們不逃命的話，這——」

伊雲不待王小克說下去，便道：「行，行，既然有人追殺你們，那更是非借不可了！」

「可是你——」

伊雲明白王小克的意思，立即笑道：「放心好了，小兄弟，我這輛『飛天神魔』經過特別改裝，負荷極大，三個人坐上去絕不成問題，何況你個子又小，來吧。」說着，逕自跨上了電單車，劏着馬達。

王小克和楊非立對望了一眼，坐上車去。

「你們坐牢了，」伊雲笑道：「現在就試試我『飛天神魔』的威力，看看他們是否可以追得上。」

他最後那句話還未說完，電單車便發出一聲怒吼，向前飛馳而出。

「你們最好把口鼻都包好了，」伊雲轉頭道：「等一下可能會刮大風。」

王小克和楊非立忙取了手帕，把口鼻包住了，這時電單車的去勢越來越快，但後面那吉普車的來勢可也不慢。

「哈哈！咱們跟他捉捉迷藏？」伊雲大笑聲中，車頭一轉，向左駛去。

王小克見這伊雲長得牛高馬大滿面鬍鬚，但天眞爛漫，毫無機心，暗想可能是個「嬉皮士」。他自己也童心未泯，聽到「捉迷藏」這三字，心下一喜，便不把「逃命」這回事掛在心上了。

伊雲駕駛電單車的技術高超，怎同王小克剛才爲了逃命而開快車？只覺耳旁風聲呼呼，電單車飛馳着越過一個山丘又是一個山丘。

後面那吉普車啣尾追着，絲毫沒有落後。

本來電單車的速度應該較吉普車爲快，但普通的電單車只載兩人，伊雲的「飛天神魔」雖然經過改裝，畢竟坐着三人，而僅是伊雲的體重，便有兩百餘磅，因此，速度竟是和後面那吉普車差不了多少。

車子向前飛馳着，四週全是一望無際的沙漠，王小克忽然感到擔心，倘若伊雲的汽油也用罄了的話，豈非要被困沙漠？

然而，車子正以百餘咪的速度飛馳，揚起來的沙土刮面刺痛，怎開得口說話。即使說了，電單車的响聲太大，伊雲又怎聽得到？

他索性閉起了眼睛，暗想見一步走一步吧，楊非立一心只想擺脫賓士的追踪，更加不會出聲。

不一會，王小克忽覺風聲颼颼，刮面的沙粒越來越多，連褲管也擋不住風沙，刮在大腿之上，竟是隱隱作痛。他睜開眼睛一望，不由嚇得呆了！

只見漫天滿地，都是黃澄澄的沙塵——果然刮起大風來了！

風勢越來越大，被帶起來的沙塵也越來越多，即使睜開眼睛，也有所不能了。

原來阿里桑那這一帶的沙漠經常刮風，那强勁的風力，常在一兩個鐘頭之內，將一個大沙丘平整「搬走」，在另一地方形成一個沙丘，而人如果伏在地上，剛巧被風沙掩蓋，不到片刻，便會被「生葬」了。

伊雲性酷冒險刺激，經常到沙漠中駕車飛馳，偶然也會碰上刮大風，可是却也從未見過這種陣勢，心中不由怯了！

這時，一陣大風襲來，伊雲把不住風勢，電單車竟然翻了，三人被摔下地來。

王小克口一張，立時滿咀都是泥沙，急忙吐了出來，可是那沙粒却乘隙而入，只得緊閉住咀，把口中的沙含住。

伊雲和楊非立掙扎着從沙漠堆中站了起身，但風勢太勁，不一會又被吹倒了。

王小克把眼睛睜開一道小縫，黃沙瀰漫之下，那裏看得清楚四週的景象。

他腦中念頭電轉：「他媽的，莫非我小鬼子今日便要命喪這黃沙之中？」

求生乃是人的本能，王小克最初看到風沙滿天時，心中的確怯了，然而此時是生死關頭，强行站起身來，向前一步一步地走去。

然而，這突如其來的風實在太强太勁，王小克不久又被吹倒了。

他連滾帶爬，向前摸索着，腦中來來去去只是一句話：「我不要死，我不要死！」

睜開眼一看，四下裏茫茫地一片，風吹得更急了，連耳朵也被沙攢了進去。

忽然，王小克發現不遠處有個大沙丘，腦中念頭一閃。他依稀記得不知是誰說過，在沙漠中遇到颶風，最好的躲避地方便是沙丘之下——當然，要躲在風勢相反的方向。

他迎着風，一步一步地向前爬着。

那大沙丘離自己只不過十餘碼遠，但王小克却好像爬了整整廿四小時，這才來到。

他拉高了衣服，懞住了頭，瑟縮在沙丘之下。由於沙丘的庇護，果然舒服了許多，也不虞被風吹走了。他心中不斷喃喃唸着「阿彌陀佛」，上帝耶穌觀世音菩薩保佑，他媽的風快

點過去！

那陣大風持續了大約一個小時，這才轉弱，不久便消失了。

王小克這才緩緩地把衣服拿開，吁了口氣，把口中的沙吐了出來，忖道：「幸好我作過祈禱，上帝帮了個大忙，否則再刮下去，非葬身沙堆不可！」

他站了起身，不由嚇了一跳，只見大沙丘已被風刮去了大半，只剩下遮住自己的一小半，暗叫一聲好險，心想：只要再刮三五分鐘，我小鬼子非變眞鬼子不可！

原來沙漠地帶的颱風來得快，去得也快，能够持續一個小時的已是少見，倒不是王小克祈禱見效。

王小克慢慢地站了起身，只見身上全蒙上了泥沙，他也顧不了把沙揮去，游目四顧，搜索楊非立和伊雲的踪跡。

然而，茫茫黃沙之中，那裏有楊，伊兩人的影子？

「喂！你們在那裏？」王小克叫了起來。

「小兄弟，我在這裏。」楊非立的聲音自沙丘另一邊傳了過來。

王小克大喜，急忙奔了過去，只見楊非立半個身子埋在黃沙之中，臉上頭上全是沙，正向自己招着手。

「小兄弟，快！快拉我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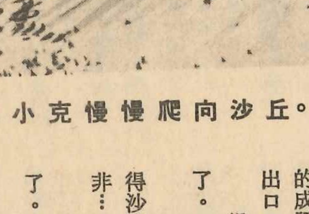
王小克奔上前去，撥開楊非立身旁的沙，然後抓着他雙手，把他拉了出來。

「伊雲先生呢？」楊非立問道。

「不知道，會不會被他媽的黃沙埋了。」

王小克放眼四週望去。

楊非立見四下裏並沒有伊雲的影子，嘆了一口氣，道：「也許……也許他眞的被沙埋葬了！」



王小克慢慢爬向沙丘。

「咱們找找看，」王小克說着便俯身去沙堆中搜索。

楊非立嘆了一口氣，道：「小兄弟，沒有用的，找不到啦。」

王小克坐在沙地上，望着連綿不絕的沙漠，呆呆出怔。

他想想經大風一襲，已經迷了方向，要從這沙漠中脫險，談何容易？

況且，自己身旁一滴水和一點粮食都沒有預備，能支持得多久？

忽然，他又站了起身，道：「不行，伊雲先生爲了我們才身涉險境，我們怎可不找？」說罷又俯身在沙堆中挖找。

「小兄弟，你如果想活多一兩天的話，最好坐着不動。」楊非立道。

「爲……爲什麼？」

「你這樣運動，身體容易出汗，渴了到那兒找水喝？」楊非立道。

王小克暗想他說得不錯，又坐下沙地。

半晌，他問道：「難道我們就這樣坐而待……待死嗎？」他本來想用一句「坐以待斃」的成語，但一時忘記了，以「死」代「斃」說出口。

楊非立嘆了一口氣，說道：「也未必死得了。」

「咱們朝那個方向走？要走多久才可以出得沙漠。」王小克道：「萬一走錯了方向，豈非……豈非……」

「小兄弟放心，只要一到晚上，便有辦法了。」楊非立道。

王小克先是一呆，隨即明白他的意思，一拍大腿，道：「不錯，晚上天上有星星，咱們可以憑星辰的位置辨明方向脫險。」

「不錯，」楊非立用讚許的眼光望住王小克，道：「當日我逃離『瘋人堡』，經過這個沙漠地帶，也是用這個方法的。」

王小克望了望腕錶，是下午三時多，又抬頭看看天色，道：「咱們還要等多久？」

「總之等星星月亮出來之後，」楊非立道：「現在最好躺着別動，那麼，身體的水份和體力都不會容易消耗。」

「辨明了方向，咱們就徒步走出沙漠？」

「不錯。」

「如果這裏離市區數百哩，咱們還不走到便渴死了呢？」

楊非立苦笑了一下，道：「只好祈禱了！」他說着極目遠眺，又道：「依我猜想，這裏離市區最多不過一百餘哩，走一天一夜，也可到了！」

「剛才伊雲先生亂撞亂衝，也不知跑了多少路，」王小克說道：「依我看，不止一百餘哩。」

「那麼，咱們只好祈禱走着走着，碰到有水源的地方了，」楊非立道：「只要有水渴，咱們是可以支持得下去的。」

一想到水，王小克不特又渴又餓，但在這沙漠之中，到那裏去找水來喝？

「楊先生。」王小克忽然間叫了楊非立一聲。

「什麼事？」

「如果我們找到伊雲的電單車，豈非很快就可到市區去？」

楊非立苦笑了一下，說道：「那輛電單車可能已經被埋在三四十呎的沙土之下了，怎樣找？」

王小克嘆了口氣，偶爾一瞥眼，只見遠處沙地上，有個黑影緩緩地搖動着，不由大喜，叫道：「有人。」

他定眼一看，原來是伊雲，正一拐一拐地，朝這裏走了過來。

「是伊雲先生?」楊非立聲音透着興奮。在這個絕境之下，多一個人自是多一份力量去應付。

王小克迎上前去，扶住了伊雲，問道：「你不礙事吧?伊雲先生?」

「我不礙事。」伊雲見了王小克和楊非立，精神也是一振。

王小克扶着他在地上坐了下來，伊雲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我被沙埋了，幸好只有一兩呎，所以爬得起來。」

王小克這才恍然，忖道：「難怪剛才看不到他，原來是被沙埋住了。」

「我那『飛天神魔』呢?」伊雲四週望了一眼。

「這會兒恐怕眞的飛上天去啦，」王小克苦笑一下，道：「反正咱們巳迷失了方向，有了它也沒用。」

「這……這怎麼辦?」

「不怕，一到夜晚，咱們看星辰的方位，便可以脫險了。」王小克道。

伊雲這才吁了一口氣，道：「你懂得觀看天象麼?」

「不，可是楊先生懂。」

伊雲向楊非立道：「楊先生，這下全靠你了。」

楊非立淡淡一笑，在兩人身畔坐了下來，三人見天色尙早，聊了起來。

不一會，王小克忽然問道：「伊雲先生，你是幹什麼的?」

伊雲沉吟了一下，澀笑着說道：「我是護士。」

「護士?」王小克瞪大了一雙眼睛，道：「護士也有男的嗎?」

「當然有?」

「這就奇了!」王小克忽然想起一事，笑了起來。

「你——你笑什麼?」

「女護士是要服侍病人便溺的，不知男護士要不要?」王小克問。

「那又怎樣?」伊雲仍然不解地問。

「如果病人是個如花似玉的小姐，她——她肯給你服侍這個……這個小便嗎?」

伊雲先是一呆，隨即笑了起來，道：「小兄弟說笑了，這種工作自有女護士代勞，況且，我這份差使和普通護士有不同。」

「怎樣不同?」

「我照顧的病人，都是一批瘋子。」

他此言一出，楊非立和王小克雙眉一軒，臉上微微變色。

「你是瘋人院的護士?」王小克問。

「唔，」伊雲點着頭，道：「我在『阿里桑那州市療養院』當護士，療養院是好聽名辭而巳，外面的人都管它叫『瘋人堡』?」

他此言一出，王小克和楊非立再無懷疑。想不到天下間有此巧事，伊雲竟然就是「瘋人堡」的護士!

「既然你是那『瘋人堡』的護士，又怎會來和我們賽車?」王小克問。

「哦，我放了一個星期的假，」伊雲道：「今天是最後一天——」說到這裏，忽然一拍大腿，道：「糟糕!我今天怎樣上班?」

「不上班又怎樣?」

「道格拉斯博士脾氣不好，說不定……說不定就會革了我的職。」說話時，伊雲憂形於色。

「伊雲先生，咱們是否可以脫險，還在未知之數，」王小克道：「還管他媽的什麼『格拉迷』脾氣好不好和會不會炒你魷魚!」

「不錯不錯，」伊雲掠了掠長及肩膊的頭髮，道：「怎麼天還不黑，好待楊先生觀看星辰帶我們脫險?」

「小兄弟，」楊非立忽然用中文對王小克說道：「他是『瘋人堡』的人，這……這怎麼辦?」

王小克望了伊雲一眼，用英文問：「伊雲先生，你會不會講中國話?」

「不會。」

「聽呢?」

「也不懂得聽。」

王小克點了點頭，這方才向楊非立道：「他不懂中文，那好得很。」

楊非立知道那是王小克爲小心起見，才查問伊雲是否懂得中文而巳，道：「小兄弟，我看不如擺脫他吧!」

「爲什麼?」王小克說道：「他又認不出你。」

「我是化了妝，他才認不出是我，」楊非立道：「等一下熱出汗來，臉上的化妝便逐漸褪了，終於會被他認出來的。」

王小克咬了咬唇，道：「楊先生，你認得他嗎?」

楊非立定眼望着伊雲，搖了搖頭，道：「瘋人堡的工作人員很多，我怎可能全認得?」

「瘋人堡有不少『瘋子』，他也不可能全認得。」王小克道。

「總而言之，我們和他在一起好像……好像不大好。」楊非立訥訥地道。

王小克眼珠一轉，心中巳經有了主意，道：「楊先生，咱們這次是去救你的女兒，是不是?」

楊非立點着頭。

「那就是了，」王小克道：「這位伊雲先生可以助我們一臂之力。」

「他——」楊非立不置信地望着王小克。

「楊先生，我自然有計較，你放心好了。」王小克向他作了個深意的笑容。

「喂，你們咕哩咕嚕地在說些什麼?」伊雲滿面疑惑之色。

「我跟楊先生說，你是個大大的好人，」王小克笑道：「和其他的洋人不同。」

伊雲臉上露出了笑容，王小克又道：「咱們三人處此境地，只有同舟共濟，同甘共苦，同生齊死，同心合力，然後才可脫險，你說是也不是?」

伊雲連連點着頭。

「我們中國人在這種情形之下，多數義結金蘭，以證同心——」

「什麼義結金蘭?」伊雲楞楞地問。

「即是結拜成爲兄弟，大家向菩薩……不，向這個上帝發誓，只求同月同日死，不求同月同日生，誓無反顧，勇往直前。」

王小克這一番話說得莫明奇妙，但伊雲暗想中國乃是禮義之邦，自然有這等事，不過「同月同日死」，這一點，他心底下却是不肯幹的了。

王小克見伊雲臉上露出不豫的神色，又道：「咱們三人如果同患難，共甘苦，互相幇助，那便有脫險的機會，對不對?」

「對。」

「那麼，我們何不義結金蘭，向上帝發誓患難與共，此志不渝?」

伊雲猶豫着不同答，王小克忽然附耳道：「楊先生懂得觀看星辰方位帶我們出險，咱們結拜成爲兄弟之後，他自然更非留心觀看星辰，帶我們出險不可了，你說對不對?這筆生意做得過之至!」

伊雲暗想不錯，終於向王小克點了點頭。

王小克大喜，撮土爲香，拉着伊雲和楊非立向天拜了起來。

楊非立知道王小克必有深意，因此並不反

對，只聽王小克喃喃說道：「上帝在上，我王小克和楊非立，伊雲兩位義結金蘭，從此刻起，大家發誓互相幇助，絕不背信負義，如果違誓，將來死後，被打入八十八層地獄，永不超生。」

他說完之後，叫楊非立和伊雲跟着說了一遍。

三人先後發誓之後，坐在地上，當下互問歲數，楊非立四十一居大，伊雲廿六歲次之，王小克自然是最小的一個了。

王小克見伊雲滿面鬍鬚，原來却只有二十六歲，心下暗暗奇怪，他却不知道歐美許多年輕人都流行蓄鬍，有的才二十歲出頭，巳經滿面都是鬍子了。

三人天南地北聊着，王小克有意無意地問起了「瘋人堡」中的情形，伊雲那裏料得到面前這兩位「兄弟」竟然存着打刦「瘋人堡」之心，滔滔不絕地將裏面的情形說了出來。

楊非立雖然被囚在「瘋人堡」中，但由於失却自由，對「瘋人堡」中各處的詳細情形都不大淸楚，經伊雲一說，這才徹底瞭解，對王小克的安排，不由暗暗佩服。

「伊雲二哥，倘若你帶我到『瘋人堡』去玩玩，那眞是太好了。」王小克道。

伊雲搖了搖頭，道：「這個萬萬不可。」

「爲——爲什麼?」王小克假裝不明。

「那處是一個禁地，外人是絕對不能進去的。」

「我和你是兄弟，也不算是什麼外人。」

伊雲先是呆了一呆，隨即道：「可是……可是你並不是職員。」

「哦?原來『瘋人堡』只有職員才准進去的。」王小克道。

「不錯。」

「那你介紹我進去做工好了，」王小克道：「反正我也想在此地找份工作。」

「這個——這個……」

「算了吧，我只不過是跟你說說笑而巳，」王小克道：「那『瘋人堡』既是這樣重要的地方，我一個普通中國小孩，那有資格去做職員。」

伊雲赧然一笑，緘默了。

楊非立坐在一旁沒有出聲，王小克向他說道：「楊大哥，等一下你辨明了往『瘋人堡』的方向，咱們到『瘋人堡』去!」

楊非立呆了一呆。由於王小克說的是中文，伊雲聽不懂，於是用中文問道：「到瘋人堡去?」

「不錯，」王小克點着頭，道：「咱們有他在一起，正是最好機會，怎可錯過了?」

楊非立道：「可是他不會帶我們進入『瘋人堡』的。」

「我知道，」王小克淡淡一笑，道：「從這裏到瘋人堡，大概要走一兩天，焉知在這一兩天之內，我想不出法子來?」

楊非立和王小克相處了這幾天，巳知他鬼計多端，機靈百變，既然他肯想辦法，想必一定有把握的，當下緩緩地點着頭。

楊非立自「瘋人堡」中逃了出來，心中一直盤算着怎樣相救自己的女兒，但一直想不到善策，因此才想到「小鬼子」王小克。

如今，見王小克似乎甚有把握，這才卸下心頭的一塊大石。

當天晚上，楊非立從星辰方位辨明了方向，朝「瘋人堡」的所在而去。

三人走出數哩，楊非立忽然問道：「如果要走三四天才到，咱們豈非先渴死了?」

王小克皺起了眉頭，道：「不錯，咱們要先找到水源，喝點水才行。」

話是這樣說，可是茫茫黃沙之中，到那兒去找水源解渴?

「咱們何不掘一掘，也許這附近有地下水?」伊雲異想天開地道。

楊非立苦笑了一下，說道：「那麼，你還掘不到有水出現，便巳經流汗過多，疲累而死了!」

伊雲同心一想，覺得也是道理，於是不說話了。

三人緩緩地向前走着，誰也沒有出聲。王小克和楊非立都打定了主意，晚上沒有太陽，天氣不熱，因此向前趕路，白天則躺在沙丘陰影之下睡覺休息，希望在一兩日之內，便可抵達那「瘋人堡」。

走了三個多鐘頭，忽見前面樹影婆娑，原來是個「綠洲」。

三人大喜，急忙加快脚步奔上前去，希望綠洲之中會有水源。

那綠洲方圓數哩，都是些熱帶植物，分頭找了一遍，却是一點水源都沒有。

三人失望地依在一棵樹幹上，坐了下來。

「這裏既然有樹木生長，怎會沒有水源?」王小克不解地道。

「那也不足爲怪，」楊非立道：「這些熱帶植物吸取地下水就可以生長了，薩哈拉沙漠中有不少植物，也都是這樣生長的。」

王小克嘆了一口氣，口覺唇乾舌燥，渴得十分難受，不由想起那冰凍的啤酒和汽水來。

楊非立和伊雲自然也是一樣，但附近既無水源，却又有什麼法子?

忽然，王小克只覺頂際生風，有樣物事自上面掉了下來。

他大吃一驚，急忙向前一撲。

只聽「噹」地一聲，有個硬殼果實自樹上掉下地來，若非他及時避開，這時頭頂巳被砸個正着。

那果實只有拳頭一般大小，向前滾了下去。王小克抬頭一望，忽見樹椏上有影子一閃，原來是隻猴子。

「猴子，猴子!」伊雲叫了起來。

那猴子聽到人聲，嚇得在樹上跳來跳去。

王小克趨上前，拾起地上那顆果實，用牙一咬，却是堅硬異常，咬不動分毫。

他拿了塊石頭，用力砸着，終於把果實砸碎了，然而裏面却是一些敗絮，沒有水份，更休說有果汁了。

「這是什麼果實?」王小克問。

楊非立和伊雲都不知道，向他搖了搖頭。

王小克罵了一聲，把它遠遠地拋了出去。

這時，樹上那猴子「吱吱」地叫了起來，不斷拿那種堅硬的果實，向三人擲來。

三人左右閃避，但伊雲還是被果實擲中了額頭，登時紅腫。

「他媽的，我宰了你!」伊雲咬牙切齒，向樹上攀爬上去。

他身手十分靈活，不一會巳爬到樹頂，伸手去抓那猴子。

王小克忽然心念一動，叫道：「伊雲二哥，抓住牠，別讓牠逃了!」

那猴子退縮在一旁，兀自伸手摘下果實，向伊雲拋來。

伊雲接連又中了幾個果實，又疼又氣，咬着牙向前一縱，抓住了猴子的足踝，把牠拉了過來。

猴子「吱吱」地亂叫，伸手往伊雲臉上抓去!

伊雲早巳料到牠有此一着，頭一側避過了，跟着左手一探，抓住了猴子的雙手，慢慢爬下樹來。

王小克急忙趨上前去接那猴子，伊雲叫道：「小心，他會抓人!」

王小克撕下恤衫，把猴子的手脚綁住了，放在地上。猴子瞪大了雙眼，張着咀「吱吱」亂叫。

「他媽的，抓得我好痛，宰了你！」伊雲舉脚便欲往猴子踢去。

「且慢！」王小克叫道。

伊雲轉頭呆呆地瞧着王小克。

「伊雲二哥，牠可能是我們的救命恩人，」王小克道：「且勿傷牠。」

「哦？」

伊雲和楊非立都是大惑不解，詫異地望定了王小克。

王小克淡淡一笑，道：「猴子和人大概差不多，都要喝水，而這綠洲並無水源，可見附近一定有，否則，牠怎可能還活着？」

楊非立和伊雲對望了一眼，不約而同「啊」地歡呼了起來。

「不錯，這附近一定有水源！」伊雲道。

「但那水源到底是在東南，抑或在西北，咱們却不知道——」王小克頓了一頓，向地下的猴子一指，道：「我想，牠應該知道的。」

「對！對！小兄弟，還是你聰明，你叫牠帶我們去找水源！」伊雲道。

王小克苦笑一下，道：「對不起，伊雲二哥，還是你叫牠帶我們去爲妙！」

「爲什麼？」

「我是人，我不懂得說猴子話。」王小克笑道。

伊雲這才拍拍自己的額角，道：「我眞笨！怎麼想不到這點，對啊！猴子又聽不懂人話，怎生叫牠帶我們去找那水源呢？」說話時，已是滿頭大汗。

「那倒有辦法！」王小克微笑道。

「什麼辦法？」伊雲聞言大喜，道：「快說來聽聽。」

「咱們也不用趕路了，就把牠留在這裏，等牠渴了，然後把牠放走，那時候，牠自然便會跑去找水喝，而我們也就可以分點水來喝喝了！」

「對極了！」伊雲高興得直跳起來。忽然雙眉一皺，道：「不行，不行！」

「爲什麼不成？」王小克問。

「牠跑得比我們快！」伊雲指着猴子，道：「這一放了牠，我們怎追得及？」

王小克又是一笑，道：「這倒容易，咱們放走牠之前，先弄跛了牠一腿，這樣子，牠跑起來便慢了。」

「說得是，說得是！」伊雲連連點頭，望着王小克的眼光，充滿了佩服之色。

楊非立也覺王小克此計大好。衆人既然想靠那猴子去找水源救急，倒是不必急於趕路，躺下來瞌睡過去了。

三人睡到天色大亮才醒了過來，王小克睜開眼睛一望，見那猴子仍然被綁，躺在地下，瞪着兩隻滴溜溜的眼睛，也望着自己。

「猴兄猴兄，你渴了沒有？」王小克低聲問道，却覺聲音沙啞，原來已經一天一夜沒有滴水入口，連喉嚨都乾了。

那猴子雙眸轉個不停，那裏懂得回答。未幾，楊非立和伊雲也已醒轉過來。伊雲問道：「小兄弟，這就放了牠，帶我們去找水源吧！」

王小克搖了搖頭，道：「不行，看來牠還不渴！」

「可是……可是我已快渴死了！他媽的，這時最好有冰凍凍的啤酒，我一口氣喝它十大瓶！」

「小不忍則亂大謀，」楊非立挿口道：「咱們還要忍耐一下。」

伊雲見王、楊二人都是這樣說，只得閉口不言了。

這天，三人在綠洲之中四處尋找，希望可以找到一些可以裹腹的東西，然而，那些熱帶植物乾燥異常，更有不少渾身長滿了刺，怎能入口。

得到中午，伊雲實在難熬饑火了，站了起身，向那猴子走去。

王小克見他神態有異，問道：「伊雲二哥，你……你想幹什麼？」

「我想宰了牠塡肚子！」

「不行！」王小克急忙趨上前去，一把拉住了伊雲，說道：「這樣子，咱們便只有死路一條！」

「可是我太……太餓了！」

「誰不餓？」王小克道：「我比你還餓，可是這猴子吃不得！」

伊雲呆呆地望着那隻猴子，呼吸急促了起來。

王小克心下暗暗吃驚，道：「伊雲二哥，你忘記了嗎？咱們要靠牠去找水源喝哩！」

「這樣耗下去，水還沒找到，咱們早就餓死渴死了！」伊雲忽然大聲咆哮了起來。

「伊雲二哥！」王小克搭住他的手臂，柔聲道：「你再忍耐一下，等牠替我們找到水源後，這才把它宰了，咱們來吃紅燒猴子肉！」說到最後這句話時，不由吞了一口口水。

伊雲望了王小克一眼，終於轉身退開。

楊非立望了望天空，道：「小兄弟，我看是時候了，把牠放走吧！」

「萬一牠不溜，逃到其他地方呢？」

「這只好賭上一賭了。」

王小克暗暗點着頭。其實他也又渴又餓，只不過爲了長遠計，才忍耐着不放那猴子而已。忖道：「好，就賭它一賭，猴兄猴兄，請你立即帶我們到有水的地方，感激不盡。」

他取出玻璃彈子，瞄準了猴子的足踝，用力一彈。猴子吃痛，「吱吱吱」地叫了起來，在地上翻滾着。

王小克拾回玻璃彈，俯身便欲去替牠鬆綁。不料猴子張口一噬！王小克猝不及防，不由嚇了一跳，連忙縮手。

「楊大哥，牠大概把我當成了仇人，還是你替他鬆綁吧。」王小克道。

楊非立依言上前替那猴子鬆綁。

猴子倒是乖乖地沒有襲擊楊非立。恢復自由後，一拐一拐地，向外逃了去。

「咱們跟着牠！」王小克低聲道。

那猴子一步一回顧，見三人自後跟着，急忙加快了脚步，可是牠足踝被王小克的玻璃彈所創，那裏走得快？

一猴三人在烈日當空下向前走着。一個多小時後，三人已經揮汗如雨，越來越渴了。

這時，猴子越過了一個沙丘，衆人放眼一望，不由歡呼了起來。

原來不遠處有座蒼翠的樹林，若非越過沙丘，怎可能看得到？那樹林面積甚大，想來林中必定有水源。

只見猴子加快了脚步向樹林奔去，三人急忙自後跟上。

不一會，已經來到樹林之中，只聽水聲淙淙，原來有個瀑布。

王小克領先朝水聲來源奔去，伏下地來，一大口一大口地喝着清凉可口的水。

伊雲歡呼了一聲，整個人跳下了水中。楊非立也學王小克一樣，伏在地上，向潭中浸下頭去。

喝飽了水，肚中飢火竟似沒有剛才厲害，伊雲跳上岸來，道：「咱們快去抓住那猴子，殺了牠烤來吃！」

王小克一抬頭，只見附近樹上全是猴子，

正瞪着眼望着自己。

「伊雲二哥，我看不用抓牠了，」王小克道：「牠救了我們一命，怎可恩將仇報？」

「可是……可是我們就這樣被餓死嗎？」伊雲道：「從這裏到市區去不知還有多遠！」

「你看那是什麼？」王小克向前一指。

伊雲定眼一看，叫道：「椰子！香蕉！」

「不錯，咱們吃椰子肉和香蕉都是一樣，」王小克笑了笑道：「而且還容易消化哩！」

三人趨上前去，摘下一串香蕉，大吃了起來。吃飽之後，王小克又叫伊雲上樹摘下十餘個大椰子來，用小刀割開，將椰水喝了，然後盛了清水。

三人忙了個多鐘頭，已經盛了十餘個椰子殼的水和摘了四串香蕉。那椰子用樹籐穿好了繫在身上，每人帶着五個，伊雲身材高大，身上多揹上三串香蕉，這才離開樹林。

楊非立早已暗中記住了朝「瘋人堡」的方向，領前走去。

傍晚時分，三人來到一座大山之前，伊雲打量了一眼，輕輕地「咦」一聲，道：「這……這座山的形狀好熟！」

楊非立淡淡一笑，想道：「山那邊便是『瘋人堡』所在，你當然熟了。」却不說出來。

王小克用中文問道：「楊大哥到了麼？」

楊非立緩緩地點着頭道：「不過，從這裏越山到『瘋人堡』去還要一天一夜的時間。」

「哦？」王小克呆了一呆。

「這裏望過去似乎近在咫尺，但當眞走起上來，却不近哩！」

王小克點着頭，心想反正身邊有足够的粮食和水，即使再走多一天一夜，也不怕了。

伊雲滿是疑惑之色，不斷用手搔着鬍鬚，就是想不到那座山爲何如此熟悉。

王小克也猜到其中道理，只是淡淡一笑，並不向伊雲說明。

話休煩絮，三人走走停停，這一日已越過山嶺，向下望去時，伊雲低呼了一聲，道：「這……這是『療養院』的所在啊！」

「什麼療養院？」王小克佯裝不解。

「就是『阿里桑那州市療養院』，我辦公的地方。」

「那好極了！」王小克道：「你請我們進去休息休息，飽吃一頓，豈不是好？」

伊雲臉上露出了爲難的神色，道：「這個……這個恐怕——」

「啊！我知道了，療養院是不准外人進去的，對不對？」

「對！對！」

「那你自己進不進去？」

「我早就該去報到了，」伊雲搔了搔鬍鬚，道：「現在已經遲了三天，道格拉斯博士一定生氣了！」

「伊雲二哥，那你就更加非帶我們進去不可！」

「爲什麼？」

「我可以向那個『道格拉尿』博士解釋我們這幾天的遭遇，他就不會怪你了！」

伊雲最怕的正是這個頂頭上司「道格拉斯博士」，聽見王小克眞肯爲自己解釋作證，不由大喜，他側頭望了楊非立一眼，道：「不過，這位楊兄弟——」

「咱們結拜時已經聲明有福同享，有禍同當，」王小克道：「現在伊雲二哥既然碰到了難題，楊大哥自然要當上一份的！」

伊雲灑然一笑，不置可否。楊非立搖了搖頭，道：「我不進去了，在外面等你們！」

伊雲聞言大喜，他心想帶王小克一人進「瘋人堡」也許不成問題，如果再帶楊非立進去的話，那就困難得多了。

「好，楊兄弟在外面等，」伊雲連忙道：「我帶小兄弟去跟道格拉斯博士作證解釋一番後，立即安排車輛送你們回拉莫尼鎮去。」

「這個——」王小克猶豫着。

「小兄弟，」楊非立用中文道：「這樣做可以裏應外合，正合我們的計劃。」

「不錯，」王小克轉頭向伊雲道：「咱們這就下去吧，希望那個道格拉尿博士不會炒你魷魚！」

一聽到炒魷魚這個字眼，伊雲面色一變，急忙向山下走去。王小克見他如此緊張。最初是呆了一呆，但轉念一想，立即明白了，心想那「療養院」既是秘密囚禁親眼見過「天外來人」的目擊者之地，裏面的工作人員，待遇必定較外面高幾倍不止，伊雲爲了珍惜這份工作，因此才怕被炒魷魚。

不久，兩人已經來到「療養院」前。

王小克放眼望去，只見那「瘋人堡」築在一塊大山岩之上，外面用一道圍牆圍着。

那道圍牆少說一點也有四五丈高，上面還安上了鐵絲網，根本看不到裏面的情形。只隱約看到幾個瞭望塔頂突出了圍牆。

兩人才走近，立即有兩個穿着制服的男子迎上前來。伊雲和那兩個男子打着招呼，道：「嗨，洛遜，愛廸，你們好！」

那兩個守衞一高一矮，高的叫洛遜，矮的叫愛廸，認得是伊雲，也和他打着招呼。

「你奶奶的！」愛廸笑道：「這一趟假期你樂够了，博士昨日問過我，爲什麼你過了期還不銷假上班，是否被什麼妞兒纏住了！」

伊雲苦笑了一下，搭着王小克的肩膊，向前走去。

兩個人打量着王小克，愛廸問道：「他是誰？」

「他是我兄弟！」

愛廸和洛遜呆了一呆，隨即「哈哈」大笑了起來，道：「你在攪什麼鬼？他怎會是你兄弟？莫非你有個中國老頭麼？」

伊雲臉上現出了尷尬的神情，解釋道：「不，不，我……我們是結拜的。」

「哦？」愛廸一雙細眼上下望着王小克，道：「喂，小兄弟，你叫什麼名？」

「我叫小克，」王小克笑道：「大兄弟，你叫愛廸，對不對？」

「咦？你怎知我的名字？」愛廸一愕。

王小克暗暗好笑，心想剛才伊雲招呼過他被自己聽了，而他却未曾留意，「瘋人堡」怎會派這種渾人來做守衞？

「伊雲大哥常在我面前提你，說你是個大大的男子漢。」

「哦？」愛廸臉上現出了喜色。

王小克見他身材奇矮，在洋人中也算少見的了，因此故意讚他一句「大大的男子漢」，心知這馬屁已被對方受落。

「伊雲大哥說，你風流瀟洒，對女人大有辦法，不論什麼尤物，被你大兄弟一用手段，立時便要投降，」王小克口齒伶俐地：「伊雲大哥還說，我將來長大了，要好好跟你學習學習，研究研究！」

愛廸每聽王小克說一句，臉上的笑容便多了一分，直到最後，竟是忍不住笑了起來，連連拍着王小克的肩膊，以示親近。

伊雲見王小克向愛廸胡說八道，却也引得他暢懷大笑，他不明王小克有何用意，只是微笑不言。原來那愛廸由於身材太矮，今年卅二歲了，還沒有比較親密的女朋友，常以此自卑爲憾，這當兒聽到王小克高帽子一頂頂送過來，雖然明知小孩子胡說，心下却也樂了。

他抬頭問：「伊雲，你這個小兄弟倒是很會說話啊！」伊雲記掛着等一下怎樣向道格拉

斯博士解釋怠職原因，沒有心情和他說話，只是淡淡一笑。

「對了，你帶他來幹什麼？」愛廸問。

「我——」

「伊雲大哥說，他這次和我誤闖沙漠迷了路，過了幾天才來銷假上班，生怕道格拉斯博士不高興，他又不大會說話，所以要我來向他老人家解釋一番。」

愛廸緩緩地點着頭，向站在一旁的高個子洛遜道：「原來如此。」

「那麼我們可以進去了嗎？」王小克問。

「且慢！」洛遜雙手一攔，道：「我要打個電話問一問博士，瞧他怎麼說。」

王小克臉色微微一變，想不到自己攪妥了矮的，這高個子卻來從中作梗。

不過，他旋即又想，既然伊雲答應帶自己進「瘋人堡」，必定有把握，也不怕他高個子先向道格拉斯博士通報了。

洛遜走入圍牆邊一個木亭中打電話。不一會，探頭向伊雲招招手，道：「伊雲，博士要親自和你說話。」

伊雲急忙趨上前去，接過了電話筒。

王小克一顆心忽然跳了起來，如果道格拉斯博士不答應讓自己入內，自己當然有辦法潛進去，只是行動起來就不大方便了。

這時，愛廸又過來拉他說話，王小克那有心情和他閒聊，只是支吾以對。

不一會伊雲掛了電話，向王小克招招手道：「小兄弟，你過來，博士肯讓你入內了。」

王小克聞言大喜，趨上前去。

洛遜這才打開鐵柵，讓兩人入內。王小克一踏進「瘋人堡」，立時感到一陣陰陰森森。原來那「瘋人堡」果然是座堡壘也似的建築物，外壁牆灰都已剝落，望上去灰沉沉地。

伊雲搭着王小克的肩膊，沿着一條碎石小徑，向大門走去。

大門也有兩個身型魁梧的守衛，想是得到通知，略向兩人點了點頭，便即放行。

踏上一個三段台階，進入一條甬道，只見兩旁全是一道道的木門，木門前還加上鐵柵，王小克忍不住道：「裏面關的就是瘋子麼？」

伊雲緩緩地點着頭。

那古堡也不知是建於什麼世紀，總之樓面特高，向前走時，鞋聲竟然激出迴音，更增加一種神秘感。甬道兩旁都有壁燈，然而燈光暈暗，除了可供照明步行之外，甚至看不清楚迎面而來的人的樣子。

王小克左右搜索觀看着，心想伊雲對自己形容的「瘋人堡」果然不錯，就是這個樣子。不過，若不是身歷其境，怎感覺得到這種陰森神秘的景象？甬道盡頭是一道樓梯，伊雲向王小克說過，職員辦公室全在二樓，而院長室當然也是在二樓了。

「小兄弟，等一下見到道格拉斯博士，你可不要再亂說話，」伊雲一邊踏上梯級，一面低聲吩咐：「他可不像愛廸。」

王小克向他扮了個鬼臉，道：「放心好了，我曉得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的。」

伊雲領着王小克在一道房門前停下來，伸手敲了敲門，然後推門進去。

那是一間面積相當寬敞的辦公室，正因為太大了，處身其中，竟有一種空蕩蕩的感覺。

一個禿頭男子，正和一個滿頭白髮的老頭坐在一張大辦公枱上對奕。

兩人聚精滙神注視着面前的棋局，對於王小克和伊雲的出現，似乎一點都沒有留意到。

伊雲向王小克使了個眼色，示意不可出聲，躡着足向前走去。

王小克來到那老頭子背後，向棋局望去，原來他們下的是國際象棋。

根據王小克的推測，這白髮老頭定是道格拉斯博士無疑，他全心全意地注視着棋局。

那禿頭男子年紀大約四十五歲之下，生着一個鷹爪鼻，略一抬頭，向王小克望來。

王小克接觸到他炯炯的眼光，心中不由一震，心下暗暗納罕——這是什麼人？

道格拉斯博士思索了一下，拿起「皇后」，吃了禿頭男子的一隻「馬」。

禿頭男子大概早已料到他有此一着，立卽拿起一隻「卒」，道：「將軍！」

道格拉斯臉色一變，他的那隻「皇后」已被三隻「卒」包圍住，看來不論走那一步棋，都沒有辦法挽回敗局了。王小克對國際象棋一竅不通，只望見到道格拉斯博士滿面憂色，知道他這一局棋要輸，心下暗暗為他着急。

偶一瞥眼，見伊雲一雙眼光牢牢地望住屬於道格拉斯的一隻「堡壘」，心念一動，指着那隻「堡壘」，道：「走這一隻！」

室中本來寂靜無聲，道格拉斯博士正極力思索着應付之法，聽王小克出聲提醒，向棋局中望去，原來只要自己把那隻「堡壘」調到前面，立時便可把對方的「皇帝」吃了。

他「啊哈」一聲道：「亞當斯你輸了！」

禿頭男子名叫亞當斯，是「瘋人堡」的副隊長，一觀棋局，自己果然「將錯了軍」，苦笑一下，站起身來道：「不錯，是我輸了！」

王小克和伊雲對望了一眼，伊雲眼中竟含有讚許之意。亞當斯博士冷冷望了王小克一眼，轉身離去了，伊雲這才戰戰兢兢地喚了道格拉斯一聲：「博士。」

「唔，你終於回來了！」道格拉斯博士一面收拾着棋子，一面冷冷地道：「這幾天跑到那兒去了？」

「我……我在沙漠中迷了路。」

「哦？」道格拉斯博士愕了一然，道：「為什麼又跑到沙漠中去？」

「我——」伊雲吶吶地答不出話來，連連向王小克打着眼色，示意他代為解釋。

「博士，我可以說幾句話嗎？」王小克鼓起勇氣問道。

道格拉斯側頭望着王小克，眯起了眼睛，道：「你就是那個救伊雲出險的中國少年？」

王小克先是一呆，隨卽點着頭，暗想一定是伊雲在電話中向道格拉斯提過。

「剛才如果不是你提醒我，那局棋我非輸不可，」道格拉斯臉上罩着一層寒霜，正色道：「不過，觀棋不語眞君子，以後絕對不許再多言，知道嗎？」

王小克被他斥責了兩句，這才明白為何伊雲竟然沒有出聲提示了。他淡淡一笑，道：「其實我對國際象棋一竅不通，卽使沒有我那句提示，這一局棋你也是贏了的！」

「眞的？」道格拉斯有點不置信的。

「我連中國象棋也不會，更不用說是國際象棋了。」王小克道。

道格拉斯這才緩緩地點着頭，道：「好吧，你有什麼話要說？」

「我想找份工作。」

「哦？」道格拉斯愕了一然，道：「找什麼工作？」

「隨便什麼工作都成，反正只要有得吃有得住，多辛苦都不要緊。」

「你能做些什麼？」

「我——可以替你收拾房間，擦擦鞋子，冲水泡茶，還有，我懂得煮幾味中國菜——」

「你會煮中國菜？」道格拉斯驚喜地問。

「是的，還是十足中國味道哩！」

「好得很，好得很！」道格拉斯不斷搓着手，興奮地道：「我以前最喜歡吃中國菜，每個星期總得到『中國城』去一兩次，調到這裏

之後，已經有三年多沒試過中國菜的味道了，你來得正好，快弄幾味我試試！」

「這太容易了。」王小克微笑道。

道格拉斯聞言大喜，道：「伊雲，你帶他到厨房去，弄幾味中國菜給我試試，倘若眞是不錯，便請他做我私人厨師。」

伊雲見道格拉斯並不責怪自己曠職的事，反而要王小克試試烹飪功夫，不由大出意料之外，連聲答道：「是！是！」

兩人走到門口，道格拉斯忽然問道：「對了，你叫什麼名字？」

「王，」王小克道：「王小克。」

「好，快去吧，我肚子也餓了！」

化險為夷　重睹天日

王小克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呆呆出怔，已經是第三天了，對於「瘋人堡」中的眞實情形，自己仍然一點都查不出來，更不知楊非立的女兒「雙兒」到底關在什麼地方。

忽然，房門「篤篤」地响了起來。王小克彈跳起身，上前去開門，站在門口的是伊雲。

伊雲閃身而入，連呼「好險！好險！」

王小克呆了一呆，問道：「什麼事？」

「剛才我出去替楊大哥送食物時，那洛遜竟然自後跟着——」

王小克聞言雙眉一揚，急忙問道：「後來呢？」

「他見我這幾天必定離堡到後山去，心中大概很奇怪，於是悄悄跟着，幸好被我發現了，」伊雲道：「我故意把食物拿去餵猴子。」

王小克這才吁了一口氣，暗想若是被洛遜發現楊非立的踪跡，追查起來，說不定會露出秘密。

「洛遜見我拿食物餵猴子，這才現身，問我為什麼以前不見我餵牠們。」

「你怎樣回答？」

「我答，以前牠們對我沒有什麼好處，這次在沙漠迷途，卻是牠們的同宗帶我去找水源，這才不致渴死的，」伊雲道：「因此餵牠們一點食物，算是報恩。」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暗想伊雲倒也不算太笨，懂得隨機應變。

「楊大哥對你說了什麼話？」王小克問。

「也沒說什麼，他吩咐你卽管在這裏住下去，他在外面也過得很好。」

王小克點着頭。

「我對他說，可以派一輛車子送他回拉莫尼鎮去，但他不肯，說是過慣了繁華生活，偶然間過過這種荒山野嶺的日子，也很有一番滋味。」

「可惜我不能出去，否則，倒要去找楊大哥談談。」王小克笑道。

「對呀！道格拉斯吩咐道，如果你一離開這裏，便不准你再進來了！」伊雲正色道。

「我就是不明白為什麼要這樣緊張，」王小克道：「其實我不到外面走有什麼關係？」

「不行的！」伊雲忽然壓低了聲音，道：「不瞞你說，這『瘋人堡』只是一個幌子，內裏另有秘密——」

「什麼秘密？」王小克心中一動。

「我們這裏每一個工作人員在上任之前，都宣過誓不能向任何人吐露片言隻字。」

「跟我說說何妨？」王小克好奇心起，道：「咱們是兄弟嘛！」

「別說兄弟，卽使是夫妻，也不可以說的。」伊雲道。

王小克見他神色鄭重，知道若是再追問的話，他也不肯說，反正日後可以設法套出來。然而，「瘋人堡」中究竟還存在着什麼秘密？

「小兄弟，你一定要聽道格拉斯博士的話，千萬不可四處亂走，否則，誤闖了禁地，是要被處罰的！」伊雲正色道。

「怎樣罰法？」王小克笑道：「那幾處是禁地，博士已向我說過了，只是沒有說明犯了規例會怎樣處罰。」

「扣薪金，囚禁——」伊雲沉吟了一下，道：「三個月前，我到樓下的一個儲物室去拿點東西，見地牢的蓋開着，好奇心起，於是拾級而下，立時被人發現了，把我抓了起來，道格拉斯博士氣得很，扣了我三百美元的薪水，再在黑房囚禁我一個星期。」

「你是被什麼人發現的？」

「衞兵，」伊雲忽然又壓低了聲音，道：「這裏四處都是衞兵，有的你看得到，有的你看不到的，所以，非格外小心不可。小兄弟，你現在的週薪是兩百美元，算是很多了，如果不小心犯了規，一扣便是一半，那並不值得！同時，這種優差也不容易找啊！」

王小克笑着點點頭。「瘋人堡」中的工作人員都為高薪所吸引着，但可不會是自己。老實說，週薪二百美元的「私人厨師」並不算高，但道格拉斯只是興緻一來才叫王小克下厨，一個星期大概只「動工」一兩次，每炒一次菜值一百元美金，想不到自己竟然以三脚貓的烹飪功夫賺得如此高的待遇，不由好笑。

「伊雲二哥，那地下的房間關着的都是些瘋子？」王小克忽然問。

「是的。」

「你的工作就是照顧他們？」

「不錯。」

「奇怪，怎麼不見他們出房的？」

「他們從來不准出來，」伊雲道：「吃飯，拉矢、睡覺、運動都在房內。」

「這不是等於坐監？」

「差不多吧。」

「嘿，那活着有什麼意思？」

「所以啊，我們的最重要任務，就是防止他們自殺！」

「他們會自殺？」王小克瞪大了雙眼問。

「怎麼不會？」伊雲道：「經常都有人熬不住這種日子自殺。」

「你們怎樣防止？」王小克好奇地問。

「這是專是家想出來的，」伊雲得意地道：「房間是特別設計的，同時，房內的一切用具，也都由專家設計，他們想自殺的話，倒還不容易哩！」

王小克臉上現出疑惑的神情，道：「到底是怎樣設計的？」

「我……我說不上來，總之很特別就是了。」伊雲澀笑道。

「伊雲二哥，既然你不會形容，那麼帶我去看看怎樣？」

「不行，不行，」伊雲連忙搖手，道：「給道格拉斯博士知道了，我又要挨罵！」

「他怎會知道？」

伊雲向王小克扮了個鬼臉，道：「他神通廣大，一定會知道的。」

王小克想不通為什麼伊雲這樣怕道格拉斯博士，無可奈何地嘆了一口氣，道：「算了吧，想不到你是個膽小鬼！」

「我是膽小鬼？」伊雲臉色陡地一變，臉上的鬍鬚，似乎每一根都豎了起來。

「可不是嗎？」

「我——唉！」伊雲欲言又止，嘆了一口氣，道：「告訴你，你也不會明白的。」

「是麼？」王小克有意用激將計，道：「你夠不夠膽講？」

「小兄弟，這是有關國防秘密的事，如果我洩漏了出去，那就——」說到這裏，似乎發

覺自己失言，急忙把下面的話咽回肚裏。

王小克一聽到「國防秘密」這四個字眼，心頭不由一跳，這「瘋人堡」關乎「國防秘密」什麼事？

據楊非立所說，這是個囚禁見過「天外來人」的人之所，而美國政府之所以把這些人囚禁起來，是恐防他們四處宣揚外太空生物來過地球，令地球上千千萬萬的人發生恐慌。

然而，這又和「國防秘密」有什麼關係？

王小克隱約地猜到，這「瘋人堡」的內情十分複雜，遠出自己想像之外。

伊雲見王小克坐在床上呆呆出怔，道：「小兄弟，我差點忘了，是道格拉斯博士叫我來吩咐你去弄幾個中國小菜的，院裏來了兩個客人，他們聽說這裏有中國菜吃，也想試試。」

「好吧。」

「博士他們七時正開餐，你去厨房準備吧。」伊雲說着站了起來。王小克和伊雲離開房間，向樓梯那邊走去。

厨房就在樓下，王小克經過那條通道時，每次都故意放緩脚步，希望可以窺聽一下房裏的動靜，然而，他每一次都失望了。

只見重門深鎖，左右十餘個房間之中，根本一點聲响都沒有發出來，就像沒有人住的一般。不過，王小克知道房中住着有人，而且其中還有一個楊非立的女兒——楊雙兒。

當他來到轉彎處，打算到厨房去的時候，忽然聽見面前的房間內，傳來「噗噗噗」的响聲。王小克心中一跳，左右望了一眼，見甬道中無人，這才竄上前去，隔着鐵柵，伸手在房門上敲了三下。

「篤篤篤，」房門內也傳來了敲門聲，王小克大喜過望，取出一條小鐵綫，在匙孔中撩撥着。憑他的開鎖神技，片刻間已把房門弄開了。

出現在他面前的是一張皺紋滿面的臉孔。分不出是什麼國籍的人，只是他長髮披肩，鬚滿面，年紀大約在五十開外了。

「你是誰？」王小克低聲問。

那怪人也似的男子瞪着兩隻失神茫然的眸子，呆呆地望定了王小克。

「放我走，放我走！」男子竭斯底里地叫了起來：「我不是瘋子！」

王小克初見楊非立時，他也說過同樣的話，因此，倒不覺得詫異。

這時，甬道那邊忽然傳來了脚步聲，王小克心下一懔，急於把房門拉上了。

只聽那男子在內大力地擂着門，但王小克那裏理會，早已一溜烟向厨房跑去了。

他一面煮着菜，一面回憶剛才那男子的樣貌。當楊非立最初從「瘋人堡」中逃出去時，不也和他的模樣差不多？

看來，即使是一個正常的人，在「瘋人堡」中被囚禁一段時期，也會變瘋的！

煮好了菜，自有男僕替他端到二樓的飯廳去。王小克忽然想起伊雲的話，忖道：「堡裏到底來了兩位什麼客人！」

他好奇心起，決定到飯廳外面窺看一下。

王小克隨着那男僕，來到二樓飯廳門口，停了下來，探首向內張望。飯廳中的一盞水晶吊燈亮着，長型餐枱上，只坐着道格拉斯博士，亞當斯博士和另外兩個男子。

那兩個男子背着外面而坐，因此，王小克看不到他們的樣貌。可是，即使不用看，王小克也認得是賓士和狄克兩人了！

「博士，我們這趟有負所托，眞是十分慚愧。」狄克道。

道格拉斯博士雙眉緊皺，半晌才道：「眞的連一點踪跡都沒有？」

「他大概返回美國來了。」賓士道。

「哦？」道格拉斯博士雙眉一揚道：「他來此幹什麼？難道不知我們正在通緝他嗎？」

「他當然知道，不過，却不得不返回此地。」賓士道。

「這話怎樣講？」亞當斯博士揷口問。

「簡單得很，他的女兒在我們這裏，」賓士冷冷一笑，道：「依我看，他大概是想來救他的寶貝女兒出生天吧？」

「這不是太笑話了嗎？」亞當斯博士澀然一笑，道：「能夠逃了出去已是奇蹟，要從『瘋人堡』中救人出去，簡直比刦獄更難。」

「他神經已有點不正常，也許想不到此點。」狄克道：「不過他來了最好，起碼我們不必四處去追緝他了，對不對？」

「狄克，這姓楊的鬼計多端，可千萬不能小覷了他，」道格拉斯博士正色道：「這次你們得而復失，就是太過托大的關係，否則，這時早已把他抓到手了！」

狄克和賓士均是臉上一紅。

「博士，我敢向你發誓，這一次我非把他逮住了不可！」賓士道。

「好！好！」道格拉斯緩緩地點着頭，道：「你們如果成功的話，我重重有賞。」

「謝謝博士。」

半晌，賓士又道：「這次，那姓楊的還多了一個伴，要不要連他也抓來？」

「哦？」道格拉斯雙眉一揚，道：「那是什麼人？」

「一個年輕人。」

道格拉斯沉吟了一下，道：「既然姓楊的和他結伴同行，難保不會把他看到的事告訴他，好吧，把這年輕人也一併抓來。」

「是！」

「這次你們不能再失敗了。」道格拉斯正色道：「否則，我會向局長要求其他人來執行這樁任務。」

「是，博士放心好了。」

跟着，四人開始用餐，再也不說話了。王小克一顆心怦怦亂跳，悄悄地退開了。

他腦際間轉着念，暗想幸好道格拉斯沒有叫自己進去！否則被賓士和狄克認了出來，這輩子豈非要老死在這「瘋人堡」裏？

既然狄克和賓士在這「瘋人堡」中，爲了避免碰到他們，以後是越少出來越妙了。

他在厨房中已先道格拉斯等人用過餐，因此，決定回房躲了起來。

王小克一面向自己的房間走去，一面盤算着，應該儘早展開行動了！可是，雙兒究竟被囚禁在那一間房，迄今仍未查明，却何從下手救人？總不成一間間房去看個明白啊！

在房門前站了一會，王小克忽然心念一動，轉身向伊雲的房間走去。

伊雲的房間就在他隔壁，他伸手敲了敲門，房裏立時傳來伊雲的聲音：「誰？」

「伊雲二哥，是我！」王小克道。

房門打開了，伊雲詫異地望着王小克，問道：「小兄弟，幹什麼？」

「悶得很，想和你聊聊天。」

「好，請進來吧。」

王小克在沙發坐下後，笑着問道：「伊雲二哥，你長年在這個地方，到底悶也不悶？」

「悶？」伊雲苦笑了一下，道：「看在薪水上面，也沒法子了。」

「平日有沒有人陪你聊天？」

伊雲搖着頭。

「那些瘋子呢？」王小克道：「你從來不和他們說話麼？」

「有什麼好說的？他們多半胡言亂語。」

王小克緩緩點着頭，道：「其實人一老了，多半會嚕囌一點，也不止是瘋子才這樣。」

伊雲並不答話，拿了一副樸克牌洗着。

「伊雲二哥，那些瘋子都是老傢伙？」王小克忽然問道。

「也不全是老頭！」伊雲答道：「其中有幾個很年輕。」

「咦？這麼年輕也會發瘋？」

「可能是遺傳吧？」

「我才不信！」王小克道：「發瘋也會遺傳的。」

伊雲淡淡一笑道：「好像四號室那女瘋子，今年才十餘歲，就是因遺傳而發瘋的。」

「哦？」王小克心中一動。

「她父親是個大大的瘋子，」伊雲忽然壓低了聲音，道：「個多月之前，才從這裏逃了出去。」

王小克再無懷疑，暗想那四號室的女瘋子必定是雙兒了。他這次來找伊雲，就是想設法套問雙兒的下落，以爲必定要費一番唇舌，不料伊雲却自動說了出來，自是大喜過望。

「這裏禁衞森嚴，怎可能逃得出去？」王小克笑了一笑，道：「何況只是一個瘋子。」

「那個瘋子可不簡單。」

「你見過他嗎？」王小克心念一動問道。

伊雲搖搖頭，道：「他由另一個男護士照料，我從未見過他。」

王小克暗暗點着頭，難怪伊雲和楊非立相處了一段日子，却認不出是他。

「那你怎知他不簡單？」王小克問。

「我聽道格拉斯博士他們說的。」

王小克心想已經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也不必再就擱下去了，站了起身，道：「伊雲二哥，我回去睡覺了。」

「好，晚安。」

離開伊雲房間，王小克經過自己的房間門但並不進內，他左右望了一眼，朝樓梯走去。

那四號室就在左手邊一間房，王小克也不知經過門口幾次了。却沒想到雙兒是被囚禁在其中。王小克躡着足，一步一步地往樓下走去。當他來到四號室門口時，忽聽背後有人冷冷地道：「喂！你過來！」

王小克大吃一驚，轉頭去看，只見亞當斯博士冷冷地望定了自己。

亞當斯身穿白袍，雙手揷在袋中，一雙烱烱的眼光，凝視着王小克，咀角泛着一種詭異笑意。王小克心下一凜，猶豫着向他走過去。

「你在這裏幹什麼？」亞當斯沉着聲問。

「我……我想到厨房去拿點東西吃。」王小克訥訥答道。

「你跟我來，」亞當斯向王小克招招手，道：「替我做一件事。」

王小克心下疑惑，但還是跟着他向甬道右邊走過去，經過一條走廊，來到一道門前。

亞當斯取出鎖匙，打開那道用銅鑄成的鋼門，伸手一推，道：「進去！」

王小克見他神態神秘莫測，不知到底是什麼用意，饒是他鬼計多端，剎那間也不知如何是好，只得向內走去。幸好亞當斯也自後跟來，這才暗吁了一口氣。室內昏暗，亞當斯「拍」地一聲，扭亮了燈，王小克眼前一光，站在當地呆呆地出不了聲。

剎那時，他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偌大的一個房間，什麼東西都沒有！不，如果說「什麼東西也沒有」的話，却有點不貼切，起碼還有一道鋼門。那鋼門大小和普通門戶差不多，擦得光可鑑人，門上沒有柄，只有一個像是汽車駄盤的圓型物事附在門上。

亞當斯走上前，伸手在那「駄盤」上扭了幾扭，然後把門拉開。

出現在後面的，竟然是一道門！

王小克呆呆地望着那門，一時間猜測不透亞當斯爲何要帶自己來這個地方。

那道門旁邊，有一個個的鈕掣，亞當斯伸手一按，門分中開了。

王小克不禁又是一呆：那是一架電梯！

一架電梯竟然表面要用一道像是夾萬一般的門來「保護」，倒是聞所未聞。王小克心底下疑竇叢生，亞當斯却道：「進去！」

王小克好奇心起，這時也不理亞當斯的用意了，逕自踏了進去。

亞當斯跟着踏進電梯，按下一個掣，電梯門緩緩關上，跟着徐徐向下降去。

忽然之間，王小克記起伊雲向自己提過，他有一次不小心進了「地牢」，雖未看清楚裏面的情形，已被道格拉斯訓斥了一番。

如今，亞當斯是否要帶自己到地牢去？

據伊雲的話推測，那地牢中包藏着一個極大的秘密，亞當斯博士爲何要帶自己去看？同時，他又要自己做些什麼東西？

王小克心底下的疑惑越來越甚，但見亞當斯滿面陰沉，却不敢出聲相詢。電梯停定了，門一打開，王小克立即看到幾個穿着制服，腰間佩槍的大漢，並排列在電梯口。

那幾個大漢向亞當斯博士立正行了個禮，散開了。王小克一見這種陣象，心下愕了一然——這地牢到底是什麼地方。

只見前面有一道鐵柵，鐵柵口也有兩個荷槍實彈的守衞在站崗。

由於鐵柵內另有梯級蜿蜒而下，因此，王小克看不到地下室的情形。

「你在這裏等等，」亞當斯道：「我等一下就出來。」說罷，亞當斯逕自向鐵柵走去，其中一個守衞急忙把鐵柵打開。

望着亞當斯的背影拾級而下終至不見，王小克站在當地呆呆地出怔。

守衞來廻巡邏，他們見王小克是亞當斯帶下來的，倒也沒有查問他。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王小克仍然看不到亞當斯出來。忽然，背後有人叫道：「咦？你……你怎麼會在這裏？」

王小克聞言回過頭去，只見道格拉斯驚詫交集地望定了自己。

「博士，我——」

道格拉斯一個箭步竄上前來，抓住了王小克的手臂，喝道：「你……你怎麼會在這裏？快說！」

王小克滿面驚惶，心下慌了，吶吶地答不出話來。就在這個時候，亞當斯的聲音傳了過來：「是我帶他來的。」

道格拉斯抬起頭來，驚疑地望定了亞當斯，微顫着聲道：「你……你……爲什麼？」

亞當斯緩緩踏上前來，道：「我見他聰明伶俐，是個人材，反正我們這裏也需要一個這樣的人，叫他遞烟倒茶掃掃地，倒很不錯。」

道格拉斯聽他這樣說，臉色才稍緩，王小克心底下却暗罵個不停：他媽的，你是什麼東西，要叫老子替你遞烟倒茶掃地！

「博士，」道格拉斯道：「你帶他來此之前，可曾對他說明過？」

亞當斯緩緩地點着頭。道格拉斯回頭望着王小克，道：「小兄弟，你心甘情願的？」

王小克正欲回答，亞當斯搭着他的肩，向電梯走去，道：「博士，羅總工程師找你，這小兄弟的事，由我來交待吧。」

道格拉斯趕着要進地牢，略一沉吟，立即轉身向地牢走去。

王小克滿腹疑團，跟着亞當斯離開地牢，來到一個辦公室中。坐下後，亞當斯拿出一份文件，指着下面，道：「你簽個名吧！」

「幹……幹什麼？」

「小兄弟，這是爲了你好，快簽吧！」亞

當斯說着遞上筆去。

王小克眼珠一轉，心想亞當斯怎會存着好心？自己莫要中他陷阱圈套。

他向那張文件望去，全是英文，那裏看得懂？問道：「博士，這是一張合約？」

「不錯。」

「什麼合約？」

「其實是一張聘書。」

「聘書？」王小克呆了一呆。

「是的，你簽了它之後，就是我們的內部職員了。」亞當斯道。

王小克皺起了眉頭，因爲他知道這只不過是一份倒茶掃地的職位而已。

「快簽吧！」亞當斯催促他。

「博士，你總得替我說明一切吧？」王小克道：「否則道格拉斯博士以後再問起我的，我怎樣同答？」

亞當斯臉色微微一變，但立即恢復原狀，道：「小兄弟，那地牢是一個秘密軍事基地，裏面的工作人員，都和我們簽有『死約』，那即是說除了死亡外，一輩子都不能離開！」

王小克心頭突地一跳，這才明白道格拉斯那句「他是甘願的嗎」的意思。

「不過，我們付予的薪水，却是外面的十倍，甚至百倍，他們雖然一生不能踏出這裏半步，但他們賺到的錢，却可以令他們的家人過得豐裕幸福。」

王小克暗罵了一聲，忖道：他奶奶的，這不等於是終身監禁麼？賺再多的錢又有屁用？

只聽亞當斯又道：「即使你只是個練習生，專門服侍他們，週薪也有一千美元了！」說話時臉有得色。王小克不由臉上動容，一個「後生」的薪水，竟然也有四千美元一個月，眞是匪夷所思。

「我這樣帶挈你，你可得好好的幹，」亞當斯陰沉地笑着，道：「知道嗎？」

王小克凝眼望定了亞當斯，他告訴自己：這人不會有這樣的好心腸！

——他一定另有企圖！

王小克忽然想，會不會是那天自己出聲助道格拉斯博士贏了他一局棋，他心下記恨，因此故意帶自己到地牢去，又讓道格拉斯知道，使自己一輩子被「軟禁」在此？

想到終生不能出去那花花世界，便是月薪四萬美金，王小克也沒有興趣做了。

「你簽不簽？」亞當斯又問。

「不簽！」王小克把筆擲下。

「現在可不由得你不簽了！」亞當斯陰沉地笑道：「你已經去過地牢，道格拉斯博士也親眼看到了，即使不簽，這輩子也休想出去，簽了的話，倒可以每週支取一千美元的薪水，怎麼樣？」

王小克腦際念頭電轉，道：「你事前可沒通知我，也沒有說明一切。」

「小兄弟，不知道有多少人申請來做這件工作，你現在有這好機會，怎麼反而推三推四的？」王小克猜不透亞當斯的用意，只是凝視着他。

「簽了吧，如果你乖乖聽我的話，也許有一天我會派你出去做一些事，讓你到外面乘機玩玩！」

王小克心念一動，笑道：「原來你另有計劃！」

「胡說！我有什麼計劃！」亞當斯臉色大變，連話聲也有點微顫了！

「博士，你找對了人啦，」王小克見了他的表情，當下更無懷疑，道：「你交待的事，我一定替你辦得妥妥當當，而且對你忠心不二，死……死無反顧！」

亞當斯聞言臉上陰晴不定，半晌才吶吶地問：「你……你怎知道——」

王小克不待他說下去，便「殊」地一聲，左右望了一眼，道：「博士，提防隔牆有耳，咱們的事心照不宣！」亞當斯心想也是道理，却仍然驚疑不定地望着王小克。

「博士，你放心，這事我絕不向第三人提，」王小克低聲道：「只有我們兩人知道。」

亞當斯剎那間竟吶吶地說不出話來，心想怎麼自己的圖謀，竟會被這中國少年知道？

其實王小克見他故意引自己入彀，又要拿合約給自己簽，再暗示有一天會「放」自己出去，推想之下，料定亞當斯定有什麼秘密事要自己帶出去，因此才出言試探。果然一言中的，反而嚇着了亞當斯。

半晌，亞當斯才吁了一口氣，道：「你想出去的話，除非乖乖聽我的話，知道嗎？」

「這個當然，我一定乖乖聽你的話，一句也不敢違拗。」王小克笑道。他料到亞當斯就是以此要脅自己聽話，目前還不知他有何圖謀，自然詐作合作爲妙。

「那算你聰明！」亞當斯這才放下心頭一塊大石。

「這張合約不用簽了吧，」王小克笑道：「反正我只要聽你的話辦事，便有機會到外面去玩玩，對不對？」

亞當斯心所有忌，怕王小克將自己未經他同意，便帶他下地牢的事說給道格拉斯聽，只得嘆了口氣，道：「不簽就不簽吧！」

王小克大喜，亞當斯道：「不過，有幾項細則要對你說明。」

「請說。」

「第一，地牢中的情形，你絕不可對任何人提起，包括伊雲在內！」

「爲什麼？」

「因爲伊雲只是個外部工作者，不是內部工作人員。」亞當斯道：「第二，內部人員嚴禁和外部人員交往，所以你日後不能再和伊雲說話；第三，內部人員終生不能外出——」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難怪伊雲有假期，也難怪他要利用自己了！

王小克忽然想到，當自己替他辦妥了他要自己辦的事之後，是否還能平安無恙地同來？既然「內部工作人員」不能外出，他自是助自己「逃」出去了？而如果他要安然待在「瘋人堡」中，只有殺了自己滅口這一途！

想到這裏，王小克不由不寒而慄。

不過，他旋即又想到，既然亞當斯不知不覺間露出了把柄被自已抓住，事情來時，何不和他「討價還價」，連雙兒也帶出去？

只聽亞當斯又道：「你千萬不要犯規，否則，我便很難想法子讓你出去外面玩了，知道嗎？」王小克連連點着頭，看來亞當斯只當自己是三歲小孩子，這倒容易對付。

「好，你出去吧！」

王小克轉身離開亞當斯的辦公室，迎面碰到兩個人，定眼一望，不由大吃一驚，欲待轉身逃走時，已經來不及了！

那兩人是狄克和賓士！狄克和賓士那裏想到會在這個地方碰到王小克？最初是呆了一呆，隨即歡呼了一聲，追上前來！

王小克心知逃也是無用，笑着迎了上去，道：「嗨，你們好啊！」

「好小子，你怎會在這裏！」

「是道格拉斯請我來當廚師的，咦？你們今晚吃的中國菜，不就是我泡製出來的麼！」

賓士一言不發，上前抓住了王小克，道：「這次你逃不掉啦！」

王小克暗暗叫苦，但面上仍然裝着不解的神情，叫道：「喂，放下我，放下我！」賓士那裏理他，抓着他向道格拉斯辦公室走去。

× × ×

王小克以手作枕躺在床上，由於房間一團黑暗，他根本看不到什麼東西。

忽然門「的」的一聲開了。王小克迅速坐直起身，只見一個人影閃身而進，竄到床前低聲道：「別出聲，是我！」原來是亞當斯。

王小克大喜，道：「博士，你救救我！」

「我就是來救你的，」亞當斯壓低着聲音，道：「不過你可得幫幫我一個忙，替我送一件物事去給一個朋友。」

「好，我答應你。」王小克道。

「跟我來。」

「且慢！我還有一個要求。」王小克道。

「什麼要求？」亞當斯怔怔地問。

「有個叫楊雙兒的瘋子，你——你把她也交了給我，讓我帶她出去吧。」

「這——」

「博士，如你答應了我，我定盡心悉力替你辦事，把那東西一絲不損交給你的朋友。」

「這個——」亞當斯沉吟了一會，終於向他點點頭，道：「好吧！我答應你！」

兩人悄悄出了那囚禁犯人的「黑房」，向四號室走去。甬道上沒有人，亞當斯拿出鎖匙，打開了四號室的門。

王小克向內望了一眼，只見一個長髮披肩的少女，神情呆滯地坐在床上。

「雙兒，是你麼？」王小克問。

那少女正是楊非立的女兒楊雙兒，一聽有人叫自己的名，精神一振，趨上前來詫異地望着王小克。亞當斯已在催促：「快，快走！」

王小克向楊雙兒打了個眼色，示意她不可出聲，拉着她的手，向外走去。楊雙兒倒也聰明，一言不發地跟着兩人走。

亞當斯領着王小克和楊雙兒，向後園走去。只見園牆旁有道木梯架着，亞當斯塞了一筒非林也似的東西在王小克手中，道：「外面我已預備了車子，你駕它走吧，這筒物事上面有地址，你照那地址送去交給一個叫瑪莉花的女子，那就行了。」

「是！」王小克答了一聲，扶着楊雙兒上了木梯。

「記着，裏面的東西十分秘密，你千萬不能偷偷打開來看。」

「是！」

「事成之後，瑪莉花會給你一筆錢的！」

王小克淡淡一笑，心想她不給自己一顆子彈才怪，早已打定主意，把雙兒帶離「瘋人堡」後，立即逃離美國，再也不回來了！

兩人爬到園牆頂，向下一望，果然有輛小型吉普車泊在下面。王小克吸了口氣，縱身向下一躍，幸好坐墊是軟海綿，從高處跳下並無大碍。王小克這才示意牆頭之上的楊雙兒跳下，伸手接住了。剛發動了馬達，黑暗中有人閃身而出。王小克嚇了一跳，定眼望去，原來是楊非立，這才鬆了一口氣。

楊非立乍見愛女，又驚又喜，王小克噤聲道：「楊大哥，快上車，咱們溜之大吉了！」

「是，是！」楊非立跳上車來，父女重逢如同隔世，摟作一團……。

× × ×

王小克睜開眼睛，陽光從窗外射進，他伸了個懶腰，爬起床來。門開處，楊雙兒端着早點而入，笑道：「起來啦？」

王小克向她望去，只見她梳洗打扮之下，清秀嬌美到極點，兩隻眼睛又大又圓，望住自己時水汪汪地，心中不由一動。

「王先生，來，我服伺你洗臉。」

「這……這那裏敢當？」王小克說着輕輕「咦」了一聲，道：「你叫我什麼？」

「王先生——啊！你救了我，我……我應該叫你一聲王恩人。」

王小克哈哈一笑，道：「這是什麼時代了，叫得那麼難聽。」

「那你說我該怎樣叫你？」

王小克打量她一眼，見她尚大了自己一兩歲，喃喃道：「要是叫你叫我王小弟，又顯得我太小——」

「不如我叫你王大哥吧？」

「不，不，」王小克忽然笑了起來，道：「你該叫我王叔叔！」

「什麼？」雙兒瞪大了一雙美眸。

「你父親是我結拜大哥，所以，你應該叫我叔叔，哈哈！」

「那有這種事，我才不信——」雙兒臉上一紅，說不下去，這時，楊非立自外走進房來，笑道：「小兄弟，這地方不錯嗎？」

「你不怕『瘋人堡』的人追到此地？」王小克問。

「不會的，當日我逃離『瘋人堡』，也是在此地棲身，他們絕對找不到，咱們放心住下去，等風聲過後，這才離開美國，從加拿大轉到H埠去。」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暗想這小別墅環境甚佳，四處是花香草氣，倒也是個上佳匿藏之所。

這天吃過早餐後，和楊氏父女談了一會，王小克忽然想起那筒物事，自袋中取了出來，道：「楊大哥，你說這是什麼？」

楊非立也已從王小克口中得知亞當斯協助逃亡之事，伸手接了過來，道：「大概是地牢中的秘密吧？」

「拆開來看看！」王小克道。

「你——你不把它交給那瑪莉花嗎？」

「哈哈！你猜我會笨得去送羊入虎口嗎？」王小克笑着拆開那圓筒，拿出一卷非林來。

那非林一見了光，立刻變色，衆人都是大吃一驚，欲待遮掩，已經來不及了！

「糟糕糟糕！」王小克連連跺脚：「天大的秘密，就這樣消逝了！」

楊非立見那卷非林全部都走了光，不由暗叫可惜，道：「看來那地牢中的秘密，我們是無緣得知的了！」

「爸爸，我們能逃得出來，已是傲天之幸，別理他什麼秘密不秘密了！」雙兒揷口道。

楊非立緩緩地點着頭，道：「說得是，說得是！」

王小克向窗外望去，外面是一片翠綠，他輕輕吁了一口氣，把那走了光的非林撕作一片片，拋到花園地上。一陣風吹過來，把非林吹了起來，在空中飄着、飄着……。（完）

名著預告

小鬼子傳奇故事：「人類危機」 上官庸 著

人是否萬物之靈？人是否宇宙主宰？這是一部有關人類前途的人要看的小說，也是一篇驚心動魄突破傳統的離奇故事！請留意刊出日期。

技擊鬥智奇情小說

諸葛青雲・文
盧令・圖

鋒鏑情鴛(一)

喜獲飛來艷 險惹橫禍災

一輛擠得像沙丁魚罐頭似的大巴士，在巷口停了一下，車門啓處，一個年輕人，以跑百米的速度冒着傾盆大雨，衝進小巷。

由于雨實在太大，迫得那年輕人沒有選擇餘地一下子衝到一個人家的大門口。

那是一座頗爲高大的朱漆大門，雖然談不上怎麼氣派，却也似並不寒酸。

可能是因爲時間太晚，也可能是爲了響應政府節約能源的號召，大門口居然連門燈熄掉了。最近的路燈，也至少在四十公尺以外，因而使得這附近，不但顯得一片昏暗，也顯得很陰沉。

雨大，風狂，加上這兒能避風雨的地方又太小，僅能勉强遮蔽他的上半身，因此，他很想能截到一輛計程車，藉以回到他的住處去。

可是，他等了足有一刻鐘之久，並未截到一輛計程車，而雨勢却不但不曾稍減，而且還越下越猛烈了。

「老天爺也眞會惡作劇，只要停五分鐘，我就可以到家了呀！」他苦笑着喃喃自語。

天空中掠過一道閃光，照耀着他那張頗爲俊秀，有着七分帥氣的臉龐，顯得有點蒼白，上半身的西裝已濕了大半，下半身却完全濕透了。

「他媽的！這麼氣派的大門，遮雨的地方爲甚麼不作大一點兒！」眞絕！方才是「怨天」，此刻，却「尤」起「人」來了。

但怨天尤人都無補實際，反正，衣服已經濕透，他一橫心，已準備冒雨衝回去了。

「呀」然一聲，背後的朱漆大門打開了，但只打開不足一尺的一道縫。

「眞邪門！這麼晚了，雨又這麼大，還有人要出門。」他在心中嘀咕着。

「喂！你來了很久吧？」門內的語聲頗爲嬌穉，想必是出自一個最多只有十四五歲的女孩之口。

「她是在問我嗎？」他忖念着，沒接腔。

「嗨！你怎麼不說話？」語氣有點兒嬌嗔。

「妳是在問我？」他開口了。

「不問你問誰！」

「那我可以告訴妳，我來到這兒，還不到二十分鐘。」

「小姐說，老甲魚忽然回來，她沒法陪你……」

「眞是活見鬼，妳把我當作甚麼人了。」這當然是他心中的話，不便說出來。

「喲！這個拿去。」一口小巧的旅行箱，由門縫中塞了出來：「小姐說，明天下午兩點，在老地方見。」

「砰」地一聲，大門又關上了。

他幾乎是未經大腦攷慮，立即脫口而出地問道：「甚麼老地方？」

「自然是老地方咖啡屋呀！」語聲已

淹沒在「嘩啦啦」的雨聲中。

他楞住了，半晌沒有作聲。

當然，他並不笨，由那小女孩的話中，不難猜想到是怎麼回事，她是將他誤認爲她的小姐所事先約定的情郎了。

他禁不住有點啼笑皆非。

風雨並未減弱，也沒有減弱的徵象。

他，沉思了少頃，突然一咬牙，冒着傾盆大雨，衝向歸途。

他的住所在凌霄大廈十二樓，一共才兩個房間。

前面是寫字間，後面是起居室。

寫字間中，有三張辦公桌，一具電話，一個中型保險櫃。還有兩張雙人沙發。

牆壁上的電鐘，正指着十二點——午夜十二點。

當然，這時候的辦公室中，是寂無一人。

在好奇心驅使之下，這位年輕人顧不得先行換下全身濕透的衣衫，却是迫不及待地，先將那口小型旅行箱打了開來。

箱內有美鈔、港幣，也有新加坡叻幣、瑞士法郎，和西德馬克。約略估計了一下，折合美金當在十萬元以上。

十萬元美金，不是一個小數目，但這位年輕人，却並未被這一筆爲數不小的橫財所震驚，儘管他的臉上有着奇異的表情，但那種奇異的表情，却絕對不是意味着驚喜或炫惑。

他目光烱烱地，凝注着那些花花綠綠的鈔票足有一分鐘之久，然後由當中抽出一張，塞入寫字枱的抽屜中，又立即將那口旅行箱重行蓋好。

電話鈴响了。

他拿起話筒，話筒中傳來一個嬌滴滴的磁性語聲：「是至剛偵探社嗎？」

「是的。」

「請問您是——？」

「我就是李至剛。」

「啊！原來你就是李大偵探……」

「不敢當！您別客氣。」李至剛一蹙眉峯，打斷了對方的話。

「喂！李先生，我有緊要的事情委託你，現在來拜訪，不算太遲吧？」

「如果事情不太緊急的話，最好是明天來。」

「可是……可是，我出來很不容易，而且……」

「而且怎樣？」

「而且我已到了你們這凌霄大廈對面的公共電話亭中。」

「那麼，我歡迎妳來。」

「謝謝您！李先生，五分鐘之內，我就到。待會見！」

「待會見！」

放下話筒，李至剛以最快的速度將身上的濕衣服解除，當他換上整潔的衣衫時，門鈴也適時响起。

當他打開房門時，禁不住目光爲之一亮，因爲，這位夤夜造訪的顧客，實在太美了。

她，約莫二十三四的年紀，長睫毛，大眼睛，一張瓜子臉，兩道柳葉眉，配上那有如新菱似的嘴唇，加上那增一分嫌肥，減一分嫌瘦的美妙胴體，可以說是美得沒話說。

尤其是那一身鬆緊適度的玫瑰紅洋裝，更是襯托得她艷光四射，火辣辣地，令人不敢逼視。

「是李先生嗎？」語聲比在電話中聽起來，更爲充滿了磁性！

「是的，我就是李至剛，請！」

經過簡短的客套後，李至剛歉笑道：「很抱歉！我還沒請教尊姓芳名？」

「冷湘雲。」那牙齒好白、好整齊！

「冷小姐請隨便坐，我去沖兩杯咖啡來。」

「不！謝謝你！我最多只有半個鐘頭的時間，我想，我們還是談公事要緊。」

「也好，也好……」李至剛拖過一張椅子，坐在她對面，並遞過一枝香烟。

「謝謝！我自己帶有香烟。……」她掏出來的，是金嘴的「三九」。

李至剛撳動打火機，先替對方點燃，然後他自己也深深地吸了一口，徐徐地噴了出來：「說吧！小姐。」

「我是爲了金龍公司那個百萬元失竊案而來。」冷湘雲開門見山地說。

「金龍公司？」

「就是最近喧騰報章上的，那個監守自盜的案子。」

「哦……冷小姐是——？」

「我是金龍企業公司的老闆帥金龍的外室。也是這案子中的嫌疑犯，丁少白的以往的情人。」

「冷小姐之意是——」

「我是特地前來，請李先生將那眞正的竊犯找出來。」

「這是金龍公司當局之意，還是冷小姐個人的意思？」

「是我個人的意思，並且，李先生接受我的委託之後，一定要保密。」

「那是當然！只是，冷小姐怎能斷定丁少白不是眞正的竊犯呢？」

「憑我過去對他的認識。」

「我可以知道你們倆人過去交往的情形嗎？」

「可以。」

「可是，不能隱瞞任何事情。」

「那是當然……」

冷湘雲重行燃上一枝「三九」之後，才沉思着，娓娓地說出她以往跟丁少白的交往情形。

原來丁少白係旅泰富商丁洪的長公子，在曼谷，丁洪不但是華僑中的首富，同時，由於他是少林寺的俗家弟子，武功出衆，平常急公尙義，樂善好施，無形中已成爲旅泰華僑中的領袖。

冷湘雲本爲歌女，三年前，以蕭湘藝名在曼谷演唱時與丁少白相識，雙雙墮入情網。

毋如好事多磨，丁洪却不同意自己的兒子娶一個歌女，使得這一對小情人沒法結合。

於是，冷湘雲憤而遠走H埠，丁少白亦相繼追踪而來，無形中已與家庭脫離關係。

三年餘以來，丁少白對冷湘雲，以及丁洪對丁少白，都在四處託人尋找，却都是徒勞無功。

原因是丁少白已非本名，而冷湘雲亦因情場失意，傷心之餘，於丁少白跟踪來

H埠之前，遠赴美國，直到丁少白繫獄之前不久，被帥金龍赴美考察時所看中，才重回H埠，成爲帥金龍的外室，却不知其昔日戀人，正在其同居人的事業機構中担任小職員。

自失竊案發生後，冷湘雲才於報章上所刊相片及報道中獲知一切，儘管她深信丁少白絕不會幹竊盜的勾當，但却無能爲力，焦急之餘，只好抽空前來向李至剛求助。

最後，冷湘雲聲淚俱下地說道：「李先生，丁少白是寃枉的，只有你才能夠救他。」

李至剛苦笑了一下：「冷小姐，妳將我估計得太高了。」

「不！李先生，你是有名的大偵探，也是人所共知的東方福爾摩斯，如果你都不能救他，那丁少白就寃沉海底了。」

「冷小姐，妳自己最明白，帥金龍是本埠有數富商之一，他的影响力是很大的，有時候，連警方人員，也得仰承他的鼻息。」

「但他也說過，只要丁少白交出贓欵，他可以請求法院從輕發落。」

「可是，贓欵在哪兒？何况，丁少白一直就不曾承認過。」

「他根本就是寃枉的，怎能承認。」

「但他是業務主管，身爲出納主任，保險櫃的密碼他也知道，是嗎？」

「是的，他是剛由出納員，升任主任的。」

「最要命的是，案發當夜，沒人能證明他的行踪，試想，像這情形，人家不辦他的監守自盜辦誰！」

「李先生，你也認爲那百萬巨欵，是丁少白所偷的了？」

「我可沒有這麼說，不過，這案子非常困難……」

「我也知道很困難，但務必請李先生多多費神。」

「我盡力而爲，但我要事先聲明，這可不是十天半月所能辦好的事。」

「謝謝你，我知道。」冷湘雲打開手袋，取出一張萬元支票遞了過去，說：「這是給李先生的車馬費，事成之後，我當另以十萬元致酬。」

李至剛含笑說：「這案子如眞能平反，十萬元酬勞不算多，我先謝了！」

冷湘雲又遞過一張紙條說：「這上面有我的住址和電話，如有消息，請隨時電告，並請保密。」

「好的。」

「再見！」

「再見……」

送走冷湘雲後，李至剛燃上一枝香烟，斜倚在沙發上沉思着。

當他燃上了第三枝香烟時，門鈴又响了。

他目光向壁上的電鐘一掃，已經是零時五十八分。

「這麼晚了，還有生意上門。」他自語着，起身打開房門。

俏立門外的，又是一位妙齡女郎。一張清麗俏臉，一頭披散秀髮，雖然不及冷湘雲的艷麗，却也是一個可人兒。

「是李至剛先生嗎？」她未語先笑。

「是的。」

「這麼晚了，希望我沒有打擾你。」

「不要緊，小姐有何貴幹？」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

「那麼，請！」

「我叫丹妮，是白宮舞廳的舞女。」

她一面舉步進入室內，一面自我介紹着。

「哦！原來是紅舞星丹妮小姐，久仰、久仰。——請坐！」

「從明天起，我不再去舞廳上班了。」她在方才冷湘雲坐過的位置上，坐了下來。

「一定是已有了美好的歸宿，我先恭喜妳！」

「歸宿是還談不上。」她有點靦靦地笑了笑，舉目向四週打量着。

當她的視綫觸及還擺在寫字枱上的那口小型旅行箱時，禁不住嬌軀一震，視綫被定住，俏臉上的嬌笑也結住了。

李至剛心知必有蹊蹺，但他却故意裝成並未覺察這情形似地，慢條斯理的掏出香烟：「丹妮小姐，抽一枝吧！」

「不！」丹妮有點魂不守舍地，搖搖頭：「我不會抽香烟。」

李至剛道：「在風月場中厮混，不染上抽烟的習慣，丹妮小姐眞算是出污泥而不染了。……」

「我可不像你所說的那麼純潔。」她終於忍不住了：「李先生，這口旅行箱，是——？」

「丹妮小姐就是爲了這口旅行箱而來？」李至剛神秘地笑了笑。

「不！我是爲了另外一樁重要事情而來，我只想問問，這旅行箱是不是你自己的。」

「不是。」

「那麼——？」

「我是在不到一個鐘頭之前，檢來的，啊！不！應該說是人家送給我的。」

「是甚麼人送給你的？」她有點兒打破砂鍋問到底的味道。

李至剛道：「還不曾見過面，可能是一個小姑娘。……」

「這死丫頭好粗心！」她苦笑道。

李至剛不便再裝胡羊了。只好笑問道：「怎麼？難道這口箱子是妳的？」

丹妮點點頭：「我想，不會錯了！」

李至剛神色一整，說：「我相信這口箱子是妳的，但爲愼重計，妳必須先將送出這口箱子的時間，地點，以及裏面有甚麼東西，說明一下。」

「好的……」

丹妮說的時候，地點，完全脗合，只是不能說出箱中現鈔的確實數字。

「這已經足夠了，丹妮小姐，即使妳今晚不來，明天我也會準時赴老地方原璧奉還的。」

「謝謝你！李先生……」她顯得非常激動。

這也難怪，對一個舞女來說，十萬元以上的美金，是一個很大的數目，在意外地失去，又意外地找回來的情況之下，自然是會非常激動的。

「不用謝，但妳必須坦白地回答我幾個問題。」

「好的，好的……」她連連地點着頭說。

「這筆鉅欵的原主是誰？」

「就是那老甲魚，是一個很有錢的商人。姓……」

「這些，暫時不談。」他打斷她的話說：「這筆錢是老甲魚送給妳的嗎？」

「不是，我是黑吃黑。」

李至剛道：「這也就是妳明天不再上班的原因？」

「是的。」

「到目前爲止，老甲魚是否已發覺他丟了鉅欵？」

「還沒有！」她有點不好意思地一笑道：「本來，老甲魚今晚是不走的，但臨時一個電話，將他叫走了，我也因爲有事情要委託你，所以才夤夜前來打擾。」

李至剛點點頭：「錢，我全部還給你，但妳也必須在原主察覺之前，送回原處去，明天繼續去舞廳上班，就像根本不曾發生過這回事一樣……」

……她沒接控，只是一張俏臉變成煞白。

「別難過！」李至剛安慰着她：「我保證這筆錢還是屬於妳的，而且，妳還可以另外獲得一筆鉅欵。……」

「眞的？」

「當然是眞的，但妳必須聽我的安排，並眞誠地和我合作，請附耳過來……」

他貼着她的耳朵低聲吩咐，她則不斷地點着頭，俏臉上是一片興奮的光彩。

李至剛含笑而起，取過一瓶葡萄酒，斟了兩杯，說：「丹妮，爲我們的合作乾杯！」

然後，李至剛又含笑說：「丹妮，現在可以說妳那重要的事情了，我可以替妳免費服務。」

「那我先謝了！」丹妮輕輕一嘆：「但我知道，這案子非常棘手。」

李至剛爽朗地一笑，說：「辦案子，是越棘手，越困難，才够刺激，平淡無奇的案子，我才沒興趣過問哩——說吧！小姐。」

丹妮嬌笑道：「李先生，金龍公司那個案子，我想，不用我介紹了吧？」

「怎麼？妳也是爲了金龍公司的案子而來？」

「難道還有誰先來過？」

「這些，待會再談，先告訴我，妳對這個案子的看法！」

「我認爲，丁少白是寃枉的。」

「何以見得？」

「因爲，我是他的隣居，對他的爲人，最爲了解，他的生活至爲嚴肅，吃、喝、嫖賭，一樣都不來，下班後，就窩在房間中看書，聽聽收音機，看看電視，是一個標準的好青年！」

「所以，妳才要我設法替他平反？」

「是的。」

李至剛道：「看情形，妳對他好像有過一段情？」

「我不否認，但那是過去的事了，以往，一直是落花有意，流水無情，我也知道，像我這樣的風塵女子，配不上他，只好自行知難而退。」

「他對妳那麼薄情，妳還要救他？」

「有人說，愛是奉獻，不是佔有，現在，我作的就是奉獻的工作了。」

「丹妮，你太偉大了！」

「偉大二字，我不敢當，我只是求我自己心之所安。」

「好，這事情，我會全力進行，妳先把這筆鉅欵帶回去吧！記着，莫忘了我們的合作計劃，隨時保持聯絡。」

「好的，」她站了起來，囁嚅地說：「李先生，方才是甚麼人來過？」

李至剛揮揮手說：「小姐，現在，最重要的事，是妳趕快回去，其他的以後有空再談……」

× × ×

凌晨三點

警署看守所中。

並不十分明亮的燈光下，一個年輕人仰臥在一張單人鐵床上，發出均匀而輕微的鼾聲。

那是一間單人房，那年輕人約莫二十四歲的年紀，儘管是因囚居牢房中，而顯得有幾分憔悴，却並未影响他那英挺俊秀的本來。

這位年輕人，就是丁少白——轟傳本埠的金龍公司監守自盜案的主角。

牢房門外的甬道中，一個身裁高大的警員，在來回蹀躞着，足下的皮靴，發出有規律的「閣閣」聲。

忽然，警員背後，出現一個幽靈似地幪面人，以無比迅疾的動作，欺近那警員，朝着那警員的後腦杓，兜頭一拳，就將警員擊得倒了下去。

那幪面人的身手，十分高明，他，一拳將警員擊昏之後，不待那警員的身子倒地，立即一把抓住警員的衣領，使其輕輕倒下，居然沒發出任何聲响來。

儘管那警員倒地時，並未發出响聲，但那幪面人的拳頭擊中警員頭部的聲音，已將丁少白驚醒。

他，不着痕跡地，翻了一個身，面朝外，避開室頂電燈的直射，將眼睛睜開一綫，注視着那蒙面人的下一步的行動。

那幪面人將警員放倒之後，立即快步走向丁少白的牢房前，一面以一枝裝有消聲器的手槍瞄準着丁少白，一面低聲歉笑道：「丁少白，請多多原諒，可不是我要你的命……」

他的話未說完，「酣睡」中的丁少白，突然一揚手，一道白影疾射而出，使得那幪面人「哎喲」一聲，手槍也隨之掉落地下。

丁少白挺身坐起，一面大喝一聲：「拿刺客！」

那幪面人顯然是必欲置丁少白于死地，在行跡業已暴露的情况之下，居然不顧逃命，而迅疾地重行抓起手槍，向丁少白發射。

這一手，可的確大出丁少白的意料之外。

如非是那幪面人匆促發槍，失了準頭，而丁少白又身手矯捷，閃避及時，這一槍，必然會要了他的命。

但饒是如此，丁少白的左肩上，還是受了傷。

不過，丁少白閃避不忘反擊，也幾乎是在他左肩受傷的同時，那幪面人的手槍已再度被他擊落地下。

這時，看守所中，警鈴聲大作，雜沓的腳步聲與吆喝聲也由遠而近。

那幪面人已顧不得再殺丁少白，由於情況緊急，也由於他的雙手都已被丁少白擊傷，所以，連手槍也沒法拾取，立即飛奔甬道盡頭，腳尖一點，一個箭步，已騰身上了那高達二丈的圍牆上。

就這緊要關頭，「砰」地一聲，蒙面人腰部中了一槍，摔落圍牆下。

那發槍的警員還沒有趕到那幪面人身邊，圍牆上又發出一聲顯然是裝有消聲器的輕微槍聲，擊中幪面人的左胸，立告畢命。

那警員氣憤之下，舉槍向圍牆上連放三槍。

他的背後，傳來一個威嚴語聲：「人都跑了，還發甚麼狠！」

那警員苦笑道：「探長，你不知道，那歹徒們居然殺人滅口！」

「那不稀奇，如果換成你我，也會這麼做的。」探長也還以苦笑。然後走到丁少白的牢房門口，向丁少白問道：「丁少白，傷勢如何？」

這位探長，就是本埠有名的「迷糊神探」杜恆。

其實，他並不迷糊，也够不上稱爲神探，僅僅是勉能盡職而已。

當然，「迷糊神探」四字，調侃意味重於恭維，是他們的同事們開玩笑叫出來的。

「還好，子彈擦肩而過，只受一點皮肉之傷。」丁少白沉思着說。

杜恆點點頭說：「待會跟我去醫務室包紮一下——李彪，把丁少白的房門打開來……」

正在檢查幪面人屍體的另一個警員嚷道：「乖乖！好高明的功夫！」

「甚麼事？」杜恆沉聲問。

「探長，這傢伙的雙手手背上，都嵌着一粒襯衫上的鈕扣，顯然是那位身手高明的人，救了丁少白。」

「你很聰明。」

杜恆的語氣，似讚美，也像調侃，令人莫測高深。

只見他一雙精目，正盯在緩步走出牢房的丁少白的前胸上，嘴唇牽動了一下，才說：「來，先去醫務室。」

丁少白邊走邊說：「探長，從現在起，我要求特別保護。」

「咱們待會再談，待會再談……」

在醫務室包紮好丁少白的傷口之後，杜恆將他帶到辦公室中，關上房門，冲好兩杯咖啡，遞過一杯給了丁少白：「老弟，喝杯咖啡，壓壓驚。」

「謝謝！」

「眞沒想到，老弟具有如此高明的身手，居然能以兩粒鈕扣將刺客擊傷。」

「本來我不想炫耀，但性命交關，我不得不先發制人……」

丁少白喝了一口咖啡，隨手取過辦公桌上的一副手銬，向杜恆一遞說：「探長，請給我銬上。」

杜恆一怔道：「你這是幹嗎？」

丁少白笑道：「先替我銬上，我再解釋。」

杜恆苦笑了一下，將手銬銬在丁少白的手上，一雙精目深深地凝注着。

丁少白舉起戴着手銬的雙手，含笑說：「探長，請注意看着。」

話聲才落，只聽「喀嚓」兩聲脆响過處，丁少白手腕上的那副手銬，已斷成四截，掉落地上。

在杜恆的凝目注視之下，竟然沒看到丁少白是如何將手銬弄斷的。

因此，杜恆臉色一變之下，禁不住雙翹拇指，說：「老弟，你眞了不起。」

「多謝誇獎！」丁少白笑了笑，說道：「探長，就憑我這兩下子，如果我當時拒捕，或者是被捕後，越獄潛逃，行得通嗎？」

「行得通，絕對行得通。」杜恆苦笑着。

「但我既沒拒捕，也沒有越獄潛逃，探長知道那是甚麼原因嗎？」

「我就是想不通。」

「理由很簡單，我並沒有監守自盜，如果一走了之，那就跳到黃河，也洗不清了。」

「唔……有道理，有道理。」

「同時，我也相信法律是公正的，我希望經由神聖的法庭，還我清白。」

「你的想法是對的，老弟。」杜恆苦笑道：「但你這個案子實在很棘手，平心而論，我也發現這個案子疑點很多，但我却沒法替你開脫！」

「只是因爲我沒法提出案發當晚，替我證明我的行踪的人證來？」

「不錯，這是最重要的關鍵。」

「探長，對於一個無辜的人，如果提不出證明他沒有犯罪的證據來，就算是有罪，這樣的法律，能算公平嗎——」

「我不是立法的人，老弟，就你的案情來說，主因是你是業務主管，所以，即使你沒有直接犯罪的證據，也脫不了監守的嫌疑。」

「我當了三年出納員，要偷錢，多的是機會，爲甚麼以前不偷，偏偏等到公司當局昇我做出納主任之後，才下手偷錢？」丁少白顯得無限的激憤。

杜恆苦笑道：「老弟，咱們先談今宵的事，好嗎？」

丁少白長吁一聲說：「也好。」

杜恆掏出香烟，說道：「老弟，來一枝吧！」

「謝謝！我不會抽烟！」

杜恆道：「老弟，你在本埠，是否有甚麼仇家？」

「沒有。」

「別的地方呢？」

「也沒有，我雖然懂得一點防身功夫，却從來不好勇鬥狠。」

「你再仔細想想看？」

丁少白道：「不用，我生平沒有得罪過任何人。」

杜恆道：「那麼，今宵這個刺客，何由而來？」

「我想。」丁少白沉思着說：「還是跟這個所謂監守自盜的案子有關。」

「唔……」

「這案子，本來就是存心嫁禍，但由於我不承認，即使承認了，也交不出贓欵，所以，站在他們的立場，最好是買通一

個職業兇手，將我殺掉，在死無對證之下，也就不了了之。」

「唔！老弟這一構想，很有道理，很有道理……」

這位「迷糊神探」的由來，可能就在這一點上，他本身的頭腦，並不怎麼靈光，但却很能虛心地接納別人所提供出來的意見。

丁少白又喝了一口咖啡。

「老弟，你認爲，那嫁禍于你的人是誰呢？」

「我如果知道那人是誰，也就不至於吃這一場寃枉官司啦！」

杜恆猛抽了一口香烟，不斷地用手拍着自己的額角。

但他的腦子，實在不靈光，拍了半天的額頭，仍然拍不出甚麼名堂來。

房門上傳來輕微的剝啄聲。

「進來！」杜恆沉聲吩咐着。

「報告探長，兇手的屍體上，沒有任何證明他身份的文件。」李彪站在門口報告着。

「查過指紋嗎？」

「查過，電腦資料庫中，沒有此人的資料！」

「那麼，他顯然是外地來的。」

「是的，我也是這樣想，他於雙手受傷之後，仍能一縱登上兩丈高的圍牆，本埠黑社會中，還不曾聽說過有這麼高明的人物。」

「都是你，將他打死了，目前想問也沒法問……」

「探長，我只是打傷他的腰部，那是他們自己人殺人滅口呀！」

「去去去……」杜恆連連揮着手：「別在這兒煩人！」

「是！」李彪苦笑着行了一個禮，轉身退走了。

沉思了少頃之後，杜恒才正容說：「老弟，這案子我一定盡我最大的力量，替你設法平反，至於安全方面，我也會特別加強警衞，像今宵的事，當不會再發生，你且再委屈幾天，安心等待吧！」

丁少白苦笑道：「多謝探長……」

× × ×

由於昨宵折騰了大半夜，第二天上午，「迷糊神探」杜恒，一直到十點半才起床。

剛剛洗好臉，他的頂頭上司——警署署長來了電話。

儘管只是聽電話，但杜恒却還是畢恭畢敬地，立正姿勢站得挺標準的說：「是是……我是杜恒。」

「杜探長，今天的晨報，你已經看過了嗎？」

「報告署長，還沒看過……」

「那你趕快看看，最好是所有的大小報紙，都翻閱一下……」

「是是……報告署長，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還不是有關金龍公司百萬失竊那個案子……」

「啊……」

「全埠的報紙，都是異口同聲的說，本案案發迄今，已逾一週，主嫌也已經就逮，却爲何一週以來，沒有進一步的消息發佈，像這情形，要拖到甚麼時候才能結案？」

「報告署長，本案主嫌，一直不肯承認……」

「那是你的事，與論界異口同聲地，指責我們低能，更有些報紙，暗示我們警方受了被告的好處，這些，且不去管他，現在，你給我一個答覆，甚麼時候可以宣佈結案？」

「這個……報告署長……」

「別這個那個的，你不想幹不要緊，我這個署長，可不甘心被一個小偷拖垮下去。」

「是是……」杜恒一面以衣袖拭去額頭的冷汗，一面說：「報告署長，我馬上到署裏來，當面報告。」

「好……」

「砰」地一聲，電話掛斷了。

杜恒長長地吁了一口大氣，然後是一個無言的苦笑。

「報告探長，至剛偵探社的李至剛先生求見。」室外有人恭聲稟報着。

「請！請！」杜恒已開始整理服裝，準備去晉見他的頂頭上司。

李至剛緩步而入，一面含笑招呼：「探長好！」

「好，好得不得了！」杜恒苦笑着道：「今天是甚麼風，把你這位大偵探吹了來？」

「無事不登三寶殿。」李至剛開門見山地說：「我是爲了金龍公司那個案子而來。」

「哦！」杜恒一面結着領帶，一面說：「請坐，請坐！」

李至剛自顧自地，掏出香烟，在沙發上坐了下來。「探長要出門？」

「是的，是局長召見。」

「那我來得可眞不巧。」

杜恒道：「如果你老弟沒有別的急事，就請在這兒等一會，最多一個鐘頭，我就回來。」

「那麼……」李至剛沉思着說：「準十二點，我在南國餐廳恭候。」

「怎麼？你要請客？」

「拍拍你這位大探長的馬屁，不可以嗎？」

「雖然是受之有愧，但是却之不恭，好！我準時叨擾……」

× × ×

杜恒於準十二點到達南國餐廳，他的臉色很嚴肅，不難想見，他是有着嚴重的心事。

當侍者將他引到雅座中時，李至剛目注他笑問道：「探長好像心事重重？」

杜恒苦笑了一下說：「我想，你老弟一定已經看過今天的晨報了？」

「是的，難道說，探長去晉見署長，就是爲了那報紙上的指責？」

「我不是去晉見署長，是應召去聽訓。」杜恒摸了一下自己的下巴，自我解嘲地一笑道：「好在我的鬍子已經自己刮光，用不着勞動署長的大駕。」

「對了，署長怎麼說？」

「限我一週之內結案。」

「一週之內結案，恐怕不容易。」

「一週之內結不了案，我會被炒魷魚

，咱們署長也要捲鋪蓋。」一舉酒杯，苦笑着說：「我借花獻佛，先敬你一杯。」

兩人對飲了一杯之後，李至剛才注目問道：「探長，這一週以來，案情是否有進展？」

杜恒苦澀地一笑道：「有！不過却是進展得更爲棘手了……」

接着，將昨宵所發生的事故，詳細地說了一遍。

李至剛沉思着說：「那麼，探長已默認，丁少白這個案子，可能別有隱情？」

「唔……老弟，該說你的事情了，方才你說，你也是爲了這個案子而來？」

「是的。」

「委託你的是甚麼人？」

「探長，很抱歉，這是屬於我業務上的秘密……」

「好！算我沒有問過。」

「多謝探長！」

「老弟，能不能告訴我，你是替原告還是替被告服務？」

「這個，我可以告訴你，我是替被告服務。」

「那麼，老弟此行之意，是——？」

「我想請探長通融，讓我跟丁少白單獨談談。」

「老弟，雖然說是吃人的嘴軟，但你也該明白，這事情我却無能爲力。」

「我知道，由於案情未明朗，丁少白還不許接見賓客，但我們可以來一個『瞞下不瞞上』……」

「何謂『瞞下不瞞上』？」

「這就是說，不讓下面的人知道，署長面前，可以先報個信。」

杜恒停杯注目問道：「老弟對這個案子，好像很有把握？」

「我自信有九成把握。」舉杯一碰。

李至剛含笑說：「乾杯！」

「你老弟的話，我自然信得過。」杜恒沉思着說：「但我們不妨來一個先小人後君子，我要先知道，這樣作對我有甚麼好處？」

「探長眞是快人快語。不矯情，不做作，好！我承諾，破案時，我們共同分享這一份榮譽。」

「這就够了，現在，先說你的錦囊妙計？」

李至剛笑道：「既稱錦囊妙計，自不能先行洩密……」

杜恒臉色微微一變之間，李至剛又含笑說：「但等我跟丁少白單獨密談之後，我會在探長面前，透露一部份。」

「也好。」杜恒點點頭，說：「不過，你那瞞下不瞞上的辦法，却有修正的必要。」

「如何修正法？」

「上下一齊瞞。」

「這當然更好，但我担心探長，担負不了這一份千斤重担。」

「這點關係，我自信還担當得起。」

「但我還有進一步」計劃，探長請附耳過來。……」

兩個人咬着耳朵密語了一陣之後，杜恒苦笑道：「這辦法行不通的。」

「探長是說，署長不會答應？」

「那是必然的……」

「爲了保持他那署長的烏紗帽，他非得接受我的要求不可。」

「難！很難！」

「探長，只要你肯相信我，有誠意和我合作，我自信可以說服他。」

「也好，咱們不妨試試看。」杜恒苦笑着問道：「老弟，照你這辦法，可以於一週內破案嗎？」

李至剛沉思着說：「一星期的時間，實在太匆促了一點，但我會儘速進行。」

杜恒的心情，顯然已經開朗得多了，一舉酒杯，含笑說道：「爲我們的合作乾杯！」

「也爲我們的勝利和榮譽乾杯！」

× × ×

午餐過後，杜恒主動晉見署長，費了十多分鐘的口舌，他們那「瞞下不瞞上」的計劃，才算是勉强獲得署長的許可。

而且，他們是劍及履及，就在當天下班後的晚間，在杜恒的安排下，就在他那探長的辦公室內，讓李至剛和丁少白二人，作一次單獨的懇談。

李至剛在丁少白口中獲得了一些甚麼，旁人沒法知道，但由李至剛離去時，那神彩飛揚的神色上判斷，他此行的收穫，一定是很豐碩的。

由於工作進行得順利，他的脚步也比平常要輕快得多。

當他吹着口哨，打開他的辦事處的房間時，一枝裝有消聲器的槍管正瞄準着他的胸部，旁邊並傳出一個威嚴語聲說：「舉起手來！」

變出意外，饒是李至剛平常機智甚佳，反應敏捷，但此情此景之下，他可不得不乖乖地舉起手來，並苦笑着問道：「諸位，這是甚麼意思？」

對方一共是四個西裝客，都以黑巾幪面，只露出一雙眼睛在外面。

那四人中，三個持着手槍，分三個不同角度瞄準着李至剛，另一個却拿着一個小型牛皮紙袋，目光炯炯地，凝視着他說：「小意思，小意思。」

李至剛蹙眉問道：「咱們有仇？」

「沒有。」

「有怨？」

「也談不上。」

「那麼，諸位這樣對待我，又所爲何來？」

那幪面人狡黠地一笑說：「我已說過，是小意思。咱們兄弟們奉命請你去歐洲休假半年。」

「你們奉誰的命令？」

「大偵探，你這話，可問得太不聰明啦！」

「好，不問這個，問問爲甚麼，總該可以吧！」

「這個是可以的，因爲，你在這兒，不受歡迎。」

「這是說，我妨碍了你們的生計？」

「不錯。」那幪面人一揚手中的牛皮紙袋：「這裏面是你赴歐洲的護照，和今晚十二點起飛的泛美班機的機票。」

「各位的服務，倒是很週到，也很熱心。」李至剛苦笑着。

「這倒是實情。」蒙面人沉聲說：「大偵探，眼前情況，你一定很明白，如我們要殺你，只不過是舉手之勞，而且，我自信，殺了你之後，即使你這位『東方福爾摩斯』復生，也沒法破案……」

「那你爲何不殺了我？」

「是我們頭兒不願節外生枝，所以才便宜了你。」

「如此說來，我還眞得感謝你們頭兒才對。」

「那倒不必，只要你乖一點，也就够了。」

「如何乖法？」

「乖乖地前往歐洲，不許中途下機，也不許於半年之內重回本埠，我可以坦白告訴你，這條航綫上，每一站都有我們的人員負責監視你，你如果不乖，那後果，我也就不用說了。」

「多謝你的提醒！」李至剛冷冷地笑了笑。

幪面漢子一呶嘴，說：「老王，將大偵探身上的手槍收繳下來。」

「是！」

繳下手槍之後，幪面漢子又沉聲說：「大偵探，時間差不多了，快點收拾行李吧！」

李至剛試探着問道：「朋友，我可以打一個電話嗎？」

「不行！」

「可是，我身邊沒有錢，遠赴歐洲休假，總不能喝西北風呀！」

「這問題，咱們老大也顧慮到了，一到機場，就會派人送上五萬元現鈔，這筆錢，等你重回本埠時，再向你索還。」

「你們老大對我，可眞算是仁至義盡了！」

「這可是實情，咱們頭兒，可從來也不會這麼仁慈過——大偵探，快收拾行李吧！」

在槍口威脅之下，李至剛沒有選擇餘地，只好認眞地收拾行裝。

一切舒齊之後，李至剛聳聳肩，苦笑道：「好了，咱們走吧！」

那幪面人跟他熱烈地握着手說：「門外，另外有人護送，祝你旅途愉快！」

不錯，門外早有兩個滿臉橫肉的彪形大漢在等着，憑李至剛的經驗，一眼就能斷定，那兩個人全都是本來面目。

室內的幪面人向那兩個彪形大漢吩咐着：「多加小心，飛機起飛之後，你們的責任才能解除。」

「我知道……」

於是，李至剛在一人替他提着行李，一人持槍「護送」的情況之下，進入電梯，直達底樓，登上一輛事先準備好的「福特」，逕行向機場疾馳而去。

李至剛能成爲名偵探，並獲得「東方福爾摩斯」的稱號，絕非倖致。

他，除了心思愼密，頭腦靈活，反應敏捷，以及槍法準確，身手高明之外，隨身還携帶着不少的最新型科學道具，所以，平常辦案，無不迎刃而解，即使是最兇狠、狡猾的歹徒，也對他莫可奈何。

但今宵，他算是遇上尅星了。

因爲，那些幪面人，對他的一切，似乎知之甚稔，使得他那些平時仗以化險爲夷，轉危爲安的科學道具，根本無法施展，同時，又於收繳他身上的手槍時，將所有的「零碎」也一併收下了。

因此，他此刻夾坐在兩個持槍大漢的中間，可說是一籌莫展，只在心中苦笑着想：「看情形，我可眞得去歐洲渡假一番啦！」

右邊那大漢沉聲說：「大偵探，你可別動甚麼歪腦筋。」

李至剛聳聳肩，苦笑說：「二位想想看，在此情此景之下，我還能動甚麼歪腦筋。」

左邊那大漢得意地笑道：「諒你也玩不出甚麼花槍來了！」

李至剛仍在苦笑着，說道：「對於本埠所有黑社會中的人物，我自信認識八成以上……」

右邊那大漢截口笑道：「就是不認識我們，是嗎？」

「是啊！」

「這有甚麼稀奇，你所認識的，都是有頭有臉的人物，而我們兩個，却是無名小子。」

「閣下太客氣了！」

「再說，你所認識的，只不過八成以上，至少，還有一成的人，你不認識，是嗎？」

「有道理，有道理……」

李至剛口中漫應着，心中却在飛快的轉着念頭。

他身上的「法寶」雖然被搜走，但手足還是自由的。

憑他那高明的身手，儘管對方都持着已上了膛的手槍，要想將對方兩人擊倒，却並非難事。

但問題却在目前這一條公路上，顧忌太多，使他遲遲地不敢貿然發動。

因爲，通往機場的這一條公路，是左傍峭壁，右臨數十丈深的懸岩。

在此種情況之下，如果他出其不意地，猛然將對方兩人擊倒，勢必使前座的司機失驚，司機於失驚之下把持不住方向盤，那將是一個同歸於盡的局面。

他的目的是求脫離對方的控制，爲了要脫離對方的控制，而冒着同歸於盡的危險，那是不划算的。

當然，如果他目前有着生命危險，就不能有太多的顧慮了。

但事實上，目前所有的跡象顯示，對方似乎並無要取他性命的企圖。所以他認爲，目前還沒有冒險行動的必要。

往機場的這一段路程並不長，沉思中，車子已到達機場大厦前。

雖然是深夜，但機場大厦中，却仍然是燈火輝煌，萬頭鑽動地，顯得非常的熱鬧。

在兩個持槍大漢的挾持之下，李至剛下了車，在進大門處，有人遞給他一疊嶄新的鈔票。

他順手將鈔票往懷中一塞，一雙精目却在向四週掃視着。

右邊那大漢似乎已看透他的心事，壓低嗓音，在他耳邊悄聲說：「大偵探，我要提醒你一聲，四週人叢中，至少有五枝手槍在瞄準着你。」

左邊大漢接着笑道：「所以，你必須要乖一點。」

李至剛淡然一笑道：「諸位可眞是太

抬舉我啦！」

右邊大漢道：「我們有自知之明，在如此近距離的情況之下，兩枝手槍是制不住你的。」

李至剛心中苦笑着：「看情形，只好等進入出境室之後，再設法脫險了。」

但事實上，他這一如意算盤，也落了空。

因爲，那兩個彪形大漢也辦好了出境手續，並買了這一次班機的機票。

很顯然，這兩位是負責一直押解李至剛出境的。

當然，兩個彪形大漢的手槍，在出境檢查時，已被收繳下來。

手槍威脅一經解除，李至剛自然是毫不怠慢地，立即採取行動，左右開弓，雙拳齊出地，擊向對方兩人，同時口中並大聲叱喝着：「這是兩個匪徒，諸位，快閃開……」

兩個彪形大漢身手並不弱，而且，對李至剛的行動，似乎早已在他們的預料之中。

因此，李至剛的奇襲，被他們避過了，而且，如非是李至剛身手矯捷，閃避及時，還幾乎挨了致命的一擊。

那向李至剛偷襲的，是站在李至剛身旁的另外兩個出境旅客。

那是兩個蓄着一撮短髭的中年紳士，但身手却非常高明，出手既準且狠。

他們的拳頭是擊向李至剛的頭部的，李至剛聽風辨位，避過了要害，却在雙肩上挨了一下重擊，使得他一個踉蹌，前衝八尺，那一叠揣在西裝上衣袋中的新鈔，也因而摔落地下。

眞是說時遲，那時快。

李至剛的身形尚未站穩，那兩個彪形大漢，已像一陣風似地，疾撲而上。

同時，那兩個中年紳士，也雙雙一個箭步，跟踪飛撲，口中並大喝着：「諸位別聽他胡說八道，這是一個逃犯，我們是奉命秘密押解他出境的……」

話聲中，五個人巳拳脚齊飛地，打得一場糊塗。

那四個人的身手，相當高明，李至剛雖然算得上是一位高手，但在衆寡懸殊的情況之下，不但左右支拙，捉襟見肘地，顯得難以招架，而且，還着實挨了幾下重的。

出境室中雖然有武裝警衛，但在惡鬥中的雙方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混亂情況之下，一時之間，不知帮誰才好，而遲遲不曾採取行動。

混戰當中，那一叠在地下的新鈔，被踢散了，原來竟然是一叠白紙，只有那上下兩張才是眞鈔。

李至剛不愧是一位傑出的大偵探，此情此景之下，他的頭腦却非常清醒，入目之下，立即聯想到很多的問題，心中一凜，連忙大聲喝道：「住手！」

但對方四人志在將他當場擊斃，又怎會住手。

因此，李至剛這一叫，却反而使對方四人的攻勢，更加凌厲了。

李至剛急怒交迸之下，拚着挨上另外三人的一記重擊，奮力一拳，將當面的一個中年紳士擊倒，乘機衝出重圍，並大聲叱道：「飯桶！你們瞧瞧，這地上撒開的是甚麼東西……」

話聲才落，却立即「哇」地噴出一大口鮮血。這時候那兩個武裝警衛，總算有機會出手了。一個扶着李至剛，一個以手槍比着仍待衝向前來的兩個彪形大漢和一個中年紳士（另一個中年紳士被李至剛擊倒，還沒爬起來）沉喝一聲：「站住！」

那爬在地下的中年紳士也同時「咦」了一聲道：「怎麼全是白紙？」

這一叫使得他的三個同伴也傻眼了。

警衛之一向李至剛問道：「朋友，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李至剛苦笑道：「我是私家偵探李至剛，他們四個全是歹徒。」

「啊……」

「請先將他們四個看管起來……」

出境室外飛機引擎的「隆隆」聲，使得他心中一驚地，立即一轉話鋒：「兄弟，飛機不能開，趕快制止！」

警衛之一問：「爲甚麼？」

李至剛道：「可能有定時炸彈。」

這問題太嚴重了，那警衛來不及再問下去，立即拿起電話，通知飛行管制中心，制止飛機起飛。

果然，在會同安全人員詳細搜查下，在行李艙中搜出一枚五磅重的定時炸彈。

同時，由於李至剛的電話，探長杜恒也帶着一輛警車到機場。

杜恒首先很關切地問道：「老弟，是否要先去醫院？」

李至剛苦笑說：「不要緊，這點傷勢，我還挺得住，明天再去看醫生……」

於是，半個鐘頭之後，全部人馬，都回到杜恒的辦公室中。

杜恒首先將醫師找來，替李至剛檢查過傷勢，並服過藥後，才一翹大拇指，說道：「老弟，對於你，我眞是佩服得沒話可說。」

李至剛謙笑道：「探長過獎啦！其實，我自己可感到非常慚愧。」

「你還有甚麼慚愧的？」

「這不是陰溝裏翻船嗎！」

「老弟，這點挫折，算得了甚麼，俗語說得好，智者千慮，必有一失，連現代的電腦，也難免要出差錯呀！何況，由於你的特殊機智，不但救了你自己，也救了飛機上一百多條人命，這可眞是功德無量呀！」

那彪形大漢之一也插口苦笑道：「對了，李先生，我們這四條命，也等於是你救的……」

另一個彪形大漢截口苦笑道：「不！嚴格說來，免除這一次飛機爆炸的功臣還是我。」

「你？」杜恒注目問道：「這話怎麼說？」

那彪形大漢苦笑道：「不瞞探長說，我們接下這一宗生意時，事主曾要求我們，必須在李先生登上汽車後，以特製的藥物使其神志迷糊，才能順利地登上飛機，是我臨時改變了主意，才沒有施用那種藥物……」

李至剛插口問道：「你爲甚麼要臨時改變主意？」

那彪形大漢道：「因爲，你是鼎鼎大名的大偵探，武功槍法都是第一流的，不怕李先生見笑，我們四人也非常自負，自從出道以來，還不曾遇到過敵手。」

「所以，你想利用我來攷驗一下你們的眞正實力？」

「是的，其實，他們三位比較愼重，很不同意我的意見，是我要堅持這麼作，說句迷信話，好像冥冥中有神靈在支持我，才使我堅持到底，使我們免去這一刦，也救了一百多人的性命。」

「你們是職業兇手？」

「是的。」

「不是本埠人吧？」

「是的，我們是旅居日本的華僑。」

「雇用你們的人是甚麼人？」

「是東京的一個黑社會頭目。」

杜恒接着問：「你還能找到他嗎？」

李至剛搶先苦笑道：「那不可能的，由於他們的任務巳經失敗，那雇用他們的人，必然聞風逃逸了。」

（未完）

李小龍個別授徒

海雲

有些武館教授一般練武的人，採取捷徑，剛剛進門就教他如何出手，用最快速的手法擊倒强敵，而且苦練某一招，此外，還叫他們練氣，每天到公園跑步，換句話說，碰頭就打，全部採取攻勢，速戰速決，能够三拳兩脚擊倒對方，那就算了，不然的話，拔脚飛奔，故此，他們需要練氣，能够走得快，而且走很長的路，這樣子的武館，確是妙想天開。

另有一種武館是個別教授的，並非集中幾十人同在一個大堂之內教授，而是看準了某一個進門求學的人，體質上有什麼優點或者弱點，針對此人的體格和特徵加以鍛鍊，舉例言之，體型笨重的人，應該學洪拳，至於體型較爲瘦長，但却拳頭較硬，就應該學白鶴拳了，根本上白鶴拳飛躍出擊，跳不起就很難學得到那一個門派的絕招。此外，脚特別靈活的人，多數是上半身比較瘦削的，那雙脚却很有份量，那種人往往是年齡很輕就喜歡打足球的，習慣成自然，故此，雙脚有勁。另一種是身型矮小，但却拳頭特別沉重的，臂力沉雄，這種人適宜練習洪拳了。

爲了使學生得到有用的技巧，能够保護自己，學習的時間縮短，但却很有份量，個別教授，確是一個辦法。照筆者所知，李小龍在美國紐約的唐人街設館授徒，就特別重視個別教授的，奇怪得很，他對於個別教授的人，沒有正式說明要教多少個鐘頭然後學會，也沒有固定收費，同是一個學拳的學生，有些學生只收一百元，另外一些人却收五百。不過，他有一個原則，一定要看準對方有機會造就，能變成第一流的高手，然後個別教授，否則，他寧願收費較廉，叫這個人加入普通的健身班學習初步拳脚，說得更清楚點，不妨這樣說，他最有興趣修整爛功夫，有什麼人想學習特殊的招式，本身有些斤兩，他一定欣然的教授，不管對方是白人，華人，抑或是黑人。

現時在紐約哈林區居住的黑人，有些職業拳師擅長虎尾脚，穿心脚，或者低脚踢出，那些脚法就是從李小龍武館學習得來的，根本上唐人街跟黑人聚族而居的哈林區十分接近，再又因爲當時有些黑人拳師付出高價，向李小龍學習，他們學會了，便躲着苦練，故此，唐人街的脚法並非傳到白人那邊，而是傳給黑人區。

當時有些黑人區的拳師到李小龍那邊登門拜訪，願意付出每小時五百元美金的代價，請李小龍教授脚法，凡有這一類人到來學習技擊，李小龍一定先行問他何以想學脚法，又再問他以前有沒有學過什麼打鬥的招式，最後叫他下場交手，認爲對方確是可造之材，然後教授。

李小龍當時教授的健身班，不過每位每月收費六十元，如果想學習脚法，而係個別教授，每小時約二百元，特別速成的會收費五百元，由此可見他多麼的重視個別教授了。照他的解釋，單是學習到什麼絕招，加以苦練，未必有用，一定要使拳脚自己有反應，正如一個踢足球的人，毫不考慮，那雙脚就懂得如何踢出，故此，一個人的脚法是否練習得好，與本人的反應快慢有關，超過四十歲以上的人，不必再學脚法了，因爲年齡上的限制，反應必然較遲。

李小龍說：「如果兩人在非常接近的距離一齊起脚，當然是踢得比較快的一個人佔上風，因爲對方捱了一脚，往往就此倒下來，無法招架，如果兩人同時踢出一條腿，反應較强的人知道雙方的招式相差不遠，立刻把已經踢了一半的腿，加以控制，使它傾斜一點，並非踢對方的腹部，而是踢對方的前鋒馬，膝蓋彎吃了一脚，站也站不穩，當然倒下。」

李小龍奪取萬國自由搏擊的冠軍，就靠他專踢前鋒馬的一招，那一脚不但踢得快而準，更重要的是那條腿好像打足球似的，自己會踢，並非由李小龍看準了形勢，吩咐那條腿踢出，它然後踢出。

李小龍認爲反應愈快的人，脚法愈加靈活，先求快，然後求準，再進一步，然後練習那條腿有勁，這是學習脚法的入門，不妨一知。

李小龍認爲最進步的一種教授方式就是個別教授，假如某一個人的一雙脚反應遲鈍，他的手却反應十分快速，那就不宜學習脚法了，其實手和脚都有特殊的功用，只要練習有素，能够打出勁來，便很有份量，不一定要靠一雙脚擊倒對方。

有一次李小龍就以個別教授的方式，指導一個僅有十八歲的青年，擊倒一個名拳師，教他閃打的步法，認爲歐美拳師的西洋拳姿勢打鬥，這種打法只是適合戴了拳術手套，脫去手套再打，那就太過呆板了，要是對方頻頻發拳，盡可能的閃避，只是招架，絕不發招，直到對方攻勢已疲，然後以霸王敬酒一招反攻，誘他左右發拳之際，自己用左手掩護，右手握拳抽上去，打他的下頷，不但不閃避，還走前一步急攻，一拳就可以把他打暈。

單是這件事，可以反映出「個別教授」是李小龍使人樂於付出高價學習中國功夫的一種秘密武器，如果你想練功夫，先要看清楚自己最大的特色是什麼。

侠義恩仇傳奇故事／東方英・文　盧令・圖

血海心潮（二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一輪明月帥天心和百代財神富億兩位武林高手，爲萬桐所暗算，昏倒絕澗，醒來發覺身上繫有二相衆生索，每人各綁一端，不特如此，萬桐更在二人身上下了奇毒，由其心念操縱，二人無奈，只好俯首認命，被迫渡過陰陽二絕地，進入一座蘊藏無數金銀珠寶及天下奇書的谷中，谷中主人未予責怪，反優禮相待，命財奴引領他們往參觀谷中珍奇，在參觀收藏奇書的石屋中，帥天心獲主管書痴允諾，借得少林易筋洗髓經，告辭出來由總管生活的居奇帶他們到一間石屋，說此處就是招待他們住宿之所——

朝作天堂客　晚爲地獄囚

居奇接着道：「少俠，自有人替兩位送上飲食之物，請恕老夫失陪了。」說着抱拳一禮，轉身走了出去。

百代財神富億急口叫道：「老前輩請留步，在下有所請教。」

居奇微一駐足，但並未轉身，道：「老夫知道兩位有很多事不明白，但是老夫也可能答不上，兩位還是稍候，晚上老夫替你們把財奴、書痴一同約來，給兩位一個滿意的答覆如何？」

百代財神富億笑道：「那太好了，多謝老前輩了。」

屋內靜靜的，就只剩下百代財神富億與一輪明月帥天心兩人了。

兩人自入谷來，就沒好好的想過，也沒好好的談過，這時，兩人都沒說話，保持着一分寧靜，在想着各自的心事。

不久，有人送來了飲食，那送飲食的人，不苟言笑，放下飲食，就退身走了。

兩人飽餐一頓後，百代財神富億拍了一拍肚子，吁了一口長氣，道：「帥兄，我們也該好好的談一談了。」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是的，我們也該好好的談一談，不知富兄有何高見。」

百代財神富億道：「帥兄，這裏是一個很奇妙的地方，目前凶吉難卜，我們要特別小心才是。」

一輪明月帥天心點點頭道：「兄弟也有這種感覺。」

百代財神富億道：「所以，小弟建議，今後我們應該化除私見，抱着同舟共濟決心，共渡此關，不知帥兄以爲如何？」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富兄說得是，兩人同心，其利斷金，理應各除私見，全力合作才是。」

百代財神富億一笑道：「帥兄也有此見，那就太好了。」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小弟心中有一事，想與富兄先談一談。」

百代財神富億道：「什麼事？」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就是剛才谷主答應我們每人可以有一個請求的權利，小弟想和富兄先談一談。」

百代財神富億顯然不大想談這個問題

，但又不能不談，無可奈何的淡淡地道：「帥兄請說。」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我們何不利用他這承諾，解決當前兩大難題……」

話聲頓了一頓，百代財神富億皺着眉峯，沒有答話的意思，一輪明月帥天心只有接着道：「我們身上這根『二相衆生索』和萬桐所要那『血玉娃娃』……。」

百代財神富億道：「帥兄的建議不錯，只是兄弟太吃虧了。」

一輪明月帥天心一怔，道：「此話怎講？」

百代財神富億道：「這樣一來，小弟豈不成了身入寶山空手而回。」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小弟不也和你一樣。」

百代財神富億道：「不一樣，你愛的武功秘笈，雖然不能取走，但可牢牢的記在心中，要不要秘笈都是一樣，但是小弟喜愛的那些財寶，光只看一看，又不能帶去，想想心裏只有更難過。」

別說百代財神富億只知自私自利，但所說的話，不是毫無理由，他實在是吃虧了。

一輪明月帥天心沒有百代財神富億會說話，倒是一時答不上話來，望着百代財神富億只搖頭。

百代財神富億會發財的人，倒從來不把話說絕，馬上接着又道：「這個問題，我們再多多攷慮，好不好？」

給了一輪明月帥天心一個面子，一輪明月帥天心只好一笑道：「好，我們慢慢再說吧。」

一語方了，屋外傳來一陣腳步之聲，居奇當先，財奴，書痴隨後走了進來。

一陣禮讓之後，屋內沉靜了片刻。

居奇輕咳一聲，提起話題道：「谷主授權老夫等三人前來和兩位一談，兩位有什麼問題都可以提出來，老夫等三人知無不言。」

百代財神富億目光一閃道：「三位能不能作決定性的承諾？」

居奇道：「如果老夫等不能答應的，只怕谷主也不會承諾了。」

百代財神富億道：「好極了，在下就有一個問題請教各位。」

居奇道：「請說。」

百代財神富億道：「在下剛才承蒙財奴前輩領導參觀了貴谷九大寶庫，只見那九大寶庫門都是敞而不關，難道不怕別人偷取麼？」

財奴一笑道：「這是老夫的問題，老夫回答你好了，因爲此地外人極不易進來，而本谷的規定是，凡是本谷之人都可以隨時取用，所以用不着鎖閉庫門。」

百代財神富億一臉欣羨之色，激動地道：「大家都可以自由取用麼？」

財奴道：「一點不假。」

百代財神富億道：「如果在下有心要些珠寶，不知可不可以取拏？」

財奴道：「可以，但有條件。」

百代財神富億興奮得幾乎要跳了起來道：「請問那條件是什麼？」

財奴道：「凡是谷外來賓，都有一次請求權，你要正式使用那次請求權，此外只准你個人親自動手，不准用任何理由請任何人相助。」

百代財神富億道：「我要搬多少都可以？」

財奴道：「隨你高興，只要你遵守規定，你把九大寶庫搬走也可以。」

百代財神富億心中另有計較，暗使機心，扣實地道：「在下是說要搬出谷外去啊！」

財奴笑了一笑，道：「可以，條件還是一樣，只准你自己動手。」

百代財神富億勇氣百倍地道：「好，在下正式請求，請貴谷給予搬運所有寶物的權利……。」

一輪明月帥天心大叫一聲，道：「富兄，請三思。」

百代財神富億正聲道：「兄弟心意已決，請勿干預。」

財奴笑笑地道：「富老弟，有的是時間，最好多想二天。」

百代財神富億道：「不用攷慮了，請老前輩接受在下申請。」

財奴一點頭道：「富老弟既然心堅如鐵，老夫只有接受了。」

說着從懷中取出一份申請書，要百代財神富億畫押之後又加蓋了指印。

財奴收好申請書抱起雙拳，向百代財神富億致賀道：「恭喜！恭喜！」

接着，書痴和居奇也都一一向百代財神致賀。

一輪明月帥天心只氣得虎目圓睜，大喝一聲道：「在下也有一事請教各位。」

居奇道：「帥老弟請說。」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在下對於貴谷的各種武功秘笈非常有興趣，想就這方面請教一二。」

書痴道：「好！好！好！老夫極願効勞。」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在下想帶些武功秘笈離此，不知貴谷有何規定？」

書痴搖頭晃腦地道：「第一，要正式申請，第二，只能抄錄帶走，不能取去原本。」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有無限制？」

書痴道：「沒有，你能抄得多少，就可以帶走多少。」

一輪明月帥天心望了百代財神富億一眼，冷笑一聲，道：「好，在下提出正式申請！」

百代財神富億叫聲道：「且慢！」

一輪明月帥天心大聲道：「兄弟心意已決，不必多說了。」

百代財神富億打起笑臉道：「帥兄，我們到外面去說一句話如何？」

一輪明月帥天心面孔一扳道：「沒有什麼好說的。」

百代財神富億還要說話的時候，一輪明月帥天心已向書痴要過申請書，蓋了指印畫了押還給了書痴。

一輪明月帥天心辦好手續之後，居奇笑問道：「各位還有什麼問題沒有？」

這時，一輪明月帥天心與百代財神富億各懷私心，都已賭上了氣，各皆搖頭道：「沒有了。」

居奇與財奴書痴三人抱拳一禮，告辭而去。

他們三人去後，百代財神富億「哼！

」的一聲，道：「姓帥的，看來你是和我門上了。」

一輪明月帥天心瞪目道：「門上了又怎樣！」

百代財神富億原是一肚子氣，一輪明月帥天心這一發威，他又把氣忍了下去，嘆息一聲，道：「你把事情弄糟了哩！」

一輪明月帥天心「哼！」的一聲，說道：「老子實行老子的權利，誰也不碍着誰。」

百代財神富億冷笑一聲，道：「我有辦法把『血玉娃娃』找出來，你能解開這鎖鍊麼？」

一輪明月帥天心氣猶未息地道：「這鎖鍊又不是我個人的事，憑什麼要我想辦法。」

百代財神富億道：「那『血玉娃娃』是不是我們兩人的事？」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我不否認我有責任。」

百代財神富億道：「如果兄弟個人負起找尋『血玉娃娃』的責任，你是不是該負起解除『二相衆生索』的責任。」

一輪明月帥天心怔了一怔，道：「事有難易，那能這樣分配。」

百代財神富億道：「如果我是你，就不必正式申請而能達到目的。」

一輪明月帥天心聽他說得好容易，不由得脫口問道：「你有什麼辦法，說來聽聽。」

百代財神富億道：「你要的武功秘笈，本來就可借回來研習，你如果背着人把它抄錄下來，我想一定不會有人知道，又何必白浪費那次請求權。」

這話不錯，一輪明月帥天心恨得一拍大腿，道：「你爲什麼不早說。」當然，他的氣也消了。

百代財神富億道：「當時，你那肯聽我的話。」

一輪明月帥天心嘆惜一聲，道：「後悔已是無及，你說你能把『血玉娃娃』弄到手，兄弟倒要請教一二。」

百代財神富億一笑道：「你說他們那『血玉娃娃』會存放在什麼地方？」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自然是存放在寶庫之內！」

百代財神富億道：「這不就得了；整個寶庫的珍寶我都可以取爲己有，那『血玉娃娃』豈不垂手而得。」

一輪明月帥天心可是一個直性的人，一高興起來，就忘記了剛才的氣忿，忍不住笑道：「對，還是富兄你高明。」

心中一動，又道：「我們先找到那『血玉娃娃』給萬桐送去，想來他也會替我們解去身上這二相衆生索，富兄，你看他會不會替我們解去這東西？」

百代財神富億沉吟了一陣，道：「我想他應該會，如果他不肯，我們就不給他『血玉娃娃』，他費盡了心力，總不能眼看功敗垂成吧。」

一輪明月帥天心被百代財神富億說得有點內愧，一聽百代財神富億這辦法，當下一點頭道：「對！我們就這樣辦。」

百代財神富億道：「話就這樣說定了，找血玉娃娃可是關係我們兩人的大事，因此，在未找到『血玉娃娃』之前，我們要把時間花在寶庫之內，你可不能心鬧鱉扭。」

一輪明月帥天心點頭道：「好，我犧牲一點，以找『血玉娃娃』爲重。」

彼此把話說開了，這二天，他們就挨着次第到寶庫裏去找血玉娃娃。

天風谷九大寶庫雖然以天干爲序，分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九個編號，但除了甲庫放的是純金，乙庫放的是純銀外，其他七庫存放的珍寶就沒有細密的分類了，所以，他們除了不必在甲乙兩庫花心思外，其他七庫是一庫也不能放鬆，非一分一寸的細找不可。

這個工夫可就大了。

第一天，他們是從丙庫開始，找了一天，只看了十之一二，血玉娃娃沒有找到，百代財神富億却看中了四五十件心愛的寶物，搬回了他們住的地方。

丙庫他們找得很仔細，找了十天才找完，百代財神富億帶回住處的寶物已在千件以上，佔住了半座石屋。

一輪明月帥天心心裏不大高興了，兩道眉毛，連成了一條綫，但他盡量的壓制自己，沒有發作出來。

丁庫又費了十天才找完，依然不見血玉娃娃的影子，但是百代財神富億帶回屋內心愛的寶物已經塞滿了整個的屋子，坐立的地方都沒有了。

這天，該進入戊庫去找尋血玉娃娃。

一輪明月帥天心可忍不住說話了，笑了一笑，道：「富兄，從今天開始，我們要加快速度了，不然，三個月期限，馬上就到，如果找不到『血玉娃娃』，可能就要毒發身死了。」

百代財神富億一揚頭道：「怕什麼，就算每十天一個庫房，也只要五十天了，我們還有二十天多哩！」

算了一算時間，百代財神富億的話，不無理由，一輪明月帥天心心裏雖然不以爲然，可是話已說在前面，不便馬上提出異議，只好冷笑一聲，道：「希望你不要只顧自己發財。」

百代財神富億伸手拍着一輪明月帥天心的肩頭，以哄慰的聲音，加上了一臉笑容，道：「帥兄，你放心，今天你帮小弟一個忙，明天小弟便也帮你抄錄武功秘笈，咱們以心換心，絕不會虧你就是。」

一輪明月帥天心還能說什麼呢？

庫房一座一座的找下去，可愛誘人的寶物，也越來越多，百代財神富億又搬了一批回來，可是他們住的那間石屋，已經再也放不下了，百代財神富億只好在比較之下，把原來搬回來的忍痛割愛，送回寶庫去。

如此一來，像螞蟻搬家似的，搬來搬去，所耗費的時間更多了，過了一十五日，竟然戊庫都沒查完。

一輪明月帥天心可再也忍不住了，拉下臉來，道：「富兄，從今天起，你再不准取回來任何一件寶物，否則，莫怪兄弟不再與你合作了。」

百代財神富億這次本來就佔了太多的便宜，貪心再熾，也不能不自我抑制一下，何況一輪明月帥天心也眞不好惹，弄翻了倒實在是一個痳煩，因此，他倒是滿口答應了，以後不再找別的寶物，只專注「血玉娃娃」。

可是，進入己字寶庫之後，那眩人心目的寶物，迷惑得百代財神富億頓時忘記了來時的承諾，對每一件特殊的寶物，又興起強烈的佔有心，身上又帶了七八件。

這時，一輪明月帥天心再忍無可忍了，當下臉色一扳道：「放下你身上携帶的那些寶物！」語氣說得冰硬無情，毫無轉圜的餘地。

百代財神富億心裏也是一肚子火，忍了又忍，勉強堆起一臉笑容道：「好！好！好！我不再要了，就帶了手中的這些好了。」

「不行，你手中這些得一齊放下。」一輪明月帥天心見他這般貪得無厭，可不再容讓了。

百代財神富億則以一輪明月帥天心未免太認眞，絲毫不給面子，於是反感立生，也是臉色一變道：「不放下又怎樣？」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你不放下，我給你放下。」話聲中，奪下百代財神富億手中一件寶物，放回原處。

百代財神富億勃然大怒道：「你是什麼東西，管起老子的事來。」

忽的一掌，橫掃而出，一輪明月帥天心沒想到百代財神富億居然動手打人，一時不察，竟被他一掌拍在肩頭上，震得退了三四步才穩住身形。

一輪明月帥天心是何等脾氣之人，那能嚥得下這口氣，當時，大喝一聲道：「你這狗東西！」掄開雙掌，反撲而上。

兩個人都是怒氣沖天，也不管這是什麼地方，身形一合，就打在一團。

蓦地，一聲冷喝道：「你們給我住手！」同時，另有一股其強無比的暗勁，直向他們中間插入，逼得他們兩人不得不收手後退，各自分開。

兩人同時轉頭望去，只見來人幪着臉面，看不見廬山眞面目，目光隱帶神秘之色，在他們身上溜來溜去。

他那目光，只瞧得百代財神富億與一輪明月帥天心心神發謊，不知他會不會因此禁止他們再搜尋下去。

幪面人的目光在他們身上流轉了一陣，接着目光一凝，定在百代財神富億身上，冷聲問道：「庫內寶物有的是，有什麼好爭奪的。」

這時，百代財神富億與一輪明月帥天心一番衝突之後，火氣發洩了不少，心念一動，又有了同舟共濟的感覺，百代財神富億望了一輪明月帥天心一眼，一輪明月帥天心心意相通的點了一點頭，百代財神富億堆起一臉笑容，道：「朋友說得是，我們不再爭執了。」

幪面人身形一轉，忽然道：「你們跟老夫來！」話聲未了，人已出了庫房。

百代財神富億與一輪明月帥天心無法瞭解那人意向，又不得不跟去。

一路上他們跟着那人行去，轉來轉去，到了一座荒涼的墓地裏，那人一回身，不知什麼時候早已取下了幪面巾，那是一張他們從來沒有見過的陌生面孔。

那人不待他們開口，便自道：「老夫，本谷神巡使者鄧超，你們的一切意圖都已盡入老夫眼中，老夫有話問你們，你們可要從實說來。」

百代財神富億與一輪明月帥天心互望了一眼，不約而同的暗自忖道：「少在唬人了，你要眞知道我們的來意，爲什麼還要問我們。」

微微一笑道：「使者明察，我們實在別無來意……。」

神巡使者鄧超笑了一笑道：「老夫問你們一個人，你們想必也知道。」

「什麼人？」一輪明月帥天心與百代財神富億緊張得脫口同問。

神巡使者鄧超道：「萬桐！」

「萬桐」兩字入耳，只驚得他們全身一震，道：「你知道他！」

神巡使者鄧超笑了一笑道：「老夫還知道他的綽號就是陰魂不散。」

一輪明月帥天心與百代財神富億臉色也是一變，「啊！」了一聲，說道：「他就是陰魂不散！」不由得暗自冒了一身冷汗。

「陰魂不散」在江湖上沒有赫赫之功，但却是一位厲害到了極點，難纏難惹，令人頭痛的角色。

神巡使者鄧超點了一點頭道：「他爲了『血玉娃娃』找來本谷，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百代財神富億苦笑一聲，道：「想來我們這次也注定要失敗了。」

人家什麼都曉得了，再否認下去，那就顯得太沒有品格了。

奇怪，神巡使者鄧超忽然話聲一低道：「這次他倒很有成功的希望。」

這話從神巡使者鄧超口中說出來，倒叫人如墜五里霧中，摸不着頭腦之感，以他的身份立場，怎會說出這種話來呢？他到底存了什麼居心？

一輪明月帥天心忍不住問道：「此話怎講？」

神巡使者鄧超道：「其人雖然討厭到了極點，但他那不屈不撓的苦心苦志，很叫人欽佩與同情，所以……」話聲忽然一歛，笑了一笑，沒有了下文。

百代財神富億聽出他話中有話，因而接話道：「老前輩是否有意成全我們這份苦心？」

神巡使者鄧超一笑道：「我怎能帮你們的忙……」

百代財神富億一拉一輪明月帥天心，撲地拜倒道：「老前輩既有同情之心，尚望成全到底，貴谷寶物成千億萬，多一件不爲多，少一件不爲少，一件『玉血娃娃』在貴谷眼中算得了什麼，尚請老前輩成全。」

一輪明月帥天心是被百代財神富億硬拉着拜倒在地，他心中大是不樂，因此一臉勉強之色，未發一言。

神巡使者鄧超揮手托起百代財神富億與一輪明月帥天心兩人，面色一正道：「你們知道什麼，本谷寶物雖多，但其價值沒有任何一件比得上那『血玉娃娃』！」

一輪明月帥天心一笑道：「寶物到了貴谷，還有什麼高下之分，將來時日一久，還不命運相同，淹沒無聞。」

神巡使者鄧超點頭道：「這一點老夫同意你的看法，但是，這『血玉娃娃』不同！」

百代財神富億接口問道：「有何不同

呢?」

神巡使者鄧超道:「因爲這『血玉娃娃』關係本谷的延續存亡……。」

一言未了,一輪明月帥天心接口笑道:「老前輩,你這句話未免說得太嚴重了吧。」

神巡使者鄧超面色一正道:「老夫有騙你們的必要麼?」

百代財神富億皺起雙眉哈啊一聲,道:「老前輩當然不會騙我們,只是晚輩有點不大明白,那『血玉娃娃』對貴谷的關係既然如此重大,老前輩……老前輩……」他話中之意,已表現得很明白,只是不好意思直言說出來,語聲頓了一頓,望着神巡使者鄧超微微而笑。

神巡使者鄧超輕嘆一聲道:「你不是說老夫何以吃裏扒外吧。」

百代財神富億道:「不敢!不敢!」

神巡使者鄧超又是一聲長嘆,道:「時人不識余心苦……不說也吧……」

面色忽然一變,變得一臉冷肅的接道:「老夫有老夫的看法。」

什麼看法呢?神巡使者鄧超並沒有當時說下去,百代財神富億與一輪明月帥天心更不便直言追問。

三人沉默的對坐了一陣,神巡使者鄧超忽然面現凌厲之色,一點頭道:「好!老夫帮助你們得到『血玉娃娃』!」

話是從神巡使者鄧超口中直吐而出,他答應得太痛快了,眞叫百代財神富億與一輪明月帥天心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同是一怔,過了半天,百代財神富億才試探着問道:「老前輩此話當眞?」

神巡使者鄧超道:「自然當眞……」話聲一頓,接着又道:「不過老夫有三個條件,希望你們能一一做到。」

百代財神富億大喜過望道:「只要老前輩能帮助我們得到那『血玉娃娃』,莫說只有三個條件,就是三百個條件,晚輩等也能做到。」

連什麼條件都不問,就滿口答應了,答應得眞快。

神巡使者鄧超冷笑一聲,道:「輕諾之人,必寡信,你也不先問問老夫三個什麼條件?」

百代財神富億臉色一紅,訕訕道:「老前輩說得是,但晚輩絕不是輕諾寡信之人,晚輩之即口答應,其中自有道理。」

神巡使者鄧超目光一凝,注視着百代財神富億半天,口中沒有說話。

百代財神富億暗暗吁了一口氣,道:老前輩有所不知,晚輩等如果不能將『血玉娃娃』弄到手,只有死路一條,人死萬事休,那就更不要說別的了,老前輩的三個條件也許非常難辦,但,晚輩敢斷言,老前輩的條件之中,絕不會要我們自行了斷,除了『死』之外,我們還有什麼顧慮和爲難的。」

神巡使者鄧超點了一點頭道:「算你言之有理,當然老夫也不會要你們自行了斷,不過,那也不是容易辦得到的!」

百代財神富億笑道:「人死無大事,老前輩三個什麼條件,請說吧。」

神巡使者鄧超道:「老夫的條件,一經出口,你們就答應也得答應,不答應也得答應,你們可要打定主意。」

百代財神富億與一輪明月帥天心皆一揚首道:「晚輩等打定了主意,老前輩請說吧!」

神巡使者鄧超雙目一凝,射出二道逼人的神光,定在百代財神富億與一輪明月帥天心臉上,肅然道:「兩位可是願打願挨,到時候如果你們無法履行約定,可不要怪老夫心狠手辣!」

百代財神富億爲神巡使者鄧超氣勢所懾,心神一震,可就有點胆怯了。

倒是一輪明月帥天心一揚首,振聲道:「男子漢,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到時候,我們如不能履行約定,悉聽尊便。」

神巡使者鄧超目光一移,望着百代財神富億道:「你呢?」

百代財神硬着頭皮,一點頭道:「老前輩豈不問得多餘。」

神巡使者鄧超哈哈一笑道:「好!好!好!兩位請隨老夫來。」說着,站起身來。

百代財神富億道:「老前輩,還要去那裏?」

神巡使者鄧超道:「你們隨老夫去就是。」

百代財神富億與一輪明月帥天心隨在神巡使者鄧超身後,走入一片密林之內,這片叢林,不但林高樹密,而且佈滿了籐蔓,樹枝籐蔓之間,倒掛着無以數計的紅色小蟲,但見萬頭攢動,形成一種待人而噬的陣式,令人心悸神驚。

百代財神富億雙眉一緊,道:「這些小虫,可是傳言之中的血蛭?」

神巡使者鄧超微微一點頭,道:「不錯,這就是血蛭。」

百代財神富億道:「晚輩聽說這血蛭最愛吸人之血,一經着體,便無法擺脫,非至吸飽人血,絕不鬆口,而且牠口吻之間,更有一種奇毒,侵入人體之後,敗人氣血,甚是可怕,不知是也不是?」

神巡使者鄧超說道:「你說得一點不錯。」

百代財神富億不自覺的退了一步,道:「這……」

神巡使者鄧超一笑接口道:「老弟,不用怕,老夫自有尅制之法……」

說着,一彎腰,就在脚跟之下,拔起一把雜草,分給兩人道:「用這些草汁抹在皮膚上,就不怕牠們了。」

那一把雜草,約有四五種不同的種類,當然不會每一種草藥都是對症之藥,顯然暗含魚目混珠之意,不讓他們認識眞正有用的草藥。

百代財神富億與一輪明月帥天心對於這一點,都有同樣的瞭解,當下也不便多問,各自把那些雜草,合掌發力,擠出草汁,塗抹在頭臉皮膚之上。

一股奇怪的味道,從那些草汁上發放出來,只見那些血蛭聞了那股惡味,紛紛蜷息在枝葉上,一動也不動了。

密林原是無路可通,好在他們三人都是一身武功,揉身而進,速度雖然不可要求,但依然通行無阻。

他們在密林之中,時東時西的穿行了將近頓半飯時光之久,忽然密林一盡,眼前豁然開朗,現出一片小空地,空地之中

,有一座小竹屋,竹屋四週,還種了一些花草。

神巡使者鄧超伸手阻住他們前進之勢,神情一肅,吩咐他們道:「老夫帶領兩位,前去拜見一位奇人,兩位言語應對之間,可要特別小心了。」

百代財神富億道:「老前輩能否見告,那位老前輩的名號?」

神巡使者鄧超道:「兩位沒有知道的必要,隨老夫去吧。」

話聲一落,移動身形,抬腿邁步之間,已經到了那竹屋之前,對着竹屋欠身一禮,口齒微動的說了幾句話。

他說的什麼話,百代財神富億與一輪明月帥天心都聽不出來,接着,只聽屋內傳出一聲銀鈴的清脆女聲,道:「帶他們進來!」

神巡使者鄧超又再三叮囑道:「兩位小心應對。」

三人走進竹屋之內,只見屋內坐着一位彎腰駝背,鷄皮鶴髮的老太婆。

百代財神富億與一輪明月帥天心,腦中繚繞着那清脆的少女聲音,少不得目光四掠,希望發現那少女的所在……

正當他們心神不屬之際,只聽那老太婆指着他們兩人道:「就是這兩人麼?」

可不是,正是那清脆的少女聲音,一輪明月帥天心與百代財神富億暗自一怔,不免大感怪異。

神巡使者鄧超恭恭敬敬的道:「就是他們,一個叫百代財神富億,一個叫一輪明月帥天心。」

那老太婆年紀總在七八十了,目光閃動之下,就像她的話聲一樣,充滿了青春的活力,她掃視了他們一眼,道:「你們親口告訴老身,可是已經與鄧超談妥了,老身爲人,向來不願强人所難。」

百代財神富億見神巡使者鄧超那等畢恭畢敬的神態,心裏已經知道這個老太婆不是普通人物,當下不敢怠慢,欠身回話道:「已經談過了……鄧老前輩答應帮助我們得到『血玉娃娃』,我們也答應了鄧老前輩,接受他三個條件。」

那老太婆點了一點頭,道:「好,老身這就把三個條件說出來。」

百代財神富億與一輪明月帥天心聞聲,道:「晚輩等洗耳恭聽。」

那老太婆道:「第一個條件,這件事情,除了你我四人外,不得告訴任何人知道。」

百代財神富億迅口道:「理當如此,晚輩等絕對守口如瓶。」

那老太婆道:「第二個條件,你們血玉娃娃到手之後,以後的一切,都是你們自己的事,我們不再過問與出手暗助。」

暗中自有萬桐接應,這倒不一定非要他們帮助不可,百代財神富億點頭道:「老前輩如此帮助晚輩等得到『血玉娃娃』,已是恩重如山,晚輩等那敢得隴望蜀,增加老前輩的痲煩。」

那老太婆微微一笑,道:「第三個條件,老身要一個人的項上人頭。」

一輪明月帥天心眉頭一皺道:「那是什麼樣的人,是好人還是壞人?」

那老太婆笑了一笑,道:「他要是好人,還能活得到現在麼?自然是大大的壞人了,兩位殺了他之後,那是名成利就,爲人爲已了。」

百代財神富億目光閃動着貪婪的凌芒道:「何以殺死那人之後會名成利就,這倒有請老前輩明教。」

那老太婆道:「那人的財富,比你們所見到的那九座寶庫所藏,何止超出十倍,你殺死那人之後,那些財富還不就是你們的。」

百代財神富億笑顏逐開地道:「好極了……。」

心中一動,忽然追問了一句道:「我們可以將那財富帶走麼?」

那老太婆道:「當然可以,老身可以老實告訴你們,那人的財富並不在這『天風谷』內,而且也沒有這種天然險阻,你們只要帶走他藏寶圖,那些財富你們高興什麼時候動用,就可以什麼時候動用。」

百代財神富億樂得大笑道:「妙!妙!妙!我們眞是不虛此行了。」

一輪明月帥天心冷笑一聲,道:「富兒,你不要高興得太早,能不能殺死那人,只怕大有問題哩?」

那老太婆笑了一笑道:「憑武功,別說你們沒有殺死他之能,就老身也無可奈何他,不過尺有所長,寸有所短,你們很有成功的希望。……」

話聲微微一頓,接着又道:「這也就是老身爲什麼帮助你們得到『血玉娃娃』的主因。」

百代財神富億囁嚅道:「要是我們失敗了呢?」

那老太婆面色一冷道:「你們難道還怕死麼?」

百代財神富億說道:「晚輩們不是怕死……。」

那老太婆一揮手,截口道:「既然不怕死,那也就不必多說了,你們回去準備吧。」

百代財神富億,那能就此甘心的不把事情問個明白,口中方叫得一聲:「老前輩……」

神巡使者鄧超已自截口道:「有話回去再和老夫商量,走吧。」

不由分說,帶着百代財神富億與一輪明月帥天心出了竹屋,回到他們的住所。

回到了他們的住所之內,不知什麼時候神巡使者鄧超手中多了一個小封套。

神巡使者鄧超從封套之內取出一張紙張,上面寫滿了密密痲痲的字,他先自看了一遍,然後交給百代財神富億與一輪明月帥天心道:「你們該知道的,都寫好了,你們自己看吧!」

百代財神富億與一輪明月帥天心一同看下去,看完之後,百代財神富億跳起來道:「什麼?我們還要自殘一目一手!」

神巡使者鄧超伸手將那紙張收回,雙手一合,把那紙張震得粉碎,然後,又從懷中取出一隻藥瓶放在桌上道:「事到如今,你們已經沒有選擇的餘地了,你們看着辦吧,這是療傷聖藥,老夫明天來送你們去找你們的目標。」話聲一落,人跡頓杳。

百代財神富億恨恨的一頓脚道:「這……這却如何是好?」

一輪明月帥天心冷然道:「還有什麼

可說的，認了吧。」他倒是即說即做，右手一拉，食中兩指一鈎，便向自己左眼挖去……

「且慢！」百代財神富億出手如風，向着一輪明月帥天心點出一指，指力擊在一輪明月帥天心手腕上，一輪明月帥天心勁力一洩，一條手臂就抬不起來了。

一輪明月帥天心怒目一瞪，喝道：「你要幹什麼？」

百代財神富億見一輪明月帥天心那種凶霸霸的樣子，毫不領情，心中一冷，也沒好氣道：「你是狗咬呂洞賓，不……」

「兩位一天到晚的吵，自己也不嫌煩麼？」眼前人影一閃，天風谷事務總管居奇跨步走了進來。

居奇人一走進屋內，眼睛就盯在桌上藥瓶上，手一伸，先把藥瓶攫到手中，才又發話道：「這藥瓶你們那裏來的？」

看他的神情，聽他的語氣，他顯然對這藥瓶有所認識。

別看一輪明月帥天心與百代財神富億兩人意見上各不相投，但在某些時候，他們也常能放棄私見，携手合作，現在，就是那携手合作的時候，一輪明月帥天心目光一閃，望了百代財神富億一眼，百代財神富億堆起一臉笑容道：「我們剛才就是為了這藥瓶，發生了一點意見。……」

居奇本是一個對人非常和易的人，但這時的臉色却完全不是那回事，扳得像一塊石頭，沒有絲毫笑容，冷冷的截口道：「老夫問你們這藥瓶是那裏來的，兩位回答老夫的問話就是！」

百代財神富億眉頭一展，不加思索的便道：「寶庫之內撿來的。」

「那一座寶庫？」居奇對這藥瓶似乎非常重視，一意的追問下去。

百代財神富億道：「戊字號寶庫。」

居奇眉峯一皺，吟道：「戊字號寶庫……你沒亂說？」

百代財神富億一笑過：「我為什麼要亂說，昨天我們不是在戊字號寶庫麼？」

居奇沉思一下道：「你們稍候，老夫很快就回來，還有話和你們說。」

他一轉身就匆匆的去了，一輪明月帥天心望着他消失的背影，搖了一搖頭，道：「他有點緊張了，這天風谷的內情，看來不像表面上這樣單純！」

百代財神富億點了一點頭，道：「所以，你不要老和小弟鬧意氣。」

一輪明月帥天心脾氣一冲而起，怒笑一聲，道：「什麼？我和你鬧意氣！你眞是馬不知自己臉長，你就不能稍為殺一殺你那貪婪之念麼？」

看來又要吵起來了，百代財神富億雙手一搖道：「好了！好了！我們之間的看法，是永遠不能一致，彼此都不用多說了，我們還是面對當前的問題吧！現在療傷聖藥又被居奇取去了，就是想殘一目一手都不可能了。」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你本來就沒有斷手殘目之意。」

百代財神富億笑了起來道：「這樣更有藉口了。」

一輪明月帥天心冷哼一聲，道：「你是只知道討小便宜。」

百代財神富億一揚頭道：「常言道，『聚沙成塔，積少成多』，你懂不懂這話的意義，討小便宜又有什麼不對。」

一輪明月帥天心氣得一頓脚道：「眞不要臉。」

百代財神富億却高興得哈哈大笑，說道：「你要臉又如何，還不是和小弟一模一樣……」

「你們不要抬槓！」進來的是神巡使者鄧超，一臉不愉之色，接着就埋怨他們道：「你們怎麼搅的，把那療傷之藥給了居奇？」

百代財神富億笑聲一歛，道：「老前輩，請不要先責怪我們，事情是這樣發生的。」

他很會說話，接着便把剛才的經過情形，三言兩語的說清楚了，接着火上加油的加上一句，道：「這失落藥瓶的人，查出之後，非嚴罰不可！這件事情有這樣嚴重麼？」

神巡使者鄧超冷笑一聲道：「咱們走着瞧吧！明日之行暫緩，另候通知。」話聲一落，轉身走出石屋而去。

百代財神富億輕笑一聲，道：「他們鬧得越兇越好。我們正好渾水摸魚。」

一輪明月帥天心嘆息一聲，道：「你眞不是東西。」

「你們兩個人，都不是東西。」居奇帶着二個人走了進來，冷笑一聲，接着又道：「老實說，這藥瓶你們眞是從戊字號寶庫檢到的麼？」

百代財神富億道：「我們兩人隻身而來，承蒙貴谷如此禮遇，在情在理，也沒有騙你們的必要。」

居奇「哼！」了一聲，道：「說得倒好聽，老夫問你們，不久之前，你們到什麼地方去了？」

百代財神富億道：「我們只是到外面四處走走，這有什麼不對，你老前輩又沒吩咐我們不能四處遊走。」

居奇道：「沒有什麼不對，事實上你們也可以四出遊走，不受限制，現在老夫只問你們，你們剛才到了什麼地方？」

百代財神富億點了一點頭道：「居前輩說的是，我們就直說了吧……。」

話聲微微一頓，低眉沉思了一下，接着道：「我們信步而行，到了一座密林之前，逗留了片刻，就回來了。」

居奇道：「那是一座怎麼樣密林？」

百代財神富億道：「別的我們也說不出來，能够一提的，就是那密林之中生滿了『血蛭』。」

居奇道：「那藥瓶也是在那密林之前得到的？」

百代財神富億沒有再抵賴，眼光落在地上默認了。

居奇微微一笑道：「此地已不適宜於兩位居住了，敝谷主已替兩位另外準備了一處地方，兩位這就請吧！」

百代財神富億道：「你老前輩要把我們帶到那裏去？」

居奇神秘的一笑道：「去了你們就知道，不過老夫可以先告訴你一點，那裏非常寬敞，你可以收集更多心愛的寶物。」

百代財神富億道：「這裏東西呢？」

居奇道：「自然還是你的。」

百代財神富億目光一轉，望向一輪明

月帥天心，話還沒有說出口，只聽居奇已自說道：「那裏也已替帥老弟準備了幾種武功方面的絕世珍本，只要能悟澈一種，將來出谷之後，必然無敵於世。」

一輪明月帥天心高揚的眉毛一舒，笑道：「好！好！好！咱們就搬吧！」

居奇一揮手，他帶來的人左右一分，接着微一頷首道：「老夫前面替二位領路了。」舉步當先而行。

一輪明月帥天心與百代財神富億隨後跟來，居奇帶來的二個漢子，走在最後，把他們挾持在中間。

一路之間，仍是那麼冷冷清清的，極少見到行人，一輪明月帥天心心中一動，問道：「老前輩，晚輩心中有一句話，不知當問不當問？」

居奇行走速度不變，頭也不回的「嗯！」了一聲，道：「帥老弟有什麼話，儘可相問。」

一輪明月帥天心問道：「貴谷的人手少得很，是不是？」

居奇道：「何以見得？」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我們在這裏已經住了不少時日了，在這谷內還沒有見到幾個生面孔的人。」

居奇笑笑地道：「等會你就知道。」

有了「等一會」的答復，一輪明月帥天心不便繼續刺刺不休的再問，居奇前行速度忽然加快起來，他們穿過了一條黑暗的甬道，當眼光豁然開朗時，眼前頓然景色一變，變得比前谷更是荒凉。

同時，路上也有了很多行人，果然，他們天風谷並不是人手不多。

居奇帶着他們走進一座依山而築的大石屋，石屋門前，分站着兩個守衛的人。

進入石屋之後，居奇指給他們一間房子道：「這就是你們的房子。」

百代財神富億一看那房子比他們原先住的地方小多了，不由得問道：「就是這一間麼？」

這時，居奇面色一變道：「有一間你們還不够？」

百代財神富億道：「老前輩，你不是說過……」

居奇冷笑一聲，截口道：「老夫說過的話一定算數，可是你們自己想過沒有，你們憑什麼得到那種待遇？哼……」身形一轉，扭頭就走。

百代財神富億楞了一下，叫道：「老前輩……」

「少嚕嗦！回房去！」

他們連人影都沒有看清，便被一股奇強無比的勁力送進了那間房子。

接着，只聽一陣金鐵相碰之聲，房門便被關上了。

百代財神富億震驚叫出聲，道：「這是鐵門！」

「不錯，這是鐵門，而且你們住的房子也是牢房！」鐵門出現一個圓洞，一張只見到兩隻眼睛的大面孔，便堵住了那圓洞，說話的人，就是那張大面孔了。

百代財神富億錯愕地道：「這……這……你們為什麼把我們關了起來？」

「你問居奇去吧！」嘭！的一聲，大面孔一閃而逝，門上的圓洞，也被堵住。門窗洞一被堵住，房內頓然一暗，這時，他們才發現房內連另外的窗子都沒有，眞是一間不折不扣的牢房。

一輪明月帥天心氣得跳脚大怒罵道：「騙子，騙子，大騙子！」

百代財神富億輕呼一聲，道：「帥兄，留點精神好不好，罵又罵不死人，同時也無補於事。」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我氣就是氣他們騙人，我們本來就是他們刀口魚肉，一句話不說，就把我們抓來了，為什麼來這一套，說什麼更多的珍寶，更好的武功秘笈……」

外面忽然有人冷笑一聲，接口道：「這還不是怪你們自己，你們眞要不來，只要你們留在『天風谷』一天，誰也拿你們沒有辦法。」

百代財神富億聽他話中有話，打蛇隨棍上，抓住機會接口道：「此話怎講？」

外面那人道：「天風谷是人間天堂，只要不離開『天風谷』，犯了再大的規律，也無人敢於過問。」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這裏呢？」

「人間地獄！兩位來了這裏，想死都做不到。」

百代財神富億道：「天風谷既然有那特別規定，我們怎樣不知道？」

外面那人道：「那讓你們知道了，你們還會來這裏麼！」

「咱們現在知道了……。」

外面那人道：「已經遲了，再也沒有回去的機會了……。」

「那也不盡然，你們回到『天風谷』去的機會還是不絕如縷……。」外面忽然有另外一個答上話了，話聲頓了一頓，接着冷肅的喝了一聲，喝道：「打開他們的房門！」

房門一開，門口現出了一個圓圓胖胖的小胖子，臉上的肉厚得像是永遠在笑，他年紀不大，不過是四十多歲，正是精力與經驗配合得最能發揮效能的年紀。

那人精光閃動，上下打量了他們兩人一陣，鼻子一皺，道：「把他們帶到刑房來！」話聲一落，先自轉身向不遠處一道門戶之內走去。

那人一走，讓開了視綫，百代財神富億他們才看見外側另有一個黑衣漢子，想來，他就是剛才和他們說話的那人了。

百代財神富億感得那人剛才說話的時候，語氣還不大壞，想來是一個很好說話的人，這時倒眞要和他建立一份友情，將來也好有一個關顧，此念一生，當即堆起一臉笑容，叫了聲：「兄台請了……。」

他叫聲方出口，那料那人兩眼一翻，喝道：「你們是老幾，配和老子稱兄道弟，快滾過去！」

百代財神富億碰了一鼻子灰，不敢再說話了，拉着一輪明月帥天心，一溜烟跑進那間刑房裏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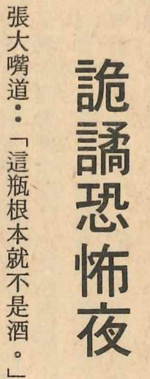
這間刑房大極了，除了正中央擺着一張大桌子外，滿房都是奇形怪狀的刑具，分別的擺在房子四週，那白胖漢子，就坐在大桌子後面的金交椅上。

房內除了那白胖漢子外，倒不見兇霸的行刑手在內，百代財神富億暗暗吁了口氣，拉了一輪明月帥天心一把，行禮下去道：「在下兩人有禮了。」（未完）

吸血蛾

古龍・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高天祿、常護花、楊迅、杜笑天研究崔北海遭害案情，杜笑天分析易竹君、郭璞的行兇動機和過程，似頗合理，但常護花舉出了杜笑天遺漏了的對易、郭的有力證據，杜笑天的推理似又不能成立，對於崔北海遺產的收益人龍玉波、阮劍平、朱俠似也受嫌，但也缺乏有力證據，此際高天祿忽担心易、郭會變成蛾精而飛出大牢，提議前往察看。担任看守大牢的張大咀及胡三杯害怕易、郭是蛾精化身，要藉酒壯胆，胡大咀接過來的酒有股難聞的惡臭，他怒問胡三杯怎沒發覺酒有古怪，胡三杯反問他有何古怪——



張大嘴道：「這瓶根本就不是酒。」

胡三杯道：「不是酒是什麼？」

張大嘴道：「不知道，你拿去嗅嗅是什麼東西？」

胡三杯一隻手正空着，他就伸出那隻手從張大嘴手中接過那瓶酒，移到鼻下面一索，他沒有嘔吐，却問道：「你說這個瓶子載着的不是酒？」

張大嘴道：「酒怎會是那樣。」

胡三杯奇怪的望着他，道：「你的鼻子是不是出了毛病？」

張大嘴一怔，道：「你究竟嗅到什麼味？」

胡三杯道：「芬芳的酒香。」

張大嘴脫口道：「什麼？」

胡三杯道：「這分明是一瓶酒。」

張大嘴道：「與你那瓶完全一樣？」

胡三杯點頭道：「一樣的瓶子，一樣的氣味，錯不了。」

張大嘴板起臉龐，道：「現在不是玩笑的時候。」

胡三杯亦正色道：「誰在開玩笑？」

張大嘴道：「你！」

他的手差一點沒有指在胡三杯的鼻尖上。

胡三杯沒有反應。

張大嘴瞪着他，說道：「你終於默認了。」

胡三杯的目光落在那瓶酒之上，道：「你一口咬定，這不是一瓶酒，我也沒有你的辦法。」

張大嘴生氣道：「這若是一瓶酒，怎

會臭得那麼厲害。」

他連隨將還有的那瓶的塞子也拉開。

又是一股惡臭從瓶中湧出。

這一次張大嘴早已有防備，那一股惡臭總算沒有衝入他的鼻子。

他更加生氣，道：「這一瓶又是，你到底怎樣搞的？」

胡三杯不答反問道：「你眞的只覺得臭？」

張大嘴怒道：「連苦水我都已嘔出來，你以爲我在裝模作樣？」

胡三杯一再頷首，忽然說出了一句非常奇怪的話——

「人的感覺原來眞的與我們不同。」

張大嘴聽的清楚，忍不住問道：「你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胡三杯又不回答，自顧道：「現在我知道你是什麼感覺的了。」

張大嘴聽不懂。

胡三杯接着道：「我不是跟你開玩笑，也沒有欺騙你，在我們來說，這的確是酒。」

張大嘴詫聲地問道：「你們？你們又是……」

胡三杯截斷了他的話繼續道：「我的確嗅到酒氣的芳香，嚐到酒質的美味。」

張大嘴道：「你是說第一瓶？」

胡三杯道：「三瓶其實都一樣。」

張大嘴道：「我却只嗅到那一瓶酒的香。」

胡三杯道：「因爲那一瓶始終在我的手中，沒有經過你的手。」

張大嘴道：「這有什麼關係。」

胡三杯道：「關係就大了，一經你的手，酒就會變質。」

張大嘴說道：「你那些到底是什麼怪酒？」

胡三杯道：「也不是什麼怪酒，是蛾酒。」

張大嘴愕然道：「你是說什麼酒？」

胡三杯道：「蛾酒。」

張大嘴道：「我從來都沒有聽過有這種名字的酒。」

胡三杯道：「很多人都沒有聽過。」

張大嘴道：「一經我的手就變質，我的手難道有什麼魔力。」

胡三杯搖頭。

張大嘴道：「不然是因爲什麼？」

胡三杯道：「也不因爲什麼，只因爲你那雙是一雙人的手。」

張大嘴一怔道：「你那雙難道就不是人的手？」

胡三杯點頭。

張大嘴又是一怔，道：「這是說，你並不是一個人的了。」

胡三杯再次點頭。

張大嘴道：「你的腦袋，是不是有毛病？」

胡三杯道：「絕對沒有。」

張大嘴終於發覺胡三杯並不是在跟他說笑的樣子。

他不由一再打量胡三杯。

胡三杯並沒有異樣，可是多看了他兩眼，張大嘴的心中不知怎的就升起了一股寒意。

他打了一個寒噤，試探着問道：「不

是人，難道是妖怪？」

胡三杯一笑。

這一笑簡直就不像是人的笑。

張大嘴與胡三杯相識十年，還是第一次看見胡三杯的面上露出這種笑容。

這種笑容已不是恐怖詭異這些字眼所能够形容。

一笑之下，胡三杯根本就不再像胡三杯。

他根本就不再像一個人！

那張笑臉赫然整張都在波動，就像是海中的水母，不停在變易。

張大嘴的臉却又白了。

他瞪着胡三杯，吃驚的道：「你……你到底是什麼東西？」

胡三杯道：「蛾！」

他的聲音已變的古怪非常，已不像人的聲音。

張大嘴的聲音也變了，道：「你莫非就是一隻蛾精？」

胡三杯道：「正是！」

正是兩個字由低沉而尖銳，鐵錐一樣刺入張大嘴的耳膜。

他的臉開始剝落！

粉屑一樣簌簌的剝落。

這張臉之後，也許就是一個蛾精的面龐。

蛾精的面龐又會是怎樣？

張大嘴的好奇心本來也不輕，他實在很想知道。

他却沒有再留意。

在現在來說，當然是逃命要緊。

再不走，蛾精說不定就會吸他的血。

他開始後退。

胡三杯亦開始迫前。

張大嘴忽然省起了一件事，嘶聲道：「你眞的就是胡三杯？」

胡三杯道：「胡三杯是你的好朋友，是一個人。」

張大嘴急問道：「你不是……」

胡三杯道：「當然不是，否則我早已吸乾你的血……」

張大嘴道：「胡三杯那裏去了？」

胡三杯道：「去了你現在非去不可的地方。」

張大嘴道：「什麼地方？」

胡三杯道：「地獄——你這個人以我看只能够進地獄，他也是！」

張大嘴道：「他……他怎樣死的？」

胡三杯吱吱笑道：「他被我吸乾了混身的血液！」

張大嘴幾乎沒有嚇暈。

他面無人色，一退再退。

再退兩步，他的背脊已碰上了牆壁。

胡三杯又是吱吱一笑，道：「你還能够逃到那裏去。」

他將手中的兩瓶酒往身旁的桌上放下，又一步迫上。

張大嘴退無可退，面色亦變無可變，眼看胡三杯迫近，整個身子立時大公鷄一樣弓了起來。

他忽然省起了牢外還有守衞逡巡。

——此時不呼救還待何時？

他開口呼救，可是一開口，他就發覺自己的嗓子不知何時已變得嘶啞，嘶啞的根本再發不出聲响。

他這才眞的慌了。

這片刻胡三杯又已迫近了兩步，那張臉剝落的更多。

那張臉，現在你說有多恐怖就有多恐怖。

張大嘴心胆俱裂。

——我跟你拚了！

心中狂吼，還握在手中那瓶酒迎頭擲了過去。

胡三杯沒有給擲中，也沒有閃避，他只是一抬手，那瓶酒就落在他手中，瓶中滿載的蛾酒竟連一滴也沒有濺出來。

這簡直就是玩弄魔術一樣。

他豈非正是一個魔人？

張大嘴跟着拔刀出鞘。

刀光閃亮奪目，好鋒利一張刀！

胡三杯視若無睹，一步步迫前！

張大嘴裝腔作勢。

這當然嚇不倒胡三杯。

更近了！

張大嘴大叫一聲，一刀劈過去！

他咽喉發不出聲音，氣勢已經弱了幾分，不過這一刀，却是他生平最盡力的一刀！

他現在正在拚命，非拚命不可！

胡三杯竟用接在手中的那瓶酒去擋這一刀！

「刷」一聲，那瓶酒在刀光中斜刺裏變成了兩片！

瓶中酒刀光中飛酒！

血紅色的酒，透着强烈的腥臭氣味，彷彿酒下了漫天血雨。

這到底是蛾血還是蛾酒！酒射在張大嘴的面上，惡臭攻心，這一次反而沒有嘔吐。

他根本已忘記了嘔吐！

那刹那之間，胡三杯竟像是多了一雙翅膀，凌空飛了起來。

張大嘴看的已不怎樣清楚，蛾酒射上了他的面龐，射入了他的眼睛。

他的眼睛一陣刺痛，仍然睜得開！

他勉强將眼睜開。

生死關頭，不睜開也不成。

他眼前一片血紅。

他忽然發覺，胡三杯就在這一片血紅之中，雾雾的凌空向自己撲來！

他大叫，手中刀亂砍！

刀光血光亂閃，血雨狂飛！

紅，一片血紅！

× × ×

三更。

常護花高天祿杜笑天楊迅四人來到大牢的時候，經已敲响了三更。

大牢門外的篝火燃燒的正猛烈。

火舌嗤嗤的作响，靜夜中聽來份外清楚。

門漆黑，是鐵門，上面嵌着千百顆銅釘，火光中閃動着令人心悸的寒芒。

鐵門的上首有一個鐵打的虎頭，篝火的照耀下也在閃着光。

一片肅殺的氣氛。

門外却沒有守衞逡巡。

九個守衞，全都集中在門前的石階之上。

五個站着，四個坐着，站着的手執纓槍，身子却挺的比槍還要直。

坐着的抱膝而坐，頭垂下，似乎已入睡。

常護花他們迎面而來，坐着的四個守衞竟全無反應。

站着的五個也是視若無睹。

莫非他們都睡着了。

楊迅看見就有氣，嘟喃着道：「他們到底在看守大牢還是睡覺，實在太不像樣了。」

高天祿忽問道：「平日他們是不是這樣子。」

楊迅連連搖頭道：「如果是這樣，我早已不用他們看守。」

高天祿道：「這就奇怪了。」

常護花一旁即時接口說道：「只怕已出事！」

高天祿不由頷首。

四人幾乎同時加快了脚步。

一走近大門，他們就發覺，站着的那五個守衞全都閉上眼睛，似乎亦入睡。

他們站立的姿勢並不自然，神態雖然自然，却非常奇怪，有兩個分明在說話，其他的三個却是在聆聽別人說話的樣子。

杜笑天一看見這種情形面色就變了，頓足道：「糟！」

他連隨一個箭步，縱上了石階，正待走近其中的一個守衞身旁，楊迅那邊已拍掌大叫：「醒來醒來，全都給我醒來！」

他的嗓門向來都够大，現在這一叫，只怕連棺材裏的死人也不難給他叫起來。

那九個守衞並不是死人。

他們竟然就似乎眞的是入睡，給楊迅大聲一叫，全部醒轉。

其中的三個更就是嚇的跳起來。

一睜眼看見非獨正副捕頭，連太守高天祿都到來，那九個守衞都脚軟了，不等高天祿出聲，一個個便自跪了下去。

高天祿沒有作聲。

楊迅大聲叱喝：「你們睡的好！」

九個守衞面面相覷，似乎連他們都不知道自己曾入睡。

高天祿鑑貌辨色，揮手阻止楊迅再說話，兩步上前道：「你們都不知道自己睡着了！」

九個守衞九個都搖頭。

高天祿接問道：「誰是領隊？」

一個守衞膝行前一步，道：「卑職邱順。」

高天祿道：「你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

邱順叩頭道：「卑職該死。」

高天祿淡笑道：「你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邱順道：「卑職完全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卑職甚至不知道怎麼會睡在石階上。」

高天祿道：「你本來在什麼地方？」

邱順道：「卑職本來帶着四個手下在大牢圍牆之外逡巡……」

高天祿接問道：「有沒有遇上可疑的人？」

邱順道：「一個都沒有。」

高天祿道：「哦？」

常護花即時插口問道：「你們本身又有沒有什麼奇怪的事情發生？」

邱順望了常護花一眼。

聲音陌生，人同樣陌生，却是與高天祿杜笑天楊迅走在一起，來頭當然也不會小的了。

所以他還是回答，道：「說奇怪，有一件事情實在奇怪。」

高天祿催促道：「快說。」

邱順道：「卑職等九人，不知道什麼原因，初更過後就特別覺得疲倦，不住打呵欠，未幾甚至連眼蓋都無法睜開。」

高天祿追問道：「然後又怎樣？」

邱順道：「守在門前的四人不知，卑職與隨同到處逡巡的四人先後挨着牆壁躺下，卑職是最後的一個，卑職闔上眼之前，他們四人已先我臥倒。」

常護花道：「當時你是否發覺周圍有異？」

邱順道：「我當時根本沒有注意周圍，一心只想着睡覺。」

常護花道：「隨同你到處逡巡的是那四個？」

邱順還未回答，在他身後的四個守衞已越衆移前。

高天祿目光一掃，問道：「是你們四個？」

那四個守衞一齊應道：「是！」

他們仍跪在地上。

高天祿似乎是現在才省起，揮手道：「都起來說話。」

邱順與八個守衞應聲，誠惶誠恐的一齊起了身子。

高天祿目光仍然徘徊在那四個守衞的面上，說道：「你們當時，又有否什麼發現？」

那四個守衞一齊搖頭，各自道：「卑職當時的情形與邱頭兒一樣。」

高天祿擺手道：「給我退過一旁。」

那四個守衞應聲退開。

高天祿的目光轉落在還留在原地的其他四個守衞的面上，道：「你們四個守在門外？」

「是！」

「你們又如何？」

「與他們一樣。」那四個幾乎就是異口同聲。

他們的說話雖然稍有出入，意思却相同。

九個人當時的情況竟一樣，未免太巧合，太奇怪。

高天祿一面迷惑之色。

常護花沉吟不語，杜笑天雙眉緊鎖。

三人顯然都大感頭痛，一時間不知道應該怎樣解釋這件事。

只有楊迅例外，他面色一變，忽然叫起來道：「這豈非就是被鬼迷的樣子？」

常護花三人沒有作聲，也沒有否認。

無論楊迅是怎樣說話，目前他們也只有暫時接受。

邱順與八個手下入耳驚心，全都怔住在當場。

也不知是否因爲楊迅那句說話，他們忽然都覺得周圍的環境已變得詭異起來。

篝火嗤嗤的猶在燃燒。

火舌飛揚，衆人的投影相應不住在變動。

最少有一半的人忍不住偸眼望身後。

沒有鬼。

高天祿沉吟半晌，倏的道：「無論怎樣我們現在都應該進去瞧瞧。」

常護花杜笑天楊迅不約而同的一齊點頭。

高天祿連隨一聲呼喝：「來人，將門打開！」

大牢的鎖匙在楊迅的腰間。

楊迅總算還沒有忘記，應聲走前去。

他用三柄鑰匙打開了那扇鐵門。

每一柄鑰匙大小不同，次序也有分先後，一弄錯次序，門非獨無法打開，而且會因此牽動門附近的一個大鐘的發條，發出一連串奇响的鐘聲，引來整個衙門的守衛軍兵。

大牢而且設在衙門的中央，由外面進來，最少要經過三度圍牆，四重守衛。

好像這樣的一個地方，應該是萬無一失的了。

所以看見鐵門並沒有異樣，楊迅幾乎就完全放心。

但到鐵門一打開，他放下的心不由又掛起來。

他的面色旋即亦變了。

鐵門一打開，一股異樣的惡臭就從牢內衝出。

這種惡臭在他已並不陌生。

在發現崔北海的屍體之時，在踏入雲來客棧那間飼養吸血蛾的廂房之際，他嗅到這種惡臭，先後已兩次！

印象猶新！

× × ×

常護花杜笑天亦變了面色。

他們同樣沒有忘記那種惡臭。

常護花縱身一掠丈半，飛鳥般落在鐵門之前，右手一伸，抓住楊迅的肩膀，將他拉往一側。

惡臭之後，也許就是一大羣吸血蛾！

他擋在楊迅身前，另一隻手已握住劍柄。

那邊杜笑天幾乎同時一聲暴喝：「邱順，帶着你的人小心保護大人！」

語聲一起一落，他人已飛身落在鐵門的另一側。

邱順居然也不慢，應聲馬上一個箭步竄到高天祿身旁，手下八個守衛相繼亦圍了過來。

高天祿却是雙手一分，將他們分到兩旁，手旋即落在腰間。

在他的腰間，掛着一柄裝飾華麗的佩劍！

他手握劍柄，了無懼容。

從他握劍的姿勢，已可以看出他在劍上也曾下過一番功夫。

他面上雖無懼容，鼻子已皺了起來。

無論什麼人，對於那種惡臭都不會感覺好受。

× × ×

夜風吹飄。

惡臭在風中逐漸淡薄。

牢內燈光照黃昏，一片寂靜。

惡臭中並沒有吸血蛾飛出，一隻都沒有。

常護花已放開抓着楊迅肩膀的手，楊迅却仍然沒有採取任何行動。

碰一次釘學一次乖。

牢內說不定眞的藏着一大羣吸血蛾，一有人踏入就蜂湧撲上去。

他實在不想再出醜了。

杜笑天却不在乎出醜與否，他已經採取行動。

常護花比杜笑天更先一步。

他的手仍握在劍柄之上，劍却始終沒有出鞘！

即使他的手沒有在劍柄之上，他的劍亦可以迅速出擊。

練劍十年，他最少有兩年只是練習拔劍。

他拔劍速度之快，已達到了人力的極限。

杜笑天並沒有常護花這種本領。

他自己也明白，所以一舉步，刀就嗆啷出鞘。

兩人一步又一步，先後跨過了門檻，終於踏進了牢內。

× × ×

牢內的惡臭仍然濃郁。

沒有蛾，近門的地上却有一灘血水。

血水燈光下閃着妖異的血光，並沒有凝結。

惡臭正是從血水中散發出來。

一個手握鋒刀身穿官服的人倒在血水之上，面仰起，一面的血污。

——張大嘴。

常護花在那灘血之前收住了腳步，道：「這個人是不是被派在牢內看守的兩個人之一？」

杜笑天仔細的打量了一遍，點頭道：「他就是張大嘴。」

常護花道：「那邊的一個想必就是胡三杯了。」

左邊第一間牢房的鐵柵前面，倒着另一個人。

那個人也是一身官服，却敞着胸膛，一大半鈕子沒有扣上。

杜笑天急步走過去。

那個人亦是仰面倒臥，他的面上却沒有血污，比張大嘴當然容易辨認得多了。

杜笑天連隨點頭，道：「他正是胡三杯。」

他蹲下半身，伸出手按着胡三杯的胸膛。

胡三杯的心房已停止跳動。

他混身不由一震。

常護花看在眼內，道：「怎樣？」

杜笑天道：「死了。」

常護花道：「張大嘴還有氣。」

「當眞？」杜笑天應聲一個縱身，躍落在常護花的身旁。

常護花雙手已在張大嘴身上穴道推拿起來。

張大嘴果然還有氣，却已很微弱。

這下子，高天祿楊迅等人亦已相繼進入。

高天祿目光一掃，驚訝道：「發生了什麼？」

杜笑天方待回答，突然聽到了一聲歎息。

這一聲歎息赫然是來自張大嘴。

杜笑天剛要出口的說話不由就嚥回去，瞪着張大嘴。

張大嘴的眼蓋即時一陣顫動。

杜笑天脫口呼道：「張大嘴！」

張大嘴面上的肌肉應聲一跳，長長的吁了一口氣，終於睜開眼。

他的眼球佈滿了血絲。

杜笑天連忙問道：「這裏發生了什麼事情？」

張大嘴的眼瞳，露出了驚懼之色，啞聲說出了一個字：「蛾！」

杜笑天追問道：「什麼蛾？」

張大嘴眼瞳中的恐懼之色更濃，又說出了一個字：「酒……」

杜笑天一怔，道：「什麼酒？」

張大嘴斷斷續續的道：「蛾酒……血紅的蛾酒……面龐不……不停在剝落的蛾精，吸……吸血……」

杜笑天青着臉道：「吸血蛾？」

張大嘴混身一震，突然大叫一聲道：「吸血蛾！」

語聲也是充滿了恐懼，他突然從地上坐起身，一坐起又倒了下去。

常護花杜笑天扶都扶不及。

砰的張大嘴後腦碰地倒下，一動也不再一動。

他的眼仍然睜大，瞳孔已失去神彩，周圍的血絲却更明顯。

常護花急探張大嘴的氣息。

他的手一樣突然停頓。

杜笑天忙問道：「怎樣？」

這一次到常護花說出了那兩個字：「死了！」

楊迅不由就插口問道：「傷在什麼地方……」

話才說到一半就給高天祿打斷。

高天祿脫口大喝一聲道：「先看犯人怎樣！」

不等他開口，常護花人已從地上飛起來。

他的語聲落下的同時，常護花人已落在胡三杯的屍體旁邊。

杜笑天居然也不慢，相繼竄到常護花身側。

常護花往鐵柵內望去。

牢房內並沒有人。

他不由問道：「人是否關在這個牢房之內？」

杜笑天點頭，道：「易竹君關在這裏頭。」

常護花道：「記清楚了？」

杜笑天答道：「我的記憶，向來都很好。」

常護花道：「現在人呢？」

杜笑天啞口無言。

常護花檢查鐵柵上面的鎖。

鎖仍鎖在鐵柵上面，沒有異樣。

杜笑天亦看在眼內道：「我們搜！」

常護花却連隨一聲：「且慢！」

杜笑天道：「發現什麼？」

常護花戟指牢房中的桌子。

一柄鋒利的長刀，正釘在那張桌子之上！

刀尖下赫然釘着一隻蛾！

鮮血一樣的眼睛，碧玉一樣的翅膀。

吸血蛾！

× × ×

杜笑天面色由青轉白，死白。

他霍地回首，大叫道：「快拿牢房的鑰匙來！」

在他身後的是楊迅，他正是對楊迅大叫。他簡直已經忘記了楊迅是他的上司。

他叫得這麼大聲，大大的嚇了楊迅一跳。

楊迅一時間也忘記了自己是杜笑天的上司，應聲上前去，拿鑰匙將鎖打開。

杜笑天一手推開鐵柵，三步變兩步，衝入牢房內，衝到那張桌子的面前。

這麼近，他當然絕對不會看錯。

方才他也根本就沒有看錯，一隻吸血蛾正是被那鋒利的長劍釘在桌子的上面。

蛾身已幾乎斷做兩截，斷口的附近一灘血水。

鮮紅的血水，透着强烈的腥臭。

這莫非就是蛾血？

蛾血又怎會是紅色？紅得就像是人血一樣？

杜笑天霍地回顧胡三杯的屍體。

屍體的腰部掛着一個刀鞘，刀却不是在他的手中，也不在附近。

杜笑天回頭仔細再觀察釘在桌面上的那柄鋒刀。

常護花即時問道：「這是否胡三杯的佩刀？」

杜笑天道：「我看就是了。」

常護花道：「這柄刀顯然就是脫手擲出，飛插在桌上。」

杜笑天道：「從屍體的姿勢與及刀插的角度來看，顯然是你所說的一樣。」

常護花道：「他的眼力實在不錯。」

楊迅那邊突然道：「就算他的眼力並不怎樣好，也一樣可以擲中。」

常護花道：「哦？」

楊迅解釋道：「因爲他本來擲的目標並不是這樣小。」

常護花道：「那麼有多大？」

楊迅道：「有人那麼大，他擲的本來就是一個人。」

常護花道：「誰？」

楊迅道：「易竹君！」

他的面色跟着變了，瞪着那隻吸血蛾，道：「他與張大嘴兩人正在牢中逡巡，忽然發覺易竹君在變，於是就衝到鐵柵面前，易竹君當時是必準備向他襲擊，他因此一刀擲出，擊殺易竹君！」

常護花道：「那麼易竹君的屍體現在在什麼地方？」

楊迅指着刀下的那隻吸血蛾，大叫道：「在這裏！牠就是易竹君！」

這句話出口，非獨他變了面色，就連常護花杜笑天的面色也青了。

他顫聲接道：「易竹君本來便已經準備變回原形，飛出牢外，給胡三杯發覺一刀擲殺，就不想不變回原形也不成了。」

易竹君是被關在這個牢房之內，現在鐵柵既沒有損壞，門鎖也沒有損毀，人却已消失不見，牢房內却多了一隻吸血蛾，釘在胡三杯的佩刀之下。

人怎能夠消失？蛾何以會如此出現？

這件事難道就眞的一如楊迅所說？

常護花實在無法下一個判斷。

杜笑天也一樣，却問道：「那麼胡三杯又何以會死在牢房前面？」

楊迅道：「我們莫忘記除了易竹君這個蛾精之外，還有一個郭璞！」說話一出口，他的面色又一變。　（未完）

遊俠傳奇故事

朱　羽·文
盧　令·圖

詭路（五）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柳成俊越柙，潛往潘小雲家，發覺人去樓空，週馮超向他指點，當馮超走後，柳成俊被五兒漢闖毆，爲柳成俊擊敗，迫問出五兒是受沈海清收買前來暗殺，事後柳成俊趕往找馮超，詎隱身暗處接見他的人竟是巡警長李龍庭，指點他往找潘小雲，要用感情感動她，或可有意外收穫，柳成俊離開馮家，無處可去，無聊中踱往戲園聽戲，茶房到來請他進後台，說是坤且葉鳳娟請他一唔，柳成俊隨他至後台，葉鳳娟向他索酬，十元告訴他一項秘密，他說蓉子張是個職業殺手，但她自己却不動手——

寸寸危險路　步步陷阱圈

柳成俊道：「是誰替她動手呢？」

葉鳳娟道：「你！」

「我？」柳成俊楞住了。

「褚大爺想除去股東唐元標，就找到了蓉子張，她就佈了一個詭局，潘小雲的故事全是假的，爲的是引你這個傻瓜入局，由你去殺死唐元標。」

「可是，我並沒有殺死唐元標。」

「柳成俊，你的錢實在不够資格再問下去了，不過，我聽說你這個人很講信用。如果我准許你賒欠，事後你會給我嗎？」

現在，柳成俊正摸到節骨眼兒上，當然想了解全局，於是，慨然點頭說：「好！只要我活着，我會分文不拉，說吧！妳還要多少？」

「五百塊。」

「一句話，明兒一大早我自己若是不能來，也會找人送來。」

「我信得過你。」接下來，葉鳳娟就開始敘述她所了解的情況：「照蓉子張的判斷，在對方有槍的情況下，你一定會開槍殺死對方。如果眞是那樣，他根本不會有罪，即使有罪，也很輕。但是，你却只是開槍打傷了對方的手腕。蓉子張早就想到了這一點，在你那兒偷了子彈，找另外一個人躲在暗中，補了唐元標一槍。對蓉子張來說，一槍與兩槍沒有什麼不同，要殺死唐元標的目的完全達到。可是對你却不同了。開一槍是自衞，開兩槍就是存心要對方死，那是謀殺呀！」

柳成俊聽得很仔細，也很冷靜，雖然發現成爲別人愚弄的對象，但他並不發火。

他只是提出了一個疑問：「葉老闆！你身在梨園行，對這件事情怎麼會了解得如此詳盡呢？」

「柳成俊！所有的問題我都同答，只保留這個問題。」

柳成俊發現對方非常老練，老練得超過了她的外表，該說的她會傾囊而出，不該說的她就隻字不露。因此，他不想再問下去，再問也是白費精神。

他起身告辭，葉鳳娟也沒有堅留。

夜已很深，徐徐夜風撲面而來，使柳成俊沉重的心情爲之一鬆。戲園子裏面的鑼鼓聲還在響着，壓軸戲大泗洲城已近尾聲，

戲有散場的時候，故事有終結的時候，難道詭局就沒有揭開的一天嗎？柳成俊充滿了信心。根據葉鳳娟的說辭，褚運魁與蓉子張的行

爲已經昭彰在目了。那麼，現在該採取何種行動呢？

柳成俊突然想起了馮超。

馮超的看法很積極，他勸柳成俊立刻到巡警長李龍庭跟前投案，說明一切。有了葉鳳娟的供辭，一干作奸犯科的人將無從遁形。

「太冒失。」柳成俊却將馮超的建議否定了。「葉鳳娟只是空口說白話，毫無憑據，這一投案，想要再恢復自由，只怕很難，眞象沒有查明，却又重入牢籠，這樣豈不是辜負了李龍庭一番好意。」

「嗯！你的顧慮也對，那麼，你打算怎麼辦呢？」

「先以强硬的手段得到沈海清和蓉子張的口供再說。而且，從葉鳳娟所提供的綫索裏面，我還發現了一件可疑的事。」

「說來聽聽。」

「褚運魁要殺害唐元標的目的只是爲了消除一個股東，這是說不通的。唐元標死後，他的股權並不會落到褚運魁的手裏。舊的股東死去，新的股東立刻遞補，褚運魁的目的並沒有達到呀！」

「不錯，這是一個疑問。葉鳳娟得來的消息也許不正確，說不定……」

「不！她的消息不會錯，唐元標的確是褚運魁的合夥人之一。不過，殺害他的動機恐怕不是那樣簡單，只怕是另有文章。」

「好！你繼續查吧，我總是支持你的。」

「那麼，我想委托你辦一件事情。」

「請說。」

「葉鳳娟是個唱戲的，不可能了解礦業界內部情況，她一定跟礦業界中的某人有來往。馮兄！務必替我查一查，這件事很重要。」

馮超道：「好的，我會盡力而爲。也許明天晚上就會有消息，咱們約個見面的時間和地點……」

突然一陣緊急的敲門聲，將馮超的話打斷了。

「馮兄！你猜可能是誰？」

「也許是李巡警長……」

「我還是不要跟他打照面的好，馮兄你去開門，我從後院翻出去。」

「好！明晚再來一趟好了。」馮超未及說完，就向前面迎去，因爲家人已經開了門，一大堆客人向內院行來。

深夜來客，難免引人好奇，尤其是柳成俊，他更充滿了好奇心，於是他並沒有立刻越牆而出，却繞到客廳的後面，貼窗凝聽。

來客果然是李龍庭，還帶了好幾個便衣巡警。只聽他一開口就問道：「馮超！柳成俊來找過你嗎？」

「沒有啊！」馮超倒很够義氣。

「唉！」李龍庭嘆了一口氣。「我錯看了人，實在不應該給他自由的……馮超！你知道嗎？柳成俊又作案了。」

「哦？他作了什麼？」

「殺人。」李龍庭用力地說，「軍火商金老三。柳成俊實在很傻，他的目的是想殺人滅口，免得金老三提出不利於他的證據。殊不知這樣一來，他更是百口莫辯了。我已派人在全城搜索他的踪跡。」

柳成俊不禁打了一個寒噤，他應該將金老三遇害的事情告訴馮超，那麼，馮超還可以代他向李龍庭解釋這件事。現在，不但喪失了一個解釋的機會，很可能連馮超這個朋友都沒有了。只聽馮超問道：「巡警長！你眞能肯定金老三是柳成俊殺的？」

「除了他還有誰？」李龍庭很肯定地說：「金老三是賣槍子兒的人，金老三證明那兩粒殺人與傷人的子彈是他賣給同一個人，那個人就是柳成俊。你說說看，除了柳成俊之外，還有誰有必要去殺害金老三？」

「有人存心嫁禍，也說不定呀！」

柳成俊又感激，又感動，他沒有想到馮超如此够義氣，主動爲他辯駁。

可是，李龍庭却堅持他的主見：「不可能，嫁禍也不是這種方法。根據常情，柳成俊越獄之後，應該高飛遠颺，怎麼還會留在這兒作案呢？」

「事實上他還留在這兒。」

「那也只有你，我才知道。」

「你，我知道的事情，別人也同樣知道。」馮超繼續說：「如果你存心給柳成俊一個洗刷的機會，你就不要半途中止。同時我要託你一件事，派人暗中調查一下坤且葉鳳娟的社會關係。」

柳成俊鬆了一口氣，只要李龍庭一點頭，他又可以行動自如地去搜查證據，恢復自已的清白。

孰料李龍庭還是嚴辭拒絕：「不行！絕不行！馮超！咱們是好兄弟，不要爲這件事傷和氣。我幹這一行幹了二，三十年，對於作奸犯科的人比你更了解。……我要走了，如果他來找你，一定要將他逮住。」

馮超沒有再說什麼，他爲朋友所盡的力量也就到此爲止了。

柳成俊就像被閃電擊中般一震，他幾乎想衝出去和李龍庭當面理論，問問他這個巡警長是怎麼幹的，二，三十年的經驗到那兒去了。幸好他還不至於如此衝動，他的門牙咬着下唇，心中設想一萬種理由去諒解李龍庭。諒解了別人，自己的心情也平靜下來。

李龍庭走了。柳成俊還在考慮有無必要再和馮超見一面，最後決定不必多此一舉，爲一個新交的朋友增添麻煩，這是柳成俊絕對不願意作的事。

越牆而出，毫無阻碍，柳成俊現在要作的只有一件事——等到黎明，上賭館去堵住蓉子張和沈海清。

可是，從現在到黎明這一段時間又上那兒去呢？回住處，那是絕對不安全的；就這樣遊蕩嗎？他年輕力壯，倒還支撑得住，萬一遇上巡夜的呢？那又怎麼辦？

一邊想，一邊挨着屋簷走，不覺又到了戲園子的後門。這會兒早已曲終人散，靜寂無聲。不過，從矮牆上看過去，後台扮戲的那間小屋子還透出了明亮的燈光。

柳成俊並沒有任何目的，但是他却在一陣衝動的情緒下翻過矮牆，跳了進去。

扮戲卸裝的後台，一向都非常隱密，想窺探根本不可能，不過，只隔着一層板壁，說話的聲音却能聽得到，尤其在這更深夜靜的時刻。原先在牆外，柳成俊倒沒有聽到任何聲音，一入牆內，那聲音就貫耳而來。

「大爺！我拿不了您幾個錢，所冒的風險可大啦！」說話的人是葉鳳娟，想不到這麼晚了，她還沒有離去。「我剛才就說過了，就這一回，大爺！我看你還是另請高明吧！」

「鳳娟！帮忙帮到底嘛！憑咱們的交情，如果談錢，就未免是太薄啦！」聲音粗濁而低沉。

從他對葉鳳娟的稱呼中就可以聽出來他和葉鳳娟的交情不淺，但是，聲音却是陌生的，柳成俊有絕對把握從來沒有聽到過。

「大爺！不是我不够交情，實在是這件事情敎我愈想愈怕。姓柳的是好，是壞我不知道，不過，我一眼就可以看得出來，他這個人不好惹。」

「鳳娟！我又沒有敎妳去惹他呀！老實說，咱們把這些內情告訴他也是爲他好呀！」

「既是好意，你爲什麼不當面告訴他？」

「鳳娟！有好多事是無法說清楚的。總之一句話，我有不能出面的苦衷，要不然，我還轉彎抹角地要妳傳話幹什麼呀？」

「大爺！今兒剛好他來聽戲，被你認出來了。好！就算我願意爲你傳話，我也沒處去找他呀！」

那男人說：「鳳娟！我判斷的事情從來八九不離十，我猜：他一定再會回來找妳。」

「找我幹什麼？」

「來追問那些消息的來源。」

「瞧！給我惹痲煩了吧？我早就說，我不想挿手這件事，你偏偏……」葉鳳娟急得嚷了起來。

「鳳娟！別嚷嚷，柳成俊是個明是非，知好歹的人，他絕不可能作出傷害你的事……他來找你的時候，你就再告訴他一些更重要的消息，他一定會非常感激……」

「什麼重要的消息嘛？」

柳成俊現在聽得更出神了。

那個男人的聲音却比方才輕了許多：「褚大爺借刀殺人，利用柳成俊除去了唐元標，把罪過栽在姓柳的身上，如今，所有對柳成俊不利的證據都佈置好了，現在，他開始施展最後一着殺手鐧。」

「哦？」

「他已收買了不少混混兒，俟機殺害柳成俊滅口。」

柳成俊的心情並不激動，他仍是靜靜地聽下去。

「大爺！這我就不明白了，既然一切證據都對柳成俊不利，只要等他落網，仍然免不了一個死罪，那又何必殺他滅口呢？」

「褚大爺還是怕公堂翻案呀！姓柳的不是等閒之輩，李巡警長又是個正直的人，這樣死無對證，豈不是更加太平？」

一陣沉默之後，葉鳳娟又開了口：「大爺！我可眞不明白，這些機密消息你打那兒得來的呢？」

「鳳娟！這你就不必問啦！」

「你又爲什麼要我把這些消息轉告柳成俊呢？」

「唉！姓柳的是條漢子，就這樣不明不白地受人陷害，實在敎我看不過去，雖然明知捲進是非漩渦，對我沒好處，我也顧不得了。」

柳成俊心頭有說不出的激動，他眞想看看這位好心人是誰。繼而一想，對方既有不便出面的苦衷，自己又何必一定要將他拆穿呢？

已經過了子夜，在陽光下勤奮的人們正在睡鄉中儲備他們翌日工作的精力；那些好逸惡勞的却在賭桌邊消耗他們寶貴的時光。

賭局正進入高潮，賭徒的神志却正由旺盛的高峯趨向萎頓。在這座宅子裏只有一個人還是目光朗朗，神采奕奕，他就是主人蓉子張。

她似乎永不疲倦，永不衰老。從上燈到現在，她一直在指揮女侍們作這作那，子夜過後，女侍們都露出了疲態，而她的神采却像剛剛離開粧枱。

客人宵夜完畢，水菓用罷，賭局重新展開，蓉子張這才坐了下來：她背脊並未靠在椅子上，這表示她坐下並不是爲了休息。

一個年齡略大的女侍走向她，在她耳畔低語了幾句。蓉子張的眉尖輕輕一蹙，低聲問道：「前後門都關好了嗎？」

同答當然是肯定的，這種時候，尤其像她這種特殊的地方，門禁森嚴是必然的。

蓉子張站起來句後走，走了一半，又回頭輕聲問：「如果有什麼事情找我，就拉繩鈴，不要闖到後頭來。」

她爲什麼如此愼重呢？一定是有人在等她商談很重要的事。是沈海淸來了嗎？現在距離黎明還早哩！是臨時改了時間嗎？

在蓉子張的臥房中，有一把法國式的絲絨長靠背椅，現在，那把椅子的椅背向着房門，雖然上面坐了一個人，但是誰也看不見坐在那兒的是誰。

但是蓉子張却一定知道，因爲她進來之後，並沒有跟那位深夜訪客打招呼，而逕自坐向粧枱，拿起梳子梳理她的頭髮。

而那位深夜訪客也沒有先開口。

也不知過了多久，蓉子張才輕輕地問：「還是照預訂的計劃進行嗎？」

「嗯！」他似乎是個惜言如金的人。

「我覺得有修改的必要。」

「爲什麼？」從聲音可以聽出，說話的人不是沈海淸。

「因爲我們現在有了兩個敵人：一個是柳成俊；一個是李龍庭。」

「這兩個敵人都分別抓在我們手裏，你抓緊了柳成俊，我抓緊了李龍庭，還有什麼可怕的？」從他的語氣中，充份表現了他的狂傲與自負。

「問題是──我抓不住柳成俊。」

靠背椅幌動了一下，坐在上面的人似乎想轉過來，最後還是忍住了，而且沒有任何反應。沉默並不代表他接受了蓉子張的意見。

「我覺得計劃有修改的必要，你難道感受不出，柳成俊對我們的壓力愈來愈大？」

「這正是我們需要的。」他的語氣非常平淡。

蓉子張倏地轉過身來了，這表示她非常吃驚。

「怎麼？蓉子張！」語氣中略帶譏誚意味：「你覺得很吃驚是不是？」

「我當然吃驚，這一點你從來都沒有提到過。」

「蓉子張！有一件事情你必須弄淸楚：我是首腦，你是幫手，有許多事情我是沒有必要告訴你的。」

蓉子張又同過身去對鏡理粧，也許她在作消極的抵制。

「眞正對我們壓力愈來愈大的不是柳成俊，而是褚運魁，所以，我們就利用柳成俊去抵制他。」

「用柳成俊去抵制褚運魁？」

「不錯，這是最高明的戰策。」

「我不懂。」

「你不需要懂，你只要聽從我的命令，執行我的命令。不要有自己的想法，更不可有自己的主張。」

「我知道。」蓉子張的語氣非常軟弱。她是有個性，有主張的人，但她在强硬的對手前只有低頭。

「我丢出去很多繩套，不管他們多麼精靈，多麼狡猾，他們不鑽進這個繩套，也會鑽進另一個繩套。」

蓉子張只有靜靜聽訓的份兒。

「沈海淸能够信任嗎？」他開始提出了問題。

「絕對可以信任，他跟了我不少年。」

「天亮前，柳成俊會來。告訴沈海淸，如果他那個環節發生了問題，他只有一條路可走──死！」

「我想：即使不告訴他，他也會明白。」

「蓉子張！這個計劃已經準備了將近半年，成敗的關健都在妳手上，明天這一天非常重要，妳千萬要好好把握。如果有了錯誤……」

「我也只有一條路可走──死！」

「妳知道就好……還有什麼問題嗎？」

「沒有了。」

「……我要走了。」長背椅在緩緩轉動。蓉子張又轉身去面對粧枱，她似乎不想見到他那冷峻的外貌，無情的眼神。

他終於站了起來，走向門口。當他進入明亮的光綫中時，他的身份已不再是秘密──他是馮超。

黎明前，沈海淸果然來到了蓉子張的賭館。他是從大門走去的，就擱了差不多半個多小時的光景，談了些什麼，誰也不知道。不過，他離開時，走的却是後門。

他低着頭，貼着屋壁，走得很慢，同時以銳利的目光向四週掃動，似乎已感覺到可能有人在釘着他。

事實也的確如此，柳成俊存了心一定要堵住他，又知道他要來和蓉子張會晤，自然不會放過這個機會。

這條僻街並不長，可是在沈海淸走來却好像永遠走不完。爲什麼呢？難道方才蓉子張給予他什麼壓力嗎？

終於到了盡頭，可是，這條僻街他的確走不完了──柳成俊突然攔住了他的去路。

沈海淸雖然有些吃驚，却沒有動，他無意逃避，也知道在柳成俊的面前不可能躲避。

「沈兄！」柳成俊的口氣很溫和。「到底是怎麼同事？我找了你一整天都見不到你的影子哩！」

「哦？找我有什麼事嗎？」

「要請敎你幾個問題。」

「好吧！你想知道什麼？」

「唐元標你認識嗎？」

「賭友，在撫順就相識了。」

柳成俊問：「聽說昨天他曾兩次去『雙佳閣』找你？」

「是的。」

「他找你幹什麼？」

「寒暄。打打招呼，他也想請我吃一頓，聊盡地主之誼，被我拒絕了。」

「唐元標昨晚死了，你知道嗎？」

「沒聽說呀！」沈海淸顯得有點很吃驚的樣子。

「他死在葫蘆後街二十三號，也就是潘小雲住的那座宅子裏，你說這是怎麼同事？」

沈海淸那兩道濃眉皺了起來，卽使在黑夜之中，也看得淸淸楚楚。他搖搖頭說：「想不到，想不到……」

「沈兄！潘小雲眞是個鼓娘嗎？你當眞在撫順跟她有過一段情嗎？你到本地來眞是爲了她嗎？……」

「我所說的都是眞話。」

柳成俊又問道：「那麼，你與蓉子張又是什麼關係呢？我看你們關係好像不單純哩！」

「柳兄！你要這麼說，就錯了，我是賭客，她是地主，就這麼同事，那還有什麼特殊關係？」

柳成俊的態度突然一變，他一伸手，就抓住了沈海淸的領口，聲色俱厲地說：「沈海淸！你聽淸楚，如果你不老老實實地說出內情，我就拆散你的一身骨頭。」

沈海淸還是沒有吃驚，他竟然笑嘻嘻地說：「柳兄，你也犯不着爲一個娘兒們瞪眼豎眉呀！蓉子張也不是什麼正門貨，我就是跟她有點勾勾搭搭，也不要緊呀！如果你喜歡她，往後我不跟她來往就是啦！」

「沈海淸！你別跟我指東說西，妄想打馬虎眼兒。你跟蓉子張睡了十年，跟她生下十個娃娃都不干我的事，我問的是，你們究竟在玩什麼花樣？」

「花樣？沒有哇！」

柳成俊沉聲問道：「金少白是你派人殺的，對不對？」

沈海淸道：「噯噯噯！柳兄！這可不是鬧着玩兒的，絕沒有這種事。我跟他無寃無仇，幹嗎要殺他呀？」

柳成俊道：「沈海淸！你的底細我已經完全查明白了，你不是什麼皮貨商，是個混混兒，是那個東洋娘兒們手底下的狗腿子，趁早說實話，不然……」

柳成俊的話聲就像被一把利刀切斷了，他突然感覺手上的墜力在加重，沈海淸的身子一直在往下墜。

他快速地將沈海淸的身子一旋，心中不禁大駭，原來沈海淸的背心窩挿着一把刀。

柳成俊是老手，一看就知道是非常毒辣的刀法，正好穿心，絕對無救。

他一鬆手，沈海淸倒下去，一絲都沒有動彈。

柳成俊環目四顧，沒有見到半個人影。

爲什麼要殺沈海淸？怕他洩露秘密嗎？爲什麼要在這個時候？爲什麼不將自己也一起解決掉。柳成俊愈想愈想不通。

這一連串的挫折，幾乎已將柳成俊的壯志消磨淨盡，他眞想發狂般吼叫，叫兇手站出來，叫那些所有有頭腦，有正義感的人站出來。

但是，那又有什麼用？柳成俊到最後還是忍住了。柳成俊決定到賭館去，去找蓉子張。他玩過槍，耍過刀，他又放下了那些玩意兒，因爲他厭惡暴力，但是，現在他還是要施展暴力。他決心用最嚴酷的手段逼迫蓉子張說出實情。

當他正要行動的時候，突然發現屋簷下有個影子一閃。他連忙機警地隱蔽起來。

那個影子終於躡脚地走了過來，他走向倒地的沈海淸屍體，彎腰察視。

這是一個絕佳的機會，柳成俊奪身前撲，將對方攔腰抱住。

那人却不是泛泛者，竟然一幌身掙開了。

二人迅速打了一個照面，柳成俊幾乎驚呼出聲，對方竟是他視爲知心好友的馮超。

一個當舖的少東，身手竟然如此俐落，柳成俊理應知所警惕，但他却完全忽略了。他所想到的都是馮超對他的好處，現在，他當然也不會把對方當敵人了。

「柳兄！」馮超表現了適度的吃驚之後，冷靜地問：「你殺了他？」

「沒有。你應該相信我不會作這種愚蠢的事。」

「可是……」

「馮大哥！」由於方才柳成俊親耳聽到馮超在李龍庭面前的一番辯護，稱呼方面也變得親密多了。「我正在盤問他，有人在他背後偸襲……」

「沒有看見那個人嗎？」

柳成俊道：「一點動靜都沒有發現。」

「唉！」馮超頓足惋嘆。「眞是糟糕，方才你走之後，李巡警長跟我說了許多，那個寶軍火的……」

其實，柳成俊都聽到了，但他仍表吃驚地問：「難道他也認爲是我殺的？」

「是呀！我費盡唇舌他都不信。我跟李巡警長是好多年的朋友了，爲了這件事差點鬧翻臉。」

「馮大哥！我現在眞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所有的證據都對我不利，而且，敵人的實力又太雄厚，圈套左一個、右一個，使人防不勝防，李巡警長又不能主持公道……到最後，我眞會被逼殺人啦！」

「成俊！」馮超的稱呼也改變了。「我知道你需要朋友，需要帮助你、了解你的人，所以我趕了來。成俊！振作起來，是非黑白總是會分明的。」

「馮大哥！你說我現在該怎麼辦呢？」

馮超道：「去找蓉子張，逼她吐露內情。她是個關鍵人物，只要她一吐實，劣勢立卽可以挽轉。」

「馮大哥！只要你支持我，我對前途仍然充滿了信心。」

馮超沒有再說什麼，只是拍拍柳成俊的肩膀，以示撫慰。

這一拍不過舉手之勞，然而柳成俊的心頭却爲之一鬆。世界上最悲哀的事莫過於把壞人當好人，把劣友當知心，柳成俊正是如此。

馮超正逐步將他引進更深的陷阱，但柳成俊却以爲他正走向康莊。

和馮超揮手分別，柳成俊的精神非常旺盛，體力也顯得格外充沛。賭館圍牆雖高，却擋不住他的一躍。

內院寂靜，闃無人聲，門窗關得很嚴，呼么喝六的聲音幾不可聞。

突然一個冷冷的聲音在他身後響起：「你來了嗎？」

像一支利箭突然穿透柳成俊的心臟，他的身軀猛的一震，渾身冰涼，站在那兒一動也不動。他絕沒有想到有人在這裏等候他。

「柳成俊！你不該來的。」

柳成俊從聲音中去辨認，發現這個人是他從來沒有見過的，而且他還掂估出對方是一個非常冷酷的傢伙。

柳成俊站在那兒沒有動，也沒有說話。

「柳成俊！你是一個勇漢，也是一個莽漢，你無法對付陰險的對手，如果你再往裏面走一步，你就永遠不會有翻身的日子了。」

聽口氣，倒好像沒有什麼惡意。

可是，柳成俊仍然沒有說話。一開口，他就會將惶恐不安的心情洩漏出來。

「現在立刻離開此地，找個地方咱們詳細談談，也許你可以幫我，我也可以助你。」

「你是誰？」

「不用問，我的心情、我的遭遇幾乎和你差不多。」

「你是怎樣進來的？」

「跟你一樣，跳牆進來的。」

柳成俊暗暗一怔，這個人還練過幾天功夫，不然這樣高的牆未必就能一躍而過。

他又問：「你來這裏幹什麼？」

「等你。」

「等我？」

「是的。你在外面巷道中跟你的朋友講話，我都聽到了，所以我先一步到這裏等你。」

「你還看到什麼？」

「看見沈海清被殺，使你又揹上了一口黑鍋。」

對於這樣一個突如其來的人，柳成俊實在不該加以輕信，可是，在企求友誼與支援的情況下，他已無可選擇，於是他點點頭說：「好吧！我們是應該談談，你了解的情況似乎比我還要多……我們上那兒去談？」

「這件事你能對任何人守秘密嗎？」

「如有必要，當然可以。」

「那麼，就請你守密吧！包括那位你所信任的馮大哥。千萬千萬……」

「難道……？」

「不要胡亂猜，並不是要防範某一個人，而是爲了防範每一個人。」

「好吧！你現在可以告訴我，咱們在何處會晤了。」

「到葫蘆後街二十三號的院子裏。」

柳成俊眞不明白對方何以選擇那個地方，但他沒有問。現在，柳成俊才發現對方非常年輕，充其量不會超過二十五歲。從他的聲音、語氣，以及措辭中，柳成俊一直以爲他是個四十歲以上的人。

他的身軀偉岸，貌相也不惡，雖然在星光中看上去並非絕對清楚，那張方方的臉就正是表現男子氣概的特徵。

「爲什麼要選擇這裏？」柳成俊先發問。

「因爲這裏最安全。」

「何以見得呢？」

「這是對敵人情況了解之後的判斷。對敵人了解愈多，行動就愈安全。」

「你了解多少？」

「很多、很多，超過你的想像。」

「說來聽聽。」

「先從褚運魁的礦業公司說起吧！他的公司共有一百股，他却沒有超過半數。由於衆股東對他都非常信任，公司一直由他掌管，直到褚運魁認識了蓉子張。」

柳成俊道：「蓉子張怎麼啦？」

「由於認識蓉子張，褚運魁開始豪賭，而且輸得很多，這當然會影響公司業務，於是公司方面就湧起了一股暗潮，想把掌管公司的大權奪過來。」

「這夥人一定是由唐元標帶頭的了？」

「是的。」

「他的股份夠多嗎？」

「當然比褚運魁掌握的要少，但是唐元標決心以高價收買許多零星股，於是對褚運魁構成了嚴重的威脅。」

「於是，褚運魁想到謀殺唐元標，消除威脅。」

「是的。」

柳成俊搖着頭說：「這是不可能的，唐元標雖死，他還有繼承人呀！」

「你並不了解他們公司的章程，如果股東死亡，股權由公司掌管，繼承人只能享有股利，要過多少年才能將權利一起交給繼承人。」

「哦！」柳成俊這才恍然大悟。

「殺害唐元標的計劃是由蓉子張擬訂的，也由她來執行，想不到你竟然作了他們的劊子手。」

「我沒有殺他，我絕對沒有……」

「柳成俊！我絕對相信，問題是，你如何證明。如果有證據證明唐元標是死於謀殺，情況就完全扭轉過來了。」

柳成俊道：「你是什麼人？怎麼知道得如此清楚？」

「我是唐元標的兒子唐國棟。」

又一次意外，柳成俊又一次大爲驚訝，他今晚的確遇到了太多的意外事件，但是以這一次最大。難怪他說他也是被害人，現在，柳成俊反倒鬆了一口氣，他毋須去懷疑對方是敵是友了。

唐國棟道：「柳成俊！我帮你洗脫罪名，你帮我湔雪殺父之仇，我們應該合作，你認爲怎麼樣？」

儘管柳成俊鬆了一口氣，但是他還有許多懷疑。於是他問道：「你爲什麼不將內情告訴本地的巡警長呢？他是個很正直的人，也很精明能幹，應該……」

「算了！算了！柳成俊！你在本地待了不止一天，怎麼連巡警長的爲人你都摸不清楚？」唐國棟的語氣非常氣憤：「他跟褚大爺一鼻孔出氣，不是咱們老百姓的巡警，是專門侍候那些有錢大爺的。」

「不見得吧？」柳成俊就是這樣一個正直的人，心裏有話不能不說：「你或許有什麼誤會，我認爲李龍庭這個人很正直。」

唐國棟道：「你還在替他說話？今兒個一大早我就去找他了。你猜他怎麼說？……唐國棟！你給我小心點，你再要這樣無憑無據地亂說話，我就治你誣告之罪。……柳成俊！這是一個正直的人應該說的話嗎？」

柳成俊大爲不解了，他絕不懷疑這番話是唐國棟揑造的，他看得出唐國棟的激憤和悲慟絕非僞裝，那麼，李龍庭是怎樣一個人，他的確摸不清楚了。

「柳成俊！你在想什麼？」

「唐國棟！你明白目前的處境嗎？」

「哦？你是說……？」

「好人的背後有法律和正義支持着，如果法律不支持我們，正義棄我們而去，我們不管如何堅苦搏鬥都是沒有用的呀！」

「你已經氣餒了？」

「不是氣餒。唐國棟！你聽我說，我們一定要尋得法律的支持……」

「你乾脆說咱們要得到李巡警長的支持不就結啦！」

「是的。」

「如果你不信，你就儘管去試試。」

「唐國棟！你去……眞的，拿出勇氣拿出耐性，再去找李巡警長……」

「奇怪？你爲什麼不去？偏要我去？」

「唐國棟！你明明知道我目前是一個逃犯，我怎能够去？一去就被他扣押了呀！」

唐國棟沉吟不語了，他似在考慮。

夜色漸闌，東方已發出曙光。

曙光中，有幾條人影在閃動，唐國棟沒有留意，但是，柳成俊却見到了。他突然想到一件事：唐國棟爲什麼把他約到這裏來？

一共有四個人，都是先後從堂屋中竄出來的，輕巧無聲，動作靈敏，而且每一個都佝僂着身子，照說不應該被任何人發現。

柳成俊沒有動，他很能够沉得住氣。

「好！我再去找一次李巡警長！」唐國棟終於下定了決心。「如果他再那麼不講理……唉！往下也不必說了……咱們怎麼見面？」

「你說呢？」

唐國棟說：「晌午，東來順飯莊。」

「好！」

唐國棟又補了一句：「不見不散。」

柳成俊的目光一直在注意那四個影子的匿藏處，發現對方並沒有動，那麼，他們來的目的就是自己，而非唐國棟了。

唐國棟已經走出院子門，那四個埋伏的人依然沒有動。柳成俊更加肯定自己的想法了。

堂屋一出來，左右各一個二尺餘高，七、八尺長的花壇，那四個人就分別藏在那兩個花壇的後面。

柳成俊一縱身貼住了院牆，慢慢迂迴過去，他突然發現花壇後面空空的，一個人也沒有了。

這不是太奇怪了嗎？當他發現那四個人之後，就再也沒有將目光移開過呀？

他又迅速地將整個宅子都搜查了一遍，沒有發現任何人。不死心，再搜院子，仍然不見人影。

折騰許久，太陽都露面了。

大天白日，實在不便久留，儘管柳成俊懷着滿腹疑雲，但他仍然離開了葫蘆後街二十三號。

才一跨出院子門，柳成俊就楞住了。

唐國棟死在院子門口，胸前一刀。他的眼睛睜得很大，眞正是「死不瞑目」。

原來方才那四個人是來對付唐國棟的……不！那四個人影只是引起他的注意，眞正的兇手躲在門外，俟機下手。

柳成俊幾乎要搥胸頓足，痛哭嚎啕，唐國棟是唯一可以助他挽回頹勢的一個人，現在，連這個人也失去了。

有疾促的脚步聲，柳成俊抬頭看，是好幾個荷槍實彈的巡警。

柳成俊沒有逃，也沒有說話。當那幾個巡警將手銬加在他手上時，兩行熱淚從他的眼眶中流了出來。

當一個人對生命已經完全覺得沒有意義的時候，他就等於已經殺死了自己；柳成俊正是如此。

他的血液似乎已經不再流動，他的心臟也似乎已不再跳動，他沒有情感，也沒有理智，他已麻木得近乎沒有絲毫知覺。

當李龍庭訊問他時，他機械地點着頭，這是他唯一的機能反應。他不說話，不抗辯。沒有大聲疾呼，更沒有痛哭流涕，他已準備承當一切，在命運前豎白旗並不是十分可恥的事。

人犯同押，身爲巡警長的李龍庭暫時得到片刻的鬆弛，但是，一聲有客來訪的報告又使他將心弦繃緊了。

來客是褚運魁，看上去他永遠是一個殷實商人，他不但感謝李龍庭全力破案，更關心柳成俊未來的前途。

「死罪！」李龍庭很用力地說，「三條命案揹在身上，神仙也救不活他。」

「哦！他都認罪了嗎？」

「都認了，而且在口供上畫了押。他現在是死囚，已經加上了十五斤重的脚鐐手銬。」

「巡警長！我心裏有句話，如果說出來你覺得太冒失的話，請你多多原諒。」

「那裏話，請說。」

褚運魁道：「如果我不請柳成俊去保護潘小雲，他就不會誤殺唐元標，接下來的兩件命案也不會發生，所以，我在私心中覺得對他抱歉。」

「嗯！」李龍庭靜靜地等待着下文。

「巡警長！我想救他。即使傾家蕩產也在所不惜，如何救法，還要請巡警長指示一條明路。」褚運魁的態度非常誠懇，顯示他所作所爲均非矯飾。

李龍庭站起來兜了一個圈子才緩緩開口：「褚大爺！幸虧你招呼打在前面，不然，我一定會發火。犯了死罪的人根本就無法救，而且，這種人不值得救。」

「不值得救！」褚運魁顯然吃了一驚。

李龍庭振振有辭地說：「褚大爺！你想想看，第一條命可以說是誤殺，第二、第三呢？該是故意的吧？他一心一意只想以殺人爲手段來解決問題，這種人還能讓他活着嗎？」

「唉！」褚運魁沉重地嘆了一口氣。「巡警長，我還有什麼別的法子來表達我對他的歉疚呢？」

「只有一個辦法，等他死後，你爲他買一口上好棺材，替他找一塊好墳地。」

話已說絕了，接下來是一陣冗長的沉默。

過了許久，褚運魁才問：「那麼，柳成俊多久才會被處決呢？」

「像這種嚴重破壞治安的案子，最多在三、五天之內就會處決。」

「哦！」褚運魁的目光在閃動。「那麼快嗎？我可得立刻就該爲他準備後事了。」

「哦！對了！」巡警長像是突然想起來似的。「有一件事我想請敎你的看法……」

「哦，什麼事？」

「關於令妻弟金少白的事，這是絕對與柳成俊無關的，當時他正坐在戲園子裏看戲。那麼，殺金少白的動機又何在呢？」

「巡警長！你既然問起我來，我當然不得不表示意見：我認爲，金少白被殺與唐元標被殺，根本是兩碼事。」

「你是說，兩者漠不相關？」

「是的，我內弟愛玩，而且玩得過份，也許因此得罪了人，我判斷殺人者的動機是這樣的，不過剛好湊在一起而已。」

李龍庭的嘴角牽動了一下，那也許是一個

經過尅制的冷笑，他緩慢地說：「褚大爺！你的判斷好像太草率了，我有綫民提供的綫索，金少白是被沈海清派人殺害的。」

「沈海清！」褚運魁好像不認識。

「不認識嗎？一個皮毛商。」

「沒見過。」

「而沈海清昨夜也死了……」

褚運魁道：「哦！柳成俊豈不是揹上了四條命案？」

「不！三條。沈海清的死，我沒有算在他頭上。」

「爲什麼？」

「沈海清絕對不是被柳成俊殺死的。」

「巡警長！您怎麼說得如此肯定呢？」

「沈海清是背心窩中刀而死，刀鋒自左向右傾斜，這證明用刀的人是習慣用左手的，而柳成俊左手拿刀未必能殺死一隻鷄。」

褚運魁微微楞了一下。一時沒有說話。

「褚大爺！沈海清被殺總不能說與柳成俊的案子沒有關係了吧？殺沈海清的動機又是什麼呢？」

「這……我怎麼會知道呢？」

「褚大爺！請勿誤會，我只是請教你客觀的看法，並不是訊問你。」

「巡警長！我根本不認識這個人。」

「褚大爺！」李龍庭逼視着他。「你認識沈海清。」

李龍庭的臉色很難看，語氣也很凝重，這使得褚運魁的臉色也大變，不過，他還算沉得住氣，勉強打了個哈哈：「巡警長，你弄錯了吧？」

李龍庭斬釘截鐵地說：「我沒弄錯。」

「巡警長！我從來都沒見過這個人，正格的，連聽到他的名字都還是頭一回哩！」

「哦？」李龍庭臉呈猶疑之色。「眞是我弄錯了嗎？褚大爺！要眞是我弄錯了，那可眞不好意思了。」

這是怎麼回事？李龍庭是這樣輕率的人嗎？無憑無據就說人家認識沈海清，被頂回來之後，又自承錯誤，他這個巡警長是怎麼幹的？

「呀！」褚運魁這下可輕鬆了啦。「巡警長！你要這麼說，不好意思的就是我！……嘿嘿，巡警長，打擾太久，我要告辭啦！」

「好，好，我送你……」

「留步！留步！」

出了巡警局，褚運魁才發覺內衣竟然被汗水黏在背脊上了，什麼事使自己這樣緊張呢？就因爲巡警長提起沈海清嗎？就算自己認識沈清海又怎麼樣呢？

一輛洋車把他拉到蓉子張那兒，本來褚運魁還不敢直接到這裏來，後來一想，他和蓉子張的關係也許瞞不了人，索性大方點吧！

蓉子張一瞧褚運魁的神色就摸透了八九分，冷冷地說：「怎麼樣？李龍庭這個人不好纏，是不是？」

「不！巡警長倒是很好說話，只是，我自己太緊張了。」褚運魁還在不停地撥着額頭上的汗。

蓉子張道：「褚大爺！你又不是沒見過場面，幹嗎那麼緊張呀？一個小小的巡警長又有什麼了不起，到最後如果他眞想找麻煩，就用大洋砸死他！」

「蓉子張！你別小看這位巡警長，你要用這個法子對付他，可就錯啦！對付他呀！要慢慢地磨，反正我是社會上有地位，商界上有名望的人，他還能說我是一個殺人兇犯嗎？」

「好啦！好啦！別光是提他了，褚大爺！談談咱們的正事吧！」

「咱們的正事？蓉子張！妳說什麼呀？」

「這個！」蓉子張屈指比劃了個圈兒。「錢！」

「錢？」褚運魁面上浮現了勉強的笑。「蓉子張！我已經先付了一萬大洋，剩下的九萬講好了事成之後再付的呀！」

「褚大爺！」蓉子張冷冷地說：「現在難道還沒有把你的事兒辦成嗎？死的死了，關的關啦！您該付錢啦？」

「蓉子張！別催逼那麼急，只要巡警局把這件案子一了結，我立刻如數照付，絕不拖拖拉拉的不夠漂亮。」

他倆正談着，突然進來一個人，是馮超。

褚運魁似乎不認識馮超，臉上立刻顯出緊張的神色。

「褚大爺！你不認識我？」

褚運魁搖搖頭，轉頭去望蓉子張，她却將目光轉向別處，顯然和馮超早有聯繫。

馮超又開了口：「褚大爺！你不認識我，我認識你，你的事，都是我設計，安排的。」

「眞的？」褚運魁望向蓉子張。

「嗯！」蓉子張點點頭。

「蓉子張！我們早就說好了的，絕不可讓第三者知道，你怎麼可以……？」

蓉子張冷冷地接上了口。「褚大爺！他不是第三者，實際上他就是你要找的人，我不過在中間穿針引綫而已。褚大爺！你們直接談談吧！」

她說完之後，就轉身走了，而且還帶上了房門。

「貴姓？」褚運魁企圖以這種方式打開彼此之間冷凝的氣氛。

「我叫馬二。」

「啊，馬二先生！」他竟然把馮字拆開了。

「褚大爺！到目前爲止，你是成功了，可是，成功與否，還操縱在我的手掌心裏。」

褚運魁倏地站了起來，吃驚而又略帶憤怒地問道：「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嘿嘿！褚大爺！你不明白？嗯！坦白告訴你，李巡警長對這件事還抱着懷疑態度，我一句話，就翻案。」

褚運魁道：「你……你爲什麼要這樣作？」

「嘿嘿！褚大爺！我當然不會這樣作。」

「你既然不作，爲什麼要說？」

「那就要看你褚大爺的表現啦！我馬二向來吃軟不吃硬，只要你放一句話，嘿嘿……」

褚運魁是何等精明的人，現在他如果還摸不清對方的用意，那麼，這半輩子豈非白混了？不過，他也免不了有些氣憤：「你是存心敲詐，對不對？」

「不錯，不過我認爲你用『敲詐』兩個字不太恰當，只是，臨時加了價碼。」

「說吧！多少？」

「三十萬。你已經付了一萬，還欠二十九萬。褚大爺！在你來說，實在算不了什麼。」

在這一瞬間，褚運魁的眼眶中幾乎要噴出火來。

目眶中的怒火除了焚燒自己之外，對別人簡直不可能構成任何傷害。因此，馮超臉上的冷笑仍然沒有消退。他甚至有種得意洋洋的感覺：「褚大爺！這點小數目，該不會把你嚇壞吧！」

褚運魁幾乎快要爆炸了，但他畢竟是久經風霜的人，終於還是將怒火隱忍下來，緩緩地說：「你們這種作法是不對的，如果我能一口氣拿出三十萬塊錢，還需要你們幫我作這種事嗎？」

「褚大爺！用不着哭窮啦！你的礦業公司值多少，咱們可是摸得一清二楚，三十萬塊錢敎你一次拿出來，的確太逼人，這却可以商量呀！別的不說，單是冲着你跟蓉子張的交情，咱們也得給你方便啊！」

褚運魁當然也不是老實人，對方口氣稍稍一鬆，他的口氣又硬了：「如果我不給呢？」

「我們就抖露眞象。」

「馬二！別嚇唬人！我沒有動手殺人，更沒有開槍行兇，到頭來倒楣的不是我。」

「褚大爺！你這麼說，可見你根本沒見過世面，古話說得好，打赤脚不怕穿鞋的，咱們人一個，命一條，有什麼了不起？你呢？家大業大，一抖出來就身敗名裂。咱倆就好比賭徒進賭場，我沒什麼好輸，你一輸可就是傾家蕩產，褚大爺！要不要試試？」

褚運魁那敢再說硬話？對方是光着屁股打老虎——既不要命，也不要臉。遇上這種人，神仙也沒轍兒。

「褚大爺！答話吧！」

「馬二！你能不能請蓉子張跟我談談？」

馮超道：「褚大爺！跟你明說了吧！她本來是我的副手，一切一切都得聽我的，說也奇怪，她竟然處處護着你。所以，我只得自己出面啦！」

褚運魁作了一個深呼吸，就在這一瞬間，他似乎將所有的事情都想通了，這些人都是社會的蛆蟲，沾不得，一經沾上手，這一輩子都有腥臭味。而自己竟然財迷心竅，走上了迷魂路。

但是，褚運魁是不服輸的，這一輩子他打過不少硬仗，從未敗過；這一次他當然不願破例。他將臉上的肌肉放鬆，將語氣也放鬆：「好吧！我認了，不過，我有一個條件，錢要等到柳成俊處決，全案了結之後再付。」

「哈哈！薑是老的辣，褚大爺！你好意思跟咱們來這一套，柳成俊一處決，咱們就拿你沒法子啦！」

「那麼，你的意思是……」

「明天日落之前，先付一半。」

褚運魁眞想強硬地回答一句「沒有」，可是他沒有這麼說。「馬二！你既然將我吃定，我也沒有什麼話好說，我盡力去籌，籌多少算多少，行嗎？」

「不行。」

「你不能逼人太甚呀！」

「褚大爺！你千萬要忍受一點，人生在世，總是被各種情勢所逼。現在被我們逼，總比另一個有實力的股東在公司裏逼你要好受得多。褚大爺！明兒晚飯前我到府上收錢，十四萬五千塊，別忘了。」

「那麼，我現在可以走了嗎？」

「當然可以呀！」

褚運魁走了，垂着頭連脚步都舉不起來。

蓉子張出來了，埋怨地說：「小馮！我認爲你這件事情作錯了。」

「哦！」馮超臉上掛着笑容，神態顯得輕鬆已極：「我錯在什麼地方？」

「本來還可以拿到九萬塊錢，這樣一來，你包管連一塊錢也拿不到。」

「蓉子張！」馮超冷笑着說：「妳出道以來也有不少年了，想不到還這麼嫩，妳以爲我眞是要敲詐褚運魁？三十萬？眼面前敎他湊三萬塊現大洋只怕還有問題哩！哼！我是另有用意呀！」

蓉子張楞楞地望着馮超，彷彿他那張白淨的臉上寫着許許多多的秘密，但她却一點也看不透。

「蓉子張！」馮超冷靜地說：「首先妳要弄清楚一件事：我們這樣作的目的何在？」

「弄錢。」

「錢弄來幹什麼？」

「吃香喝辣，穿金戴玉，化呀！」

「如果妳被囚在牢裏，或者死了，就有再多的錢，你能化嗎？」

蓉子張道：「你是說……？」

「蓉子張！妳什麼都不必問，憑我馮超，能和巡警長李龍庭搭上交情，你就知道我有一套特別的功夫。好啦！目前只有一件工作由妳去作。」

「你吩咐吧！」

「去牢裏看柳俊成，告訴他，妳爲了表示妳對他的歉疚，妳將盡全力救他出獄。」

「小馮！我眞的會這樣作嗎？」

「嗳——蓉子張！妳是愈來愈嫩了，妳有這種能力嗎？妳只是給柳成俊一個希望。讓他懷着希望等死，這樣，就方便我繼續實施我的後半部計劃。」

× × ×

讓人懷着希望等死，這實在太殘忍，也只有馮超才想得出，也只有蓉子張才作得到；他們是冷血的一對。

柳成俊面對鐵窗，早已心灰意冷。蓉子張的來臨又使他那微弱得如同餘燼的生命之火重新熾烈起來。

「有希望嗎？」他激動地問。

「我會盡力。李巡警長是一個很正直的人，只要我能找到一點對你有利的證據，這件案子就可以平反。」

柳成俊的心又開始轉冷了，他痛苦地搖着頭說：「蓉子張！只怕妳會白費心機，所有的證據都對我不利，而且，李巡警長對我的印象又不好……」

「柳成俊！」蓉子張柔柔地說：「你放心，我會使你走出這間牢房。」

「謝謝妳。」柳成俊的目光中充滿了感激和希望。

這種希望的光芒看在蓉子張的眼裏，不知她有沒有罪惡的感覺。

離開拘留所，經過巡警長辦公室，李龍庭把蓉子張請了進去。他笑着問道：「來看柳成俊？」

「是的。」她的表情非常凝重。

「很抱歉，」李龍庭的措辭非常客氣。「你們談話的時候旁邊有人監聽，——聽說妳是想救柳成俊出去？」

「是的。」

「爲什麼妳想這樣作呢？」

「是我介紹他去找褚大爺那兒的，如果我不爲這個閑事，他也不會有今天這個下場。我覺得，我應該幫幫他。」

「首先，妳必須決定妳自己的看法……妳認爲柳成俊沒有殺人，是嗎？」

李龍庭會有此一問，倒是出乎蓉子張的意料之外，她稍猶豫了一下，才慎重回答：「我不是認爲他沒有殺人，而是認爲他沒有理由殺人。」

李龍庭道：「蓉子張！妳的回答實在太籠統了，如果妳不能確定他是否殺人，你怎麼着手救他呢？」

「巡警長！」蓉子張的臉色有點不好看了。「幸虧我不是犯人，要不然，我除了渾身發抖之外，簡直就說不出話來……我要救柳成俊，只是爲了卸除心頭的擔子，他是好，是壞，殺人？沒殺？都與我無關！」

「蓉子張！妳好口才呀！」李龍庭的修養眞好，被對方搶白一頓，非但沒怒，反而笑了。「咱們不要爲這件事情抬槓，因爲我們始終站在敵對立場。我要他死，妳要他活。我說他有罪，妳說他沒罪，我們還是談點別的吧！」

「好！談點什麼呢？」

「褚大爺認識沈海清嗎？」

對於這樣一個突如其來的問題，蓉子張不禁楞了一楞，她思索了一下，才慎重回答：「也許認識，也許不認識。」⑥（未完）

俠情中篇故事

文．皐令
圖．高盧

人頭樹（下）

聖丹療痼疾　神力誅魔頭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龍鏢孫女呂小娥孤身犯險，夜探章府，爲金刀八破乞哮天所傷，臨危之際，爲浪子及時救出，但因章府四周圍得水洩不通，浪子勢難挾着重傷的呂小娥突圍，只好隱匿在已被殺害的章府四姨太的房中，爲呂小娥療傷，詎剛紮好傷處，女婢崔碧玉到來打掃房間，浪子急將其制服，崔碧玉自願相助，並說明身世，浪子信之，取出一墨珠着其送往鎮上福星客棧伙記小混球，翌日，太極門下晉龍溪偕譚新台等到章府謁見章莘野，管事馮冲引他們進去後，章莘野命馮冲往吩咐擺酒款待來客——

晉龍溪道：「章大爺毋須客套，咱們只是有幾件事請教，不敢叨擾貴府的酒席。」

章大爺道：「哦，晉四俠有什麼指教？」

晉龍溪道：「日前雲陽城中發生一件江湖人物行刺夏大人之事，我想章大爺必然有過耳聞。」

章大爺啊了一聲道：「很抱歉，兄弟正在病中，而且兄弟素來不願過問江湖之事……」

譚新台哼了一聲道：「閣下倒是推得乾淨，可惜人算不如天算。」

大管事馮冲怒叱道：「譚新台，你敢對章大爺如此放肆！」

章大爺擺擺手制止馮冲，然後雙目暴睜，冷冷的向譚新台一瞥道：「什麼人算不如天算？你說。」

譚新台道：「閣下派袁子傑冉從善刺殺夏大人，想不到功敗垂成，未能達到嫁禍龍鏢主人的目的，這豈不是人算不如天算？」

章大爺道：「譚新台，咱們可是隣居，你怎能如此胡言亂語？袁子傑冉從善並不是我章家的人，我怎能派遣他們刺殺夏大人？再說凡事都要有一個證據，你憑什麼將這件事扣到我的頭上？」

譚新台道：「有人瞧到袁子傑及冉從善的家屬被你暗中拘留，這能不能算作證據？」

章大爺面色微變道：「誰？誰瞧到的？哼，就算有人說他瞧到，焉知那人不是想陷害於我？」

章大爺說的不錯，凡事都要有一個證據，單憑一人之言，實在無法令人採信。

誰知章大爺的語聲才落，忽然有人接了下去。

「我想那人說的是實話，沒有人敢存心陷害你章大爺。」

章大爺面色再變，並呼的一聲站了起來。

客人來自前院，現在居然有人在後進答喳，這豈不成了邪門？

不過章府究竟不是一個等閑的地方，後進的語聲剛剛響起，三條人影立即撲了過去。

這是一名護院，兩名武士，他們在武功方面的成就，每人都有一兩套絕活。

可惜他們進去的雖然迅速，出來更快了三分。而且是直着進去，橫着出來。

是什麼人的身手竟如此高？

在沙姹鎮，能夠在舉手投足之間放倒三名大漢的實在不多，何況他們還是章府的護院及武士！因此，廳上的主客全都一呆，每一雙目光，一起投向後進的入口。

他們沒有失望，入口之處果然出現了兩條人影。

「啊，是你……」

是他，沙姹鎮人人認識的浪子，跟在他身後的是四喜樓主譚新台的千金。

這一下章大爺的氣可大了，他再也顧不得他崇高的身份，竟然直着嗓門大吼起來。

「浪子，你這是什麼意思？哼，私闖本府，非偸卽盜，居然還敢出手傷人！」

浪子哈哈一笑道：「章大爺！你可不能隨便亂說話，別忘了在沙姹鎮你章大爺的話就是王法，你說在下非偸卽盜，在下這個吃飯的傢伙豈不就要掛到人頭樹上去了？」

章大爺怒哼一聲道：「給我拿下！」

章大爺的話就是王法。

章大爺這一聲「給我拿下」誰敢不遵？

不過浪子的身手他們是瞧到過的，要拿下浪子可不是說一句話那麼方便。

好在章府人多勢衆，來個羣打羣毆，必可整倒浪子，所謂雙拳難敵四手，好漢架不住人多，因而在一片叱喝聲中，十幾條人影一起向浪子奔去。

如此一來，譚新台可急了，因爲在浪子的身後是他的女兒，一旦動起手來，難免玉石不分。

於是，譚新台，二姑于倩，黑煞手魯四，也一起拔出兵刃，準備參加這一羣毆。

章府的廳堂頗爲廣大，但無論怎樣廣大，也容不下數十人羣毆。

而且首先遭殃的必是廳上的陳設，這些陳設之中，有不少是萬金難求的古董。

令人怪異的是章大爺並未出聲阻止，似乎只要拿下浪子，任何代價他都毫無所惜。

此時廳上羣情洶湧，形勢淩亂已極，惟一還能保持冷靜的是晉龍溪，他認爲此時動手不大相宜。

於是，他貫足眞力，大喝一聲，道：「住手！」

太極門中的高弟，聲勢果然驚人，這一聲有如龍吟的叱喝，立將全場的騷動壓了下來。

接着他向章大爺雙拳一抱道：「章大爺！在下有一不情之請。」

章大爺道：「晉四俠有什麼指教？」

晉龍溪道：「章大爺指那位朋友擅闖尊府，非偸卽盜，他竟敢現身大廳，必然另有隱情，在下想聽聽他的理由，不知章大爺能不能給在下一個薄面。」

章大爺哼了一聲道：「晉四俠久走江湖，難道你瞧不出他的陰謀？」

晉龍溪道：「陰謀？也許他當眞有什麼陰謀，不過他既然現身，就不怕他逃出手去，咱們聽聽他的理由又有何妨。」

章大爺冷冷道：「晉四俠既然有此雅量，你就叫他說吧。」

章大爺在無可奈何之中答允了晉龍溪的要求，但他却示意大管事馮冲，調集所有的人手，將前廳重重的包圍起來。

晉龍溪明白章大爺的用意，只是冷冷的報之一哂，然後對浪子道：「朋友有什麼話要說，現在不妨說個明白。」

浪子道：「在下是說有人瞧到章大爺拘留了袁子傑及冉從善的家人，那人並非空穴來風，也不是存心陷害章大爺。」

晉龍溪道：「章大爺說過，凡事要有一個證據。」

浪子道：「有，不過要請各位稍待片刻才成。」

晉龍溪道：「爲什麼？」

浪子道：「請晉大俠暫時不要問，片刻之後，一切眞像當可大白。」

章大爺怒叱道：「浪子，你想在沙姹鎮要無賴，哼，章某是何等人物，豈能聽任你的擺佈！」

浪子淡淡道：「我知道章大爺是沙姹鎮的名人，只有章大爺擺佈別人，沒有人能擺佈章大爺，可是現在不同，因爲你章大爺的名譽正受到考驗，你如果不願意等，別人可能懷疑你是作賊心虛……」

章府二管事項賢大怒道：「姓浪的，你再敢侮辱章大爺，項某就生劈了你。」

浪子道：「在下說的是事實，閣下也無須狗仗人勢，待會……」

浪子的話還沒有說完，章府的一名武士忽然匆匆闖進前廳道：「禀大爺：西南副總捕頭湯武求見。」

章大爺微微一呆道：「西南副總捕頭湯武？他爲什麼要見我？」

那名武士道：「他沒有說，但他帶來很多人，似乎來意不善。」

章大爺哼了一聲道：「老夫何在乎一個西南副總捕頭，去告訴他，就說老夫不在。」

章大爺不想見客之時，客人多半無法與他相見，但今天似乎有點意外，那名西南副總捕頭湯武，竟然率衆闖關直入，章府的武士攔他們不住。

自然，因爲他們身在官家，章府的武士心中稍存畏懼，這也是他們能夠直透重圍的主要原因。

湯武偕同大漢進入前廳，目光微一流轉，逕向浪子奔來。

「參見總捕頭。」

「啊……」

參見總捕頭，是湯武及另兩名捕快說的。後面那聲驚呼，却是章大爺以及廳上其他之人所發。

浪子竟是名滿西南的總捕頭，這不能不使人感到意外。

因爲據傳說西南總捕頭是一個武功卓絕，神秘莫測的人物。

他辦過無數的無頭公案，將無數的惡人繩之以法。

黑道中人對他是聞名喪膽，白道人中也對他禮讓三分。

像他如此一個名震江湖的人物，年歲竟如此之輕，這能說不是一樁意外？

浪子不管別人如何議論，他逕自向湯武作了一番交待，待湯武領着兩名捕快奔往後院，他才面色一沉道：「對不起，章大爺，我想請你跟在下去一趟成都。」

章大爺心頭一震道：「章某犯了什麼法？」

浪子道：「搶刼殺人，坐地分贓，並以毒藥脅迫他人爲惡，意圖嫁禍龍鏢的主人，這些夠了麼？」

章大爺哼了一聲道：「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你如果拿不出證據，老夫決不會與你善罷干休。」

浪子道：「在下如若拿不出證據，怎敢到老虎頭上來拔毛，章大爺你等着瞧吧。」

章大爺道：「你適才叫人進去做什麼？本宅內院是女眷及財物，難道你是心存不軌？」

浪子微微一笑道：「章大爺言重了，浪子身在公門，怎敢以身試法。」

章大爺道：「這可難說，馮冲，你進去照顧一下。」

大管事馮冲應了一聲，身形一轉，便待奔向後院。

浪子晃身一攔道：「別急，大管事，你最

好老老實實的待在這裏。」

馮冲怒道：「爲什麼？難道我進去瞧瞧也犯了王法？」

浪子道：「你現在也許還未犯王法，如果你一進去你就犯定了王法了。」

馮冲道：「我進去照顧女眷如何也犯王法？姓浪的，你不要欺人太甚！」

浪子道：「我的證據已來了，閣下不須再動腦筋，章大爺，你說他們算不算得證據。」

他們是老鏢頭叢滔，袁子傑，以及一羣婦孺。

章大爺一見這些人，不由面色大變，所謂鐵證如山，無論他怎樣狡詐，也難免要受王法的制裁。

章大爺是何等人物，他豈能就此認命！

於是，他大喝一聲道：「給我殺，不得放走一個！」

章大爺暴露了猙獰的面目，一場驚天動地的血戰於焉展開。

令人不解的是章大爺不找浪子，反而向譚新台撲去。

沒有人知道他爲什麼如此，不過譚新台却心裏明白。他迎上章大爺道：「章莘野，明人不做暗事，我爹是不是你害的？」

章大爺道：「你爹是呂天相？」

譚新台道：「不錯。」

章大爺道：「那麼你的眞實姓名應該是呂煥庭了。」

譚新台道：「在下正是呂煥庭。」

章大爺道：「好，你矇蔽了老夫幾乎十年，今天……嘿嘿，老夫要成全你了。」

呂煥庭道：「只要你划下道來，呂某一定奉陪，不過你爲什麼要害我爹？」

章大爺哈哈一陣狂笑道：「你爹夜郎自大，目中無人，瞧不起別人可以，瞧不起老夫就得死，你明白麼？」

呂煥庭當然明白，他還知道另外的一件理由。

只是殺父之仇，不共戴天，仇人就在眼前，何必再作無謂的浪費？因此，一聲龍吟長嘯，長劍平胸急吐。

這一劍他已使出八成眞力，他知道八成眞力必然傷不了章大爺，因此他稍沾即走，連續使出幾記虛式。

章大爺果然是一位身負絕學的高人，無論呂煥庭的招式如何變化，他都能從容應付，顯然，他們這一雙對頭寃家，決不是三五十招內可以分出勝負的。

另外，大管事馮冲找上了浪子，二管事項賢拚鬥晉龍溪。

二姑于倩，黑煞手魯四，及呂小娥等，被護院率領武士所包圍。

只有老鏢頭叢滔及袁子傑沒有參加搏鬥，因爲他們要保護一羣婦孺。

章府人多勢衆，浪子等一上來就陷於苦戰之中。

但這項苦戰爲時極短，因爲章大爺發生了意外。

章大爺傷了風，傷風只是小病，却意外的減弱了他的功力。

當呂煥庭一輪狂攻之際，章大爺的守勢有了破綻，呂煥庭趁虛而入，一劍穿透了章大爺的前胸。

章大爺死了，樹倒猢猻散，章府的武士自然不願再鬥下去。

惡鬥結束了，呂煥庭十年苦等，終於報了殺父之仇。

今後龍鏢將重振聲威，爲江湖繼續它維護正義的責任……

除了幾個漏網之魚，這似乎是一項圓滿的結束，誰知浪子却向章大爺的屍體瞥了一眼道：「這頭老狐狸果然狡滑，看來咱們還得大費周章。」

呂煥庭愕然道：「浪大俠此言何意？」

浪子道：「照在下猜想，此人並不是章莘野。」

呂煥庭大吃一驚道：「浪大俠！這可是眞的？」

浪子道：「我不敢說一定是眞的，呂大俠何不挑開他包頭的布巾瞧瞧。」

呂煥庭當眞用長劍挑開章莘野包頭的布巾，及目光向布巾下的面頰一瞥，他竟然神色大變。

這用不着再作任何解釋，因爲誰都認識章莘野。

就因爲誰都認識章莘野，才能一眼瞧出他不是。

他是誰？

章府的三管事黑傲羣。

這就勿怪他要包着布巾，勿怪他輕易的就被呂煥庭所殺了。

仇人兎脫，呂煥庭是不會甘心的，因此，他在一呆之後，翻身就向後院衝去。

呂家的人全去了，連晉龍溪在內，他們要盡最後的努力。

只有浪子沒有動，因爲他知道一頭狡詐的狐狸決不會留在這裏等死的。

副總捕頭湯武此時向浪子請示道：「總捕頭！咱們要不要再搜查一下？」

浪子道：「不必，你派人通知鎭長，對章府留下的眷屬及財產清理後報官處理，並叫他們要善待崔碧玉姑娘。」

湯武道：「是，屬下這就去派人處理。」

浪子道：「好，我走了。」

浪子走了，他是名動江湖的西南總捕頭，却脫不了浪子的習性，飄然而來，飄然而去，活脫脫的還是一個不受覊絆的浪子。

× × ×

函江是莆田縣以東的一個小鎭。

函江鎭緊靠與化灣，居民多以捕魚爲業。

也有不以捕魚爲生的，譚大媽就是其中的一個。

提起譚大媽，函江鎭的居民多半相識，因爲她有一手絕活，十分善於接生。

打從她救過張秀娘子難產的那一天起，譚大媽就出了名，雖然她不是在這兒土生土長，函江鎭的居民可沒有拿她當外人。

× × ×

譚大媽並不老。

可是譚大媽的兩鬢已現出了斑斑白髮。

這也許與她的操勞有關，因爲她除了忙於接生，還得照顧她一個殘廢的兒子。

其實譚大媽還有一個帮手于大姑，一切粗重的活兒，幾乎都是于大姑一手包辦。

那麼譚大媽是勞心重於勞力，她時時在爲她殘廢的兒子擔憂。

這也難怪，可憐天下父母心，誰會不疼愛他的子女？

× × ×

「娘！妳老人家不必厖煩了，孩兒的病是不會好的。」

「不，麟兒，你要有信心，娘定會治好你的。」

「唉，孩兒自懂事那天起，娘就替我治病，十年了，娘，妳兩鬢已斑……」

「是的，娘替你治了十年。」

「所以……娘，妳就不必再治了。」

譚大媽道：「不，縱然再過十年，娘也要治好你的病，否則我將無顏對你爹，更對不起你的爺爺。」

聽這對母子的談話，就知道譚大媽的殘廢獨子，生的是一種可以治癒，而又十分艱難的怪病。

不錯，麟兒生的的確是一種怪病。

他背脊經脈萎縮，不僅直不起腰，也無法起身走路。

譚大媽每天採藥替他三薰三洗，早晚再以內功爲他治療，雖費盡十年苦心，進展還是有限。

不過譚大媽來到函江鎭是有目的的，她想向莆田少林寺求得一顆大還丹，必可治癒她愛子的殘疾。

十年來她去過無數次少林寺，進香禮佛，虔誠求拜，估不到少林寺的老和尚心如鐵石，沒有半點慈悲之心。

× × ×

這是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

寒風如剪，樹影搖曳。

譚大媽正在這個時辰去鎭郊接了一個胖小子出世，這時撐着燈籠，走向她函江鎭的家。

忽然她腳下一窒，冷冷道：「這是怎麼啦？寒颼颼的陰魂不散，難道當眞有鬼。」

她語音甫落，身後立卽響起一聲冷哼道：「夜路走多了總會碰到鬼的，難道這點道理妳也不懂？」

譚大媽懂，她不明白的是鬼何以說人話。

不過她並不怕鬼，但對人倒有幾分怯懼之心。

而那說話的偏偏是人。

不管他是人是鬼，既然找定了譚大媽，必然事非偶然。

因此，譚大媽不走了，她將燈籠掛在路邊的樹枝上，靜靜的等待來人出現。

這是她小心謹愼之處，她不願引鬼上門。

來人終於出來了，高高矮矮一共三個。

這般人對譚大媽似乎頗爲重視，三人忽的一分，緩緩向前接近。

譚大媽仔細的打量他們，發現是三張陌生的面孔。

中間的是一名年約五旬，面目削瘦的灰衣老者。

右側是一個滿面橫肉的中年大漢。

左邊的高個子目光流轉不定，必然是裝着一肚子的壞水。

這三人長像雖然不同，可全是目露殺機，似乎與譚大媽有什麼深仇大恨，必欲得之而甘心似的。

距譚大媽八尺遠近，他們停了下來。

灰衣老者衝着譚大媽嘿了一聲道：「函江鎭不大，想不到竟住有一位高人。」

譚大媽淡淡道：「如果說會接生就是高人，我承認，否則閣下的謬讚，我實在是愧不敢當。」

左側的高個子道：「咱們還要接應三先生，何必跟她浪費唇舌。」

灰衣老者道：「你急什麼，憑老三他們的能耐，還怕對付不了一個廢物？」

高個子道：「話是不錯，可是那個姓于的女人聽說並不簡單。」

灰衣老者道：「好吧，你既然不放心，咱們就動手吧。」

這兩人說話之時，譚大媽不想插嘴，及聽到後來，她明白了，這批人原是專爲她母子而來的。

爲了愛子的安危，她必須速戰速決，不過她希望知道對方是什麼來歷。

當對方逐漸迫近之時，她沉聲斷喝道：「慢着。」

灰衣老者道：「怎麼，還有遺言？」

譚大媽道：「我不願說廢話，只問你跟我有什麼過節？」

灰衣老者道：「妳是不是想做一個明白的鬼？」

譚大媽道：「我不想錯殺無辜，希望閣下不要自誤！」

高個子忽然大喝一聲道：「妳想做個明白鬼，大爺偏偏要妳死得糊裏糊塗，接招。」

此人語音未落，一片刀光已直奔譚大媽的前胸。

另一名滿面橫肉的大漢也不甘後人，長鞭一抖，鞭梢有如蛇頭，急纏譚大媽的雙腿。

這兩人的攻勢極爲毒惡，功力也不是泛泛之輩，還有一個虎視眈眈的灰衣老者，武功可能較出手的兩人更高。

那麼譚大媽的處境就不太樂觀了，以一敵三，將是一場艱難的苦戰。

而且她不能躭擱下去，因爲她必須儘快趕回家去援救她的愛子。

於是，譚大媽那慈祥的面頰上印上了一抹殺機，伸手一掏一抖，一綫銀芒逕向使刀的高個子奔去。

沒有人看清那一綫銀芒是什麼，但她出手一擊，快愈閃電，只聽得高個子悶哼一聲，銀芒已經收了回去。

銀芒已收回，高個子却雙目暴睜，向譚大媽瞧着，他似乎想說什麼，但一個字也未說出他就仆倒下去。

高個子雖然完了，譚大媽還是不能閒着，因爲一條蟒鞭正纏向她的雙腿。

鞭梢帶着勁風，來勢勁急無比，不要說被它纏着，縱然只是沾到一下，也會帶去一塊皮肉的。

譚大媽不想被它纏着，她却無力避讓，因爲她正全力對付使刀的高個子。

當鞭梢抽到之時，譚大媽只好抬抬腿。

抬腿是避讓鞭梢，是一着險着，這是不得不爾的舉動。

只不過她抬腿異常奇異，落腿更是快捷，就在那一起一落之間，她的左腳已半絲不差的踏在鞭梢之上。

這一踏實在出人意外。

更意外的是她同時飛起了右腳。

這一腳的威力並不比她那銀芒稍差，因爲它正好踢在對方的胸膛之上。

滿臉橫肉的大漢慘嚎着飛了起來，落地之後伸了一下雙腿就再也不動了。

× × ×

譚大媽是一個十分慈祥的婦人。

慈祥的婦人却於舉手投足之間連傷兩條生命。

這不能怪她，我不殺人，人就殺我，臨場拚命，手底下不能有半點慈悲。

因爲敵人是存心要她的生命，而且還不放過她的愛子。

現在只剩下一個灰衣老者，也是一個最爲强勁的敵人。

她不想殺人，但她明白如若不能解決灰衣老者她必然不能脫身。

於是，她雙眉一挑，道：「閣下：輪着你了。」

灰衣老者似乎沒有想到譚大媽的一身武功竟如此之高，他目光流轉，已經現出了怯意。

譚大媽哼了一聲道：「我不想多造殺孽，可是，閣下要想活命，必須說出你的來意。」

灰衣老者道：「你應該明白，咱們是想殺妳。」

譚大媽道：「咱們有仇？」

灰衣老者道：「沒有。」

譚大媽道：「那你是受人之命了，那人是誰？」

灰衣老者說道：「對不起，恕我不便告訴妳。」

譚大媽說道：「那你就不要怪我手辣心狠了。」

灰衣老者道：「不要太過自信，誰勝誰敗還要等待事實來作證明。」

譚大媽道：「好，你出招吧。」

灰衣老者長長一嘆道：「這當眞是世風日下，人心不古，一個婦道人家，爲什麼要好勇鬥狠，動輒殺人！」

譚大媽神色一呆，她不知道灰衣老者何以會說出悲天憫人的話來。

不過譚大媽不笨，她很快就明白了灰衣老者的用心。

黃鼠狼給鷄拜年，他還能存什麼好心！

說穿了他只不過想拖延時間，等待帮手而已。

譚大媽想通了灰衣老者的詭計，因而冷冷一哼道：「拖時間你並無好處，你那些朋友早已到鬼門關等你去了。」

她說話之間，已然一掌飛出，五指在不停的抖動，直取灰衣老者的前胸。

灰衣老者瞧到譚大媽的掌式，忍不住驚呼一聲道：「五行指！」

譚大媽道：「閣下倒還有見識。」

五行指是一種失傳已久的絕學，指尖射出五縷眞氣，可以說無堅不摧。

灰衣老者瞧出了譚大媽使的是五行指，他那裏還有迎戰的勇氣。

五行指不止是失傳已久的武林絕學，而且能够練成此等絕學之人，他的內功必然已經達到超凡入聖的境界。

試想，灰衣老者只不過一個普通的高手而已，他縱然想拚命也接不下對方一指。

那麼他只有逃，除了逃沒有選擇的餘地。

此人久走江湖，一生經過不少陣仗，他知道在什麼情形之下要逃，什麼時候是逃的最佳時機。

因此，當他在第一聲驚呼之後，就忽然足尖倒踩，縱身倒竄，反應之快，連半絲也沒有躭擱。

可惜他這一竄竟沒有竄起來。

沒有竄起不要緊，可是他反而向地上萎頓下去。

而且他的身體在抖，在縮，原本是堂堂七尺之軀，刹那之間已縮得將近六尺。

按此等情形瞧看，片刻之後灰衣老者必然慘死，因爲任何人都無法忍受身體收縮之痛苦的。

不過譚大媽不想他死，因爲她不是一個嗜殺之人。

於是，譚大媽迅速的拍出了一掌。

現在灰衣老者不再收縮，雖然他已經面無人色，但終於能够站立起來。

他瞅着譚大媽欲言又止，雙目之中露出無比的畏懼之色。

譚大媽冷冷道：「是誰叫你們來的？」

她問的還是那句老話，因爲她希望摸清她敵人的來歷。

可是她剛剛問出一句，忽然面色一變，右臂倏伸，一把揪着灰衣老者的胸衣。

這一把雖是抓個正着，她却又迅速的鬆開五指。

因爲灰衣老者的口中正在溢出黑色的血絲，頭部也同時垂了下來。

他死了，是咬破預先藏在口中的毒藥自盡的。

譚大媽搖搖頭，她明白自己碰到的對頭厲害無比，否則灰衣老者就不會寧願服毒身亡，也不敢洩漏半點底細。

不管怎樣，她無暇再研究下去，她必須儘快回家，以免她的愛子有什麼差錯。

她展開身形，快得如同電掣星馳，直到她瞧到于大姑，才將懸起的心放了下來。

「大姑，是不是出了事？」

「是的，咱們碰到五名毛賊。」

「哦，都打發了？」

「被公子傷了兩個，我傷了他們一個，他們見勢不佳，才一起向西北逃去。」

「大姑有沒有瞧出他們是什麼來路？」

「沒有。」

「好，咱們去瞧瞧麟兒。」

麟兒依然躺在一張木榻之上，適才雖是經過一番驚險，他的神色却瞧不出半點波動。

譚大媽輕輕撫着他的頭髮道：「孩子，沒有駭着你吧？」

麟兒道：「娘放心，幾個毛賊小麟兒還能應付，不過……」

譚大媽道：「不過怎樣？」

麟兒道：「咱們遠來莆田求醫，應該沒有人知道咱們的來歷。」

譚大媽道：「按說應該是這樣的。」

麟兒道：「可是來人竟向孩兒痛下殺手，他們分明知道孩兒是一個殘廢，出手都無比的狠毒。」

于大姑道：「此事決非尋常，函江鎮咱們只怕很難待下去了。」

譚大媽道：「不，咱們如若離開此地，麟兒將永無痊癒之日。」

麟兒道：「娘！函江鎮咱們待了將近十年，少林寺娘也求了數不清的次數，那些和尚既然沒有慈悲之心，咱們再待十年也是枉然。」

譚大媽道：「這也難怪，大還丹是少林鎮寺之寶，他們自然十分珍視，而且聽說所存不多……」

麟兒道：「這麼說咱們豈不是強人所難？」

譚大媽道：「不錯，咱們的確是強人所難，不過少林長老善因大師欠娘的一份恩情，如非碰上他坐關十年，一粒大還丹不致有太大的問題。」

于大姑說道：「善因大師何時才能坐關期滿？」

譚大媽道：「還有七個月零四天。」

于大姑道：「七個月不是一個太短的日子，如果再有敵人大舉來犯……」

譚大媽長長一嘆道：「那我只好大開殺戒了。」

麟兒道：「娘！如果咱們必須在此等待七個月，咱們要作好應變的準備。」

譚大媽道：「你有什麼意見？」

麟兒道：「孩兒下半身不能移動，最怕人以暗器或弩箭攻擊，如果敵人用火攻，孩兒就只有死路一條了。」

譚大媽嘆口氣道：「這的確是你的弱點，不過只要娘在你的身邊，這些你都不必放在心上。」

麟兒道：「娘待兒的確是不錯，但如果那時娘被人纏着……」

譚大媽道：「孩子，你說，咱們該怎麼辦呢？」

麟兒道：「孩兒之意，娘不能再外出接生，如若必須要娘接生，那人可於事前住到咱們這兒來。」

譚大媽道：「這樁辦法可行，大姑妳明天到鎮上去說一聲。」

于大姑道：「好的。」

麟兒道：「還有，孩兒需要有兩根拐杖，最好是用鐵鑄的。」

譚大媽道：「這容易，大姑明天立卽訂定鑄兩根。」

于大姑道：「好。」

譚大媽道：「還有什麼？」

麟兒道：「敵人此次鎩羽而歸，必然還會捲土重來，娘最好託人注意點兒，瞧到陌生面孔就知會咱們一聲。」

譚大媽道：「這個我知道。」

麟兒長長一嘆道：「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咱們無論怎樣小心，也不能保一定安全，這只是盡人事罷了。」

麟兒年齡不大，約莫十四五歲，自小就下身癱瘓，十足是一個廢人。

但譚大媽不是常人，她千方百計的尋求藥物，並用她深厚無比的內功將麟兒打通背脊上萎縮的經脈。

她的苦心沒有白費，麟兒萎縮的經脈已經顯露了一綫生機，她相信再有三至五年，麟兒必可一如常人。

不過，如果能獲得一粒大還丹，只要一兩個時辰麟兒便可痊癒。

父母對子女的愛，可以說天無其高，海無其深。

不要說提前三五年痊癒，就是提前三五天，三五個時辰，作父母的也會不惜代價的。

這就是譚大媽隱居函江鎮的理由。

再說麟兒雖是年齡幼小，身體殘廢，他却不是一個普通的兒童。

這一方面要歸功於譚大媽，她不僅使麟兒習會了上乘武功，還教了他一肚子文學。

其次是麟兒自己的智慧，他天份極高，任何事都能舉一反三，對事理作深入的探討。

就拿目前的事件來說吧，他已經知道決非平常，要譚大媽作必要的準備。

譚大媽相信麟兒的看法沒有錯，往後她不再外出接生。

但一晃近月，並未發生任何風吹草動，也許是敵人知道他們母子不好惹，再也不敢輕捋虎鬚吧。

二更。

夜風不大。

但天色頗爲陰沉，似有雨意。

× × ×

「娘，像是有客人來了。」

麟兒行動不便，十幾年來，每一個時辰都在床榻之上躺着。

爲了打發難耐的歲月，他將全部精力投入文學及武功之中，因此，來人還在十丈之外，他已有了警覺。

譚大媽微微一笑道：「不錯，是來了客人，大姑，妳去瞧瞧。」

大姑打開大門，果然瞧見兩名大漢抬着一頂軟轎，正向他們的住處飛奔而來，轎後跟着一名中年僕婦，已有點喘息出聲。

當軟轎在門前之時，大姑迎上前去道：「你們是那兒來的？有事麼？」

中年僕婦道：「咱們是趙員外家的，我家少夫人要生產，特地……」

大姑搖搖頭道：「我早已告訴街坊隣居了，譚大媽不再出外接生。」

中年婦人道：「這個我知道，咱們少夫人就在轎中。」

其實不必中年僕人說明，大姑已經聽到軟轎中的呻吟之聲。

她走近轎前，緩緩將轎簾揭開，果然瞧見一個大腹便便的少婦。

大姑伸手挽着少婦，道：「妳是趙家少夫人？」

少婦道：「是……是的……」

大姑道：「好，我扶你。」

她將趙家少夫人扶進產房，那名中年僕婦也跟了進來。

伺候少夫人生產，僕婦也有責任，大姑自然不便將她趕出產房。

她叫抬轎的在穿堂之內歇息，然後忙着作接生的準備。

待一切已經準備就緒，她才請譚大媽前來產房。

接生的經驗，譚大媽極爲富豐，趙家少夫人自然十分順利的產下一個嬰兒。

令人想不到的是當嬰兒出生的刹那間，譚大媽忽然發覺一股勁風直襲她的氣海重穴。

她此時正蹲着身子，雙手捧着連着臍帶的嬰兒。

她如果丟下嬰兒，可能造成產婦及嬰兒一起喪命。

這是她不願做的，縱然挨上一刀，她也不願丟下嬰兒。

於是她仍從容不迫的將嬰兒的臍帶剪斷，並輕輕的將這個小生命放在預先準備的木盆之內。

她的動作十分熟練，只用了極短的時間，已完成了上述的動作。

但不管她如何的熟練，在這極短的時間之內她已連續挨了兩刀。

她避開了穴道，並運起護身罡氣保護自己。只是那行刺之人功力頗高，一刀刺出，力道驚人，不僅攻破了她護身的罡氣，也使她受傷不輕。

當對方第三刀攻來之時，她已像旋風般的轉了過來，右手倏的一伸，一把抓着攻來的短刀，左掌似電光火石的速度，一掌拍在對方的前額之上。

撲的一聲脆響，行刺者頭骨盡碎，連一聲慘呼都未叫出，便當場栽倒下去。

她將行刺者擊斃之後，再打量他是何等之人，及目光一瞥倒斃的屍體，不由神色一呆。

原來她竟是隨同趙家少夫人前來的中年僕婦，在此之前譚大媽不認識她，更不明白何以要暗中行刺。

於是，她瞅着趙家少夫人道：「爲什麼？我希望妳有一個合理的解釋。」

趙家少夫人道：「對不起，譚大媽，我是被他們强迫來的。」

譚大媽道：「妳不是趙員外的少夫人？」

產婦道：「不是。」

譚大媽還想追問什麼，但一陣叱喝之聲忽然由後轉進來。

她暗道一聲不好，彈身一躍，逕向後進急撲。

後進是一廳二房，于大姑及她們母子是住在大廳兩側的房間之內。

她剛剛到達之後，麟兒已挾着鐵拐，追着一名大漢向前院衝來。

「娘！截住他，他傷了大姑。」

麟兒瞧到了譚大媽，要她截住逃走的大漢，並說于大姑受了傷，譚大媽自然不會放那人逃走。

她揮舞着奪來的短刀攻向那名大漢，同時吩咐麟兒道：「你去瞧瞧大姑，這人交給我就是。」

她說話之際，掌中的短刀已連連遞出，三招不到，便已割斷敵人的咽喉。

此時麟兒已偕同于大姑奔出道：「快走，娘，賊人正在放火。」

麟兒說的不錯，濃烟滾滾正由廚房湧入後進。

譚大媽知道敵人是存心毀掉他們，此處不可再待下去，她搶入房中收拾了一點細軟，然後帶着麟兒及大姑向前門衝去。

她中了兩次刀傷，于大姑的左肩也中了兩枝弩箭，惟一沒有受傷的是麟兒，但麟兒却是

一個殘廢。

像他們一門婦孺，應該不會有什麼江湖恩怨才對。但天下之事往往令人不可捉摸，今晚不僅有大批敵人上門尋釁，而且手段之毒惡，足以令人怵目驚心。

他們衝出門外，却無法就此離開，因爲門前火光耀眼，他們已陷於重重包圍。

譚大媽長長一嘆道：「看來賊人是謀定後動，存心要留下咱們。」

于大姑道：「夫人！妳保護麟哥兒出去，這般人由我來阻擋。」

譚大媽道：「不，賊人過多，妳必定無法阻擋，而且妳箭傷不輕，也不宜在此久戰。」

麟兒道：「娘！咱們一起衝。」

譚大媽道：「對，咱們一起衝，不過亂軍之中最易失散，但要記住，出圍之後就直趨少林。」

她與于大姑護着麟兒，緩緩向前移動，直到敵人丈外之處才停了下來。敵人約莫三十餘人，一律黑衣蒙面，瞧不出他們是何等之人。

譚大媽那慈祥的面頰之上，忽然印上一抹殺機，她以沉穩的語氣冷冷道：「各位是那條道上的朋友？」

敵人之中一個略顯蒼老的聲音道：「妳只要跟咱們走，自然會知道咱們是誰。」

譚大媽道：「跟你們走？你弄錯了吧，朋友，咱們一門老弱，與人無爭，爲什麼要跟你們走？」

蒙面人嘿嘿一陣冷笑道：「少來這一套，譚雙娥，妳瞞得過別人，豈能瞞得過老夫？」

原來譚大媽名叫譚雙娥，聽那蒙面人的語氣，她在武林之中，似乎還是一個頗有來歷之人。不錯，素手迴天譚雙娥的確名滿天下，在江湖道上可以說無人不知。

她是龍鏢呂天相的兒媳，沙姑鎮四喜樓主呂煥庭就是她的丈夫。

當年龍鏢呂天相爲人所害，他們夫婦就擬定了一個分工合作的計劃。呂煥庭負責追查仇家，譚雙娥負責將愛子治療痼疾。

她搜盡天下奇藥，仍無法使呂麟萎縮的筋脈復甦，在無可奈何之中，她才遷居到函江鎮來。原因是莆田少林寺的長老善因大師欠她一次恩情，她想求得一粒大還丹爲愛子治病。

估不到善因大師閉關十年，她不得不在函江鎮住了下來。

在函江鎮，她韜光養晦，從未顯露過她的武功，誰知依然招來這般強敵，不能不叫她大感意外。她向說話的蒙面人深深一瞥道：「不錯，我就是譚雙娥，咱們有仇？」

蒙面人道：「沒有。」

譚雙娥道：「咱們既然無仇，閣下爲何要以毒惡的手段對付咱們？」

蒙面人道：「咱們受人之託要生擒妳素手迴天譚雙娥，並要殺掉妳那殘廢的兒子以絕後患。」

譚雙娥心頭一震，道：「受誰之託？」

蒙面人道：「跟咱們走妳就會知道，但不能由咱們告訴你。」

譚雙娥道：「這麼說咱們是沒有磋商的餘地了。」

蒙面人道：「不錯。」

于大姑冷冷道：「夫人，咱們拚了。」

蒙面人冷冷道：「拚？嘿嘿，憑你們？妳怎麼不睜開眼來瞧瞧？」

不必蒙面人叫他們瞧，他們早已瞧到險惡的處境。

當面卅餘人，四週還有不少活動的人影。

而且他們住的房子已經着火燒起來了，雖然火光燭天，却沒有一個救火之人。

這明白的告訴了他們，敵人已經控制了全鎮，沒有人敢來救火。

那麼投降麼？

不行。

敵人以毒惡的狡計傷了他們，再將他們孤立，最後以龐大的人力向他們圍攻，這是爲了什麼？顯然，拚，還可以死中求活，降，就只有死路一條了。於是，譚雙娥一嘆道：「拚吧，麟兒，你照顧大姑一點。」

麟兒是一個殘廢，他平時的生活起居都是大姑照顧，現在面臨強敵環伺，四面楚歌之際，譚雙娥反叫麟兒照顧大姑，這豈不是一樁怪事？是的，這的確是一樁怪事，因爲麟兒這個殘廢，較其他的殘廢大爲不同。

當譚雙娥向他囑咐之後，他忽然發出一聲龍吟般的長嘯，鐵拐一點地面，身形像車輪一般凌空旋轉起來。

他旋轉的速度快如飄風，身形剛一凌空，已到達敵人的頭頂。

敵人都是高手，但無論他們身手多高，也難以對付凌空飛擊的攻勢。於是，兵刃斷折之聲，頭顱破碎之聲，慘呼，尖嚎，亂成一片。

這是一場武林罕見的惡鬥，一個半身殘廢的孩子，一舉搏殺了三十餘名黑道高手。

然後，他們再擊潰外層的包圍，一逕向少林寺奔去。

× × ×

「小婦人有要事求見善因長老，請大師慈悲……」

「阿彌陀佛，貧僧已經一再告訴施主，敝師伯正在坐關。」

「小婦人知道善因長老正在坐關，但坐關之期只剩下七月……」

「那麼女施主何不等待七月之後再來。」

「事屬非常，小婦人無法等待，尚祈大師代爲轉達。」

「對不起，女施主，無論何等非常之事，貧僧也不能擅自叩關，這不僅是出家人應守的規誡，也是坐關者的大忌。」

「大師，你……」

「不要說了，女施主，貧僧實在是愛莫能助。」

以上是由函江鎮血戰脫險的譚雙娥，與少林寺的慧果大師的一段對話。

譚雙娥百般哀求，慧果大師都不爲所動，惹得于大姑滿腔怒火道：「大和尚，咱們夫人求你，你不要不知好歹，須知當年貴寺善因長老護送貴寺法藏返寺之際，遭受三魔八煞圍攻，如非咱們夫人拔刀相助，貴寺焉有今日！」

呂麟道：「不必浪費唇舌了，大姑，這些和尚如若知道什麼叫做恩德，就不會讓我娘苦求多年了。」

于大姑怒道：「和尚忘恩背本，全無半點慈悲之心，我如果不拆掉少林寺，實在心有不甘。」

譚雙娥一嘆道：「算了吧，大姑，咱們雖是情非得已，人家可能認爲咱們是挾恩索酬，再說，佛門最重因果，他們忘恩背本會得到報應的。」

譚雙娥對少林寺已感到澈底的絕望，但她出身名門，修養極深，縱然少林寺對不起她，她仍不願對佛門弟子動武。於是，他們怏怏地離開了少林寺，也離開了莆田。

因爲他們一切已經暴露，人人都知道譚大媽是一個深藏不露的武林高手。

譚雙娥不在乎別人知道，她遺憾的是沒有治好麟兒。更糟的是他們無家可歸，而且兩人負傷，一人是個殘廢。

當他們離開莆田之後，麟兒忍不住詢問道：「娘！咱們去那兒？」

譚雙娥道：「去戴雲山找你的方伯伯。」

麟兒道：「聽說戴雲山距這兒頗爲遙遠，娘跟大姑又都身負創傷……」

譚雙娥一嘆道：「不必擔心，娘跟大姑還支持得住。」

麟兒道：「咱們爲什麼不就近找個地方歇息療傷？如若長途跋涉，可能使傷勢惡化。」

譚雙娥道：「麟兒，娘何嘗不知道就近療傷，可是有人容不得咱們。」

麟兒道：「娘是說昨晚那股人？」

譚雙娥道：「不錯。」

麟兒道：「那股人多數已傷在孩子的手中，就算還有餘黨，也不足對咱們成威脅。」

譚雙娥道：「你要如此想法，那就大錯特錯了。」

麟兒道：「孩兒不懂。」

譚雙娥道：「賊人脅迫一個即將生產的女人來請娘接生，却在嬰兒出生之際向娘下手狙擊，同時以冷箭襲擊大姑與你，他們不止是手段毒惡，而且是計算週密，謀定後動，他們惟一失算的是對你估計錯誤，否則大姑跟咱們娘兒兩個就可能難逃此刦。」

麟兒道：「娘是說他們另有主使之人？」

譚雙娥道：「不錯，他們曾經說過是受人之託。」

麟兒道：「就算另有主使之人吧，那人既不敢出面，咱們何必怕他。」

譚雙娥道：「不，那人決非不敢出面，依娘的猜想，可能有兩種原因。」

麟兒道：「哦。」

譚雙娥道：「第一，那人以爲他計劃週密，咱們必然難逃毒手，第二，他可能另有要事而分身不開。」

于大姑道：「我擔心他是另施詭計，去暗算老爺……」

麟兒大驚道：「大姑，妳說那人要暗算我爹，我爹現在那裏？」

于大姑道：「我只知道老爺準備前來莆田，究竟在那裏我就不知道了。」

譚雙娥道：「大姑，我跟妳說過多少次，叫你不要再夫人老爺的，二姑早已稱呼外子爲大哥了，妳爲什麼要如此固執？」

于大姑道：「這……」

譚雙娥道：「外子雖然收留你們姊妹，但咱們並無主僕的名份，聽我的話，大姑，否則妳就是將咱們當做外人了。」

于大姑道：「好吧，大嫂，我聽妳的。」

麟兒道：「娘！妳快說嘛，爹當眞要來莆田麼？」

譚雙娥道：「是的，你爹來信說，他找到了害你爺爺的仇人，可惜又被他逃脫，後來聽說此人可能前來閩省，於是送信來叫咱們小心一些。」

麟兒道：「那麼爹爲什麼還不來？」

譚雙娥沉思道：「我想你爹必是有事躭擱了。」

麟兒道：「娘！咱們不該離開莆田的。」

譚雙娥道：「不，咱們必須離開，因爲據娘的猜想，此次向咱們發動襲擊的，八成就是害你爺爺的那個仇人，他似乎與咱們呂家仇怨極深，一次計算未逞，必然還有第二次。娘與大姑都已負傷，第二次咱們只怕很難應付。」

麟兒說道：「可是爹來了找不到咱們怎麼辦？」

譚雙娥道：「這不要緊，我已留下連絡的暗記，他會找到咱們的。」

× × ×

戴雲山又名佛嶺，在福建德化縣西北五十里。山南五里有一座莊院，就是聞名江湖的方家堡。堡主方希聖年約五旬，他雖已成名江湖，却避居山野，淡泊名利，終日耕讀課子，過着隱士一般的生活。

這日晌午時分，譚雙娥帶着于大姑，呂麟來到方家堡，他們與方家是世交，方希聖自然十分歡迎。

「弟妹，是什麼風把妳吹來的？煥庭兄弟呢？他爲什麼不來？」

方希聖熱情感人，接着譚雙娥便一連提出幾個關心的問題。

譚雙娥道：「有勞方大哥關懷，煥庭可能於近期內前往函江鎮。」

方希聖一怔道：「弟妹爲什麼不在函江鎮等他，難道發生了什麼意外？」

譚雙娥道：「是的。」

於是，她將一切經過向方希聖詳細說出。

方希聖大吃一驚道：「妳們負了傷？快療傷要緊，以後的事再慢慢說。」

譚雙娥道：「方大哥不必担心，咱們已經敷過傷藥，現在不礙事了。」

方希聖說道：「好，那麼弟妹今後作何打算？」

譚雙娥道：「當初煥庭與弟媳是各負一項責任，他密訪公公的仇人，弟媳負責治療麟兒的痼疾，目前弟媳曾獲煥庭來信，他說當年暗害公公的仇人是章華野，可惜只殺了姓章的一個替身。」

方希聖略作沉思道：「章華野？江湖之中似乎從未聽到這麼一號人物。」

譚雙娥道：「是的，章華野可能是他的化名，不過他在煥庭前去尋仇之時，竟能預置替身，可見此人比狐狸還要狡詐，再說，八破刀乞哮天，是當今黑道的頭號兇人，乞哮天竟是他的部屬，而且同時失踪……」

方希聖忽然啊了一聲道：「我想起來了，必然是他。」

譚雙娥道：「誰？」

方希聖道：「當年煥庭兄弟的尊翁龍鏢呂天相，爲了替江湖除害，曾經與當代絕世兇人張滄瀾，約鬥於黃山始信峯頭，他們惡鬥了兩日一夜，張滄瀾才被尊翁一掌劈墜絕谷之內，尊翁曾派人下谷搜尋，但始終沒有找到姓張的屍體，後來，一幌多年，人們也就淡忘了那個魔頭。」

譚雙娥道：「方大哥懷疑章華野就是張滄瀾？」

方希聖道：「這不止是懷疑，幾乎可以肯定。」

譚雙娥道：「哦。」

方希聖道：「弟妹似乎不信？」

譚雙娥道：「弟媳並非不信，只是不知道方大哥何以如此肯定。」

方希聖說道：「有兩點理由，第一，尊翁是被一種極端歹毒的武功所傷，張滄瀾當年橫行江湖，憑仗的就是一種名叫敗血掌的邪惡掌力。第二，八破刀乞哮天，是張滄瀾的記名弟子，除了此等淵源之外，乞哮天怎會甘心做別人的部屬。」

譚雙娥一嘆道：「經方大哥如此一說，暗害吾家之人，必然就是張滄瀾，再說弟媳母子隱居函江鎮，可以說與人無爭，除了此人，誰會向我母子下如此毒手！」

方希聖道：「此人當年橫行江湖之時，天下黑道無不聽他的指揮，現在重現江湖，又有八破刀乞哮天相助，其勢力之大，決不會下於當年，他既然查覺了弟媳與麟侄的踪跡，雖然一計未成，只怕不會就此罷手。」

譚雙娥面現尷尬之色道：「弟媳也是如此想法，但……」

方希聖擺擺手道：「弟妹不要多心，大哥這麼說並不是怕事，只是面對絕世兇人，咱們應該從長計議。」

譚雙娥道：「弟媳方寸已亂，還望方大哥指示迷津。」

方希聖道：「弟妹勿須客套，這是我做大哥的應該盡的責任。」

方希聖思想愼密，處事穩重，經過一陣思考之後，作出了以下的幾點決定。

首先他派遣長子方學賢携函赴太極門求援，再派次子方學誨迎接呂煥庭等前來團聚。

最後他將譚雙娥母子及于大姑安置於一個隱秘的山洞之中，使他們可以不受任何干擾，繼續爲麟兒療疾。

方希聖的安排，應該是顧慮週詳，無懈可擊的，誰知就在譚雙娥母子到達戴雲山第六天的午問，一場空前的刦難，幾乎使方家堡片瓦無存。

× × ×

「禀老爺！有人求見。」

方希聖向奔進大廳家人瞧了一眼，道：「誰?」

家人道：「小的不認識，他說姓齊。」

方希聖道：「哦，去請他進來。」

家人道：「他們來了幾十人，叫他們一起進來?」

方希聖面色一變道：「幾十人?」

家人道：「是的，老爺，他們全帶着傢伙，似乎來意不善。」

方希聖道：「好，我出去瞧瞧。」

家人說得不錯，門外果來了數十人之多。領頭的是一名身着紅袍的彪形大漢，他正是當代的頭號兇人，八破刀乞哮天。

方希聖雙拳一抱，從容不迫的淡淡道：「原來是乞當家，不知駕臨寒舍有什麼指敎?」

八破刀乞哮天打了一個哈哈道：「指敎不敢，只是想請方大俠行個方便。」

方希聖道：「乞當家的說笑話了，方某隱居荒山，絕足江湖，目前只是一個老農夫而已，要方某行方便，只怕會使乞當家的失望。」

八破刀乞哮天冷哼一聲道：「隱跡荒山，絕足江湖，那你爲什麼要收留呂家母子?」

方希聖道：「乞當家的誤會了，不錯，呂家母子曾經來過，但方某却未曾收留。」

八破乞刀乞哮天道：「當眞麼?方大俠，在下希望你能替你的話負責。」

方希聖道：「這個十分簡單，方某窩居不大，乞當家的可以派人搜查。」

八破刀乞哮天道：「好。」

他當眞是一名惡人，對隱居多年的一代儒俠，毫無尊敬之心，方希聖叫他搜，他立卽派出二十餘人進行搜查。好在方夫人早已謝世，沒有女眷倒不致有什麼驚擾。

經過半個時辰，搜查者空手而囘，按說八破刀乞哮天應該走才對，誰知他却嘿嘿一笑道：「方大俠，在下想跟你打個商量。」

方希聖問道：「乞當家的還有什麼事指敎呢?」

八破刀乞哮天道：「此處山嶺荒寒，居家並不相宜，乞某想請方大俠往別處居住，不知道方大俠意下如何?」

方希聖道：「不，方某遁世隱居，何在乎山地荒寒，乞當家的好意方某心領了。」

八破刀乞哮天嘿嘿一笑道：「這只怕由你不得，給我燒。」

他這一聲令下，立有數十人掏出火種，紛紛向房屋的四週撲去。

方希聖估不到八破刀乞哮天竟如此毒惡，找不到呂家母子就要燒他的房子。

一個遁世隱居之人，必然有過人的修養，何況爲朋友可以兩脅插刀，燒掉幾間房子又算得了什麼?因此，他只是淡淡道：「這樣太過份了吧，乞當家的何不爲方某稍留餘地！」

八破刀乞哮天道：「稍留餘地?嘿嘿，你是乞某師門仇人的朋友，乞某人只燒你的房子何止是稍留餘地，嚴格的說乞某對你太過仁慈了。」

八破刀乞哮天語音未落，忽然响起一聲慘嗥，接着叱喝之聲四起，他派出燒房子的全被人趕了囘來。

乞哮天大怒道：「什麼人?」

「我，老朋友。」

隨着老朋友三字，走出一個身着藍衫的英俊少年。

乞哮天愕然道：「是你?」

聽乞哮天的口吻，他們像是早已相識。

不錯，他們的確相識。

因爲來人是浪子，他曾經作客章府，乞哮天自然相識。

浪子的出現，乞哮天大感意外。

其實意外的還不止是出現了一個浪子，另一邊跟着走出一羣男女，竟是沙姹鎭四喜樓的主人。領頭的是呂煥庭，跟在他身後的還有呂小娥，于二姑，方學誨，以及糟老頭黑煞手魯四等人。八破刀乞哮天忽然哈哈一陣狂笑道：「好得很，這倒免去乞某多費一番手脚。」

呂煥庭冷冷道：「一個作惡多端，滿手血腥的惡人，終有一天會報應臨頭的，乞哮天，今天就是你遭報的日子。」

乞哮天道：「就憑你?」

呂煥庭道：「不錯，就憑我，沙姹鎭被你漏了網，你不會再有那麼幸運的了。」

八破刀乞哮天道：「不要做夢，姓呂的，那日咱們師徒不在家讓你檢了便宜，今天，嘿嘿……」

呂煥庭道：「今天是你惡貫滿盈之日，張老賊呢?他躲到那裏去了?」

八破刀乞哮天道：「乞某一樣可以打發你，何須勞動我的師父。」

呂煥庭道：「好，你出招吧。」

浪子道：「慢一點，呂大俠，這批人交給我，你先去瞧瞧尊夫人及公子吧。」

呂煥庭微一遲疑，終於點點頭道：「那就偏勞浪大俠了，二姑，你們在這裏替浪大俠打個接應。」

于二姑道：「小妹遵命，大哥請。」

呂煥庭交待于二姑之後，再轉身對方希聖抱拳一揖道：「參見大哥。」

方希聖道：「兄弟不須多禮，走，咱們瞧弟妹及麟兒去。」

呂煥庭道：「大哥請。」

方希聖與呂煥庭併肩疾馳，奔向秘密山洞的入口，但他們忽然脚下一窒，向一條飛奔而來的人影瞧看着。

他是一名老僧，芒鞋禪杖，大袖飄飄，遠遠瞧去，眞像神仙中人一般。

片刻之間，老僧已到達方呂二人的身前，單掌一立，打了一個問訊道：「老衲善因，見過兩位施主。」

呂煥庭啊了一聲道：「原來是老禪師，在下呂煥庭這廂有禮了。」

方希聖也抱拳一禮道：「在下方希聖恭迎禪師。」

善因大師喧聲佛號道：「方施主太客套了，唉，老衲當年行道江湖，造下許多殺孽，因而自願面壁十年，以求我佛慈悲，估不到幾乎誤了譚女施主的大事。」

呂煥庭淡淡道：「拙荊爲了犬子的痼疾，曾數度求見禪師，如有不敬之處，尙請禪師鑒諒。」

善因禪師道：「種善因，得善果，譚女施主當年有恩於敝寺，治療小施主痼疾之事，少林寺應略盡棉薄。」

方希聖道：「老禪師既如此說，咱們也勿須再作客套了，請跟在下來。」

他馳向一處山壁，按動一顆隱秘的按鈕，一個狹窄的洞門立卽出現。

山洞不大，僅有一廳一室，譚雙娥正在室內以內力爲麟兒療疾。

善因禪師取出一粒大還丹，捏碎外壳，將丹藥送入麟兒口內，然後盤膝趺坐，與麟兒雙掌相抵，一股柔和的熱力卽源源不斷的向麟兒的體內輸去。約莫一個時辰，善因禪師緩緩走起道：「小施主痼疾已除，老衲幸不辱命。」

麟兒雙脚一伸，果然站了起來，而且內力如泉，週身舒泰，原本十分深厚的功力，幾乎又增加了一倍。

譚雙娥含着興奮的淚水，向善因禪師檢衽一禮，道：「禪師再造之恩，雙娥母子將永不敢忘，今後不論少林寺有何種差遣，呂氏一門當義無反顧。」

善因禪師喧聲佛號道：「母種善因，子獲善果，敝寺怎敢居功。」

語音一頓，接道：「首惡宜誅，協從似可不究，希望各位施主能體念上蒼好生之德。」

呂煥庭知道善因禪師是指呂氏復仇之事，立卽躬身一諾道：「謹遵老禪師的法諭。」

善因禪師道：「好，老衲就此告辭。」

他們送走老禪師，再轉身馳赴鬥場，一幅慘烈的景象，立卽呈現在眼前。

八破刀乞哮天已被浪子點破武功，失去了再戰之力，黑道羣雄被于二姑，呂小娥，黑煞手魯四，及方學誨殺得屍橫遍野，到處都是慘不忍覩的斑斑血漬。

但黑道羣雄仍然俱有不可輕視的實力，因爲首惡張滄瀾已經來到鬥場，他還帶來了一批功力極高的黑道人物。此時浪子與呂小娥雙戰張滄瀾，仍然守多攻少，被迫得節節後退。

于二姑，魯四，方學誨，每一個均被三名以上的黑道高手圍攻，形勢顯得十分不利。

呂麟遠遠呼了一聲姐姐，足尖一點地面，身如天馬行空，鐵拐以泰山壓頂之勢，向張滄瀾迎頭猛擊。

張滄瀾感到勁風壓頂，不由大吃一驚，但他來不及旋身或避讓，只得身形微沉，眞力猛吐，舉刀向頭頂架去。

他絕未想到那當頭一擊會力逾萬鈞，及鋼刀接觸鐵拐，他才知道大事不妙，此時要想逃避，自然比登天還難了。

唬嚓一聲脆响，鋼刀已被鐵拐震爲數截。

自然，他的頭也變成了爛西瓜，腦漿紅白齊飛，死狀慘烈已極。

呂麟一拐擊斃張滄瀾，身形並未落地，已像旋風般向圍攻于二姑的黑道高手撲去。

他像一個雷神，凌空下擊，立卽血肉橫飛，剎那之間，數十名黑道高手已傷在他鐵拐之下。他似乎意猶未足，仍在追奔逐北，狂呼酣戰，他身上所着的一件藍衫，已變爲紅色。

譚雙娥沒有忘記善因禪師的勸告，因而大聲叱喝道：「麟兒住手。」

麟兒住了手，十餘年的隱忍，在這一戰中他已發揮得淋漓盡緻。而且大仇已報，痼疾已除，呂氏龍鏢的威名，當可再度揚威江湖。

最後浪子將八破刀乞哮天帶囘落案，誰知他在臨別之際，又發生了一點小小的問題。

那是呂小娥提出來的，她說她要跟隨浪子，讓他結束浪子的生活。另外于二姑也提出意見，她要照顧呂小娥，不讓她受浪子的欺負。

這些，呂煥庭夫婦答允了，因爲他們知道女大不中留。只有呂麟提出的問題最好笑，他希望浪子不要再用這個名字。

浪子也答允了，因爲他姓郎，本來就不叫浪子。

（續完）

武林逸事

陳斗勇挫八虎

希華・文

舊日廣州有許多種行業是有連帶關係的，酸枝行以及花梨行，就是如此。本來製造一張枱椅，一定要酸枝工人，那種工人是比較工作粗的，只是把酸枝互相併合，變成枱椅，沒有更進一步的加以精細雕刻；作爲雕刻師傅的人，指導工作，在枱椅上面雕刻了一些花草人物，然後變成完整的傢俬，因此之故，花梨行以及酸枝行就多數結合成爲一個整體，本來在這種情形之下，兩個行業互相瞭解，合力對付外人，那是很合理的，但因花梨行的師傅工資高過工人十多倍，酸枝行的師傅遜色得多，在這種情況下，便做成花梨行方面勢力較强，故此，花梨行的師傅就要有些威勢，然後鎭壓得來，換句話說，有資格做花梨行師傅的人，多數手脚上面有點斤兩，最低限度也跟武館裏面的教頭熟識，然後不會給人欺負。

當時廣州大新街一帶，武館林立，其餘大市街，四牌樓，賣蔴街以及玉子行等，都有武館，又因大市街的街口有一間茶樓叫做大福茶樓，經常有些拳師到該處品茗，武風更盛，那時，洪拳裏面有一個出色的人物，姓江，單名一個猛字，性格豪爽，在酸枝行充任教頭，因爲他行年三十，尙未娶妻，金錢到手，便隨意揮霍，他知道花梨行的邱教頭武功很高，担心酸枝行的人給對方欺負，便跟附近的教頭聯絡，經常請飲茶，甚至請飲酒，與招燦等拳師結合稱做大市街八虎，彼此攻守同盟。

那時，花梨行聘得嶺東拳師邱熙，他所學的是朱家拳，亦名嶺東拳，此種拳術，特別古怪，不但動作快速，而且伸拳踢腿之際，以走圈爲主，先擧左掌，再以右手放在左掌之下，看來有如太極的推手，然後繞牆而行，跟着轉身發拳踢脚，快如閃電，以手勢脚法而論，有些像八卦門，但却含有硬功的意味，給他纏上，便以鷹爪出擊，等閑之輩，往往受制於他，原因是不懂得他的門路。

邱熙出任花梨行的教頭，因爲他有過一次輝煌的戰績，曾經夜行遇盜，一人戰勝了二十多人，當時很少人帶刀出街，故此，空手作戰居多，武功出色的人，確能一個打十多二十個，由於邱熙有過這一頁輝煌戰績，便引起許多工人到花梨行學習武技，甚至酸枝行的工友，亦有一部份人向他學習，因此就影响到江猛的聲譽。

某天，江猛決心出擊，先行在大福茶樓跟招燦等人商量，招燦說：「想擊倒邱熙，索性到花梨行武館找他，先行拜門習技，看準機會，然後跟他交手，固然盼望你一戰成功，如果形勢不佳，我們幾個教頭到時就會分別出擊，使他無法兼顧，一定打輸。」

江猛聽了這番話，喜出望外，數人在大福茶樓品茗之後，就到花梨行會館，入門找邱師傅。

當時邱熙正在館中教授門徒，因爲他初到廣州，只是熟識街巷，並不明瞭花梨行與酸枝行之間的糾紛，更不認識江猛，看見兩人入門找自己，他不以爲意，點頭說：「我就是邱熙。」

江猛說：「我是花梨行的新到工人，因爲邱師傅精通嶺東派拳術，無堅不摧，故此前來拜師。」

邱熙說：「我是花梨行聘請來的，凡是花梨行工友，都可以拜門習技，你究竟是那一間花梨店的工友呢？」

江猛胡亂說了一間店舖的名稱，跟着如此解釋：「以前我早就想拜師傅的門下習技，因爲我在酸枝行會館學習過兩三年技擊，覺得那些師傅功夫有限，故此不想再在那裏學習，免得荒廢時間，現時我到門下，甚願拜師，但却不知道邱師傅是否武功特別出色，能够贏酸枝行的教頭，如果師傅打贏我，我就跪下拜師了。」

邱熙聽了，心知肚明，雖然他說得有點謙虛，實際上是有意踢盤的，來者不善，善者不來，他是花梨行的教頭，而且有門徒在旁，當然不能够臨陣退縮，故此，他毅然說：「你想看看我的拳脚，我一定奉陪，但因拳脚無情，恐怕兩人之間有點損傷，到時不要口出怨言。」

江猛聽了，便即大喝一聲：「邱師傅，江猛在此領教！」

這句話還沒有說完，他就標馬上前，雙手向上一揚，那雙脚已經直抵邱熙的前鋒馬，打算出其不意，將對方打倒。

邱熙究竟是嶺東拳的高手，一見江猛渾身是勁，直衝過來，他就立刻向旁小跳，跟着以弓箭馬的姿勢出現，前弓後箭，避過他的鏈馬，不料江猛此時身形一變，忽然將雙脚向上一剪，變成狂龍擺尾，鉗住邱熙的兩條腿，上邊一雙手就分別制住邱熙左右兩拳，這個姿勢是洪家的絕招，邱熙沒有學過，忽然之間給他使勁一扭，竟然跌倒。

江猛的來意只是想擊倒邱熙，並非打算跟他搏命，看見邱熙跌了下來，並不容易爬起，他目的已達，哈哈大笑，向同行的招燦說：「邱師傅的武功不過如此，江猛已經領教，我們走吧！」

說完，他抱一抱拳，便即出門而去。

邱熙跟江猛交手，還沒有正式開拳，只是乘虛而入，況且邱熙給他打倒，並非受傷，本來這一場戰鬥乃是勝之不武的，實在不必張揚於外，但因江猛蓄意挑戰，而且一戰成功，實在高興，便把此事公佈於酸枝行中，揚言他到花梨行會館與邱教頭正式交手，而且把對方擊倒，隨後又從酸枝行的工友傳到花梨行那邊去，整個地區的人都知道此事，目的是使邱熙無顏立足，除非邱熙上門找他算賬，否則，那個教頭就做不成了。

江猛所料不差，邱熙輾轉聽到這種消息，覺得難過，但又不敢登門找江猛交手，無顏立足只得離開廣州。

花梨行失去了邱熙這個教頭，就等於蛇無頭，很難保護行裏的人，至於酸枝行的工人，却恃着江猛以及大市街八虎的聲勢，經常向花梨行的工人壓迫，使他們低頭。

因此之故，花梨行本來是個强者，却變成弱者，有些工友慌張起來，只好投靠江猛習技，作爲生命的保障。

其時大力士陳斗的父親在大新街開設一間傢俬店，專做酸枝坤甸，幾代都是加入花梨行的，陳斗一向豪爽，喜歡拳脚，追隨四邑的名拳師習技，苦練道派的功夫，遠道而來，返抵廣州，住在父親的傢俬店內。

剛巧那時酸枝行的教頭江猛四處迫人加入他的會館，好像有意挑戰，花梨行的人愁眉苦臉，陳翁看見愛子遠道歸來，仍是臉露愁容，陳斗在感詫異，詢問究竟，其父以眞相告知，陳斗冷然說：「江猛竟然以暴力迫人加入酸枝行，顯然是惡霸了，應該把他懲戒一番。」

陳翁聽了大吃一驚，說道：「邱熙的武功已經不弱，跟他交手，也輸給他，雖然你的手脚有些斤两，可是，未曾見過大陣，如果你跟江猛交手，未必有把握擊倒對方。」

陳斗聽了，很詳細的詢問當時邱熙如何戰敗，然後說：「邱熙並非一定打輸，不過江猛以鏈馬進攻，他擅長的柔功八卦，無法施展出來，然後打輸而已，我跟邱熙不同，自信能够打贏他。」

陳斗說完這番話，跟着問父親江猛經常在甚麼地方飲茶。

陳翁說：「他每天早上必到大福茶樓嘆茶，另有幾個教頭隨行，俱是由江猛請飲茶的，一共八人，連同江猛在內，稱做大市街八虎。」

陳斗勃然大怒，說：「打八個等於打一個，我絕不怕他，你放心可也，今晚早睡，明天我就到大福茶樓找他算賬！」

陳斗的父親聽了，有些不安，後來看見陳斗當面表演一些武功，體力沉雄，身型高大，有如猛虎，然後稍爲放心，但仍叫幾個花梨行的工友明早到大福茶樓飲茶，必要時有些帮手。

陳斗對於此事，毫無所知，故此，翌日陳斗到大福茶樓會見江猛，只是單刀赴會而已。

因爲陳斗不知誰是江猛，故此他到大福茶樓飲茶，還沒有坐定，已經覺得戰意如雲，索性問問企堂誰是江師傅。

江猛就在附近一張桌旁品茗，還有幾個教頭作伴，他恃着戰勝邱熙，傲氣凌人，聽了這句話，立即說：「你想找江師傅，大概是花梨行的工友，想加入酸枝行了，是嗎？」

陳斗聽了此言，忍無可忍，右手一揚，向他品茗的那張四方枱拍下，厲聲說：「豈有此理，難道花梨行不是一個行業，要由你管理嗎？」

他的掌力如雷，一拍下去，那張八仙枱突然受擊，分爲幾截，茶壺茶杯等物，全部飛了出去，在座品茗的客人，嚇得一跳。

江猛當衆受辱，當然是無法忍受的，立刻作戰。

當時招燦坐在江猛隣桌，一來壯壯聲威，二來有所準備，萬一有人向江猛挑戰，他就從背後出擊。

故此江猛擺姿勢，並非立刻出擊，反而招燦先行動手。

招燦的旋風掌十分厲害，左右兩掌，其快如風，向陳斗的耳朶打去，如果雙掌齊出，其中有一掌打中耳朶，整個人就立刻倒地昏迷，這一招是洪家的絕招，叫做「鬼王撥扇」，另一拳師鄒標，看見招燦動手，便即拔出兩把鐵尺，向陳斗的背後斬去。

江猛擺姿勢準備發拳，吸引陳斗注意，然後由他們二人從陳斗背後出擊，料想陳斗是無法招架的。

殊不料陳斗覺得左邊耳朶一陣風，立刻轉身，看也不看，即時向後一踭打出，左手抓住打來的一掌，又再把對方整個提高，這一招叫做「白猿擒豕」，跟住向橫一閃，順便利用招燦的身體擋住鄒標的鐵尺，鄒標兩把鐵尺向陳斗斬去，第一把落空，第二把鐵尺剛剛打中招燦的肩膊骨，拍的一聲，那條骨突然打斷，慘叫一聲，隨即倒下。

鄒標愕然，窒了一窒，就給陳斗一個穿心腿，把他打開，整個向後飛起來，跨過兩張八仙枱，然後跌下，顯然是身受重傷了。

江猛看見陳斗如此兇悍，大喝一聲，揮拳進馬，趁着陳斗穿心腿向前踢出，他就起脚向陳斗下體踢去，此脚叫做背後撩陰腿，非常厲害，萬一踢中了對方的神龍穴，就此倒地身亡。

他的估計錯誤了，平日跟江猛結交的幾個拳師，紛紛出擊。

但見陳斗用穿花蝴蝶掌左一掌右一掌，即接即打，先把數人打開，然後車身發千字手進攻，這一隻手由高處劈落，恍如一個千字，江猛擅於用脚，踢完一脚又一脚，但給陳斗千字手所制，他的兩脚落空，踢到第三脚，閃身發招，一個千字手，剛剛打中他，登時小腿照面骨折斷，倒地呻吟。

所謂大市街八虎，轉瞬之間，給陳斗打到紛紛倒地，尙餘一虎，稱做黃面虎馬大彪，他閃身到燒臘枱，抓起切肉刀，直衝過來。

陳斗那裏把他放在眼裏呢？刀來不擋，轉身踢脚，一脚踢在對方前鋒馬的腿彎，登時倒地，刀也抛掉，陳斗哈哈大笑，說：「八虎全部給我打傷，還有人應戰沒有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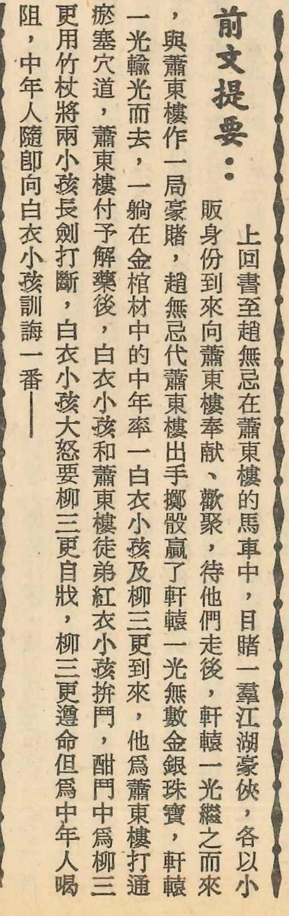
酸枝行的工友當中，雖然有人趨炎赴勢，擁護江猛，看見這種情形，不敢做聲，陳斗笑着說道：「請江師傅的手下料理此事，帶他們返會館敷藥治傷，恕我失陪了！」

說完了這句話，他就揚長而去，沒有人敢阻攔他，在場觀戰的花梨行工友們，看見陳斗已經獲勝，便不動聲色，照常飲茶。

經過這一場搏鬥，陳斗的大名就不脛而走，轟動了廣州各處。

後來陳斗表演瞓釘床，胸口碎大石以及汽車過腹等絕技，更加威名遠播，人所共知。

（完）



新派俠義傳奇

白玉老虎

古龍・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趙無忌在蕭東樓的馬車中，目睹一羣江湖豪俠，各以小販身份到來向蕭東樓奉獻、歡聚，待他們走後，軒轅一光繼之而來，與蕭東樓作一局豪賭，趙無忌代蕭東樓出手擲骰贏了軒轅一光無數金銀珠寶，軒轅一光輸光而去，一躺在金棺材中的中年率一白衣小孩及柳三更到來，他爲蕭東樓打通瘀塞穴道，蕭東樓付予解藥後，白衣小孩和蕭東樓徒弟紅衣小孩拚鬥，鬪鬥中爲柳三更用竹杖將兩小孩長劍打斷，白衣小孩大怒要柳三更自戕，柳三更遵命但爲中年人喝阻，中年人隨卽向白衣小孩訓誨一番——

間關尋仇跡　獨劍闖江湖

白小孩挺起胸，大聲道：「我明白了，我一定能做到！」

——劍，就是劍客的榮譽。

——劍客的榮譽，遠比性命更重要，不管是誰的性命都一樣。

這就是殭屍要給這小孩的敎訓。

他要這小孩做一個絕代的劍客，他要這小孩爲自己而驕傲。

× × ×

蕭東樓忽然說道：「你過來。」他叫的是那紅小孩，「你的劍是不是也被人打斷了？」

紅小孩道：「是的。」

蕭東樓道：「現在你準備怎麼辦？」

紅小孩道：「這把劍反正是他們帶來的，他們要打斷自己的劍，跟我有什麼關係。」

蕭東樓道：「你自己的劍若被人打斷了呢？」

紅小孩道：「那麼我就再去買把劍來練，直練到別人打不斷我的劍時爲止。」

蕭東樓大笑，道：「好，好極了。」

他要他的孩子做一個心胸博大的人，不要把一時的成敗利鈍看得太重。

如果不能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人，又怎麼能做絕代無雙的劍客。

無忌忍不住在心裏問自己。

這兩個小孩今日雖然不分勝負，以後呢？

× × ×

東方已微白，遠處巳有鷄啼。

蕭東樓道：「天又快亮了，你又該走了。」

只有死人才是見不得陽光的，這殭屍難道是眞個活死人？

白小孩瞪着紅小孩，道：「明年我一定能擊敗你，你等着。」

紅小孩笑道：「我只希望你明年能長高些。」

這次無忌沒有笑。

他知道這殭屍一定不會放過他的，他一直在等着。

可是他想錯了。

殭屍又筆筆直直的躺了下去，閤上了眼睛，似乎巳忘了他這麼樣一個人。

無忌忽然衝了過去，大聲道：「剛才我笑的是你。」

殭屍道：「我知道，你巳經說過了兩次。」

無忌道：「難道你就這麼樣走了。」

殭屍道：「你是不是一定想要我殺了你？」

無忌道：「是。」

殭屍終於張開眼睛，一個存心要找死的人，無論誰都忍不住想要看看的。

無忌道：「你不肯出手，只因爲你根本沒有把我看在眼裏，人生在世，被人如此輕賤，活着又有什麼意思？」

殭屍道：「你不怕死？」

無忌道：「大丈夫生而無歡，死有何懼！」

殭屍盯着他，眼睛裏寒光如電。

無忌也瞅着他，絕沒有一點退縮的意思。

殭屍冷冷道：「你若是眞的想死，月圓過後，到九華山去，我總會讓你稱心如意。」

無忌想也不想，立刻說道：「我一定去。」

× × ×

殭屍的眼睛又闔起，棺材也巳蓋起。

——復活的殭屍，在天亮之前，就要回到幽冥去。

穿白衣裳的小孩却還在瞪着紅小孩，忽然道：「你能不能爲我做一件事？」

紅小孩道：「什麼事？」

白小孩道：「明年今天，你能不能先洗個澡。」

說完了這句話，他就跳上棺材，盤膝坐下，黑衣人抬起棺材，斷魂更輕輕一敲，他們走出了這座樹林子，忽然就巳消失在凄迷的晨霧間。

紅小孩却還在痴痴的往前面看，彷彿還想再找那白小孩來鬥一鬥。

無忌一直在注意着他，故意嘆了口氣，道：「看來你們眞是天生的一對。」

紅小孩臉上露出種很奇怪的表情，忽然搖了搖頭，道：「我們不是對頭，我們是兄弟，若不是我比他早生半個時辰，他就是我的哥哥！」

× × ×

他們果然是孖生兄弟。

蕭東樓和那殭屍既然要借下一代弟子的手，來較量他們的武功，當然要找兩個資質，年紀，智慧都完全一樣的孩子。

孖生兄弟無疑是最好的選擇。

只不過兩顆同樣的種子，在不同的環境裏生長，就未必能開出同樣的花朵了。

無忌心裏在嘆息，只覺得命運對這對兄弟未免太殘酷。

紅小孩却又笑了。

無忌道：「你在笑什麼？又是在笑我了。」

紅小孩搖搖頭，道：「這次我是在笑我自己，我一直看錯了你。」

無忌道：「哦？」

紅小孩道：「我一直認爲你有點笨笨的，現在才知道，原來你比誰都聰明。」

他瞪着眼睛道：「剛才你去找那殭屍，是不是你早就知道他絕不會出手，別人也絕不會讓他殺了你。」

無忌不開口。

紅小孩道：「可見你也未必眞的有把握。」

無忌忽然問：「你賭過錢沒有？」

紅小孩偸偸看了他師父一眼，悄悄道：「我偸偸的賭過。」

無忌道：「那麼你就應知道，你若想贏別人的錢，自己也要冒點險。」

他笑了笑，又道：「人生中有很多事都是這樣子的，有很多很多事……」

× × ×

天亮了。

拔倒的樹木，又被植起，零亂的物件，都已被清理乾淨。

如果昨天早上來過這裏的人，今天又來到這裏，絕不會看出這地方在昨夜一夕間曾經發生過那麼多事。

這是不是奇蹟。

蕭東樓叫人替無忌泡了壺武夷鐵觀音，微笑道：「這不是奇蹟，世上根本就沒有奇蹟，如果有，也是人造成的。」

他的言詞中總是帶着種令人不得不去深思的哲理。

「只有人才能造成奇蹟，」他說：「用他們的恆心，毅力，智慧，用巧妙的方法，嚴格的訓練，用……」

無忌道：「用金錢造成的。」

蕭東樓大笑，道：「不錯，金錢當然是永遠不能缺少的一樣東西。」

司空曉風道：「幸好金錢也不是最主要的一樣東西，並不是每個有錢人都能做出你做出的這些事。」他的話中也有深意：「錢也像是劍一樣，也得看它是在誰的手裏。」

無忌却不想再聽下去。

他到這裏來，並不是爲了來聽別人講道理的。

蕭東樓彷彿永遠都能看出他客人們的心意：「我知道你一定想走了。」

無忌立刻站起來，用行動回答了他的話。

蕭東樓道：「我想你一定會到九華山去。」

無忌道：「我一定會去。」

蕭東樓道：「九華山南望陵陽，西朝秋浦，北接五溪大通，東際雙龍峯口，峯之得名者四十有八，還有二源、十四巖、五洞、十一嶺、十八泉，是個很大很大的地方。」

無忌道：「我知道。」

蕭東樓道：「那末你爲什麼不問他要到那裏去？」

無忌道：「我不必問。」

蕭東樓道：「你能找得到他？」

無忌道：「我找不到。」

他忽然問：「如果你要到一座山上去，你叫山過來，山會不會過來？」

蕭東樓道：「不會。」

無忌道：「那你怎麼辦？」

蕭東樓道：「我自己走過去。」

無忌道：「我做事也常常用這法子，如果我找不到他，我就會想法子讓他來找我。」

× × ×

無忌走了。

他要走的時候，很少有人能攔得住他——幾乎從來沒有人能攔得住他。

看着他去遠，蕭東樓才問：「你說這年青人叫趙無忌？」

司空曉風道：「是。」

蕭東樓道：「看來他也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司空曉風道：「他絕對是。」

蕭東樓道：「可是他看起來又好像有很多解不開的心事，聰明人本不該有這麼多心事的。」

司空曉風道：「我要他到這裏來，就因爲想要他變得聰明些。」

他又解釋：「他唯一解不開的心事，就是他還沒有找到他的仇人。」

蕭東樓道：「他的仇人是誰？」

司空曉風道：「上官刃。」

蕭東樓道：「是不是那個用金子打成的金人？」

司空曉風道：「是的。」

蕭東樓嘆道：「看起來他的確還不够聰明，以他的武功，能招架上官刃十招已經很不容易！」

司空曉風道：「所以我叫他到這裏來，好讓他知道，江湖中藏龍臥虎，以他的武功，根本就不能够闖蕩江湖，何況去復仇？」

他忽然嘆了口氣，又道：「現在我才知道我錯了。」

蕭東樓道：「錯在那裏？」

司空曉風道：「我不該叫他來的。」

蕭東樓道：「爲什麼？」

司空曉風道：「上官刃心機深沉，既然已遠走高飛，要找他簡直難如登天。」

蕭東樓道：「現在無忌要找他豈非遇見同樣困難？」

司空曉風道：「可是現在無忌又認得軒轅一光。」

如果軒轅一光要找一個人，就算這個人躲到天邊去，他還是一樣找到的。

這不僅是傳說，也是事實。

司空曉風又道：「上官刃身經百戰，內外功都已登峯造極，無忌本來並沒有把握能對付他，就算知道他在那裏，也未必敢輕舉妄動。」

蕭東樓道：「現在呢？」

司空曉風道：「現在他已有了你的金鈴，又有了棺材裏那位朋友的一句話。」

蕭東樓道：「他如果眞的到了九華山，如果不死在那位自稱九幽侯的朋友劍下，多多少少總會有點好處的。」

司空曉風苦笑道：「所以他的胆子一定又大得多了。」

蕭東樓道：「那也是他的運氣。」

司空曉風長嘆道：「我們不希望他有這樣的運氣。」

蕭東樓道：「我記得以前有位很聰明的人，說過一句很有道理的話。」

司空曉風道：「他說什麼？」

蕭東樓道：「他說無論一個人是天生機敏，還是天生勇敢，都不如天生幸運的好。」

他微笑，又道：「無忌既然有這樣的運氣，你又何必爲他担心？」

司空曉風沒有再說什麼，可是神色却顯得更憂慮，彷彿心裏有什麼不能說出來的秘密。

× × ×

食色性也。

這句話的意思，就是每個人都要吃飯，每個人都要做傳宗接代的那件「工作」——不管他是不是覺得愉快都一樣。

所以每個地方都有飯館，每個地方都有女人，有的女人只屬於一個男人，有的女人每個男人都可以買得到。

還有一部份女人只有一部份男人能買得到——一部份比較有錢，也比較肯花錢的男人。

除了「食色」這兩種性外，據說人類還有種「賭性」。

至少有賭性的人總比沒有賭性的人多得多。

有很多人通常都在家裏賭，在自己家裏，在朋友家裏。

可惜家裏總有不方便的時候，有時候老婆會不高興，有時候孩子會吵鬧，有時候找不到賭友。

幸好還有個地方是永遠不會有這種「不方便」的時候——

賭場。

所以每個地方都有賭場。

有的賭場在地上，有的賭場在地下，有的賭場公開，有的賭場不能公開，有的賭場賭得很大，有的賭場賭得很小。

可是你只要去賭，就隨時都有可能把你的老婆都輸掉。

× × ×

在幾個比較大的城市裏，幾個賭得比較大的賭場中，最近出現了一個幸運兒。

在賭場裏，「幸運兒」的意思，通常都是贏錢的人，也就是「贏家」。

不管別人怎麼說，賭場裏多多少少總有人會贏點錢的。

在賭場裏，輸家雖然永遠比較多，可是你仍然經常可以看到贏家。

祇不過，這個贏家有幾樣很特別的地方——

他只賭骰子。

只要他抓起骰子，一擲下來，準是三個六。

「六豹。」

這是骰子裏的至尊寶，根據一些有經驗的賭徒統計，大概要擲九十幾萬次骰子，才會出現這麼樣一個點子。

有些人賭了一輩子，每天都賭，每天都擲骰子，也從沒有擲出這麼樣一副點子來。

可是這個幸運兒，只要一抓起骰子，擲出來的準是個「六豹」。

「他一定是個郎中。」有些人懷疑。

在賭場裏「郎中」這兩個字的意思，並不是看病的大夫，而是「賭錢時會用假手法騙人」的人。

只不過眞正的郎中絕不會這麼招搖，絕不會這麼引人注意。

那是郎中的大忌。

眞正的郎中絕不會犯這種忌，如果你擲出一個三點來，他最多只擲一個五點。

五點已經贏三點。

對一個眞正的郎中來說，他只要能贏你，就已經足够。

有時候他甚至會故意輸給你一兩次，因爲他怕你不賭。

可是這個幸運兒從來沒有輸過。

只要他一拿起骰子，擲出來的準是三個六，從來沒有一次擲錯過。

× × ×

「眞的有這麼樣的一個人？」

「眞的。」

「他眞的每次都能擲出三個六？」

「眞的！」

「你看見過。」

「不止是我看見過，好多人都會看見過。」

「他是怎麼樣擲骰子的？」

「就是這麼樣一把抓起三顆骰子來，隨隨便便的擲了下去，」

「你看不出他用了手法……」

「不但是我看不出，就連大牛都看不出！」

大牛姓張，是個很有名的賭徒，曾經把他一個從少在一起長大的朋友的最後一文錢都贏走了，只請他那個朋友喝了碗豆汁。

本來對這個幸運兒還有點懷疑的人，現在都不再懷疑了。

「如果連大牛都看不出，還有誰能看得出……」

「沒有人了。」

「難道這個人天生走運？天生就是個贏家？」

「唉。」

「如果他眞有這樣的運氣，我情願折壽十年去換。」

「我情願折壽二十年。」

「唉。」

× × ×

「唉」就是在嘆氣。

不僅是在嘆息自己爲什麼沒有那種運氣，多少也有點羨慕嫉妒。

「你見過他？」

「當然見過，」

「他是個什麼樣的人？」

「是個年青英俊的小伙子，聽說本來就很有錢，現在他的錢一定多得連他自己都不知道應該怎麼花了。」

「你知道他叫什麼名姓？」

「他叫趙無忌。」

× × ×

這是棟古老的建築，往外表上看來，就像是個望族的祠堂。

可是有經驗的人却都知道，這地方不是祠堂，是個賭場。

附近五百里之內最大的賭場。

就像是別的那些賭場一樣，這賭場的老板，也是個秘密帮會的頭目。

他姓賈，大多數人都稱他爲賈大爺，比較親近的朋友就叫他老賈，所以他本來叫什麼名字，漸漸巳沒有人知道了。

對一個賭場老板來說，姓名本來就不是件很重要的事。

他雖然姓賈，却沒有人敢在他賭場裏作假，否則他手下養着的那些打手，就會很客氣的請那個人，到外面去。

等到那個人從劇痛中清醒時，往往會發現自己躺在一條臭水溝裏。

然後他就會發現自己的肋骨巳斷了三根。

至少三根。

× × ×

這樣建築的內部，當然遠比外表看來堂皇得多，也有趣得多。

燈火輝煌的大廳裏通常都擠滿了各式各樣的人，成疊的錢票，成堆的籌碼，成捧的金銀，就在這些人顫抖而發汗的手掌裏流動。

其中當然有一大部份到最後都流動到莊家手裏去了，所以莊家的手永遠都很乾躁，很穩定。

× × ×

趙無忌穿着身新裁好的春衫，從外面溫柔涼爽的晚風裏，走入了這燈光輝煌的大廳。

開始時，他覺得有點悶熱，可是大廳裏熱烈的氣氛，立刻就使他將一點不快忘記。

要進入這大廳並不十分容易。

他當然也是被一位有經驗的「朋友」帶來的，他花了五十兩銀子和一頓很豐富的晚餐，才交到這個朋友。

合適的衣服，使得他看來容光煥發，修長英俊，正像是個少年多金的風流倜儻公子。

像這麼樣的一個人，無論走到那裏，本來就會特別引人注意。

何況最近他在賭場裏又有了種很不平常的名聲——

「行運豹子」。

這就是賭徒們在暗中替他起的外號，因爲他專擲三個六的「豹子」。

賭徒們通常都是流動的，這賭場裏也有在別的賭場裏見過他的人。

他走進來還不到片刻，人叢中巳經起了陣不小的騷動。

「行運豹子來了。」

「你猜他今天會不會再擲出個六點豹子？」

「你是不是想跟我賭？」

「怎麼賭？」

「我用一百兩，賭你五十兩，賭他今天還是會擲出六點豹子來。」

「你怎麼這樣有把握？」

「因爲我巳經看見他擲過九次。」

「九次都是三個六？」

「九次都是。」

× × ×

圍在最大一張賭桌外面的人叢中忽然散開了，讓無忌走過去。

每個人都在看看他的手。

這雙手上究竟有什麼魔法，能夠每次都擲出三個六的豹子？

這雙手的手指纖長有力，指甲修剪得很乾淨，看起來，却也跟別人的沒什麼不同。

這雙手的主人看起來也只不過是個斯斯文文，漂漂亮亮的年青人。

不管你怎麼看，他都不像是個郎中。

大家實在都很不希望他被那些皮笑肉不笑的打手們，請到外面去。

每個賭徒的心理，都希望能看到一個能把莊家贏垮的英雄。

× × ×

無忌就在大家注視下，微笑着走了過去，就像是位大牌名角走上了戲台。

他顯得特別從容而鎮定，對自己充滿了信心，對於演這齣戲，他絕對有把握。

莊家却開始有點緊張了。

無忌微笑道：「這張桌子賭的是不是骰子？」

當然是的。

一個巨大而精緻的瓷碗裏，三粒骰子正在燈下閃閃發光。

無忌接着又問道：「這裏限不限賭注大小？」

莊家還沒有答腔，旁邊巳有人插口。

「這地方從來不限注。」

「可是這裏只賭現金，和山西票號發出來的銀票，連珠寶首飾，都得先拿去折價。」

無忌道：「好。」

他微笑着拿出一疊銀票來，都是當時招牌最硬的票號錢莊發出來的。

他說：「這一注我先押一萬兩。」

× × ×

常言道：「錢到賭場，人到法場。」

這意思就是說，人到了法場，就不能算是個人了，錢到了賭場，也不能再當錢花。

但是一萬兩畢竟是一萬兩，不是一萬兩銅鐵，是一萬兩銀子。

若是用一萬兩銀子去壓人，至少也可以壓死好幾個。

人羣又開始騷動，本來在別桌上賭錢的人，也都擠過來看熱鬧。

莊家乾咳了幾聲，說道：「一把賭輸贏？」

無忌微笑點頭。

莊家道：「還有沒有別人下注？」

沒有了。

莊家道：「兩家對賭，一擲兩瞪眼，先擲出豹子來的，沒得趕。」

無忌道：「誰先擲？」

莊家鼻頭上巳有了豆珠子，又清了清喉嚨，才說出一個他很不願意說的字：「你。」

平家先擲，同點莊吃，這是賭場裏的規矩，不管那家賭場都一樣。

無忌帶着笑，抓起了三粒骰子，隨隨便便的擲了下去。

旁邊看的人，巳經在替他吆喝！

「三個六。」

「大豹子！」

吆喝聲還沒有停，骰子巳停了下來，果然是三個六的大豹子！

吆喝聲立刻變成了叫好聲，响得幾乎連屋頂都要被掀了起來。

莊家在擦汗。越擦汗越多。

無忌却連眼睛都沒有眨一眨，這結果

好像本就在他預料之中。

他好像早就知道自己會擲出這麼樣一副點子來。

× × ×

莊家巳經在數錢準備賠了，一雙眼睛却偏偏又在的溜溜亂轉。

就在這時候，一隻手搭上了無忌的肩，一隻又粗又大的手，手背上青筋凸起，四根指頭幾乎同樣長短，光禿禿的沒有指甲。

就算沒練過武的人，也看得出這隻手一定練過鐵砂掌一類的功夫。

就算沒捱過打的人，也想像得出被這隻手打一巴掌的滋味一定很不好受。

笑聲和喝采聲立刻全都聽不見了。

只有這個人還在笑，皮笑肉不笑的看着無忌，道：「大爺你貴姓。」

無忌道：「我姓趙。」

這人道：「噢，原來是趙公子，久仰久仰。」

他臉上的表情却連一點「久仰」的意思都沒有，用另外一隻手的大姆指，指着自己的鼻子，道：「我姓孫，別人都叫我鐵巴掌。」

無忌道：「幸會幸會。」

鐵巴掌道：「我想請趙公子到外面去談談。」

無忌道：「談什麼？」

鐵巴掌道：「隨便談談。」

無忌道：「好，再賭幾手我就走。」

鐵巴掌沉下了臉，道：「我請你現在就去。」

他的臉色一沉，本來搭在無忌肩上的那隻手，也抓緊了。

每個人都在爲無忌捏了把冷汗。

被這麼樣一雙手這麼樣一抓，肩頭就算不碎，滋味也絕不好受。

誰知無忌連眉頭都沒有皺一皺，還是帶着微笑道：「若是你一定要現在跟我談，就在這裏談也一樣！」

鐵巴掌臉色巳變了，厲聲道：「給你臉，你不要臉，非要我在這裏把你底細抖露出來，你若不是郎中，憑什麼一下子就賭一萬兩？」

無忌道：「第一，因爲我有錢，第二，因爲我高興，第三，因爲你管不着。」

鐵巴掌怒道：「我就偏要管。」

他的鐵巴掌巳揚起，一巴掌往無忌臉上摑了過去。

他沒有打中。

因爲他的人巳經飛了出去。

無忌輕輕一捽他的腕子，一提一甩，他的人就飛了出去，飛過十來個人的頭頂，「砰」的一聲，撞在一根大柱子上，撞得頭破血流。

這下子可眞不得了，賭場裏立刻鬧翻了天，十七八個橫鼻子豎眼睛的魁梧大漢，像老虎一樣從四面八方撲了過來。

可是這羣老虎在無忌眼中只不過是羣病狗。

他正準備給這羣病狗一點教訓時，後面一道掛着簾子的門裏忽然有人輕叱一聲：「住手！」

× × ×

門上掛着的簾子，是用湘緞做成的，上面還繡着富貴牡丹。

一個衣着華麗的禿頭大漢，手裏拿着根翠玉烟管，大馬金刀的往門口一站。

所有的聲音立刻全都停了下來，大家暗中更替無忌担心。

現在連賈老板都出面了，無忌要想好好的整個人出去，只怕很難。

「退下去。」

這位賈老板果然有大老板的威風，輕輕一揮手，那羣病狗一樣的大漢立刻乖乖的退走。

賈老板高聲道：「沒事沒事，什麼事都沒有，大家只管繼續玩，要喝酒的，我請客。」

他嘴裏說着話，人巳走到無忌面前，上上下下打量了無忌兩眼，一張長滿橫肉的闊臉人，忽然露出笑容，道：「這位就是趙公子？」

無忌道：「不錯，我姓趙。」

賈老板道：「我姓賈，朋友們都叫我老賈，就是這小小場子的東家。」

無忌道：「賈老板是不是想請我到外面去談談？」

賈老板道：「不是外面，是裏面。」

他用手裏的翠玉烟管，指了指那扇掛着簾子的門：「裏面有位朋友，想跟趙公子賭兩把。」

無忌道：「賭多大的？」

賈老板笑笑道：「不限賭注，越大越好。」

無忌笑了，道：「要找我談天，我也許沒空，要找我賭錢，我隨時奉陪。」

賈老板點頭，道：「那就好極了！」

× × ×

無忌和賈老板巳走進了那扇門，門上掛着的簾子又落下。

大家又在竊竊私議！

「是什麼人敢跟這行運豹子賭錢？那豈非正像是肥豬拱門，自己送上門來。」

旁邊有人在冷笑，壓低了聲音在說道：「你怎麼知道裏面眞的是有人要跟他賭錢？在裏面等着他的，說不定是一把快刀，行運豹子這一進去，只怕就要變成隻死豹子了。」

× × ×

屋子裏沒有刀，只有人。

連賈老板在內，一共是九個人，八個人站着，一個人坐着。

站着的八個人，不是衣着華麗，神態威猛的彪形大漢，就是目光烱烱，精明達練的中年人，看樣子，沒有一個不是大老板。

坐在一張鋪着紅氈的紫檀木椅上的，却是個乾枯瘦小的小老頭，一張乾癟蠟黃的臉上，長着雙小小的三角眼，留着幾根疏疏的山羊鬍子，花花的頭髮，幾乎巳快掉光了。

如果說這老頭像隻山羊，倒不如說他像是隻猴子。

可是他氣派却偏偏比誰都大，站在他跟前的八個人，對他也畢恭畢敬，不敢有一點大意。

無忌打心裏抽了口涼氣。

「難道這個其貌不揚的小老頭，就是名震南七北六十三省的賭王？」

× × ×

每一行中，都有王，賭這一行中，也

一樣。

賭王姓焦，不管認不認得他的人，都尊稱他爲焦七太爺。

焦七太爺在這一行中，不但大大的有名，而且地位尊貴。

焦七太爺平生大賭小賭不下千萬次，據說連一次都沒有輸過——至少在三十歲以後就沒有輸過。

焦七太爺今年已七十二。

焦七太爺不但賭得精，眼睛更毒，不管是大郎中，小郎中，玩票的郎中，還是郎中的專家，從來沒有人敢在他面前玩一點手法，因爲不管你用什麼手法，焦七太爺一眼就可以看出來。

焦七太爺在過六六大壽的那一天，就已經金盆洗手，退休林下。

——聽說焦七太爺又復出了，是被他門下的八大金剛請出來的。

——他老人家那麼大的年紀，那麼高的身份，還出來幹什麼？

——出來對付那個行運豹子，他老人家也想看看這個豹子行的究竟是什麼運？居然能每次都擲出三個六來？

無忌早已聽到了這消息，當然也是從一位「朋友」那裏聽來的。

但是他却想不到，這位名震十三省的賭王，竟是這麼樣一個猥瑣的小老頭。

× × ×

焦七太爺用一雙留着三寸長指甲的手，捧起個純銀水烟壺，「呼嚕呼嚕」，先扯了兩口，才朝無忌笑了笑，道：「坐，請坐。」

無忌當然就坐下，他從來沒有在別人面前站着的習慣。

焦七太爺瞇着眼打量着無忌，瞇着眼笑道：「這位就是趙公子？」

無忌道：「你貴姓？」

焦七太爺道：「我姓焦，在家裏的大排行是老七，所以別人就叫我焦七。」

無忌連一點反應都沒有，就好像從未聽過這名字。

焦七太爺輕輕的笑道：「聽說趙公子近來的手氣不錯？」

無忌道：「還過得去。」

焦七太爺道：「不知道趙公子肯不肯賞臉陪我這小老頭賭兩把！」

無忌道：「賭什麼？」

焦七太爺道：「當然是賭骰子。」

無忌也笑了，道：「賭別的我也許還不敢奉陪，賭骰子我是從來不拒絕的。」

焦七太爺道：「爲什麼？」

無忌笑道：「因爲我賭骰子的時候，手氣像是特別好。」

焦七太爺忽然睜開他那雙總是瞇起來的三角眼，看着無忌。

他眼睛一張開，就好像有兩道精光暴射而出，第一次看見的人，一定會嚇一大跳。

無忌沒有被他嚇一跳。

那殭屍張開眼睛來望着他的時候，他都沒有嚇一跳。

他天生就是個就不容易被嚇住的人。

焦七太爺瞪着他看了兩眼，眼睛又瞇了起來，道：「可是手法時常都會變的，好手氣有變壞的時候，壞手氣有時候也會變好。」

他輕輕的笑了笑，又道：「只有一種人的手氣永遠不會變。」

無忌道：「那種人？」

焦七太爺道：「不靠手氣的人。」

無忌道：「不靠手氣靠什麼？」

焦七太爺道：「靠技巧！」

他用他一隻保養非常的手，做了個很優美的手勢，才慢慢的接着道：「只要有一點點技巧就可以了。」

無忌好像完全聽不懂的樣子，傻傻的問道：「什麼技巧。」

焦七太爺就好像當作他眞聽是不懂的樣子，居然爲他解釋道：「操縱骰子的技巧。」

他微笑着，又道：「骰子是樣很簡單的東西，既沒有生命，也沒有頭腦，只要你有一點這種技巧，你要它怎麼樣，它就會怎麼樣。」

無忌笑了，好像還不太相信，又問道：「世上眞的有這種事！」

焦七太爺道：「絕對有。」

無忌道：「你會不會？」

焦七太爺瞇着眼笑道：「你想不想看看！」

無忌道：「很想。」

焦七太爺道：「好。」

他拍了拍手，賈老板立刻就捧了個大碗來，碗裏有三粒玲瓏剔透，雕塑完美的骰子。

賈老板道：「這個碗是江西景德鎭名窰燒出來的，骰子是京城王寡婦斜街口寶石齋老店做出來的精品。」

焦七太爺顯得很滿意，道：「很好，賭錢不但是種很大的學問，也是種享受，這工具是千萬馬虎不得的。」

無忌道：「我完全同意。」

焦七太爺道：「最重要的一點是，寶石齋一向信譽卓著，製出的骰子份量絕對完全合乎標準，而且絕沒有灌鉛和灌水銀的假骰子。」

無忌道：「我相信。」

焦七太爺又伸出他那隻留着三寸長的指甲，保養得很好的手，抓起了這三顆骰子。

骰子到了他手裏，就好像劍到了昔年天下無敵的一代劍術大師西門吹雪手裏。

在賭這方面，焦七太爺的確不愧爲一代宗匠大師。

他把這三顆骰子輕輕擲了下去，他的手法自然，純熟，而優美。

無忌連看都不必看，就知道這三粒骰子擲出來的一定是三個六。

× × ×

骰子停下，果然是三個六。

無忌長長嘆了口氣，道：「看來你最近的手氣也不錯。」

焦七太爺道：「這不是手氣，這是技巧，每個人都可以把這三顆骰子擲出三個六來。」

無忌道：「哦。」

焦七太爺道：「你不信？」

無忌在笑。

焦七太爺道：「好，你們就試試給這位趙公子看看。」

賈老板第一個試。

他抓起骰子，擲出來的果然也是三個

六。

其他七個人每個人都擲了一次，擲出來的全部是三個六。

無忌好像看呆了。

焦七太爺道：「你看不出來這是怎麼回事？」

無忌搖頭。

焦七太爺就當作他是眞的看不出，道：「這骰子裏灌了水銀，只要稍微懂得一點技巧的人，就很容易擲出三個六來。」

他瞇着眼，笑道：「寶石齋的骰子雖然絕沒有假，可是我們只要送點小小的禮物給做骰子的老師傅，情況就不同了。」

無忌好像已聽得發呆。

焦七太爺回頭去問一個面色淡黃，顴骨高聳的中年人，道：「上次你送給那老師傅的是什麼？」

這中年人道：「是一棟座落在西城外的大宅子，前後七進，附帶全部傢俱擺設，再加上每年一千兩銀子的養老金。」

焦七太爺道：「他在寶石齋裏，一年能拿到多少？」

中年人道：「三百六十兩工錢，外帶花紅，加上還不到七百兩。」

焦七太爺看着無忌，笑道：「這道理你現在總該明白了吧。」

無忌嘆道：「若不是你老指點，以前我眞的沒想到一顆骰子裏還有這麼大的學問。」

焦七太爺道：「天下的賭徒，只要一看見寶石齋的骰子，就立刻放心大胆的賭了，所以他們把老婆都輸給了別人，還一口咬定輸得不寃。」

他也嘆了口氣，道：「其實十賭九騙，從來不賭的人，才是眞正的贏家。」

無忌道：「可是你——」

焦七太爺嘆道：「我已經掉下去了，再爬起來也是一身泥！」

他接着又道：「可是我的兒女子孫們，却從來沒有一個賭錢的。」

無忌道：「他們都不愛賭錢？」

焦七太爺道：「賭錢是人人都愛的，只不過他們更愛自己的手。」

他淡淡的接着道：「我十三個兒子裏，有六個都只剩下一隻手。」

無忌道：「爲什麼？」

焦七太爺道：「因爲他們偷偷的去賭錢。」

無忌道：「那麼你就砍斷了他們一隻手！」

焦七太爺道：「焦家的子孫，只要敢去賭錢的，賭一次，我就砍斷他一隻手，賭兩次，我就照砍斷他一條腿。」

無忌道：「賭三次的呢？」

焦七太爺淡淡道：「沒有人敢去賭三次的，連一個都沒有。」

無忌苦笑道：「如果我是焦家的子孫，我一定也不敢。」

焦七太爺微微一笑，道：「可是我絕不反對別人賭，就因爲這世上賭錢的人越來越多，似乎我們這些人的日子，才會越過越好。」

他忽然向賈老板說道：「你有幾個子女？」

賈老板陪笑道：「不多。」

焦七太爺道：「不多是幾個？」

賈老板道：「十七個。」

焦七太爺道：「他們每個人一年要多少錢開銷？」

賈老板道：「除了老大外，每個人平均分配，一年五百兩。」

他又補充：「老大是一千兩。」

焦七太爺道：「你家裏一年要多少開銷？」

賈老板道：「那就難說了，大概算起來，約莫是七八千兩。」

焦七太爺道：「你自己日常的花費還在外。」

賈老板陪笑道：「我差不多每天都有應酬，六扇門裏的朋友也得應付，王公大臣府上的哥兒們也得巴結，每年至少也得要上萬兩的銀子才够。」

焦七太爺嘆了口氣，道：「可是普通人家一年只要有個百把兩銀子，就可以過得很好了。」

他又問無忌：「你當然應該想得到，他這些花費是從那裏來的。」

無忌點了點頭，忽然笑道：「可是我的花銷，却是從他這裏來的。」

焦七太爺道：「所以我認爲你是天才，只要做得不太過份，將來你的日子一定過得比他們都好。」

無忌道：「我不是天才，也沒有技巧，只不過手氣比較好而已。」

焦七太爺又瞇着眼笑了，忽然又從碗裏抓起三粒骰子，擲了下去。

這一次他擲出來的居然不是三個六，而是最小的點子——么，二，三。

無忌笑道：「你的手氣變壞了。」

焦七太爺道：「沒有變。」

他明明空着的一隻手裏，忽然又有三顆骰子擲了出來。

這三顆骰子落在碗裏，跟前面的三顆骰子一撞，把「么二三」撞得滾了滾，六顆骰子就全都變成了六點。

焦七太爺的手一揚，空手裏又變出六顆骰子來，一把擲下去，十二個骰子同時在碗裏打滾，停下來時，全都是六點。

無忌好像又看呆了。

焦七太爺微微笑道：「這也是技巧，一個眞正的行家，一隻手裏可以同時捏住好幾副骰，而且別人絕對看不到。」

無忌苦笑道：「我就看不到。」

焦七太爺道：「所以就算碗裏擺的明明是副眞骰子，被他用手法一換，就變成了假的，他要擲幾點，就可以擲幾點。」

無忌道：「這十二顆骰子全部灌了水銀！」

焦七太爺道：「你試試。」

無忌看了看賈老板，賈老板用兩根手指拈起顆骰子，輕輕一捏，比石頭還硬的骰子就碎了，一滴水銀落了下來，滿桌亂滾。

焦七太爺道：「你看怎麼樣。」

無忌長嘆道：「好，好得不得了。」

焦七太爺道：「還有種練過氣功的人，手法更妙，就算你明明擲出的是六點，他用氣功一震桌子，點子就變了，變成了么。」他微笑又道：「可是在賭錢這方面來說，這種作風就有點無賴了，一個眞正的行家是絕不會用這種手法的。」(未完)

拳壇軼事

鄒泰打敗歐洲拳王

小雲

廣東十虎裏面，鄒泰並非第一頭猛虎，但却受人崇拜，原因是他在廣州打過幾次大仗，特別是跟歐洲拳王比武的一頁故事，更加驚人，當時一般拳師認爲歐美人士的體格特別高大，不容易取勝，不敢交手，鄒泰代表華人拳師接受歐洲拳王挑戰，確有胆識，此事傳開已久，值得報導。

還沒有談及鄒泰與歐洲拳王普式克決戰之前先要談述鄒泰在黃沙設館，與當地教頭比武的一頁精采故事，然後轉入大戰拳王普式克。

霍升在黃沙所有工人的地區裏面稱霸，由於他體型高大，武器方面擅長各種刀法，能够抓住關公用的關刀劈殺，無人能敵，因他是由工人階級升起來的，故此，認識他的人，都把他稱做大竹升。有一天，大竹升對門徒猪肉秋說：「鄒泰在附近設館授徒，我很想跟他見個高下，你的意思如何呢？」

猪肉秋說：「師傅，你是名震武林的教頭，黃沙一帶誰個不知呢？如敗於鄒泰手上，英名盡喪，鄒泰所學的拳脚與我們不同，他是外省拳脚，很難在事前預測他是否一定打贏或打輸，跟他比武，非同小可，必須認眞考慮。」

大竹升說：「猪肉秋，你所言有理，不過，我認爲鄒泰的拳脚或者有出色之處，如果跟他比試武器，那就我一定穩佔上風。」

猪肉秋說：「何以師傅如此肯定呢？」

「阿秋，你不知道了，鄒泰不過以棍取勝，我却用關刀，一刀劈下，試問那枝棍如何能夠招架呢？除非他用鐵棍。」

猪肉秋喜形於色，說：「師傅，照我所知，鄒泰之棍，並非生鐵鑄成，不過是四川的白楊木製造，有時用白棍，有時用黑棍，他的棍只是高過人頭少許，稱做鼠尾棍，頭大尾細，看來用這種棍是無法擋得住關刀的，假如一刀劈下，他雙手舉起棍來，那一刀就會先斬棍後斬人，他死無葬身之地。」

不消說，大竹升聽了當然眉飛色舞，殊不料猪肉秋這樣說只是讚他一句，希望他聽得進耳，然後講另外一番話，猪肉秋趁着他高興，繼續說下去：「鄒泰雖然設館授徒，與我們有些衝突，但是，因此正式約戰，當衆把他斬死，一來太過殘忍，二來此事宣揚於外，別人知道，便會責備我們，說我們一些氣量也沒有，我認爲最安全可靠的方法就是約鄒泰到山上一個僻靜地點，然後兩人比武，到時只有你和鄒泰二人在場，我做公正人，雙方講妥，不管誰勝誰負，絕對保守秘密，那時鄒泰就算給你斬傷，也不會宣揚於外，他只是翌日逃出廣州而已，我的想法如此，師傅是否同意呢？」

大竹升笑着說：「此計甚妙，請你先對鄒泰講妥，說定日期和地點，然後回報。」

大竹升跟鄒泰平時並無惡感，只是因爲利害關係，彼此都在同一地區搵食，未免有些磨擦，以至發生意見而已，鄒泰也聽到大竹升的盛名，本來不想受猪肉秋提議，後來因爲猪肉秋再三解釋，如果鄒泰不願交手，大竹升就會找上門來，邀請他當衆比武，那時反爲不妙，因此之故，鄒泰經過一番愼重的考慮，隨後便即答應，並約定翌日中午在白雲山摩星嶺的舊炮台上面比武，不得帶人同來，永遠不能洩漏比武的結果，作爲公正人的只是猪肉秋。

猪肉秋把這番話回報，大竹升當然是欣然點頭的，早作準備，翌日各自到白雲山的小徑，直上摩星嶺。

摩星嶺是白雲山最高之處，在山背有一個舊炮台，已經沒有炮，但仍有一座平台，正好作爲比武之用，到時大竹升帶了一把二十四斤重的大關刀，與猪肉秋同行。到了摩星嶺的練炮台，已經看見鄒泰，點頭爲禮。

那時二人對立在摩星嶺舊炮台那個炮台之上，四方八面，山嶺重重，除了山花雜樹之外，並無人聲，大竹升緊握着大關刀，站在距離鄒泰三丈處說：「老鄒，我念在小徒阿秋的臉上，不在黃沙打你，如果不是小徒替你求情，我就要到鄒館踢盤，到時你更加難看了，如現時你不想打，跪下求恕，我仍可饒你一命！」

鄒泰笑着說：「霍師傅，我也是看在令徒阿秋的面上，然後到此交手的，否則，在黃沙當衆動手，使你在衆目睽睽之下慘敗我的手上，面目無光，那就更加難堪。」

說完，他仍是笑容滿臉，大竹升聽了，怒火如焚，大吼一聲，舉起大關刀，飛步衝來，一招吳剛伐桂，向鄒泰的腦袋兜頭劈下。

那一把大關刀重達二十四斤，普通人無法把它舞動，大竹升不但能夠把它揮舞自如，刀風虎虎，來勢洶洶，因爲它迎頭斬下，鄒泰不管雙手舉棍招架，抑或向橫躲閃，都無法抵禦，只得急跳，同時用彈棍的手法應付。

大竹升一刀劈下，不見了鄒泰，知道那刀落空，立刻橫刀，變招變得極快，殊不料鄒泰的鼠尾棍在大關刀上面使勁一彈，轟然一聲，柔勁透過那柄關刀，由刀柄傳到大竹升的手臂，使大竹升渾身發抖，好像觸電，呆了一呆，鄒泰再把鼠尾棍彈第二下，大竹升的一柄大關刀，就脫手跌在地上，他看了猛吃一驚，到了此時，然後知道鄒泰果然是名門之後，武技超卓。原來鼠尾棍的特色就是一個彈字，普通一枝棍，俱是頭尾一樣粗壯的，鼠尾棍則不然，頭大尾細，何以要使棍尖有如鼠尾呢？就因爲它能够握棍一彈，棍尖有一種震盪之力，如果對方受得起這一彈，順勢一衝，化棍爲槍，由於棍尾特別尖銳，可以一棍穿心，那一招叫做「萬點梅花」，不易招架，鄒泰當年就是苦練這一招稱雄的，在江湖上連敗十幾名高手，俱是用鼠尾棍，一彈一刺，多數是交手之後，兩三個回合便定輸贏，大竹升以爲他年紀輕輕，沒有作戰經驗，實在估計錯誤。

當時鄒泰知道大竹升是一方之霸，雖然把他擊倒，不願結怨於他，趕快上前行禮，跟他握手，在猪肉秋的游說之下，兩人化敵爲友，各把武器收過，隻字不談，當日下午便到黃沙最大的茶樓裏面品茗，晚上大竹升還請客，請他到霍館飲酒，因此兩人變成朋友，由於鄒泰年輕，大竹升認他做師弟，借此抬高自己的地位，鄒泰只願跟武林中人交朋友，叫他做兄弟，樂於接受，絕不介意。

某天，兩人已經結成朋友多時，無話不談，大竹升叫猪肉秋請鄒泰到霍館來，鄒泰應召而至，入門就問霍師兄有何指教，大竹升說：「師弟，我們武林中人遇到一個強敵，當然要提出來互相討論，這個強敵並非中國人，而是外國人，認識他的人就依照法國的字音稱呼，他叫做普式克，最近由香港來，現時住沙面鬼棚之內，此人大言不慚，聲明要打盡廣州名拳師，然後回到法國去，這種流言，我聽了實在不堪入耳，故此，想跟他交手，師弟，你的意見如何呢？」

鄒泰聽了說：「普式克自稱法國拳師，究竟身型體態有何特徵？他的拳脚以何取勝？」

大竹升說：「他不但自稱法國拳王，還說是歐洲拳王，在歐洲與名拳師交手，擊敗對方，一向無敵，贏過數十場仗，身高七尺，拳大如斗，體重二百斤，有如巨人一般，因爲黃沙與沙面接近，如果我不上門挑戰，他就定會到我的武館踢盤了，我想先發制人，走過去把他痛打一頓，照你看，你出手抑或我出手呢？」

鄒泰聽了說：「歐洲人侵畧我們，譏笑我們做東亞病夫，等於侮辱所有中國人，凡是中國人，有氣有力，都應該出戰，我願找普式克，向他挑戰，如我打輸，然後由師兄出馬。」

大竹升正是希望鄒泰如此說的，因爲他有自知之明，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一定打贏那個歐洲拳師普式克，至於鄒泰，却看高幾分，再者，萬一鄒泰打輸，他在旁看見，也知道對方的拳法門路，由他接戰，當然好過打頭陣，因此，他聽了喜出望外，笑着說：「師弟，據我所知，那個歐洲拳王實在犀利，只就外型來說，已經威風凛凛，殺氣騰騰，照事論事，只有中國的楚霸王復活，然後能够跟他打個平手，你未必有把握取勝。」

鄒泰很冷靜的說：「師兄，你也是武林中人，當然知道我們的功夫千變萬化，有時以柔制剛，亦可以靜制動，西洋拳只靠蠻力衝撞，門不過少林寺的柔功，就算南方黃飛鴻師傅傳下來的鐵綫拳，虎鶴雙形拳等，都是以柔制剛，看來歐洲拳王雖然身型高大，氣力剛猛，我仍有信心把他擊敗，你放心可也。」

鄒泰不但點頭答應出戰，而且說得有聲有色，因此，大竹升更加喜悅，當時二人交談，猪肉秋也在座，當晚幾個人喝酒交談，研究如何擊敗西洋拳的拳法，喝得興起，終於喝醉，各自歸寢，翌日早上，霍升，鄒泰和猪肉秋三人來到沙基西橋外邊，那時沙面已經劃爲英法租界，雖是小島，但却建東西兩橋，橋上有巡捕守衛，不准閒人出入，陽光照在法國巡捕上面，一雙眼睛是綠色的，烱烱有光，此人身高七尺，腰圍粗壯，霍升低聲說：「師弟，站在西橋巡來巡去的一個巡捕，他就是歐洲拳王普式克。」

鄒泰向對面那個紅鬚綠眼的法國人打量幾眼，說：「他的身體雖然粗壯，但是過份粗壯，身手一定遲鈍，比不上中國功夫那麽靈活，我自信必然可以把他擊倒，不過，就此衝過去跟他交手，你以爲怎樣呢？」

大竹升說：「他現時當值，如果動手把他打傷，法國政府一定會向兩廣總督提出强硬抗議，那時清廷的官員怕番鬼佬有如怕老虎，一定下令把你拘捕，你就永遠無法再在廣州居住，這樣做豈不是弄巧反拙嗎？我有一條妙計可以使普式克自動到武館找你。」

鄒泰連忙問計，霍升說：「普式克已經大言不慚，聲言要打盡廣州拳師，我們回去吩咐所有沙面的傭工散佈謠言，普式克聽了必然大怒，自動找你分個高下，那時你把他擊倒，罪不在你，因爲他上門挑戰。」

鄒泰認爲此計甚妙，於是，三人照樣步行離開瀉邊，當時英法兩國佔據沙面，作爲租界，兩國的商人紛紛到廣州掘金，第一間就是英商怡和洋行，法國方面也有一間叫做紐曼兄弟公司，規模甚大，入境的法國人俱是高級職員，至於下級的文員，以及家中傭僕或工人等，俱在廣州聘用，因此有許多中國人在沙面的英法洋行做工，三幾天之後，那些人已經透過大竹升轄下的人，互相傳述，願意効勞，所有在法國紐曼兄弟公司職員屋內做工的男工女工，都趁着談話之際，故意說出廣州叢桂南路有一個新來的少林教頭，叫做鄒泰，武技超羣，名聞世界，此人曾經在歐洲擊敗過十多個拳王，認爲法國拳王普式克也是不堪一擊。

普式克畧懂幾句廣州話，偶然聽到，大爲震怒，說：「所有中國人都是身材瘦弱的，法國的小孩子已經有他們那麼高大，難道鄒泰比我更加強壯嗎？居然斗胆到處詆譭我？非打不可！」

普式克不止如此高談闊論，還加以實行，當日下午他不必當值，飲了半瓶白蘭地酒，怒氣冲冲，離開沙面，向叢桂南路走去，沙面對面就是沙基，一向有許多好事之徒在那處遊蕩，聞風而至，尾隨着普式克背後，想看熱鬧。

由沙面西橋去叢桂南路，只是經過一條沙基大街，轉瞬就抵達。鄒泰的武館兩扇大門一齊打開，遙望過去，霍升與猪肉秋亦在大堂之內，至於演武廳上，有七八個門徒正在練武。

普式克叫人帶路，走到鄒館的門外，用半鹹淡的廣東話大叫：「鄒泰小子，快快走出來，與老子一分高下，我就是歐洲拳王普式克！」

聲如雷鳴，屋瓦震動，街上的觀衆聽了也覺驚心，鄒泰却很柔和的對霍升說：「這傢伙果然中計，請你在旁看我如何收拾他。」

大竹升立刻點頭，鄒泰一個標馬直出武館門外，那時，斜陽半落，街上有許多人，鬧聲紛紛走近，普式克見了鄒泰，伸手指一指，說：「你就是鄒泰嗎？」

鄒泰點頭，普式克哈哈大笑，說：「鄒泰，你身高五尺，站起來只到我的胸部，如此矮細，居然四出揚言要擊倒我，太不自量，我現時看見了你，揮拳便打，不必再講！」

普式克說完，便即站穩一雙脚，雙手握拳，一長一短，蓄勢以待，隨時交手。

普式克擺好了姿勢，希望鄒泰先發招，殊不料鄒泰却滿肚密圈，知道對方的拳鋒厲害，一定要選擇對方的弱點出擊，絕不能夠胡亂發招，故此，他始終在一丈左右的距離，絕不走近，普式克等待許久，仍未看見對方發招，他性烈如火，等得不耐煩，怒吼一聲，連人帶馬直衝過去，雙拳齊飛，向鄒泰面部猛打。

鄒泰預測他一定是不攻則已，一攻就拚命衝擊的，必須向斜裏跳開，故此，普式克雙拳剛剛衝到，他就向左疾跳，一跳就跳出七八尺之外，普式克立刻轉身，繼續衝擊，不料那一次衝擊還沒有打到鄒泰的身上，鄒泰又再跳開，如是者三打三跳，普式克始終沒有機會跟對方接招，以爲鄒泰胆怯，不敢交手，更加放胆追擊了，大喝一聲，仍用雙拳向鄒泰衝劈，他以爲鄒泰仍然是左跳右跳的，怎料鄒泰已經看準了他的拳路，不再閃避，雙手往上托高，順着來勢，把對方向中上路打出來的兩拳，分別架開，順勢一掌打到對方的小腹下邊。普式克大叫一聲，向後倒退兩步，幌了一幌，就此坐下來，剛剛坐在石地堂的石級上面，聚在兩旁圍觀的閒人齊聲叫好。

普式克當然不服氣，根本上吃了這一掌，不會受傷，只是倒退幾步而已，他忍痛一躍而起，幾乎雙眼噴火，跟着以勾拳出擊，鄒泰斜了半邊身，稍爲閃開，疾忙用右脚橫掃過去，那一脚剛剛撑中對方右脚的照面骨，痛澈心肺，整個倒下來，想站起也辦不到，更不要說是發招進攻了，在這瞬間，普式克似乎明白中國功夫的奧妙，知道他受制於鄒泰，無論如何鬥不過對方，不敢做聲。

鄒泰也沒有難爲他，說了一聲再會，就讓普式克坐在地上，他轉身走回鄒館。

經過那次打鬥後，鄒泰的名氣就更加響了，至於普式克打敗此場仗，面目無光，不敢留在廣州，只好回到法國去，後來法國人知道中國功夫厲害，也是由普式克說出來的。（完）

新派俠義長篇

蕭逸・文
盧令・圖

鐵骨冰心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寇英傑負緣結識皇裔朱空翼，他不特是一位親王的身份，更具至高無尚的武功，較之郭白雲尤過之而無不及，朱空翼雖沒收他為徒，却向他解說武功秘奧和傳授他行、坐、立三種築基功夫，寇英傑循序苦練五個月後，已築下了深厚的內功基礎，那日，朱空翼有事前往京畿，寇英傑送他走後，獨自在山洞中趺坐參悟郭白雲留給他的百鯉圖，在全神貫注下，忽見圖中水波揚動，百鯉騰躍，栩栩如生，寇英傑不敢怠慢，用心觀察，蓦見一條銀線在水波中顯現出來，寇英傑知道是人智與靈性結合的指標——



頴悟絕世學

這道銀色綫條慢了下來。

在他的注視之下，眼看着這道細長的銀綫，緩緩的游現於羣鯉之間，其速度甚爲緩慢！

寇英傑注視着，見它起自第十三條鯉魚，然後每隔一條作綫的連串，待串到末尾時再回過頭來由第一條開始！

立刻，寇英傑體會出這是一種不平凡的顯示，隨着這條銀色光綫的指示，他默默的記下了銀綫所顯示的前後秩序，這番工作，方自過目一度，那條銀色的光綫，遂即消失於無形之間！

寇英傑心中一怔，方待再次運神細看，眼前畫面忽的一暗，紅光猝失，寇英傑只覺得心頭一震，一切智靈所顯示的官覺，完全喪失！

這時他耳中，才又聽到外面的風聲，飛沙聲，還有淅瀝不絕於耳的雨聲！

油脂燈閃閃欲熄，洞穴內的光顯得異常的昏暗！

寇英傑再向畫面注視時，才發覺到那幅魚龍百變的圖畫又恢復到了原有的形樣！依然是那般固定的一百招姿態，只是對於他來說，已經不再陌生！

寇英傑腦子裏還記得：方才那道智靈幻化而成的銀色指標所顯示的順序，他默默的記着先後的順序，重新在圖畫上安排了一次，留下深刻的記憶。

這番工作完成之後，他感覺到很累了。

無異的，這是一種內在智力靈性的透支，內功、定力、智慧、靈性、四者缺一不可——他僥倖的具有這種功力的境界，達成了他衷心所期盼的願望，而不負恩師郭白雲臨死相託！

今夜，他已不再有聰明的智慧，懷着一顆激動而興奮的心，緩緩地收起了那卷「魚龍百變圖」！

痛懲鷹爪徒

他內心眞有說不出的愉快，昔日晝思夜想，魂牽夢縈的難題，一旦解開，這番喜悅之情，也只有他自己才能深深體會出來！

洞穴外苦雨淒風，加深了夜的恐怖，澎湃的浪潮，緊緊叩着孤獨者的心鼓！

風聲、雨聲、浪花聲，……交織着一天的不寧靜，有始以來，再也沒有什麼聲音，能與這所謂的自然天籟抗衡，再也沒有任何聲音，能夠奏出有如「天籟」這般的節奏——

在一度激動興奮之後，寇英傑再次保持了冷靜，又回到了眼前的現實！

自從來到這裏，半年以來，還不曾下過雨，這番驟雨來得好突然！

寇英傑緩緩地繞出彎曲的穴徑，來到了洞前——

一件足以使他驚嚇的事情發生了！

他身子急速的向後退了一步，借着洞穴口的一方巨石影遮住了身子，他然後才向外面打量着！

他眼睛所看見的是一極不平凡的景象。

驟雨中，有一艘官舟泊在岸邊，風狂雨大，那艘官舟被吹得前巔後伏。

兩名力夫用手牽着繩索，把官舟繫向一方凸起的礁石上！

那是一艘十分講究的官船，看起來船艙十分寬大，懸在船艙前的兩列靑紗罩的宮燈，想是由於風雨之故，早已熄滅，倒是掛在內艙的兩盞竹絲罩氣死風燈，依然照亮如故！

這兩盞氣死風燈上，每隻上面都有紅漆寫着一個「內」字！

寇英傑立時內心一懍，據他知悉，這附近府縣，絕無以「內」字冠名者，很可能舟中人物是來自當今大內皇族，如果自己猜測不錯的話，那麼此時此刻這些來自大內的舟中人物，他們的動機與意圖可就值得警惕與懷疑了！

寇英傑感覺到一陣心驚，打量着眼前那一片浩蕩的河水，他眞不知道這艘官舟是怎麼進來的——事實上這處水面，乃是黃河主道岔流分出來的一脈支流，由於分出來的岔流，所經之處，皆是急彎駭流，且曲折狹窄，又多礁岩，簡直是不能行舟，像眼前這等官舟，它是怎麼進來的？

然而這些都不是寇英傑所關懷的，因爲他看見舟內已有人向外步出。

先是兩名高撐着油傘的漢子左右站立在艙門兩側，隨着艙簾揭處，由艙內步出了兩名身着黃色緞質長衣的老者，二老者由年歲上看去，大約均在六旬上下，均是一樣的高個頭，白面皮！

左面的一個生得長眉細目，鼻挺口方，頷下留着三咎羊鬚，右面的一個看上去却要奸滑得多，一對「八」字形的老鼠眉，三角眼，頭上長髮多已皤皤，却在前額上緊扎着一條藍色的緞帶，緞帶正中，配着一塊閃爍着奇光異彩的寶石結子！

兩個人有一點共同的特點——「瘦」！

夜雨淒燈之下，那兩張白晳瘦削的臉，看上去確是夠恐怖的！

兩個老者似乎都具有相當的身份，神采之間說不出的一股子傲慢勁兒！

站在船頭上，向着岸上打量着，二老低聲的在說些什麼，因爲距離頗遠，寇英傑聽不清他們在說些什麼，只能夠看見二人嘴裏散出來的白氣！

這時雨顯然已經停了，但是風勢仍然很大，那艘官舟被浪頭掀起來又落下去，巔巔撞撞極不安穩，只是船頭上的兩個老人，却並不慌亂，站立着的身子，就像是打進地裏的石樁一樣穩固，倒是那兩個一旁持傘的漢子，身子跌跌撞撞，現出東倒西歪的樣子！

這時即見由艙內步出一個藍衣漢子，手上拿着兩件油綢子雨披！

羊鬚老者向他擺了一下手，說道：「用不着。」

這三個字可能是順風的關係，寇英傑聽見了，遂見兩個老人各自在整理着身上的衣服。

那個鼠眉老者回頭說了幾句，即見他右手在長衣下擺上微微一抄，瘦長的身軀已經騰空而起，直向岸邊上落去。

緊接着那個羊鬚老人也自騰身掠起。

官舟雖已泊岸，但是岸邊與沙灘中間還間隔着許多凸礁，這些犬齒交錯的岸礁，各具形像，散佈開來足有七八丈的距離！

然而這兩個由官舟上騰起的漢子，却是由舟上直達沙岸，像是兩道搭空而過的彩虹，隨着一片衣袂蕩起的風聲，雙雙落在沙岸上！

寇英傑只由二老上岸的身法上看來，已知二人身上懷有罕世的武功！

此刻由於雙方距離不遠，寇英傑非但可以清晳的看清了二老的面影，甚至於對於他們說話的聲音也聽得很清楚。

只見那個鼠眉老者冷冷一笑道：「我不相信他會住在這個地方，這裏簡直無處容身！」

羊鬚老者一雙細長的眸子緩緩的在附近搜索着，聆聽之下，冷冷的道：「這可不一定，寧王少年時就有很奇怪的出世念頭，越是冷寂人間罕至之處，越是有可能容他藏身，你我旣然已來，總要找上一找才好。」

鼠眉老者冷笑道：「天下之大，那裏不能藏身，我就不信海翳子他算的這麼靈，偏偏聖上就是聽他的鬼話，可就苦了我們老哥兒倆個了！」

羊鬚老人道：「海翳子確實有他一套，別的不說，只他那一手『三陰絕戶手』，只怕普天之下，再也是找不出有第二個人能夠當受得了！」

那鼠眉老人似乎心裏對那個所謂姓「海」的，充滿了不服，聆聽之下，只是冷笑着不吭聲。

那個留有山羊鬍鬚的老人，遂即由袖內取出了一個羊皮卷兒，慢慢的拉開來，鼠眉老者拿出一個火熠子，迎風一幌，「呼！」的一聲，已把火亮着了。

兩個人就着火光，在那卷羊皮卷上端詳了片刻！

寇英傑雖然不曾看見他們在看些什麼，却可以猜知他們必然是在看一張地圖——

果然即見那羊鬚老人收起了羊皮卷兒，眼睛在四下觀望了一轉，道：「不錯，這個地方實在很像，我們往下面搜！」

說完身形略閃，已撲出丈許以外。

鼠眉老人緊緊跟在他身子後面，也向前襲來。

寇英傑心中一驚，本能的退入洞內。

現在他已經知道，這兩個人是爲着朱空翼而來，而且毫無疑問的是來自大內——這個消息太突然，太令人震驚了！

寇英傑右掌輕揮，用掌風把洞內的一盞油燈熄滅，黑暗裏他悄悄的盤膝坐定。

他的思維，已因爲這件事的突然介入而複雜凌亂！

朱空翼雖然不曾把他的出身來歷詳盡說明，可是只由他嘴裏的那截斷舌，以及他所表露的神采，已可明顯的判斷出，他身上必然揹負着難以昭雪的奇辱大仇，那麼，眼前這兩個來自大內的詭異人物，他們的意圖宗旨，也就不難想知了。

這麼一想，寇英傑眞有點坐不住了！

眼前朱空翼出門未歸，只是他所居住之處如果一旦爲他們發現，日後勢必將會留下無窮後患。

這麼一想，他實難再保持緘默，當下自地上站起，正想向洞外奔出，霍地面前疾風襲體，緊跟着是火熠子幌動。

「哧！」的一聲，亮出了一道火光。

兩個老人已併立面前。

寇英傑倏吃一驚，向後退了一步！

却只見二老臉上閃爍着無比驚異的表情！

羊鬚老人沉聲道：「你是誰？」

寇英傑道：「在下姓寇，二位是……」

鼠眉老者一雙鋒芒畢露的三角眼在洞室內一轉，遂即上前，用手裏的火熠子，把面前的一盞油燈點燃，然後把火熠子又收到懷內。

他緩緩轉過身來，那雙三角眼，緊緊的逼視着寇英傑，這才冷冰冰的說道：「我們是幹什麼的，你先別問，只管先回答我們的問題再說！」

由神態上看來，這個人比那個羊鬚老人要難說話的多，寇英傑對於這個人一見面即無好感！

那個留着山羊鬍鬚的老人鼻子裏冷冷哼了一聲，在一方大石上坐下來，閃爍着精光的一雙長長細目，在石洞內四下看着——

「這裏只有你一個人住？」

「不錯，就是我一個人。」

「你爲什麼住在這裏？」

說話的是那個鼠鬚老人，在他說這句話時，身子不禁向前逼近了幾步。

可是他立刻就覺出不對了。

須知今日的寇英傑已非當日那般身手，半

年以來他身受朱恭空翼心指導，由大自然裏鍛鍊出大無畏的蓋世神功，已於不自覺裏養成了護體之罡！

眼前兩個老人，皆爲當今維護皇族安危的大內侍衞，自然身手不凡。

是以，就在那個鼠眉老人身子向前方一逼近時，立刻就感覺出來。

寇英傑也感覺到一種異樣的接觸，只覺得全身大震了一下，那是一種「同性相排」的顯明現象，他微微一驚，霍地站起。

就在他身子方一站起的當兒，那個鼠眉老人的身子却禁不住向後退了一步。

鼠眉老人臉色頓時爲之一變，一旁的那個留有山羊鬍鬚的老者也禁不住面色一驚！

鼠眉老人似乎有了此番見地，對於面前的這個年輕人頓時提高了警惕，神色上也不似先前那般狂傲了！

「原來足下是個練家子，失敬，失敬！」邊說，他邊自抱起一雙瘦拳，那張靑皮少肌的瘦臉上現出了一種暴戾！

「寇朋友——有幾句話我們要問問你，你却要實話實說，不得虛言搪塞，否則只怕對你不利！」

寇英傑見對方鼠眉老人說話時，那雙三角眼裏不時閃爍着凶光，大有一言不合卽時出手之意！

在經過一連串不平凡的遭遇之後，寇英傑對於任何事理人物都不能隨便掉以輕心，同時也能遇事沉着，不再衝動。

聆聽之下，他微微點了一下頭道：「二位老人家既不以身份姓名見示，寇某人又何必非要回答你們所提出的問題不可？顯然不合人情事理！」

鼠眉老者一挑那兩道老鼠眉，正待發作，一旁的那個羊鬚老人却冷笑了一聲。

他一隻手捋着頷下的山羊鬍子，點了一下頭，道：「小兄弟你這句話說得也不無道理，我二人的名字告訴你無妨，但是問你的話，你却要實話實說！」

寇英傑道：「那也要看當言與否。」

鼠眉老人怒叱一聲道：「大膽。」

圓睜着一雙三角眼，鼠眉老人正待發作，他身邊的那個留有山羊鬍鬚的老人却橫身而前，作出一副笑臉來打圓場。

「小兄弟，你不要介意！」

這人手捋着那綹子山羊鬍子道：「老夫姓農，農泰，這是我拜弟商也平，來到這裏實非遊山玩水，乃是在找尋一個多年故舊！」

寇英傑點頭道：「這也是了，只是尊友又與在下有什麼關聯不成？」

羊鬚老人冷冷笑道：「老夫並不曾說與足下有什麼關連，只是向足下打聽此人罷了！」

寇英傑心裏早已有數，却故意作出一番姿態！

當下他微微點頭道：「原來如此，在下願聞其詳！」

自稱叫「農泰」的人一笑道：「寇朋友，我們所要找的這個人，是個魁偉的漢子，足有八尺開外，你可曾見過這樣的一個人麼？」

寇英傑心中益加的證明對方所要找的人是誰了，當下不動聲色的搖了一下頭道：「我沒有看見！」

那個叫商也平的鼠眉老人低聲叱道：「胡說，他明明藏身此處，怎地會沒有看見？」

寇英傑道：「既然你們認定他藏身在此，又何必問我？請便吧！」

說罷遂把身子轉向一邊。

鼠眉老人商也平，一聲怒叱，說道：「放肆——」

只見他右臂倏地抬起，凌空直向寇英傑一掌拍來——這種手法看來很怪，似拍又抓，五根細瘦的手指微微彎曲着，卽有一股尖銳的風力，直向寇英傑身上襲來。

寇英傑頓時就覺出當胸一陣刺痛的感覺！彷彿爲五根銳利的鋼針深深刺中，他本能的向外一掙！

立刻，那種中掌的刺疼感覺，頓時爲之消失——

反之，向他出手的那個鼠鬚老人却似忽然爲重力一擊，身子倏地後退了兩步，才拿樁站穩！

寇英傑對於這種奇怪的現象感到莫名其妙，其實他那裏知道他如今內煞罡力已具形像，只須貞力貫注，舉手投足卽可制人於死地，加以他半年來日夕推敲郭白雲所傳授的內功十一字眞訣，早已融會貫通，由是內外兼修互爲因果，功力之精進，非昔日之他所能望其背項！

眼前他雖然未曾想到與對方動手過招，只是想擺脫對方抓拍間所加與的刺痛感覺，却不知轉動間觸發了力道，內煞罡力倏地發出，才會使得那鼠眉老者商也平當場相形見絀！

原來，這二個人，正是當今大內的傑出衞士！

那名留有山羊鬍鬚的老人農泰，外號人稱「閃電客」，鼠眉老人商也平，外號是「鷹爪手」，二人昔日原是黑道出身，在江湖上成名立萬，橫行於川陝一帶，後來爲當今大內神武統領「平江一叟」海大空所收羅，搖身一變而爲効力皇族的大內侍衞，自是平步靑雲，狐假虎威而目空四海！

「平江一叟」海大空此人，傳說乃是當今海內的一個奇人，有關此人種種行徑，以及近乎神話的傳說，武林中風聞已久——

據說此人發跡於靑康邊地，幼負奇能，得異人傳授，練成一身銅筋鐵骨，父母故後，隻身入山林狩獵爲生，能生擒飛鳥，裂虎豹，但却因面有靑記，貌相奇醜而見惡於鄉里，有一次與人衝突，連殺十七人而亡命外鄉！

據說海大空亡命外鄉，在西川地面上幹起了黑道的買賣，以其生具特異奇學，不數年間，已闖下了萬兒，匪號「靑面閻王」，川貴康滇一帶，黑道中人，無不聞風而從，奉爲神明，而遙遙受其差遣節制。

這個海大空頓時在黑道中得享大名，聲名之盛，在黑道中也只得「宇內十二令」中的鐵海棠與當時出沒海南一帶的獨行大盜「黑衫客」邊震所僅能望其背項！

「靑面閻王」海大空在川西聲望日益坐大，正思向江南擴展聲勢的當兒，說來也活該他走運，恰於此時，盤踞於川滇交界一帶的生苗突然叛亂！

那生苗頭子，頭梳九根髮辮，自稱爲「苗帥」，率生苗數千人大舉發難，駐節川滇當地的守軍，倉促應戰，居然不敵，一夕之間爲苗軍突破，殺擄極重，潰不成軍，於是朝廷下令招討，却給與那個黑道魁首「靑面閻王」海大空建功良機！

據說海大空當時基於一時之忿，集結了十數名江湖黑道人物，假意投効當地駐軍，出面綏靖地方，其實却是爲恐生苗佔據了他所旣有的勢力範圍！

這位「靑面閻王」海大空，基於本身利益挺身而出，出戰之前一日，卽施展夜行身法，深入敵營，人不知鬼不覺的卽行把那位「九辮苗帥」的首級取到了手中，梟首示衆！

如此一來，苗軍由於主帥的身死，因而陣勢大亂，潰不成軍，海大空以次的十數名黑道高手，乃得待機出沒敵營，盡情殺戮，短短三日夜，卒將勢力頑强的苗亂予以平息下來！

事後論功行賞，海大空乃得專摺飛奏，見

重於當今聖上，調入大內當差，不次擢拔，而成爲今日之「神武營」統領身份！

「神武營」乃是負責皇族安危的近身侍衞營，其內侍衞個個武技精湛，自從海大空由一名江湖大盜，黑道魁首搖身一變而成爲負責皇族安危的朝廷命官之後，確實權傾一時，炙手可熱！

海大空因爲深得聖上器重，乃得爲所欲爲，由是乃將昔日爲非作歹的一干江湖同道悉數引進神武營當差，數年間神武營勢力大增，只是這類人物昔日爲惡多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一旦當下皇差，日久天長，不禁原形畢露，爲害京畿更甚盜匪，對於一些朝廷重臣，亦不免軟硬兼施，極盡勒索取求爲能事，於是京畿交詬，百官紛論，無不談「神武」而色變，而那位權集一身的神武營統領海大空，並不以此爲戒，只圖取悅於當今聖上一人，絲毫不把朝廷百官以及時下法論看在眼中！

話說回來，眼前的這兩個人——農泰，商也平，正是來自神武營的大內侍衞，至於他們來此搜查那位七王爺朱空翼的用心，可就顯示着另外一項陰謀秘密了。

眼前那鼠眉老者——「鷹爪手」商也平，想不到對方這個名不見傳的年輕人，居然會有此功力，大驚之下，第二次力貫右臂，怒叱了一聲：「小輩！」

就見他身軀猝然向下一殺，第二次運掌，右手五指彎曲着活似一把鋼鈎，直向着寇英傑當胸擊去。

這一手功夫，可要較諸先前的那一手要厲害多了！

掌力方一遞出，石洞內空氣頓時爲之一炸，一股凌人的猛厲罡風劈空而出，直向寇英傑臉上猛襲過來。

寇英傑心中一驚，當下不假思索的猝提眞力，雙手霍地向上一提施出全力向外迎出。石洞內顯然大爲震動了一下。

寇英傑擊出的力道，已將對方掌力化爲無形，他站在地上的身子紋絲不動，反之，那位素來目高於頂，有大內十七高手尊稱之一的商也平，却禁不住向後退出了兩步！

兩步之後，仍然還不能挺立住站姿——身軀一歪，直向後倒了下去。

對於商也平來說，簡直是奇恥大辱，就見他雙手張處，瘦長的軀體在地面上一個疾旋，快如旋風般已向着寇英傑身側旁邊襲到，兩隻手箕開手指，直向着寇英傑兩處琵琶骨上抓下來。

寇英傑立刻覺出數股猛厲的尖風透體直入，由對方彎曲的手指形狀上看來，他確定對方所施展的是「鷹爪功力」——這種功力的極限威力，足可穿木洞石，也是破橫練功夫的最佳功力。

是以，寇英傑不得不全力防範！

有了上一次的出手信心，他遂卽不再猶豫，當下力聚雙腕，用力的向外一分，硬生生的拖住了商也平的一雙手腕子，只覺得對方兩掌力按之下，其力萬鈞。

四隻手臂運力互較，兩隻手向內，兩隻手向外，像是磨盤般的打起轉來！

忽然，商也平分開的雙手，像是一雙離巢的燕子般的向外分開！

這老兒分開的一雙手掌，快如閃電，又似驟然揮出的一雙鋼刀，直向寇英傑頸項上劈削下來。

這一手確是高明，快，快到人措手不及！

寇英傑心內起了一陣驚懼，他雙手在下，商也平在上，無論就動作，先後，其勢都不及防止，眼看着商也平那雙鋒利的手掌，卽將如刀刃般的落在他的頸項之上！

值此危機一瞬間，他身子霍地向後一個倒仰——像是黑夜裏陡然現出的一點螢光！——他腦子裏忽然閃現出一種姿態！

不，人的姿態——是「魚」的姿態！

這個念頭一經觸及，寇英傑全身已不由自主的隨着他腦子裏的思念而有所改變。

活生生的像煞一條巨魚！

忽然間他的身子變得那麼瘦小，整個身軀在這一刹間，已變成了一條魚——

「咻——」

好一式「金鯉躍波」，在任何人看來都會認定無法施展身法的窄狹空間，他倒轉縱出的身子，却是足足有餘。

商也平雙手自然的走了空招。

他幾乎不能相信自己的一雙眼睛，因爲他所看見的不是一個人所應有的姿態，而是一條「魚」！

商也平呆住了。

「閃電客」農泰也呆住了。

眼看着寇英傑魚般滑溜的身子，在一陣曲扭伸縮之間，以着令人不及交睫的神速，已經縱出洞穴之外。

農泰，商也平相互驚看了一眼，不假思索的同時向外縱身追出。

風平，雨息！

空中重新現出了那輪皓月！

月光如霜，舖在平平的沙面上——沙面上站着的那個人——寇英傑，睜着那雙光亮的眸子，以着一種「以逸待勞」的神態打量着當前的兩個老人——

他已經有足够的信心，不再懼怕任何人！

這種信心的產生，只是一刹間的事情。

天底下的事情，奇妙得難以令人預料，就拿寇英傑來說，對於那卷妙絕今古的武林瑰寶「魚龍百變圖」來說，在半盞茶以前，他還只能說一知半解，然而這一瞬間，只因爲他忽然觸通了其中的一招，「牽一髮而動全局」，忽然間他已觸類旁通！

一刹之間，他腦子裏，已經完全爲那些活躍亂跳，營營種種的數百種「魚」的姿態所充滿！

他只覺得全身上下充滿了活力，只須要認定其中任何一種姿態，一經念及，必可照其形像倏化而出！

奇妙的智靈感覺，竟然在此一刹間完全大開，內心的喜悅更非言語所能形容！

那是一種奇妙的感覺！

這種感覺迫使着他急欲要尋覓出一個動手的對象，來施展他腦海裏反映出的千百種創天地造化的奇妙招式與姿態！

眼前的兩個老人，似乎來得正好，正可以拿他們來一試身手。

鼠眉老者商也平做夢也不曾想到：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少年，居然會有此身手，他幾乎變得驚愕了，他腦子裏仍然還在追思着方才對方脫身的那一式奇妙身法，越覺得稀奇古怪，簡直是匪夷所思！

「閃電客」農泰嘿嘿一笑，向着寇英傑抱了一下拳道：「閣下身手妙絕今古，老夫不才要請教幾下高招！」

嘴裏說着足下向前一滑，兩隻手交叉着猛然向寇英傑兩肋上揷下來。

旣名之爲「閃電手」足見此人出手之快！果然，速度驚人，同時就在他雙手力揷的一刹間，「鷹爪手」商也平已由另一面猛襲了過來。

在一片衣袂蕩風聲中，商也平右手五指箕開着，猝然施展出按髈力，一掌直向寇英傑左面胸肋之間擊了過去。

以商、農二人身手論，在武林中已屬罕見

，卽使在大內衆武士之中，也是出類拔萃的人物，爲直隸神武統領海大空手下的「十七高手」中的二人，這等人物一向自負過人，目高於頂，還很少看見他們聯手向一人出招。

在農、商二人聯手攻擊之下，眼看着當前的這個年輕人身軀向下一縮——

農泰的雙手是直插而出，商也平的一掌卻是橫推直出，三隻手交揷爲一個斜三角的姿態，就在這三隻手所構成的一個小小三角形空隙裏，寇英傑的身子魚也似的滑溜，「哧！」一下脫身而出——

顯然又是一式妙絕今古的怪招！

兩個人走南闖北，都活了一大把子的年歲，在武術方面更是浸淫有年，可謂之「見多識廣」，然而像眼前這個年輕人寇英傑所施展的手法，不要說是見了，簡直是聽也不曾聽過。

三隻手相繼走空，四隻脚俱都因爲前衝的勢子過於猛烈而由不住向前一栽——

就在這一瞬間，他們感覺到身後疾風猛襲，以二人平素對手的經驗，立刻就可以判斷出有人以重手相加。

「閃電客」農泰首先喝叱一聲，向後猛然一個倒翻，「鷹爪手」卻側縱出三尺以外——他心懷忿恨，深深以爲憑自己的功力竟然不是一個年輕人的對手，而引爲奇恥大辱，是以就在他身子方一站定的當兒，右腕向外一翻，自袖口裏「哧！哧！」兩聲疾嘯，發出了一雙柳葉飛刀！

月色之下，這雙銀面薄刄的柳葉飛刀泛射出兩道清晰的白光，直奔向寇英傑一雙眸子上疾飛過來。

「鷹爪手」商也平這一雙飛刀出手極準，在暗器功夫上來說，是屬於「聽風出手」的傑出手法，商也平左右雙手，貼着肘腕肉身，各藏有四口薄刄柳葉飛刀，各着刀衣，由於刀身軟薄，貼肉又緊，平素看起來絲毫也覺得不果不贅，一經出手，令人防不勝防！

以眼前而論，他這一雙飛刀出手誠然可以當得上「高明」二字——

薄薄的刀身，迎着微風，顫抖出一陣「唏聿聿」的聲響，快若電光石火，只一閃巳來到了寇英傑眼前。

怪異的事又發生了！

就在商也平、農泰二人目睹之下，但見寇英傑整個上軀向後一個翻仰，順下顎以上，整個的面頰，突然間一下子變得瘦窄了許多——

兩口刀竟然擦着他的兩處腮邊「哧！」的一聲滑了出去，——這一手，顯然又使得兩個老江湖爲之大吃一驚，農泰、商也平在目睹着對方施展出這一式身手後，都不禁驚出了一身冷汗！

農泰驚叱一聲，身軀猝然向下一矮，右手向腰間一探，霍地向外一抖——

「噗嚕」！一聲疾響，一根「九合金絲棒」巳拏到了手中，黑夜裏，這種兵刄活似一條金蛇那般的靈活閃爍出一道刺目的金光！伸縮之間，直向寇英傑當胸要害「鳩尾穴」上猛扎了過來。

寇英傑在身形運轉之間，只覺得全身氣脈皆開，心靈智爽，說不出的一種活力鼓舞他，這一刹間非但那百招金鯉躍波的姿態，在他腦子裏栩栩若生，就是師授的內功「十一字眞訣」，也完全融會貫通，洞悉無間。

這些深奧難解的招式，心法，可能窮一生之力，也不能融合貫通，然而如果一經融會之後，卻似「左右逢源」又如「寒天飲冰水」點滴在心頭，一經念及，卽可如意的施展出來。

寇英傑初試玄功，內心有說不出的興奮！

眼前，農泰的一桿「九合金絲棒」眼看着巳經點在了他的心窩上，他腦子裏方經念及此一個凹腹挺躍的姿態，只覺得身軀向後一收，內裏似有一股無名的力道鼓舞着，他的身子果然應念而出，與他所思念的那種姿態完全一致，一般無二！

——頓時，他整個的身力如其所思的潑刺直起，在農泰的「九合金絲棒」下，凸挺如蛇，等到農泰發覺不妙時，寇英傑騰在空中的身子正赫然巳落在眼前——農泰只覺得手上一緊，那根九合金絲棒巳被對方緊緊抄在手裏。

須知寇英傑半年以來，在朱空翼的奇異指點之下，功力早巳突飛猛進，那十一字內功眞訣更給與他不可思議的突破性進展，加以朱空翼所授的「水濤功」使他無論內，外，智，靈各方面，皆有神奇性的邁進，一經出手，功力駭然！

此刻農泰的「九合金絲棒」一經被他抄在手中，頓時就感覺到一股凌人的力道，透過棒身，倏地向他身上襲了過來！農泰情知不好，驚叱一聲，翻身就起，可是仍然是慢了一步。

寇英傑所施展的身法，每一招都是那麼奇怪，農，商二人，卽使翻遍了記憶深處，也感覺到前所未見，自然是缺少對付這類招法的經驗——

是以，就在他身子方翻起的一刹間，但見寇英傑身軀向前一探，右手倏地一鬆，農泰只覺得身上一輕，方幸得以脫身，卻不知寇英傑身形如風而過。

「閃電客」農泰昔日在武林素以身法輕快而見稱，可是今夜他卻遇見了比自己更快的對手！

他幾乎沒有看清楚，對方是怎麼掀身前進的——

就在那個年輕人掌力微探之間，一股凌人的強韌罡風，巳由對方手掌心裏發出。

農泰只覺得身上一麻，迎合着寇英傑所發出的掌力，足下通通通，一連後退了六七步，才勉強定住了身子。

他身子才自站定，才覺出中在身上的那股力道異常的迂迴，似乎仍然潛伏在自己身體裏，霍地大震一下，農泰身子再想後退巳是不及，足下一蹌，跌倒在地。

幾乎就在同一時間，「鷹爪手」商也平身形巧快的巳由寇英傑身後攻到，他身子向前一附，兩隻手用抱樹功，霍地向着當中一擠，一下子抱了一個結實。

商也平由不住心中大喜，他內功精湛，「抱樹功」與「鷹爪功」同出一轍，商也平在這兩門功力之下，下過苦功！

就以此刻他這一抱之力，慢說是個人，就是一塊巨石，在他雙臂合夾之下，也必然當場爲之粉碎！

然而，眼前這個寇英傑顯然是具有一種異能。

商也平雙腕力抱之下，只覺得對方身上猝然彈起一股強韌的阻力。

商也平鼻子裏厲哼一下，決計要與對方見個高下，雙腕力夾之下，施出了全身之力，用力的向着當中一擠——

這一次，使他更爲驚異駭然！

就在他雙腕力抱之下，只覺得對方身上，潛昇出一股奇熱的氣機，又似有一股說不出的滑膩感覺。這種感覺，爲他生平所僅見！

像一條滑溜的黃鱔，更像一條魚！

總之，這些奇特的現象，使得商也平自感擁有萬鈞的巨力，居然無從着力，眼看着寇英傑的身子，就這般的在他雙腕之間滑脫開來。

商也平大吃一驚，身形一幌，縱出丈許以外。

月色之下，他看見對方那個年輕人神色凌然的正自注視着他，儼然強者之風，眼睛裏何

曾有覩於當前二老。

在他凌人的目光注視之下，農泰，商也平感到了一陣前所未有的戰慄，由衷的覺出不是對方敵手！

在寇英傑凌人的目光之下，兩個人節節後退着，一直退到了河邊，寇英傑亦步亦趨的緊緊逼着他們。

「閃電客」農泰自從方才着了一掌之後，身上一直的冷熱不定，尤其是四肢百骸，更有隱隱痠疼的感覺，他雖然不知道對方所施展的是一種什麼樣的奇異功力，但是以他四十年武功浸淫經歷，卻可斷定出自己顯然巳負了傷，而且絕非是普通的傷，心裏從而昇起了一種恐怖的感覺！

「姓寇的——」他站住了腳步，冷冷的道：「我們素無交往，你竟然對我下此重手，老夫二人今夜雖然敗在你的手裏，可是打人一拳，防人一脚，你卻是惹下了大禍！」

寇英傑冷笑道：「我惹了什麼禍？」

「鷹爪手」商也平岔口道：「小輩，你可知我二人是什麼身份？」

寇英傑冷冷的道：「我不管你們是什麼身份，今夜之事，是你們上門欺人，我巳對你二人手下留情，再要不知好歹，可就怨不得我出手無情，眼前就叫你二人血濺黃沙！」

說時，他情不自禁的向前逼近了兩步。

商，農二老由不住向後退了兩步。

農泰咬牙切齒的道：「姓寇的，老夫二人這一趟當的是皇差，你有天大的膽子，竟敢阻攔不成？」

寇英傑總算明白與證實了對方的眞正身份，心內吃驚，表面上卻絲毫不曾現出。

——他冷冷的道：「姓農的你言重了，在下一介草民，談不上與皇族有什麼牽聯，你用不着用大帽子來扣壓於我——事實我也並不畏懼！」

農泰冷森森的道：「既然如此，你就隨我們同去！」

「沒有這個必要！」

「你——」農泰冷笑道：「你的武功雖然很高，可是如果你不知趣到要與我們爲敵，顯然對你是不智的！」

話聲方歇，遂見他捲舌發出了一聲尖銳哨音——

其實他不須要如此，船上的人早就巳下來了。

兩名黃衣衞士，四名黑衣大漢，早巳伏身在岸邊的礁石，等候着向寇英傑出手，此刻哨音一響，六個人同時縱身而出。

六條人影，都稱得上傑出身手。

像是早巳經商量好了似的，六個人分成六個不同的方向，同起同落，待到身形落地之後，正好是一個等邊的六角形，團團的把寇英傑圍了在中心。

河面上，那艘大官船仍然繫在原處，由於船上的人都下來了，看起來顯得異常的輕，浪潮湧處，把它拱起來又摔下去。

船上的四盞氣死風燈劇烈的幌動着，燈光一如月光那麼的淒迷，渲染着河面上，竄動起千萬點金星——風輕輕的襲着！

寇英傑巳經不再懼怕了——

自從他深深瞭解自己的功力之後，內心巳有足够的自信！

自信常常是制勝敵人的要訣！

他知道眼前一番激戰在所難免，心內倒能處之泰然！

「鷹爪手」商也平一聲怒叱，手指向寇英傑道：「給我拿下來。」

六人齊應一聲，當前的兩名黃衣衞士，首先騰身而起，同時向寇英傑正面襲到。

二人身材相若，身法亦相似。

更妙的是他們兩個竟連所用的兵刄也是一般模樣！

兩口同樣式樣的長劍，幾乎在同一個時間裏揮過來。劍上的寒光，形成一個「人」字形，直向寇英傑當胸兩肋上猛劈下來。

寇英傑心裏只惦念着一個姿式，倏地向內深深爲之一收，頓時兩肋深陷，兩口長劍，竟然差着分毫沒有劈中，等到二人想到向後撤劍時，其勢巳是不及，寇英傑的雙手，霍地向外一分，如分波金鯉，只一下巳拿住了二人的雙腕……

他足下向前疾跨一步高叱一聲：「去！」雙腕向外倏地一翻，兩名黃衣衞士偌大身軀，竟然像飛鳥也似的被擲了出去。

「噗，噗！」

兩個人，分別摔倒在沙地裏。

說時遲，那時快！

就在兩名黃衣衞士身子被擲出的一瞬，四個黑衣漢子也同時向着寇英傑身前襲到。

原來「黃」，「黑」衣着不同，顯示着來人身份的有異，「黃」衣人隸屬大內東廠，黑衣人卻屬於西廠，東西兩廠的總提調，也就是今日的大內神武營統領——「平江一叟」海大空！

本朝自成祖起始設兩廠，兩廠衞士皆是身懷絕技的武林高手，經過嚴格的規律訓練後爲皇室效力，一腦子的「忠君」思想，其份子由於組成複雜，且多江湖黑道人物，益加的管理不易！又因所執行任務多屬緝殺之類恐怖工作，是以朝臣側目各方聞名喪膽。

這類人雖然職位不高，但以其所執行任務之特殊，平素動輒殺人，各方側目，敬鬼神而遠之，益加使得彼等自命不凡，養成唯我獨尊的拔扈行爲！

想不到這一次居然會在這裏遇見了厲害的對手，甫行交手，卽被打得落花流水。

四名黑衣漢子，隸屬「西廠」爲「地支」隊中的「剪翅手」，所謂「剪翅手」亦卽「出擊」「行動」的打殺人手，另有「偵緝手」專司負責緝查工作。

東，西兩廠，總人數不過五百名之衆，卻又按各人武功能力之不同，分爲「天」「地」「乾」「坤」四隊，農泰與商也平皆是「天」隊中健者人物，四名黑衣漢子卻是人數最多的「坤」隊「剪翅手」。

屬於「坤」隊的這些人物，其中亦頗多身手不凡者，卻因進門略遲，格於規定而留隊觀察其能力，再定昇遷，是以這一隊的份子最是複雜，行爲最是不肖。

眼前四個黑衣大漢卽新近爲海大空所羅致之不肖份子，昔日匪號爲「常山四蛇」，各人施一口奇特形狀「護手鈎」，對敵時四鈎聯合出手，堪稱時下一絕！

四人自投身大內當差後，苦無出頭良機，這還是第一次分發任務，偏偏一上來就遇見了寇英傑這個厲害的對手。

看上去，四人身材差不多，行動的確够敏捷。

就在那兩個黃衣衞士方被擲出的同時，四個人巳自四方同時襲近。

四柄護手鈎幾乎在同一個式子裏撒出來，雖說是同時撤出，可是施出的姿態卻是大異其趣，分別爲「鈎」「劈」「拉」「扯」，一股腦的向着寇英傑身上照顧過來。

四把兵刄出手的勢子不謂不快，下手不謂不毒，在一片閃爍的兵刄寒光裏，巳把寇英傑全身上下罩定，四鈎分扯之下，鮮能有還手之機。

只是這一手對於眼前寇英傑來說，顯然又

失去了作用，就在「常山四蛇」的四柄護手鈎方自落下的一刹，寇英傑陡地發出了一聲喝叱，驀地仰身而起。

顯然又是一手「金鯉竄波」的勢子。

在各人驚奇的目光之下，寇英傑倒仰而起的身子，在空中一溜子急滾猛翻，四柄護手鈎，竟然全部失去了準頭，雙雙走了空招！

眼看着寇英傑倒竄而起的身子，龍蛇不定的變幻着——

各人打量着他起身的勢子，俱都以爲他勢將要竄出七八丈外才可以收住勢子，那裏想到大是不然，眼看着他騰起空中的身子才不過上竄了丈許左右，四肢同開，以雷霆萬鈞之勢向着「常山四蛇」當頭反罩下來。

「常山四蛇」各自發出了一聲驚呼！做夢也不曾想到對方竟然會有此一手——

更令他們驚異的是，就在寇英傑手足張開的一刹，似有一圈無形的罡風，猛烈的凌空罩落下來，四個人方自想到不妙時，却已是抽身不及。

這一式「金龜罩頂」，參合着「魚龍百變」的奇妙身法，內引元罡，外具形象，端的是威力無匹！

寇英傑本人也在驚訝之列，他初試玄功，內心充滿了激動與奮，下手惟恐過遲，出力惟恐不猛，一經展出，自是威力加倍！

這一式「金龜罩頂」參合着內功元罡，一經展出，果然不同凡响，隨着他手足的出勢，空中猝然响起了一聲悶雷！

寇英傑總算心存忠厚，在他功力才自使出一半時，心中想到了不妙，硬生生的把力道撤回一半——

饒是如此，常山四鬼也是受害不輕，隨着寇英傑遞出的一雙手脚，在那聲炸開的雷鳴聲裏，常山四蛇四個身子像不倒翁般的起了一陣劇烈的搖蕩，如同遭到了雷殛般的，分別昏斃當場！

寇英傑四肢一發即收，平沙落雁似的輕輕落下身子。

當他目覩着眼前四人的這番情景，不禁微吃一驚，似乎有點出乎意外！

農泰，商也平看來較他更爲吃驚！

兩名黃衣衛士也相繼由地上爬起來，乍見眼前情景，俱都驚得呆住了。

農泰冷笑一聲，緩緩走過去，翻看了一下常山四蛇之一的臉，再抬頭注視向寇英傑——

他的那張臉看上去異常的蒼白！

「姓寇的——你好大的膽子！你闖了大禍了！」

鼠眉老人商也平撲前看了一下倒地的四個人，只見後者四人俱都牙齦緊咬，七孔流血，雖不曾死，看上去已是奄奄一息，分明是爲對方內在罡氣所中，這等功力自是駭人已極！

商也平看在眼中，禁不住發出了冷森森的一陣陰笑，目注向寇英傑道：「我等身受皇差，來此辦案，你這小輩竟然膽敢殺官拒捕，小子，你等着看吧！」

說完他向着另外的兩名黃衣衛士揮了一下手道：「把他們哥兒四個抬上船，我們這就回去。」

兩名黃衣衛士應了一聲，分別把「常山四蛇」倒在地上的身子抬了起來，倏地落返回大船。

農商二老仍在注視着他，以他二人素日來的威望，想不到今天會栽在一個並不知名的年輕人手上，這口氣自是難以下嚥！

商也平仍然不死心！

他還有一樣厲害的暗器手法不曾施展出來，這個暗器名稱「飛刀陣」，乃是由十二口飛刀所組合而成。

商也平畢生習暗器，獨擅飛刀，稱得上是這門暗器中的高手，他所施展的飛刀尺寸、式樣，都是他個人親手設計定製，稱得上是「獨具匠心」！

飛刀形狀一如柳葉，長祗五寸，寬一寸，形若柳葉的兩處邊端，各開有三分左右的刃口，通體上下，薄如紙翼，除了他兩處衣袖內貼腕藏有四口之外，最主要的是暗藏在他腰身上的一十二口。

這一十二口飛刀，是插別在一條束腰的軟帶上，那條軟帶本身就可以充作對敵時的兵刃，遍體銀白，爲細巧鋼絲所編製！

所謂「飛刀陣」即是在他一出手之間，能把插在那條鋼絲軟帶上的一十二口飛刀悉數發出，能在一舉手之間，同時發出。

這門暗器手法，稱得上是商也平的一絕，能在一舉手間同時發十二口飛刀，已屬難能，尤其難的是這一十二口飛刀，却還兼顧着對方身上的十二處穴道，更是難上加難！

商也平心裏有了主意，遂即向「閃電客」農泰施了個眼色，有意把嗓門放大道：「俺們回去，叫他等着俺們吧。」

話聲出口，身子轉回。

——也就在他身子方一轉過的當兒，倏地旋身擲腕，「唰！」的閃出了銀光一片，一條銀光燦爛的腰帶已隨手抖出，帶上的一十二口柳葉飛刀，也就在他旋身振腕的一刹那，全數脫離帶身，形成一窩蜂般的，直向着寇英傑身上飛擲過來。

雙方距離不遠，這十二口飛刀由於刀身薄窄，力道既猛，是以在刀光甫現的一刹，已全數飛臨寇英傑面前，十二口飛刀，按十二個穴位，一股腦的向着寇英傑身上攻到，快如電閃，防不勝防。

這一手，的確出乎寇英傑意料之中，然而他如今已練成了內在乾罡之氣，這種氣功，非但可以用來制敵，最妙的却可用以防身。

就在十二口飛刀方自襲進他身側感應圈的一刹那，他身上立刻有了微妙的反應，全身上下各處穴道頓時自行關閉！

饒是如此，寇英傑仍然禁不住吃了一驚，他力貫雙掌，全力的向外一擊，同時足尖飛點，整個身子陡地拔空直起！

這一式「一鶴冲天」的輕功絕技，在過去，雖經他施展出全力，亦不過只能够縱起六七丈，然而這一次，他身子却足足拔起了十丈開外！

像是一隻衝霄直起的大雁，妙在一十二口飛刀幾乎已經扎在了他的身上，値此一瞬之間，他竟然拔身而起，十二口飛刀，居然沒有一口扎中，全數都落了空，「哧——」破空聲中，十二道燦爛銀光，全數投沒入深沉的夜色之中！

「鷹爪手」商也平禁不住出了一身冷汗，他還不曾看清楚對方是怎麼騰空起來的，面前人影一閃，寇英傑又到了眼前。

對於寇英傑來說，他如今一旦揭開了融會這些神秘的武功法門之後，一舉一動，即使是舉手投足亦無不見功力！

商也平怒吼道：「小輩找死！」

右手一振，却把那條銀色燦爛的鋼絲軟帶，直向着寇英傑面頰上猛抽過來。

寇英傑引頸翻身，對方的迎面一擊落空。

商也平怒火之中，再也不顧及許多，左手向外猛力劈出一掌，右手的鋼絲軟帶有如神龍擺尾般的在空中迅急的舞出了一個「乙」字，向寇英傑臉上抽去。

寇英傑身法之詭異，確是出人意料，在對方「乙」字形的鋼絲軟帶之下，他的身子也跟着變成了一個「乙」字，只一閃，已掠向商也

平背後。

商也平一驚之下，再想翻身，却已不及，寇英傑右掌一探已搭在了他肩頭之上——商也平頓覺身上一麻，身上穴道已吃對方拿住。

是時「閃電客」農泰正當進身發招，乍見此情，不禁頓時停止住動作——

商也平全身眞氣，在對方穴脈扣壓之中不能運行，竟使得他全身上下簌簌打顫！

寇英傑目光逼視向農泰，冷冷道：「你二人皆不是我的敵手，我與你們原是無冤無仇，你們欺人過甚，這一次便宜了你們，下一次再要犯在了我的手裏，我可就不再留情了！」

冷笑一聲，右腕振處，叱了聲：「去。」

「鷹爪手」商也平偌大的身軀，就像一枚球似的被擲了出去，只聽見「噗通！」一聲，水花四濺裏已沒身河水之內！

所幸他落身之處河水不深，儘管這樣却也够狼狽的了，河水再响，商也平由河面上探頭出來，他兩手翻出，用力的一擊水面，「嘩啦！」一聲响，整個身軀由水中躍出，落在了船上！

燈光下，他是那般的狼狽，週身上下水濕淋漓，一頭花白長髮，鬼也似的貼在臉上，加以那張蒼白瘦削的臉，由於怒恨羞辱，扭曲得那般厲害，看上去的確猙獰可怖！

像是鬼笑狼嘷般地，他發出了淒厲的一聲長笑——

「小輩，你等着瞧吧，商大爺早晚會來收拾你的！」

說話時，農泰也已施展「登萍渡水」的輕功絕技，撲上了大船，在他命令之下，這艘大官船遂即張開巨帆，緩緩的啓碇開航，直向山谷外面的主流馳去。

× × ×

朱空翼離開這裏已經七天了。

這七天對於寇英傑來說，簡直像是七個月，七年。

他渴望着馬上能够見到他，把農泰商也平來犯的消息告訴他，好叫他早作準備，偏偏他就是不來——

「他到那裏去了？」

不止一次的，寇英傑在想着這個問題！

在他眼睛裏，朱空翼是繼先師郭白雲之後；唯一令他所深深欽佩與衷心敬仰的一個奇人，他那身傑出的武功，已經到了登峯造極地步，他的心性也早已「古井無波」，寇英傑實在不明白，在他潛忍數十年早已習慣了獨居生活之後，爲什麼會突然間又涉足人世，由他匆忙的行色；以及他隨身所携帶的那口長劍上看來，很可能他是在從事一件仇殺工作！

什麼人是他的仇人？

什麼人又是他的敵手？

每一想起，寇英傑總會興起無數的疑團，內心也就不自禁的更爲着這位摯友良師而深深懸念！

朱空翼的離開，必然是在從事一項神秘而又恐怖的任務，這一點似乎可以認定。

這七個月的堅苦歷練，已使他心境隨遇而安，不再爲俗務所困擾，可是對於朱空翼這件事，他竟然是放心不下，他意味着可能有一件什麼大事發生了。

「子」時來臨，他觀察了一遍歡騰的魚躍，參習着那卷「金鯉行波圖」，越覺得心領神會，大有收穫！

自從他體會出這卷「金鯉行波圖」的奧秘之後，日來每有精進，原本是單一的一百種姿態，一旦被他融會貫通之後，竟爲他開創出數百種詭異絕倫的姿態，無不巧妙曠世，生平未睹。

他發覺到自己所以能如此精進，主要的是由於這七個月來堅苦歷練乾罡內功所致，再者師授的那十一字內功眞訣亦有極大的帮助，三者之湊合，缺一不可，似有互相砥礪結構之功，更有相互呼應之微妙作用！

人是不能永遠在寂寞中生存下去的。

以寇英傑論，他所以遠離市俗，來到這人跡罕至處潛心艱苦練功，主要的目的，是爲了達成他參透那卷「金鯉行波圖」的願望，如今這個願望他達到了，甚至於遠比他預期的收穫更要多了許多。

今天，他的思維似乎特別多。

除了担心朱空翼的安危之外，他更想到了自己的切身問題，諸如先師郭白雲的死，鐵海棠所加諸的仇恨，在在都使他心緒不寧，難以排遣！

當然，他更忘不了郭彩綾，一想到她，他整個的情緒都亂了。

彩綾如今是否還在白馬山莊？近况如何？對於自己退還晶瓶主動棄婚出走的措施，他感到說不出的悵恨，每一想起，都禁不住由衷的發出嘆息，那個姑娘給他留下的印象，實在太深了！

總之，一想到師門中事，就不禁令他痛心，尤其是兩個師兄太令他失望了，未來的一切，充滿了重重困難，如何振興師門，安內攘外，這副重擔，將要靠自己來努力完成了。

他全力壓制着起伏的思潮，尤其對於彩綾刻骨的相思，更是不易排遣，然而他勢必要克制着……以彩綾那般任性作爲，在下次見面機會裏，實在難以想像她將以何種態度來對付自己，實在是不敢預料！

再者，他由於走時匆忙，竟把自己那匹心愛的寶馬「黑水仙」留在了山莊，勢又不便再回去索取，想起來不勝遺憾！

天色漸明，陣陣的寒流襲過來，風勢由穴口吹進來，在附近這片山窪子裏不停的打着圈圈，氣溫相當低。

寇英傑默默算計着時令已然入冬，這裏不久將要降雪，河水都要結冰，那時候，也是自己離開的時候了，也許是剛才一番思潮的騁離，這時他感覺到一種說不出的落漠，心裏充滿了無比的惆悵！

時令雖已入多，他身上仍然祗穿着一襲薄薄的單衣，看上去確是不勝寒冷！

寇英傑盤膝在沙地裏，調息了一陣內功，自從他深悉郭白雲所傳授的內功十一字眞訣奧妙之後，已把握住眞氣運行之道，不過半盞茶的時間，已收到了驅寒的效果。

他緩緩的由沙地裏站起來，步向水畔，找到了聚息的蝦羣，生吃了一些，更覺得身上暖洋洋的十分舒泰——

就在這時，他看見一條熟悉的人影由對面嶺巒之間拔起來，只要瞟上一眼，頓時就使他認出來人正是朱空翼，因爲除了他以外，別人是不可能具有如此俐落的身法。

一個人的輕功能够練到如此地步，實在是不可思議，寇英傑如非對於他的動作深所瞭解，簡直就難以斷定那是一個人。

現在，當他仔細的注目看時，那條人影，已由百十丈高下的石峯頂巔縱身直下，看過去有如飛星天墜，直直的殞落山脚，倏到落足山脚一刹間，却又似彈丸般的就空彈起，直向當前那片浩渺的烟波上落去。

這番輕功施展得更令人瞪目結舌！

眼看着那個人在水面上的壯大軀體，有如星丸跳躍般的倏起倏落，不過是瞬息之間，已臨近面前。

寇英傑在對方身子墜落山下的一刹，已能清晳的看清了他的一切，證實了來人正是朱空翼，遂即迅速的迎過去，他身子方自撲向岸邊

，來人朱空翼偉岸的身子，在一片撲面的疾風裏，已臨近面前。

來人正是朱空翼——

他穿着一襲紫紅色的緞質長袍，頭頂上破例的加戴了一頂同色的風帽，足下是一雙薄底京靴，襯以背上的那口長劍，端的是一副神偉氣象，截然有別於他的昔日原始裝束！

只見他右手提着一個紅綢子的四方形包裹，包內也不知裝些什麼，看上去四四方方像是一個匣子樣的東西，也不知是什麼物件！

雙方四隻眼睛對看着，眸子裏閃爍的精光，顯示着他們心裏的喜悅與渴望！

甚久之後，寇英傑才輕輕喚了一聲：「大哥——」忽地上前了一步，緊緊的握住了他的一隻手。

朱空翼古銅色的面頰上綻開了一片笑容，用力的在他肩上拍了幾下，遂即施展身法一逕的向住處奔去。

寇英傑忙自跟上去。

二人施展開傑出輕功，踏行於崢嶸的亂石之間，有如康莊大道，朱空翼在前，寇英傑在後，活似兩隻飛撲的大鳥，不過瞬息之間，已翻越出十數里之外。

朱空翼忽然站住身子，甫行回身，寇英傑已臨面前，二者相差的距離，不過丈許左右。

對於朱空翼來說，確是使他吃了一驚！

他似乎是驚於寇英傑傑出的輕功進展，不禁大爲激賞，頻頻的點着頭，再次的把身子拔起來，一逕的向叢嶺間翻越直上。

寇英傑心知他是存心試探自己功力如何，遂即打點起精神，展出一身能耐，追循着他前進的身子，一路撲縱直上，儘管如此，他仍然拉後了許多。

不過，有個驚人的發現，他忽然發覺到兩者之間的差距僅僅限於三丈與五丈之間，一任朱空翼身法疾猛如飛，却不能再超越這個範圍之外。

終點到達。

朱空翼霍然回身，不及交睫，寇英傑亦來到了眼前，朱空翼臉上閃出了極度的驚訝，緊接着是無比的喜悅，一雙目神裏傳遞出讚賞與歡奮，伸手在寇英傑肩上拍了一下，遂即轉身步入石室。

寇英傑急欲想知道他此行的任務，忙跟了進去。

朱空翼一聲不吭的先把手上那個紅綢子包住的匣子放在石桌上，遂即動手摘下風帽，解開衣襟，把一襲長衣脫下來，重新換上了他昔日慣着的一雙芒鞋與獸皮短衣。

除了方才他目睹寇英傑輕功時，曾經有過一度的喜悅與奮之外，寇英傑留意到他臉上由始至終都籠罩着一層嚴肅，尤其是那雙眸子裏，一直凝聚着沉鬱，似有某種不平凡的事情藏在他內心深處！

寇英傑心裏充滿了疑惑，不知道怎麼開口去問他，朱空翼却也現入沉思！

忽然，朱空翼嘆息一聲，拿起一根樹枝在地上寫道：「我此行入京，幹了一樁震驚朝廷的大事，歸後心緒不寧，多年來我精於養性，想不到猶自幹出了糊塗事，心中甚是後悔！」

寫罷幾行字，禁不住頻頻搖頭嘆息不已！

寇英傑從來還不曾見過他這種表情，心裏大是詫異，忍不住道：「大哥，你做了些什麼事——」

朱空翼臉上木然不着表情，停了一下，遂以手中樹枝向着桌上的匣子指了一下。

寇英傑道：「這是什麼東西？」

朱空翼再指了一下。

寇英傑道：「你是要我去看？」

朱空翼的臉色忽然間變得淩然，點了一下頭！寇英傑遲移了一下，走到桌前，伸手摸在那個匣子上，手觸其上，證實包內果然是個木匣。

朱空翼示意他打開布包。

寇英傑遂即動手把包在盒外的紅布解開，裏面是一個很講究的雕花紅木匣子，匣面上雕着二龍搶珠的圖飾，龍身塗以金色，通體上下精工雕刻，一看即知不是一般人家的用物，多半出自宮廷大內用物。

匣封處配有鎖頭，搭有一個精巧的小小銅鎖，只是却沒有眞的鎖上，不過是虛按了在上面。寇英傑心裏狐疑着，偏頭看了朱空翼一眼，發覺到他臉色更爲沉重，那雙精光內蘊的眸子，似乎隱隱現出一種肅殺，却有一些浮現的涙光，在目眶裏轉動着！

——他那偉岸的身子，在這一刹間，也起了一陣微微的顫抖，是激動？抑或震怒或是畏懼？却就令人難以猜測！

寇英傑不知怎地，心情也爲之沉重！

他雙手把木匣捧起來，覺得匣內物件十分沉重！忖思着這等精緻的一個匣子，其內必然裝盛着一件價值連城的寶物——

他忽然興出了一個奇怪的念頭！——「玉璽」！

腦子裏想着，遂即不再猶豫，匆匆拿下了鎖頭，正當他動手要去揭開那個匣蓋時，忽然朱空翼喉嚨裏發出了一聲低啞的嘶叫！

寇英傑怦然一驚，却見朱空翼已臨近面前，伸出一隻手，緊緊壓住匣蓋。

「朱大哥——你這是……？」

寇英傑定了一下，吶吶的接下去道：「莫非你不要我開看這個匣子？」

朱空翼這時臉色猝變，他一向遇事沉着，還不曾見過他這等表情！

這一刹，他似乎作了一番內裏的心神交戰，那隻按在匣蓋上的手掌，微微的顫抖着。

寇英傑料知他必有難言之隱，既然這樣，自己又何必强他所難，想着正待退身離開，忽見朱空翼移開了按在匣蓋上的手，黯然向後退回了一步。

寇英傑不自然的道：「朱大哥……你是不願意要我開看這個匣子？」

朱空翼黯然搖了一下頭，表情無限沮喪！

寇英傑不禁爲他這番奇異的行止感到震驚？他急欲揭開眼前的謎結，遂即不再遲移，動手把面前的匣子揭開來——

一股血腥氣息上衝鼻樑！

匣子裏盛放的，儼然竟是一顆人頭。

一顆女人的人頭！

震驚是可想而知的！

寇英傑嘴裏啊了一聲，手裏的匣蓋情不自禁的隨手墜落在地——

朱空翼木然停立在側，在他忽然目觸着匣內人頭時，整個的血脈與其臉部表情都似乎被冰雪凍封住了。

「大哥！……」寇英傑勉强鎮定住道：「這個人……是誰？」

朱空翼緩緩走過來——

他步履沉重，出息有聲，很顯然的內在情緒遭遇到極大的困擾！

只見他一直走到案前，伸出雙手，自木匣內把那個血淋淋的人頭捧起來。

寇英傑的驚嚇程度，隨着他的這些動作，而昇高到了極點！那雙瞳子也就不由自主的向着面前人頭仔細看去。

死者是個雍容華貴的婦人！

疊螺的宮髮上揷着碧綠的一柄翠釵，耳垂上配着同色的一副翠環！雖然眼前的驚嚇，把那張粉酥可人的臉盤兒扭曲了，可是美就是美，死了也照樣的美……

（未完）